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东方第一剑

(上)

 **BOOK**
网络资源 非图书

内容简介

少侠楚玉祥，入世就遭遗弃，为义父母东海镖局总镖头闻天声夫妇收养，视为己出。但长在镖局却只能读书，不准习武。年及二八，义父母又突遭蒙面人袭杀，楚玉祥也身受重伤，幸得恩师搭救。

江湖上腥风四起，血雨迷蒙，谁曾料到竟是为情！为情生爱，为情生恨，为情竟能不择手段折磨自己心爱之人。

楚玉祥学得旷世神功，练成“三刀”、“十三剑”艺成下山。重振东海镖局，会同武林正道，火烧“三茅宫”大闹“勾漏山”血战“玉阙宫”，剑气镇山君，方解自己的身世之迷和义父母被杀之因。

东方玉先生此书，计中有计，迷中设迷，故事曲折，悬念顿生，场景开阔，章章有神。实不愧为先生成名之大作。

东方第一剑

第一章 花令行天下

南京，古称金陵，又叫石头城。龙蟠虎踞，六朝繁华。清凉山是南京西区的著名胜地，东山麓有一座善庆寺，寺内的扫叶楼，为文人品茗谈诗的好地方，登楼远眺，城郭河山，尽入眼底。

扫叶楼的西南，有一座清凉门，在历史上是古石头城的遗址，形势险峻，城墙上高低不平，好像许多浮雕的假面具，南京人称这一带叫做鬼脸城。

鬼脸城是个丛草杂生，荒凉不堪的地方，游人们也很少到这里来寻幽探胜。

这是初更时分，一弯新月，像银钩般斜挂天空！三月初头，东风料峭，吹到身上犹带寒意，鬼脸城黑黝黝的城脚下，不知是什么人搬几方平整的大石，拼在一起，倒也有些像一张长方形的桌子。

在这张拼成的石桌东、南、西三面，每一面都有四团黑影，像木偶般坐在那里，只有石桌的上首，（北面）依然空着。三面，一共是十二团黑影。说他们是黑影，因为他们很像是人；但你看不到他们的头脸，只是黑幢幢的一团而已！而且人是动物，就算你正襟危坐，也总有人会动一下的；但这十二团黑影，始终也没动过一下。

这时，要是有人走来，看到了这般情形，不吓个半死才怪！

但这时确实有人来了，那是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人，头上也戴着一顶黑色的风帽，强劲东风，吹得他篷衣猎猎作响。风虽很大，他却走得很快，纵然他披着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但从他一路行来，腰身扭动所流露出来的婀娜身材，分明还是一个女的，而且年纪也不会很大。

一个年轻女子居然在夜晚到这里来。嘿，她若是再走近五六丈，看到这十二团黑影，那就够你瞧的，保险会尖声惊叫，回头没命的飞跑。

现在，她渐渐走近了，三丈、两丈、一丈……她当然已经看到了，但居然没有尖叫出声，而且还走向石桌的上首。现在她已经在石桌北首中间停下来，徐徐摘下了头上风帽，露出一头披肩青丝。

月亮虽然不算太明亮，但已可看得清她的容貌，只是看清了她的容貌，你就会大失所望。

那是一个满脸病容，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的黄脸女子，但她目光却相当明亮，扫过面前十二团黑影，缓缓从宽敞的斗篷中伸出一双纤纤玉手。

这双手光润如玉，就和她焦黄的脸孔完全不相称，玉手拢着大姆指和食中二指，那是“拈花指”，她玉笋般尖尖的三个指头之间，确实拈着一朵花，那是一朵黑色的玫瑰花。现在她开口了，清冷的声音，徐徐说道：“花令行天下，我住长江头。”

话声甫出，那始终没有动一下的十二团黑影突然站了起来，原来他们果然是人！

现在每一个人迅速的伸手取下了戴在头上的黑布罩子。那是十二个黑衣汉子，此刻一齐躬下身，由左首第一个人说道：“属下黑煞十二星参见花令。”

此人声音有些苍老，但中气极足。

黄脸女子冷声道：“你们能及时赶到，很好。”

十二个黑衣汉子直起身，但目视石桌，没人敢朝黄脸女子看上一眼，神色极为恭敬。

黄脸女子续道：“令主把你们调来，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你们去办。”

那为首黑衣人躬身道：“使者有何差遣，属下自当遵奉指示。”

“好！”黄脸女子依然冷冷道：“三日后是清明节，我这里有密柬一封，你们可依柬行事。”

说完，从她斗篷中飞出一封黑色的密柬，落到为首黑衣人面前。

为首黑衣人躬身取起来，口中说道：“属下遵命。”

把黑色密柬揣入怀中。随身又取起蒙脸黑罩，套到头上。

其他十一个黑衣汉子也各自取起黑布罩套到了头上，大家一齐回身坐下。

现在他们又变成十二团黑影，正身而坐，又一动不动了。

黄脸女子似乎对他们十分满意，轻盈的覆上风帽，转身往外行去。

镇江城里，有一家东海镖局，总镖头姓闻，镖局是闻家的祖业，传到闻天声已经第三代了。

东海镖局数十年来，可以说得上是大江以南第一家大镖局，闻天声的祖父闻沧海，号称剑、掌、镖三绝，在江湖上盛名久著，到了晚年，门人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东海镖局宛然成了武林一个门派，大家索性就称东海门下，久而久之，武林中就多了一个东海门，东海镖局总镖头，也成为东海门的掌门人。

闻天声的夫人姓阮，是金陵名武师鹰爪门扑天鹰阮伯年的独生女儿，一身武功，出自家传。这位阮夫人只生一个女儿，取名家珍，今年只有一十七岁，自幼学了家传的武功，还要缠着母亲传她鹰爪门的功夫。

闻天声今年已经五十一岁了，自从去年五十岁大寿之后，就把东海镖局交给大弟子陆长荣去负责，除了发生重大的事故，他已少去过问，以东海镖局在江湖上的交情和盛名，自然也不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的？

闻天声虽是东海门的第三代掌门人，但他生性淡泊，不肯滥收门人，因此他门下只有三个弟子。

大弟子陆长荣，已经三十出头，替师父管理镖局，人称陆少镖头。二弟子林仲达，今年二十七岁。三弟子楚玉祥，今年十八岁，当初原是弃婴，由闻天声夫妇一手抚养长大。这楚玉祥是闻天声的三弟子，但闻天声从未教过他一招半式的武功，只请了一位宿儒教他读书。

闻天声为什么不教他练武呢？其中原来另有一段原因。那是十七年前一个春天的早晨，闻天声正在练武场中教陆长荣、林仲达两人的武功，听到大门口趟子手们大声谈论，似是出了什么事！

闻天声忍不住跨出门去，只见七、八名趟子手正在七嘴八舌围在路上说话。

闻天声不觉轻轻咳嗽了一声。这声咳嗽原是总镖头出来的暗号，因为镖局的趟子手，都是粗人，几个人在一起，自然更会粗话出笼，他为了要维持总镖头的尊严，听到他们说粗话总是不大好，因此每次出来，总要先咳嗽一声，让大家知道总镖头出来了，就可以安静一些。

那几个趟子手听到总镖头的声音，连忙垂下手来，叫了声：“总镖头。”

闻天声问道：“你们围着看什么？”

其中一名趟子手道：“回总镖头，咱们镖局门口，不知什么人送来了一个弃婴。”

“弃婴？”闻天声道：“你们看到什么人放在咱们门口的？”

随着话声，走了过去。

就在他举步跨出的同时，从大路上正有一道人影飞奔而来，这人奔行的速度奇快无比，转眼之间已到了闻天声的面前，他来得快，刹住得也快，只要再差上半步，两人就非撞上不可。

闻天声一怔，抬目朝那人看去。

那人微微一笑，说道：“闻总镖头，在下是给你老送信来的。”

他左手果然拿着一个信封，迅快递了过来。

闻天声本待伸手去接他的信封；但听了对方这句话，觉得事出突兀，连信都没有去接，注目问道：“朋友是哪里来的？”

那人左手把信递出，闻天声要接未接，那封信就跌落地上。

闻天声往下看了一眼，信封上果然写道：“闻总镖头亲启”字样，就这瞟了一眼的时间，瞥见那人右手举了起来，掌中寒光一闪，极似匕首，心头不禁猛然一惊，那还容他出手？身形一个轻旋，左手疾翻使了一记擒拿手法，五指如钩，一下扣住了对方手腕，右手同时疾出，把对方手中匕首夺了过来。

这一记空手入白刃的手法，当真动作如电，迅疾俐落。那人右手被他抓住，居然一点也没有挣扎，手掌一摊，任由他把掌中的东西夺了过去。

闻天声东西入手，才发觉对方手中并非匕首，急忙低头看去，原来被自己夺过来的竟是一个羊脂白玉的锁片。前面刻着“长命富贵”四字，后面还有一个“楚”字，但一望而知前面四字是雕玉匠刻的，字体工整，后面这个“楚”字，却是有人用剑尖刻的。

闻天声看得一怔，急忙抬目朝那人看去，要待问问清楚。那人朝闻天声微微一笑，突然洒开大步，转身奔行而去，此人身法之快，可以称得上疾如奔马，闻天声连开口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他已奔出十数丈外，如飞而去。

闻天声暗暗赞了声“好快的身法”

手中还握着玉锁片，觉得此人行动古怪，心下更是疑窦重重，俯身拾起信封，撕开封口，抽出一张纸来，赫然是大街上镇安银号一万两银票，除了银票之外，并无只字，心中更起疑。

想到那人行动怪异，无故送来一方玉锁和一万两银票，这事可能和那个弃婴有关。举目看去，地上果然躺着一个三四月大的婴孩，生得又白又胖，此时闭着双目，睡得甚甜。闻天声想到此人送来一万两银票，和一面玉锁，自然是希望自己收着这婴儿了。当下就吩咐趟子手把婴儿抱进去。一面把经过和阮夫人说了。阮夫人膝下无儿，看到这个男婴，自然满心欢喜。闻天声因玉锁上刻的“楚”字，可能就是这孩子的姓，因此就叫他楚玉祥，从小由阮夫人一手抚养。

那时闻天声膝下犹虚，楚玉祥又是个粉妆玉琢的孩子，自然博得夫妇二人的喜爱。

第二年阮夫人生了个女孩，那就是家珍；但闻天声夫妇并没有偏心，对楚玉祥和自己的女儿始终一样看待。

楚玉祥八岁那年，闻天声要他正式叩拜祖师，准备传他武功，那知当天晚上，闻天声在书房案桌上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玉不琢、不成器，故美玉必需经过雕琢，方可成器，但雕琢必须是大匠，方能成名器，如由坊间随便雕琢，反而坏了这块美玉，岂不可惜？”

这张字条，既不像信，也不像作文，但自己书房中从没有人进来，这会是什么人写的呢？

闻天声虽是武人，从小也读了不少书，再一琢磨，便已明白过来，今天是自己要楚玉祥正式向祖师叩头列入东海门，准备传他武功，就无缘无故出现了这张字条，那分明说自己并非大匠，调教不出好徒弟来。

当时心头不觉有气；但他终究是个有涵养的人，继而一想，觉得武功一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自己这点武功，当真是沧海一粟，说不上是上乘功夫，就不再教他剑掌一类武功，反而敦聘了一位饱学之士，教他读书。

果然，过了没有几天，楚玉祥手里拿了一本薄薄的手抄本子，来给师父看，说是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老道人送给他的。

闻天声翻开一看，竟是一本内功口诀。他身为东海派掌门人，自然是识货之人，一眼看出书上记载的内功竟是一门高深武学，书中有图形，也有注解，心里立即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当下就要楚玉祥把书本留下，自己先看了一遍，然后再传给楚玉祥，而且连自己女儿也没有传授。

从那天起，他规定楚玉祥白天念书，晚间运功，这件事，也并没跟阮氏夫人提起，也叮嘱楚玉祥不许说出练功的事来。

阮氏夫人为了丈夫不教楚玉祥的武功，还和丈夫吵过几次，说孩子渐渐大了，你做师父的怎么一直不教他练武？闻天声只是笑笑，没有作声。

阮夫人一气之下，心想：“孩子是我带大的你不肯教他武功，就由我来教。”

这样阮氏夫人就背着丈夫，把鹰爪门的武功，大小擒拿手，大力鹰爪功等，逐一传给楚玉祥，而且也一再叮嘱楚玉祥，不可告诉师父。楚玉祥天资聪颖过人，一学就会，阮氏夫人疼爱他和自己亲生儿子一般。

一晃眼，就是十年了，楚玉祥已经长得一表人材，英俊潇洒，不但内功已有相当根底，鹰爪门的武功，也已经练得十分纯熟，尤其十年寒窗，经史子集，也读了不少，只是闻天声平日为人温和，但家规极严，楚玉祥自小受师父熏陶，规行矩步，自然也十分拘谨。

倒是小师妹闻家珍，被她母亲宠得像一只小黄莺似的，整天窜来窜去，咕咕格格的又说又笑，闻天声也拿她没有办法。

这天正好是清明节。

闻天声夫妇带着女儿闻家珍和二弟子林仲达、三弟子楚玉祥，十几名家丁，上北固山扫墓。这是闻天声祖父闻沧海的墓。闻沧海是东海门的祖师，大家祭拜之后，闻天声就给女儿和两个门人讲述着沧海公昔年的事迹。

清明时节雨纷纷，天气忽晴忽雨，变幻不定，本来是好好的天气，忽然下起雨来，而且雨水有越下越大之势。闻天声仰望天色，说道：“这雨一时只怕停不了，我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再说。”

林仲达道：“师父，过去不远，有个庙宇。”闻家珍朝楚玉祥招招手，叫道：“三师哥，我们快走。”话声出口，当先扭着腰肢朝前奔去。

楚玉祥听到小师妹相招，也就跟着追了上去。阮夫人知道他们师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今两人都长大成人了，心里自然十分喜悦，忍不住含笑回头朝丈夫看去。

闻天声自然也看到了，但他想到楚玉祥的身世，心头不禁起了一丝阴霾，脸上也不期而然的微微攥了下眉。阮夫人看丈夫脸上有不豫之色，心头不禁有气，暗暗哼道：“玉祥有那样不好？你就是一直不喜欢他。”大家没带雨具，也就脚下加快，朝山麓奔行过去。行了不过半里光景，就抵达庙宇，那是一座荒芜已久的土地庙，一共只有一进，大殿上到处都是瓦砾，有许多地方还在漏水。

庙外大雨倾盆，屋檐前雨水像挂了一道水帘。

闻天声眼看着雨一阵大，一阵小，始终不停，心头甚是烦乱，只是望着天空出神。

就在此时，只听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从庙外传了过来，接着只见十几个黑衣人冲进庙来。

这十几个人每人头上都戴着黑布罩子，只露出两个眼孔，行动十分矫健，转眼之间，已经抢上石阶。

闻天声因外面正下着大雨，纵然心里觉得这些人行径诡异，也不好出声阻止，只得朝大家招招手，让出了大殿的左首。

来人一共是十二个，因他们头上戴着黑布罩子，看不清面貌，但从他们身材看去，个个都极为壮健，进入大殿之后，黑布罩子依然没有摘下来，可见他们戴着黑布罩子，虽是遮雨之用，但显然不欲以面目示人了。

十二个黑衣人中，忽然有人噢了一声，接着呵呵笑道：“这位敢情就是东海派掌门人闻大侠了，咱们幸会得很。”“不敢。”闻天声抱抱拳道：“兄弟正是闻天声，不知老哥如何称呼，诸位是那一条道的高人？”

那人呵呵笑道：“闻大侠好说，咱们兄弟只是江湖上一群无名小卒，算不得什么高人。”

他们戴了头罩，连面貌都不让你看，自然不肯告诉你身份来历了。

这人话声出口，其余十一人都呵呵哈哈的笑了起来。

不肯说出姓名来历，原是他们的自由，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非说不可；但这些人这般笑法，不但轻浮，也含有轻蔑之意！

闻天声是个很古板的人，听他们笑得轻浮，也就没有作声。

为首那人两个眼孔中霎着精光，望了闻天声一眼，又道：“咱们兄弟久闻东海派精擅剑、掌、镖三绝，在江湖上久享盛誉，今天难得遇上闻大侠，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斗胆想请闻大侠露一手给咱们兄弟瞧瞧，不知闻大侠可肯展示么？”

闻天声久走江湖，听了此人的话，心头不禁暗哦一声，忖道：“难怪他们戴了头罩，原来竟是冲着自已来的？”

他只是微微一笑，说道：“老哥夸奖，东海派三字，只是江湖朋友抬举而已，寒家从先祖创设东海镖局，只是以保镖为业，从不敢以门派自居，剑、掌、镖三绝，也是江湖朋友的过誉之词，兄弟几手庄稼把式，不值识者一晒，在诸位高人面前，岂敢献丑。”

只听另一个人道：“咱们老大刚才已经说过，咱们算不得什么高人。”

第二个人接着道：“闻大侠几手庄稼把式，纵然值不得高人一晒，但咱们既不是高人，就不妨使出来让咱们瞧瞧了。”

他此话一出，十来个人又不禁哄然笑了起来。

方才他们夹杂着呵呵哈哈的笑声，还不得觉得什么，这回哄然大笑，笑声之洪亮，居然震得这间土地庙梁椽之间，灰尘纷纷落下来，显然这十二个人都有一身精纯的内功了。

闻天声心头暗暗震惊，忖道：“这十二个人看来个个都是好手，自己行走江湖数十年，自问从未和那一方结过梁子，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一面也洪笑一声道：“兄弟对诸位已经一再忍让，诸位依然如此相逼，莫非是冲着兄弟来的？但兄弟自思和诸位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诸位究竟所为何来？还请诸位明示。”

他这声洪笑，声音清朗，在十一个人的洪笑中，盖过了他们的笑声，足见功力之深，也远超过对方诸人。

只听一个人道：“咱们老大已经说过，只是仰慕东海派的剑掌绝艺，想开开眼界而已，和闻大侠当然谈不上恩怨，这是闻大侠多心了。”

他们纵然听出闻天声内功修为高超他们，但还是坚持要闻天声非露一手不可，这情形已极明显，看来绝难善了。

闻天声沉嘿道：“这位朋友的意思，兄弟若是不肯露上一手，就不能平安无

事了？”

那人嘿嘿冷笑道：“事情也差不多如此。”

闻天声到了此时，已是忍无可忍，点头道：“很好，诸位大概胸有成竹，要逼闻某出手的了，你们要一起上？还是由那一位和闻某单打独斗。”

只听为首那人森笑道：“咱们弟兄有自知之明，单打独斗，自然不是闻大侠的对手，至于咱们十二个人全上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能看见闻大侠的剑掌绝艺，因此咱们想挑两个弟兄跟闻大侠讨教，如果两人不行，那么再加上一个，务必使闻大侠的剑掌尽情发挥，余下的弟兄，就有机会观赏大侠的绝技了？”

闻天声听得暗暗奇怪：“他们何以非要看我剑掌不可呢？”

就在他沉思之际，为首那人左手朝前轻轻一挥，说道：“你们先上去两个跟闻大侠讨教几手剑掌，两个不行，就再上去一个好了。”

他们来的时候，自然早就商量好了，由什么人出手，因此他左手随便一挥，就有三个人越众而出，一个“锵”的一声从肩头布袋中掣出了长剑，另一个却取下肩头的长形布袋，交给了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伸手接过同伴布袋，却没有走上去，那就是准备的后备人员了。

他们为首那人说过要看闻天声的剑掌绝艺，所以先上来的两人，一个掣出长剑，自然是使剑的人，一个把剑囊交给同伴，自然是要使双掌了。

既然他们要叫闻天声尽情发挥剑掌绝技，可见这两人在十二个人中，对剑掌功夫必有专精！

大殿双方的人，立时向后退下了几步，让出中间一片空地。阮夫人因对方人数较多，怕他们一拥而上，伸手把女儿拉到了身边。林仲达一手按着剑柄，和楚玉祥一起退到了师母左右。

闻天声自是不敢轻估对方，当下也就抽出剑来，目光一抬，缓缓说道：“二位请吧！”

使剑的冷冷的道：“咱们是两个打一个，闻大侠不用客气了。”

闻天声道：“这是诸位硬逼着闻某出手，自该由两位先出手才好。”

他不肯先出手，是想从对方出手的招数上，看出他们的路数来。

使剑的大笑道：“大概闻大侠自恃一派掌门，不肯先出手，在下那就不客气了。”

话声出口，随着左足斜跨半步，身形倏地左转，右手一剑斜刺而出。

闻天声心中暗道：“这起手一招是‘白鹤亮翅’，他是白鹤门的人！”

那空着双手的汉子一见同伴出手，也立即身形一矮，向右欺近，左手五指勾曲，疾向闻天声左肋抓来，右手跟着一掌，斜劈而出。

此人身手矫捷，出手虽比使剑的慢了半步，但这一抓一劈，却和使剑的汉子那一招“白鹤亮翅”几乎是同时攻到。

闻天声心中暗道：“这使掌的左手一记‘猛虎探爪’，是五虎门断魂爪的招式，右手这一掌却不是五虎的手法，而是形意门的劈掌！”

这原来是心念一动间的事，闻天声右手长剑一振，身随剑走，避开敌剑，还刺了一剑，右手也同时拍出一掌，朝使掌汉子肩头击去。

使剑的汉子，一剑落空第二剑又紧接着刺出这回使的是一记“顺风送帆”六合门的招式。

使掌的也身形展开，左手改使“鹰爪功”，疾抓闻天声拍来的左掌，右手反斫，使的是一招“随君布施”，竟是丐帮的路数。

三人这一展开剑掌功夫，各显身手，那使剑的汉子在数招之间，竟然连使了

白鹤、六合、青城、华山、点苍、等派的剑招，使掌的汉子双手倏拳倏掌，变幻莫测，在这一阵功夫，也连使了五虎、鹰爪、丐帮、少林、形意等派的拳掌。

一时看得闻天声心头暗暗惊异，这两人明明是在掩蔽自己的来历；但这般诸家杂阵，夹杂使来，居然得心应手，有如从小练熟了的一般，不但毫无牵强之处，而且攻势绵密，每一招都显示两人深厚的造诣来。

闻天声果然不愧是东海派的掌门人，武功精湛，此时剑掌同施，剑如灵蛇乱闪，攻中有守，掌似开山巨斧，力战两人，神态从容，大是游刃有余。

为首那人口中轻咳了声，第三个人备战汉子放下同伴的剑囊，刷的一声，取出链子锥，纵身扑入战圈，抖手朝闻天声激射过去。

闻天声长剑一撩，“当”的一声把链子锥荡开，左手伸缩之间，连发了两掌，一记逼退使掌的汉子，一掌迎面击向使链子锥的汉子，也把他逼退了一步，长剑疾圈，一连三剑，剑光如闪朝使剑的反击过去。

为首那人眼看闻天声如此了得，也感到事出意外，（他起先以为有三个弟兄就差不多了）一挥手道：“再上去一个。”他话出口，立时又有一个蒙面人亮一柄扑刀，纵身而上，加入战圈。

楚玉祥看得大怒，大声喝道：“你们还要不要脸，讲好了最多只有三个人出手和我师父动手的，怎么又加上一个去了。”

为首那人阴沉一笑道：“你师父方才不是要咱们一起上的吗，咱们还没有一起上呢！”

说到这里，忽然目光一掠阮夫人，说道：“这位东海派的掌门夫人，空着没事，你们也不妨上去两个，跟她讨教讨教。”他此话一出，果然有两个汉子拿出兵刃，一个使一对短戟，一个使一支铜爪，逼近过来。

阮夫人早已看出他们不怀好意，心中也就早有了准备，此刻一手拔剑，一面回头朝三人（林仲达、楚玉祥、闻家珍）低声嘱咐道：“如果情势不利，你们就先从后面退走，不用管师父和我，你们走了，师父和我就足可自保……”话未说完，对方两人业已逼近，使爪的睛露邪光，阴笑道：“掌门夫人话说完了么？”

使短戟的尖声笑道：“有什么话不会上了路再说么？”这两人口气大是不善，阮夫人双眉一挑，叱道：“你们究竟是那一条道上的人，胆敢如此放肆？”

使爪的邪笑道：“放肆的事情多着呢，不过你掌门夫人已是徐娘半老，哥儿俩没……”

底下的话还没出口，但若是让他说出来，狗嘴里决不会长象牙。

阮夫人一声清叱：“该死的东西！”

长剑一闪，分心便刺。

这一招快捷无比，使爪的话声未出，寒光一闪，剑锋离胸已不到一尺，心头大吃一惊，口中喝道：“婆娘好快的剑……”

急忙举爪封架，却封了空！

阮夫人这一剑原来只是一记虚招，身形一侧，左手一记“大力鹰爪功”，五指勾曲如爪，“拍”的一声，击在他右肋骨。那汉子连剑法的“法”字还没出口，痛得口中变成了“啊”字。

闻天声动手之初，还希望事情不至于搞大，是以并无伤人之意，但阮夫人却已看出对方有为而来，不怀好意，绝难善罢甘休，何况对方语气下流，激怒了她，自以先下手为强，左手拍出，右足跟着飞起，一下蹬在对方小腹之上。那使爪的汉子“啊”声刚出，人已被阮夫人蹬得从石阶上翻身跌下，“砰”的一声，后脑着地，两眼一黑，昏死过去。那使双戟的汉子没想到阮夫人骤下杀手，要待出手

抢救都来不及，口中暴喝一声：“你这婆娘当真辣手得很……”双戟一摆，抢攻上去。

阮夫人一击得手，长剑向左右连闪，一记“分花拂柳”，“当”“当”两声，架开对方双戟，抖手一剑，穿心刺去。那使双戟的急忙往后跃退，那知阮夫人动了杀机，倏地欺上一步，又是一剑斜刺过去。

那汉子左手短戟一封，刚架住长剑，阮夫人左手五指如钩，疾向他右腕爪去。

这一记鹰爪擒拿，手法灵巧，那汉子怕被她拿住，急忙缩手，怎知阮夫人腕底射出三支袖箭、夺、夺、夺三声，一支射中肩头，两支射中肋下，口中同时发出一声惊“啊”，右手再也握不住短戟，“当”的一声落到地上。

阮夫人得理不让人，右手迅疾一转，把对方左腕齐肘削断。

那汉子痛得惨叫一声，往地上跌坐下去。

为首那人做梦也想不到两个兄弟会这么快就被阮夫人解决，心头不禁大怒，喝道：“快去把这婆娘拿下了。”

这回就有五个蒙面汉子手持兵刃抢了过来。

随同闻天声夫妇的十几名家丁，原来是镖局中的老人，大都也会几手刀棍拳脚，但闻天声夫妇和门下弟子平日剑不离身，这些庄丁是抬着扫墓的祭品来的，身上自然并未携带兵器。

此时眼看五个蒙面汉子朝主母扑来，他们不约而同的吆喝一声，手中拿起扁担、木杠，有几个手里没抓到东西，就赤手空拳的跟着涌上。

那抢攻过来的五个蒙面汉子无一不是好手，那会把这些庄丁放在眼里，但见刀光闪动，鞭影飞舞，一阵叱喝，厉笑和砰砰碰碰的刀棍撞击之声，不绝于耳，登时闷哼、惊叫、惨号也连续的响起。

阮夫人长剑挥舞，挡住了两个，林仲达、闻家珍这时也拔出长剑，随着动手。

楚玉祥没练过剑法，身上自然没有带剑，就挥动双掌，跟着二师兄冲了上去。

这一下混战乍起，为首那个蒙面汉子怕五个弟兄们有失，回头朝和闻天声动手的四人喝道：“你们几个截住姓闻的，莫让他过来。”

喝声方起，双足一点，凌空往左首扑上。

此人是十二个蒙面人之首，武功自然极高，探手之间就一把抓住了一个家丁，呼的一声自然立时了帐，他正待朝另一个家丁爪去。

忽然眼前人影一晃，楚玉祥一掌朝他当胸拍出。

为首那人口中嘿了一声，右掌一抬，迎着楚玉祥手掌拍出。

楚玉祥“嘿”声入耳，手掌已经和他接上，但觉一股极大的压力，震得自己心头狂跳，血气上涌，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人离地飞起，摔出一丈多远，落到天井地上，早已昏了过去。

那为首蒙面人一掌震飞楚玉祥，再也没去理他，身形丝毫不停，朝人群中扑入。

抢过来的五个蒙面人，被阮夫人接住了两个，余下三人，林仲达和小师妹闻家珍联手接住了一个，另外两个被十几名家丁截住，厮杀起来。

这十几名家丁，原是东海镖局的趟子手，因年岁大了，才拨到庄丁担任些轻便工作，他们虽然也会几手刀棍拳脚，平日对付没练过武的人，一个人还能挡得了一两人壮汉，但要他们对付武功高强的蒙面人，那就差得远了，何况手上又没兵刃，岂是人家对手？

几个照面，就被打倒了四五个有的伤在对方刀下，有的被点了穴道，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那为首的蒙面人，扑入人群，就如虎入羊群，双掌挥处，几个庄

丁就像草稿人一般，不是应掌震飞出去，就是闷哼倒地。

只见他身形一转，一掌击在林仲达后心，林仲达口中大叫一声，扑倒地上。

闻家珍本来和林仲达联手，勉强还能支持，如今只有她一个人独斗一个蒙面人，眼看二师兄中掌倒地，不知是死是活，心头大吃一惊，未免手脚慌乱，她终究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家，一套剑法纵然练得极熟，但内力不足，这一慌乱，更落了下风。

为首蒙面人一掌击倒林仲达，就朝阮夫人扑来。阮夫人一支长剑独斗两个蒙面人，还能应付自如，忽然加入了为首蒙面人，双掌如开山巨斧，记记都沉猛无伦，也被逼得连连后退。

怎知方才被她射中三支袖箭，削断左腕的蒙面人，昏倒在地，此时正好悠悠醒转，心头仇怒交织，对阮夫人恨之入骨。

眼看她被迫后退，快到自己跟前之际，岂肯放过机会，咬紧牙关，从地上拾起一支短戟，猛地转身坐起，右手一送，用力朝她小腹戳。

阮夫人敌三个高手，正在后退之时，怎会防到躺卧在地的人还会对她骤下毒手，但觉小腹剧痛，似是被什么尖锐之物刺中，手中长剑不禁为之一缓。

高手过招，不得有半点疏忽，阮夫人剑势一缓，此消彼长，两个蒙面人手中立时一紧，阮夫人右肩又被剑尖刺中，此时她小腹血流如注，但觉真力不继，心中暗暗叹息一声，身形往下一蹲，右手长剑劈落，把那偷袭自己的蒙面人一个脑袋劈成两半，左手随着身子一蹲之势，射出两支箭袖，击中刺中了自己右肩一剑的蒙面人腹部，因双方距离极近，那两支袖箭全都刺入对方腹中。

那人腹痛大叫一声，急急后退，还是一跤跌坐下去。阮夫人是拼了命，身子一蹲，剑交左手（她右肩中剑，已是使不出力气）咬紧银牙，突然站起，右手长剑顺势闪电刺出，一下子穿透在左首一个蒙面人的前胸。

为首蒙面人看她负伤之后，还连杀了自己两个弟兄，心头怒极，大喝一声，一掌击在她胸口。

阮夫人早已成了强弩之末，那里还闪避得开？口中闷哼一声，应掌倒下。

这一阵工夫闻家珍也被点倒，剩下的几名庄丁，也悉数被三个蒙面人制住，只有闻天声和四个蒙面人还在拼命激战之中。

闻天声战四名高手，把一支长剑使得凌厉无匹，怎奈对方四人不但武功了得，而且只守不攻，只是把你围在中间，不让你突围而出，任你攻势凶猛，一味的封架，万一封架不住，就后退一步，但只要有一人后退，其余三人就联合而上，替他解拆，是以力拚多时，依然无法把四人击退。

眼看妻、女、弟子一个个的被刺，内心自然又急又怒，热血沸腾，口中发出一声厉啸，长剑连续变招，大喝道：“闻某和你们拚了。”

刷刷刷，一连刺出了八剑，刹那之间，剑光大盛，这八剑当真快如闪电，对四个敌人迅快的每人刺出一剑，对又回过来的每人又刺了一剑，这八剑把四个蒙面人各自逼退了一步。

他那容对方有喘息的机会，身发如电，猛地朝左首那人疾欺过去，剑发如风，一口气刺出了三剑。

左首那人连挡两剑，第三剑再待举刀封挡，怎知闻天声剑势倏然一翻，压在对方的刀上，身形陀螺般疾转，一下转到对方身侧，左手用足劲力，一掌拍在对方后心之上。

左首那人张嘴喷出一口狂血，立时倒了下去。

这一击得手，给他缓过手来，登时精神一振，那三个蒙面人乍见同伴倒下，

急忙从三面欺上。

闻天声不待他们出手，运剑如风，朝对面那蒙面人攻去，左手一扬，五支穿心镖分向另外两人激射过去。

东海门以剑、掌、镖驰名江湖，人所共知，那两个蒙面人急忙举刀磕镖，救援同伴自是受到阻延。

闻天声是起了杀心，杀一个好一个，他长剑挥动，攻向迎面那人，一道青虹，电射过去。

对面那个蒙面人急忙挥出链子锥，朝前一挡。他怎知闻天声在这一剑上，运足了全身功力，剑链乍接，那人链子受到他剑上劲力反弹，逼了回去，闻天声趁机又一抖手，打出两支穿心镖。

那蒙面人吃自己链子锥反弹，大吃一惊，急忙扬手一带，顺势把反弹过去的链子锥向右方送出，正准备振腕攻出，陡觉钢镖迎面射到，他躲闪不及，正好振腕发出链子锥，“叮”的一声，击在射来的镖上。

闻天声打出的是两支穿心镖，一支射向对方面门那是明镖，另一支紧接着明镖之后，射向对方心窝，那是暗镖，明镖先出，暗镖后发，但劲力完全在暗镖之上，比明镖还要快速。

那蒙面人挥出链子锥，击在射来的明镖上，“叮”声作响，暗镖也已打到，和“叮”声同时响起“扑”的一声，没入胸膛，那蒙面人大叫一声，往后便倒。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那为首蒙面人纵身赶来，两个蒙面人已丧在闻天声手下。

这时除了闻天声，已别无敌手，为首蒙面人左手一挥，喝道：“并肩齐上。”双掌作势，当先踊身扑上。

另外几个蒙面人听到老大的喝声，也各执兵刃，急扑过来。

闻天声早已豁出去了，厉笑道：“很好，今天不是东海门灭亡，便是尔等授首。”

他不愧是一门之长，眼看妻女生死未卜，却临危不乱，一柄长剑使得有守有攻，剑法精严，左掌更如开山巨斧，配合剑势，剑守掌攻，气力悠长，力敌六个蒙面高手，任他对方刀、剑、斧、钩、鞭五件兵器和为首蒙面人一双肉掌，互争机先，丝毫不惧，当真是一人拚命，万夫莫当，那六个敌人一时之间倒也奈何他不得。

闻天声明知对方六人均是内外功具臻一流的好手，时间越长，对自己越是不利，此时唯一的生机，就是把对方逐一消灭，但这又谈何容易？

他杀得性起，口中不觉发出一声长啸，剑势陡然一变，一道道剑光，像银蛇般乱闪，左手掌势也随着加强，但见他面如喷血，双目通红，全身在一片青光缭绕之中，悠然来去，左首一人，被他一掌击中左肩，右首一人也被他长剑刺中左股，这两人自然一下就跃了开去。

闻天声岂容对方有喘息的机会，左手一抖，三支穿心镖朝中掌的那人打去，人却双足一点，朝被刺中左股那人追击过去，长剑一招“横招千军”，白练横飞，人到剑到，把那人拦腰劈成两截。

那中掌的一个左肩骨被他击碎，剧痛之下，身法自然没有平日灵活，往后跃退，但人总没有激射去的飞镖迅速，脚步堪堪落地，三支钢镖品字形射中胸口，大叫一声，往后倒去。

他拚了命，那为首蒙面人眼看六人围住了他，还被他连伤两人，心头更怒，跟着朝他背后扑去。

闻天声大发神威，一剑横扫腰斩了一个蒙面人，为首蒙面人也及时扑到，掌先人后，双掌排山，一下击在他背心之上。闻天声听到风声，再待闪避，已是不及，一个人“砰”的一声，被击出去丈许来远，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摇摇欲倒。另一个使刀的蒙面人身形一矮，急步窜上。

闻天声功力再高，也已感到全身力道几乎被对方震散，缓缓纳了口气，自知伤得不轻，业已无法再战，但有人欺近，他还是很快就警觉了，右手长剑往后挥出，此时若是有人和他硬打碰砸，准可把他长剑震飞出去。

但窜来的使刀蒙面人，却慑于他的威名，知道单打独斗，无人可以胜得过他，是以不敢和他硬接，身子一伏，朝闻天声脚旁滚去，使了记地趟刀中的“老树盘根”，刀光一闪，贴地横砍。

闻天声大叫一声，双足立被削断，砰然倒地，他自知绝难幸免，身为一门之主，岂肯受辱，就猛一咬牙，自震得心脉而绝。

为首蒙面人叫道：“留他活口。”

随着话声，掠到闻天声身边，俯身一看，业已气绝，回头一看，十二个人，连自己只剩下四人，不觉轻轻叹息一声道：“这姓闻的夫妻，果然厉害，咱们竟然赔上八条命！”另一个人道：“但至少咱们已完成了任务。”为首蒙面人一挥手道：“把闻天声两个徒弟带走，咱们就可以交差了。”

只听一个冷森的声音接口道：“你们的任务只怕永远也完成不了。”

为首蒙面人听得一怔，回头喝道：“是什么人？”举目四望，这间土地庙只有这么一进大殿，那有什么人影？

其余三个蒙面人各仗兵刃，迅速闪身朝四周搜索，依然连鬼影子都找不到半个。为首蒙面人抱抱拳道：“何方高人，请现身相见。”那冷森声音只说了那么一句话，就寂然无声，再也没有开口。

为首蒙面人朝三人使了一个眼色，那使刀的站在离闻家珍较近，就跨上一步，正待伸手去抱，忽然脚下一个踉跄，头先身后，朝地上扑倒下去。

为首蒙面人看得奇怪，急忙问道：“老六，你怎么了？”那使刀蒙面人跌倒下去，就作声不得，连动都没动一下。为首蒙面人心头一沉，慌忙掠近他身边，俯身把他翻了过来，只见使刀的老六，早已双目紧闭，没了气息，细看老六，不见半点伤痕，心头又惊又怒，厉声喝道：“什么人暗算老六，还不出来，咱们较量较量。”

大殿上那里有人答话？

现在除了为首的蒙面人，只剩一个使软鞭和一个使钢爪的三人了！

使软鞭的问道：“老六怎么了？”

为首蒙面人道：“死了。”

使软鞭和使钢爪的二人听得大奇，异口同声的道：“老六好端端的怎么会死的？”

为首蒙面人目光深森，哼道：“吃咱们这一行饭，难免阵上失风，死就死了，咱们办正事要紧，闻天声门下两个徒弟，咱们非带走不可，你们去在死难的弟兄身上，洒上化血散，免得落了痕迹，咱们走吧！”

两个蒙面人答应一声，各自从身边取出化血散小瓶，在每人身上弹了少许，事情堪堪办完，那使软鞭的正待站起身来，不知怎的，竟然没站起，反而朝地上扑倒。这下看得为首蒙面人心头猛然一沉，他站在原处，早就全神戒备，竟然会丝毫不见朕兆，他跨上一步把老九的身子翻过来，果然不出所料，这一瞬间和老六如出一辙竟无声无息的死去！

这可真把这位十二蒙面人的老大惊骇得不知所云，目光一抬，沉声道：“朋友究竟是何方神圣？不知在下兄弟那里得罪了朋友？要这般赶尽杀绝，在下自知这点浅薄武功，绝非朋友的对手，但朋友总该让在下兄弟，知道死在那一位高人手下？在下兄弟技不如人，也可死而无怨……”

使钢爪的吃惊道：“老大，老九也死……”

话声未落，身躯微微一震，底下的话再也说不出，就扑倒下去。

为首蒙面人惊骇莫名，切齿道：“阁下出手果然毒辣得很，你索性把在下也一起杀了。”

只听那冷森的声音徐徐说道：“你可以滚了，留你一命，才能去向你主人回话。”

这声音听来冷得令人会从心底冒出寒气，但却飘忽不定，无法肯定此人究在何处？

这下倒使为首蒙面人大感意外，切齿道：“阁下今天不杀在下，在下他日非替死去的弟兄报仇不可，阁下亮个万儿。”

“不用。”那冷森声音喝道：“老夫叫你滚，你就得滚！”

为首蒙面人还待再说，突觉身上被人重重推了一把，几乎一跤摔下石阶，心知此人武功不知比自己高出多少，他不肯现身，说也无用，这就一声不作，回身朝庙外疾奔而去。

土地庙中徐徐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白髯绿袍的老人，这老人浓眉如帚，脸如金纸，但一双微阖如线的双目之中，却隐现金芒！

他看了看倒卧在地的闻天声夫妇一眼，自言自语的道：“看在你夫妇养育我徒孙的份上，老夫索性成全你们的女儿便了。”

左手抱起闻家珍，举步走出天井，又用手抱起楚玉祥，冒着大雨疾走，高大的人影，渐渐在雨中消失。

当楚玉祥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竟然躺卧在船上，耳中听到船底鼓浪的声音，心中觉得大奇，急忙睁开眼来，船舱地方不大，翻身坐起，才看到自己对面坐着一个白髯老人，两道如帚白眉，一张金纸般的脸孔，双目似睁似闭，朝自己望来。

楚玉祥记得自己随师父、师娘去北固山扫墓遇雨，到一座破败的土地庙避雨，后来来了十二个黑衣蒙面人，说要看看东海门的武功，和师父动起手来，后来又有四五个蒙面汉子朝自己这边来，自己挥掌朝那为首蒙面人拍去，被他一掌震得两眼发黑，胸头如压重铅，喷出一口鲜血，摔倒在地。

后来……就什么都知道了。

那么自己怎么会躺在船上的呢？这位白髯老人家又不知是谁？他望着绿袍老人，正待开口！

绿袍老人朝他微微一笑道：“老夫知道你心里有许多疑团想问，对么？”

楚玉祥点点头道：“老人家是什么人？小可怎会睡到船上来的呢？”

绿袍老人嘿然笑道：“你这问题，共有两个，老夫是什么人？这一点老夫很难作答，因为老夫已有很久不用姓名了，你叫老夫白胡子伯伯也好，绿袍老人家也好，随便你叫好了。”

楚玉祥心想：“这位老人家好生古怪！”

一面说道：“有白胡子的人天下很多，但穿绿袍的人却比较少，小可就叫你老绿袍老人家好了。”

绿袍老人听得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怪笑，连连点头道：“很好，你这娃儿果

然聪明得很！”楚玉祥被他笑得毛骨悚然，因为这声惨笑竟然震慑人心，十分刺耳，脸上不禁微有怯意，心想：“这老人家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绿袍老人接着说道：“至于第二个问题，你是老夫把你接来的”

楚玉祥问道：“老人家这话怎说？小可记得在北固山一处破庙之中……”

“不错。”绿袍老人没待他说下去，就截着道：“是老夫打发了和你师父为难的蒙面人，把你接来的。这话，你也许不信，但要说这段来龙去脉，可得大费唇舌，老夫只能极简单的告诉你……”

楚玉祥点点头。

绿袍老人续道：“你师父闻天声，其实不能说是你的师父……”

楚玉祥道：“他明明是小可的师父，怎么不是呢？”绿袍老人笑了笑道：“你叫他师父，他可会传你武功么？”楚玉祥一呆道：“这……”

绿袍老人道：“你八岁那年拜了东海门的师祖，他就应该传你武功了，为什么后来不传你武功呢？”

楚玉祥道：“小可听师父说，小可不宜习武……”“哈哈！”绿袍老人笑道：“那是老夫要他不可传你武功的。”

楚玉祥道：“为什么？”

绿袍老人道：“他那几手武功，只能跑跑江湖，当当镖师，会把你教坏了，所以老夫劝他不可教你，因为一个练武的人，入门武功千万错不得，一旦练错了，再要改过来，就须事倍功半，十分吃力，所以后来由祖老道送了你一本练功的入门口诀，再由你义父传给你，你从那时起，只练内功，不练武功，就是为此。”

楚玉祥道：“原来那送书给我的道长，是你老人家的朋友。”

绿袍老人点点头道：“不错，你就是由祖老道和老夫二人托你养父抚养的，所以严格的说，闻天声应该是你义父，不是你师父，你现在明白了吧？”

楚玉祥道：“小可是老人家和老道长托义父去抚养的，那么小可的生身父母，你老人家一定知道了的。”

绿袍老人早就料到他会有一问，摇了下头道：“你生身父母是谁？祖老道和老夫都不知道。”

楚玉祥十年寒窗，经史子集全读过了，自然懂得很多事，听绿袍老人的口气，似有破绽，这就问道：“小可是你老人家和老道长托义父抚养的，怎么会不知小可生身父母是谁呢？”

绿袍老人心中暗道：“这娃儿心细得很！”

一面说道：“事情是这样，老夫那天经过金陵，发现路旁有一弃婴，老夫一向独来独往，没有传人，看到弃婴，心想：何不把他抱回去，养大了作个徒弟？因为老夫这一门的武功，必须从小练起，方可大成，那知老夫正待俯身去抱，对面来了一个老道，他也要俯身去抱，一个婴孩，就成为两人争取之物，老夫说要抱去做徒弟，祖老道也说要抱去做徒弟，双方争论不下，于是由祖老道提议，他从前认识东海门闻天声之父，不如送去托他夫妇抚养，等长大了，当咱们两人的徒弟，老夫同意他的说法，就这样把你送给了闻天声夫妇。”

这番话听得楚玉祥将信将疑，问道：“那么我义父、义母他们呢？都知道是你老人家把小可接来的吗？”

绿袍老人道：“当然知道，那几个蒙面匪徒还是老夫打发走的，闻天声夫妇都受了伤，你当时也被震得伤了内脏，伤得不轻，老夫给你疗了整整两天，伤势才好。”

楚玉祥道：“小可已经躺了两天了？”

绿袍老人道：“今天已经第三天了。”

他不待楚玉祥再说，就接着道：“你在负伤之时，老夫已喂你服了本门造化丹，咱们只有三个月相聚的机会，时间宝贵，趁这趟水程，尚有数日，老夫要助你行功，从现在起，正好趁在船上的几天工夫，先把内功练好了，好，你盘膝坐好了，老夫才能指点你行功的诀窍。”

楚玉祥依言盘膝坐好。

绿袍老人坐在他背后，伸出手来，抵在他“灵台穴”上，一面说道：“好，现在瞑目凝神，听老夫要你如何运气，你就如何运气。”

楚玉祥应了一声，但觉从绿袍老人掌心透入一股阴凉的气流，一面只听他口中说着如何引导气机，由某经循行，再转某经，楚玉祥不敢怠慢，依照他口中所说，逐一做去，等到循行了一周，绿袍老人并没要他停止，依然周而复始的运行不息。

天色逐渐昏暗下来，小船渐渐进入汉港，停泊下来。

绿袍老人才收回掌，说道：“好了，现在且休息一会，等到晚上再做吧。”

船家升火做饭，不多一会，送来了饭菜，并在舱中点起了油灯。

绿袍老人从怀中取出一颗白蜡固封的蜡丸，捏碎蜡壳，里面是一颗龙眼大朱衣药丸，一手递给了楚玉祥，说道：“七日之内，你除了可以喝水，不能吃饭，每天服用三颗药丸，服药之后，必需小睡片刻，就起来练功，你可把这颗药丸嚼碎了吞下去。”

楚玉祥接过药丸，倒了一盅开水，慢慢的把药丸嚼碎，吞了下去。绿袍老人等他服药之后，左手轻轻一拂，点了他睡穴，楚玉祥就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大概过了半个多时辰，楚玉祥被绿袍老人叫醒，又坐起来练功，绿袍老人依然伸手按在他“灵台穴”上，输入真气，要他依照口诀运气行功。

套一句成语，叫做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楚玉祥在这趟水程中，除了一日三次服食药丸，就是在船舱中运气行功。先前三天，每次练功，都由绿袍老人输入真气，助他导引真气，一面口中不住的指点他运向某经，再转某经，而且一天三次运行的经络路线，都不相同。

一天之间，每次不同，但第一天和第二天、第三天是相同的。

楚玉祥渐渐领悟，一天之间，何以运行的经络不同？那是因为人体内十二个时辰，血气循行全身，按时而异，每一穴道，皆有一定时辰的流注，故而运气行功，必须依照气血循行的路线而行。

到了第四天，楚玉祥对运气行功，已经练熟了，绿袍老人不再用手按在他背上度入真气，可以自行练功。楚玉祥可以感觉得到，自己每次行功，都有不同的境界，体内真气也一天比一天旺盛，一半虽是得到药力之助，但大半还是绿袍老人三天贯输真气，给了自己莫大的便宜。七天时光，都在船上度中，这是第八天的早晨。楚玉祥运功完毕，只听绿袍老人在他面前呵呵笑道：“‘太素阴功’，能在七日之间小有成就，已是十分难得了，小娃儿，咱们可以上岸了。”

说罢，推开舱篷，举足跨了出去。

楚玉祥探首看去，原来小船已停在一座小岛前面，无数礁石，像星罗棋布般露出在浅滩上，还有极浅的潮水，在石隙间流动，绿袍老人身如行云，朝路上定去，而且走得极快！楚玉祥跟着跨出船舱，脚尖点着礁石，跟在绿袍老人身后，追了上去。

他这一点足，才发现自己身子轻得像飞絮一般，轻轻一点，就飞掠出去三丈多远，心知在船中七天行功，无殊脱胎换骨，功力精进到大出自己意外，自是大

喜过望，只是轻蹬巧纵，一路跟着绿袍老人掠去。

这样差不多飞掠了一二十丈远近，便已到了干地。绿袍老人脚下依然丝毫没停，两人一前一后走了约莫二里来路，已经到了一座小山山麓，一面是数十丈的峭壁，一面是浓密的树林。

绿袍老人引着他穿林而入，地势逐渐向上，走了一会，已穿过树林，到了一处山沟，左首赫然出现一个山洞的洞口。绿袍老人跨入洞中，楚玉祥跟了进去，只见这石洞外仄内广，里面足有四五丈见方，阳光从洞窟照入，倒也并不黑暗。

楚玉祥福至心灵，朝绿袍老人纳头便拜，口中说道：“师父在上，弟子楚玉祥给你老人家叩头。”

说着恭恭敬敬地叩上几个头。

绿袍老人哈哈大笑道：“小子，你叫老夫师父？哈哈，就算是师父吧，起来，起来，为师有话跟你说。”楚玉祥站起身。

绿袍老人伸手一指石壁，说道：“那还有一间小石室，就是你练功的房间，你太素阴功，初得门径，仍须继续不断的修习，咱们只有三个月师徒之缘，你必需在这三个月之内，把为师的本领学了去，能学多少，就是多少，从现在起，白天习武，晚上练功，不可丝毫懈怠。”

楚玉祥唯唯应“是”。

绿袍老人道：“为师这一门武学，只有三刀，十三剑，使掌须有极强的内力，使剑更非内功精纯不可，否则掌剑妙处就运使不出来，你目前内功总算已小有成就，尽这三个月的时间，看看你是否学得会了？”

楚玉祥心想：“三刀，十三剑，三个月时间还怕练不会么？”绿袍老人接着又道：“好了，为师先传第一招掌法，你记住了？”

说完，左手缓缓抬起，划了两个圈，又缓缓朝前推出，他在示范招式之际，一面给楚玉祥解说，如何运气，如何发掌，把这一掌说得好像极为难练。

楚玉祥心中暗道：“看这一招的手式，如此简单，师父怎么会把它说得如此难练呢？”

一面只是静心聆听，牢记师父的每一句话。听到后来，才渐渐觉得这一记简单招式，招式虽然简单；但在划圈和立掌推出之际，必须运起神功，把真气贯注手臂，随着掌势的划动，真气流注，也随着变易，等到立掌推出，真力便须完全注到掌缘，要使手掌像刀一般锋利。

原来师父说的“三刀”原来竟是三记掌法。

第二章 两个师父

楚玉祥跟义母阮夫人练过鹰爪门的武功，鹰爪门使的都是手法，因此对掌法的运用，还能领悟，于是等到绿袍老人讲解完毕，他就依照使招，但听来明白，等到你练习之时，就不是这么一会事了，不是运气凝功，无法配合手势，就是划的圈不对，推出的手掌不合。

绿袍老人看他使的不对，就立加校正，那知练来练去，始终不得要领。

绿袍老人微微一笑道：“你以为这一招很简单么？凡是越简单的东西，一定会越难练，为师且助你一臂，你就能领悟得快些了。”

说完，举手按在楚玉祥“灵台穴”上，一股滚滚真气直透左臂，一面要楚玉祥依照式样划圈推掌。

楚玉祥依式使招，果觉一股真气随着自己手势运行，等到立掌推出之时，耳中听到“嘶”的一声，真气居然从掌缘发出，透掌而出！

绿袍老人呵呵一笑道：“你现在应该体会得到了。”楚玉祥这回确实体会到了，他只觉师父传来的真气，循臂而上，是随着手势逐步上升，等到立掌推出，真气也正好到达掌缘，透掌而出。

这正是自己知道如何做，而无法做到的，但经师父真气这一引导，便完全体会出来了，这就说道：“经师父这一指引，弟子已可领悟了。”

绿袍老人点头道：“能领悟就好，你好好练吧！”说完转身朝左壁一个石窟走去。

楚玉祥不敢怠慢，只是依照师父的口诀，和方才引导真气贯注手臂，由臂而腕，由腕而掌的路线，一遍又一遍的苦练，也不知练了多少时间，渐渐的总算基本合式了。一看日头，竟然业已偏西，腹中觉得饥饿，不觉停了下来。

只听左首石窟中传出师父的声音笑道：“徒儿，你怎么停下来了？是不是肚子饿了？”

楚玉祥应了声“是”。

绿袍老人已从左首石窟中走出，含笑道：“这座岛屿，孤悬海外，人迹罕至，吃的东西，可说遍地皆是，你随为师来。”他走至洞口，俯身取起一把生了铁锈的铁锹，朝外行去，一面说道：“外面这片松林，就有吃不完的茯苓，松子，左首石壁下还有黄精，如果你想换换口味，只须走远些，西首一片平地，还有不少野生的果树，桃李成蹊，地上有野粟、蕃薯，就是住上十年二十年，也够你吃的了？”

楚玉祥听得暗暗叫苦，心想：“看来这三个月，只能吃黄精、茯苓裹腹了。”

绿袍老人领着他来至林中，在一棵高大的松树底下，掘了几锹，便掘到了一大堆茯苓，然后又领着他在石壁下掘了一堆黄精，又采了许多松子，才回转石窟。

绿袍老人要楚玉祥把掘来的茯苓、黄精，在石窟里首岩壁下一个小水潭中，洗去泥土，就拿起一个吃起来。楚玉祥从未吃过，觉得新鲜，也拿起一个黄精，咬了一口，只觉入口微甘，细嚼之后，还有一股清香气味，也就吃了个饱。

不多一会，天色已经渐暗下来。

绿袍老人令他把吃剩的黄精、茯苓、松子收起，就到右首石室中练功。

右首这个石室甚是狭窄，大概只容得一个人坐卧，除了中间放着一个圆形的石蒲团，就别无他物。

楚玉祥忽然发觉自己不用点灯也可以看得见事物，心里不由一怔，继而大喜过望，心知船上这七天工夫，内功精进甚多，师父说自己“太素阴功”初得门径，

自己不过初得门径，就已目能夜视了。

当下不敢怠慢，就在石蒲团上盘膝坐好，缓缓调息，运起功来。

那知时间稍久，人坐在石蒲团上，渐渐感到寒冷，这股寒意竟是从石蒲团上传来的。

他觉得奇怪，照说在石上坐久了，就不该冷了，仔细用心检查，才发现石蒲团中似有一缕阴寒之气，由“尾庐穴”传入，散布全身。

这缕寒意似有若无，初时因自己正在运功行气，自己练的又是“太素阴功”，寒意不知不觉渗入自己真气之中，还并不觉得，时间一久，渗入的寒意渐渐积多了，才感到身上有了寒意。

心中不禁惊疑起来，自己是不是应该停下？还是继续运功，不去理它？但继而一想：“师父要自己在这间石室中练功，莫非另有深算？那么身上虽觉寒冷，就应该继续支持下去。”一念及此，就忍着寒冷，一心一意的调息行功，再也不去管它。

阴寒之气，不绝如缕，不断的从“尾庐穴”渗入，进间越长，体内积聚的寒意越多，因为他一直在运行真气，混合在一起，运转全身，直冷得他身子不住的发抖，连牙齿都在一直打战。

楚玉祥咬紧牙关，运功不歇，等到天色渐渐黎明，他已经冻得嘴唇发紫，但一个晚上，总算给他坚忍着支撑过去了。他缓缓跨下石蒲团，揉揉冻得发麻的四肢，走出石室，又去练那一记掌法，经过一夜运功，这招掌法，行气发掌，居然有如水到渠成，立掌推出之时，隐隐有一股真气，从掌缘透出，使得似是比昨晚熟练多了，心中方自一喜！只听绿袍老人呵呵一笑道：“真是难得，这第一招掌法你居然只化了一天时间，就练得已经差不多了。”楚玉祥急忙转过身去，垂手叫了声：“师父。”绿袍老人含笑问道：“你昨晚感觉如何？”

楚玉祥道：“弟子正要禀告你老人家，弟子昨晚坐在石蒲团上练功，先前还不觉如何，后来越坐越冷，几乎忍受不住……”

“哈哈！”绿袍老人大笑道：“但你结果还是忍住了，是不是？”

楚玉祥道：“弟子发觉那石蒲团中似有一缕阴寒之气，渗入体内，心想师父要弟子在这间石室中练功，也许是另有深意，所以弟子勉强忍住了。”

“很好，你果然不负为师一番苦心。”

绿袍老人点着头，嘉许的道：“那石蒲团下，本是一处泉眼，可能通向地底，经常有阴寒之气从泉眼中宣泄喷出，为先师发现，就用这个石蒲团把它盖住，正好本门练的是‘太素阴功’，这阴寒之气给石蒲团压住，阴气透石而出，为数极微，练习本门阴功，正好缓慢吸入地底阴气，收为己用，对本门阴功，可说有事半功倍之效。”

楚玉祥道：“原来这里是师祖修真之处。”

绿袍老人微微颌首道：“这里也是为师修真之处，你三月之后，另有去处，为师就不再出去了。”

楚玉祥觉得师父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似乎极为伤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绿袍老人挥挥手道：“快去洗把脸，吃过早餐，为师就可以教你第二招了。”

楚玉祥走到水潭边，掬水洗了把脸，早餐当然又是黄精、茯苓、松子，师徒两个吃了个饱。

绿袍老人就开始传他第二招掌法，楚玉祥用心谛听，这回因第一招有了基础，很快就能领悟，就独自用功练习。绿袍老人出去采了许多不知名的山果回来。

一天过去，晚上楚玉祥又在右首小石室中跌坐练功，现在他知道这石蒲团下面渗上来的阴寒之气，对自己练习“太素阴功”，有极大的益处，自然要竭力忍受。

这样直到七天之后，练功时坐在石蒲团上，虽然还觉寒冷，但已经不觉奇寒澈骨了。师父传给他的三刀——三记掌法，也已经练习纯熟，火候虽浅，却能够收发由心。

第八天早晨，绿袍老人命他到洞外去折了一支三尺长的松枝，说道：“当年为师这太素三刀，就足足化了一个月时光，你却只有七天工夫就练会了，可见你天资聪明，领悟力极强，但你虽然学会了，今后仍要继续的练，才能精益求精。从今天起，为师就传你十三剑了，当年为师练这十三剑，就化了两个月功夫，才练会的，以你的悟性，一天练一招，十三天就可练会了，为师说的练会，只是能够记住练法，基本合式而已，至火候如何，那就要靠你自己去练习了；但你仗着悟性，可以把三刀、十三剑在一个月内练会，惟有内功，是无法速成的，你仍须在这里练上三个月，才小有成就，好了，现在你听仔细，更须看得仔细，为师传你第一招剑法……”

当下他口中说着练剑的要诀，和第一招如何发招，有几个变化，如何配合身法，如何使气，一面把手中松枝随着讲解，随手划出。楚玉祥从未学过剑，自然用心谛听，把师父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牢记在心。

绿袍老人讲解完毕，就把松枝递给楚玉祥，要他依样练习。

楚玉祥就依照师父讲解的使剑方法，依样葫芦使了一遍。绿袍老人欣然道：“很好，虽然有些小地方还差了些，但大致已经不错了。”

于是一面要楚玉祥继续练剑，一面随时加以纠正。这一招剑法，足足教了半个时辰，楚玉祥才算学会，绿袍老人就要他自己反覆练习。

话休絮烦，绿袍老人每天传他一招剑法，楚玉祥专心一志的练剑，剑法愈到后来，变化愈多，他都能一一记住，十三天时光，果然把十三剑都练会了。

这座孤岛之上，罕有人迹，但有吃不完的黄精、茯苓、松子、野果，这一段期间，楚玉祥断绝人间烟火，功力却随着精进甚速，晃眼已经三个月。

这天绿袍老人含笑说道：“徒儿，今天是你到这里来，正好满三个月之期，为师要送你到另一个地方去。”楚玉祥道：“师父要送弟子到哪里去呢？”

绿袍老人道：“为师不是和你说过么，当年为师发现你的时候，同时也有一个祖老道要抱你去做徒弟么？现在为师的本领，你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为师答应三个月以后，把你送到老道士那里去，那老道的武功，不在为师之下，你再去跟他学上三个月，身兼两家之长，江湖上就很少人是你的对手了。”

楚玉祥问道：“他住在那里呢？”

绿袍老人道：“远着呢，咱们还是要坐船去。”楚玉祥道：“那船家还在那里么？”绿袍老人含笑道：“他是为师的记名弟子，为师没叫他回去，他自然等在那里了。”

师徒两个离开石窟，穿林而出，来至一处岩下泊船的地方，只见那船家看到绿袍老人恭敬的行了一礼。楚玉祥看他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生得紫脸浓眉，中等身材，甚是壮健。

绿袍老人含笑道：“徒儿，他就是为师的记名弟子丁盛，你叫他丁师兄就是了。”

楚玉祥慌忙朝丁盛作了个长揖，叫道：“小弟拜见丁师兄。”

丁盛伸出一双又粗又厚的手来，一把握住了楚玉祥的手，说道：“楚师弟，

你蒙师父垂青，练成不世神功，可喜可贺。”楚玉祥只觉他为人十分爽直。也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绿袍老人呵呵笑道：“丁盛，你羡慕小师弟，以为为师不肯传你功夫了？”

丁盛吓得连忙跪了下去，说道：“师父在上，弟子不敢，也决无此心。”

绿袍老人笑道：“起来，为师一向行踪无定，所以你叫了为师几年师父，为师并未传你一艺，这趟送你小师弟前去昆崙，回来之后，为师就不再出山了，那时就可以传你几手，总不至于让你白叫师父的了。”

丁盛听得大喜过望，急忙爬在地上，连连叩头道：“弟子得蒙师父教诲，那是弟子天大的造化了。”

“好了。”绿袍老人道：“咱们上船吧！”

丁盛站起身过去推开船篷，让师父和小师弟进入船舱，然后又推上了船篷，小船就缓缓划出海去。

绿袍老人含笑道：“你莫小看了丁师兄，他在江湖上名气可着实不小呢，长江上下游，只要提起过江龙丁盛，没有人不知道的，以后你行走江湖，有什么事，只管到太湖去找他。”楚玉祥唯唯应“是”。

绿袍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块紫红色的竹牌，交到他手上，又道：“你跟祖老道学三月，期满之后，可持此竹牌，去安徽北峡山裴家堡，找裴三省，向他取回为师寄存的一柄长剑，作为随身兵刃，这块竹牌，是为师昔年的信物，妥为保存，不可遗失了。”

楚玉祥双手接过竹牌，藏到贴身之处。

这一趟水程，足足走了三天三夜，绿袍老人船中无事，除了坐息练功，就给他讲解江湖上的规矩，和许多禁忌，以及武林成名人物的模样、武功等等，这些都是楚玉祥闻所未闻的故事，自然听得津津有味。

第三无清晨，船已靠岸。绿袍老人带着楚玉祥舍舟登陆，吩咐丁盛先行回去，自己送楚玉祥到了昆崙，可能前去太湖一行。

丁盛听得喜出望外，恭敬的道：“师父能莅临太湖，正是弟子的荣幸，弟子就在太湖恭候师父法驾。”

绿袍老人道：“为师不喜俗套，你不许张扬。”丁盛连声应“是”道：“弟子遵命。”

绿袍老人带着楚玉祥由崙山头启程，一路东行，晓行夜宿，这天来至昆崙山下，但见峰峦秀拔，群崙叠翠，山势峻拔，雄峙东海！

正在顾盼之间，只见一名樵夫迎面而来，看到两人，就笑着道：“厉神君刚来么？祖道长已经恭候多日了。”他迎面而来，擦身而过，这句话说完，人已行云流水，走出去十数丈外。

绿袍老人浓哼一声道：“这点能耐，也要在老夫面前卖弄？”楚玉祥道：“他是什么人呢？”

绿袍老人道：“大概是祖老道不长进的门人了？”楚玉祥听他口气，似乎对老道士很不满意，当下也就不敢多说。

绿袍老人登山越岭，如履平地，走得极快，楚玉祥跟在他后面，居然不费力气，也能跟得上了。两人这一阵奔行，已由南麓转向东麓，只见一座碧瓦黄墙的道观，矗立在青嶂翠柏之间，上书“青牛宫”三个大字。

绿袍道人领着楚玉祥刚到青牛宫门口，只见一名青衣道人迎了出来，稽首道：“来的可是厉神君和楚施主么？观主恭候多时了，快请里面奉茶。”

另一名青衣道人立即急忙往里飞奔而去。

绿袍老人和楚玉祥由那青衣道人陪同，刚从大殿左首长廊，转入第二进，只听一声呵呵大笑，一个白发簪髻，脸色红润，长须飘胸的灰衣老道人急步迎了出来，连连稽首道：“神君光降，贫道迎迓来迟，多多怒罪。”

绿袍老人跟着大笑一声道：“你还当老夫霸占了你的徒儿不肯送来了么？”

灰衣老道道：“神君信人，贫道怎敢有此怀疑？”说话之时，已经进入一座小院落中，阶砌放着几盆春兰，一片清清的幽香，沁人心脾！

灰衣老道引着绿袍老人进入一间居室中，一面抬手肃客道：“神君请上坐。”

分宾主坐下，绿袍老人一指灰衣老道，说道：“徒儿，还不过去拜师么？”

楚玉祥依言走到灰衣老道面前，恭恭敬敬的跪拜下去，叩头道：“师父在上，弟子楚玉祥给你磕头。”灰衣老道看到楚玉祥面有凄然之色，等他拜完，才衣袖一拂，含笑道：“徒儿起来吧！”

楚玉祥规规矩矩的站起，垂手站到边上。

灰衣老道这衣袖一拂，不觉面露惊喜之色，呵呵大笑道：“神君只化了三个月时间，居然把此子调教得内力已有四五成火候，当真大非易事，放眼天下，只怕谁也无法能有如此能耐，好叫贫道钦佩无似。”

绿袍老人闻言哈哈大笑道：“老道士一向从不服人，现在居然服了老夫了？”

灰衣老道道：“据贫道猜想，神君必然用了什么方法，助长此子真气，否则不可能会有此火候，神君对此子当真可说费了一番心思，贫道沾神君的光，却可省事多了。”绿袍老人起身道：“徒儿已经交给你了，老夫该走了。”灰衣老道跟着站起，稽首道：“神君难得光降，怎不用了素斋再走。”

绿袍老人笑道：“老道士不用客气。”

回身朝楚玉祥道：“徒儿好好跟老道士师父练习，他学的是玄门正宗功夫强过为师的野狐禅甚多，你要多用功才是。”楚玉祥垂手道：“弟子自当谨记。”

只听灰衣老道说道：“神君好走，贫道那就不送了。”楚玉祥听得奇怪，抬起头来，绿袍老人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灰衣老道脸含微笑，颌首道：“厉神君一身功力，果然已臻化境，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

只听绿袍老人的声音笑道：“老道士这句话，不失为持平之论！”

这句话声音听来极为遥远，似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灰衣老道含笑道：“他这句话少说也在一二里之外传来的了。”楚玉祥听得暗暗咋舌不止。

灰衣老道蔼然道：“徒儿在这里也以三个月为期，三个月时间，未必学得了什么，但只要肯用功，和十年也差不了多少。”

楚玉祥听他语含玄机，虽然听得不大了解，但还是唯唯应“是”。

灰衣老道抬目叫道：“一凡”。

只见一个青衣道童急步走入，应道：“弟子在。”灰衣老道一指楚玉祥，说道：“他是你师弟楚玉祥，你比他先进门，就是小师兄了，现在你带他先去卧室、膳堂等处，认识环境，今后你们在一起练功，就有伴了，午饭之后，你再领他到这里来。”

楚玉祥看他不过十三四岁；但先进山门为大，自己是该叫他师兄了，这就拱手道：“小弟见过师兄。”一凡脸现稚笑，说道：“你还是叫我小师兄的好，我年纪比你小，进门比你早，光叫师兄，听起来很别扭，加上一个小字，那就差不多，好、师弟随我了。”

楚玉祥觉得这位小师兄人挺和气，而且稚气未脱，甚是可亲，这就跟着他走出静室。

一凡领着他看过卧室，那是在一凡的隔壁，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木榻，但却是一人一间，那自然为了练功，没有相扰之故，一凡又带他到膳堂、厕所和盥洗等处走了一遍，然后又回到卧室。

一凡说道：“师弟，现在吃午饭的时间还早，咱们坐下来聊聊，你以前练过武吗？”

楚玉祥道：“小弟前面有一位师父，学了三个月，今天就是师父送我来拜师的。”

“你已经有一个师父？只跟他学了三个月？”一凡奇道：“怎么又送你来拜师呢？”

楚玉祥道：“小弟也不知道，小弟在这里也只学三个月。”

“三个月能学些什么？”

一凡越听越奇，问道：“你之前的师父是谁呢？”楚玉祥脸上一红，说道：“小弟没有问师父，他老人家一直穿着一身绿袍，这里的师父叫他厉神君，小弟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

一凡吃惊的道：“绿袍神君！”

楚玉祥点头道：“好像是的，小师兄也知道么？”一凡道：“我只是听说过，绿袍神君很厉害，武林中人听到他的名字都很害怕，师弟怎么会拜他为师的呢？”

楚玉祥道：“这是二位师父约好了的，要小弟拜二位师父为师，由二位师父传小弟的武功。”

一凡听得更奇，搔搔头皮，说道：“这就奇怪了，师父和绿袍神君共同收师弟做徒弟，哈，师弟，你造化不小，啊，你跟绿袍神君练了三个月，现在算是满师了，是不是？”楚玉祥点点头道：“大概是吧。”

一凡听得太喜过望，站起身来，说道：“师弟，来，咱们交手看看？”

楚玉祥道：“这个……小弟……不敢……”

一凡道：“没关系，咱们只交手一招就好，我试试你的武功，跟名闻天下的绿袍神君学了些什么？咱们师兄弟，点到为止，这怕什么？”

楚玉祥道：“小师兄，这个不成……”

“不要紧。”一凡扬着手道：“来，咱们只是点到为止，师弟，你接招！”

右手一伸，朝楚玉祥肩头探来。楚玉祥只好举手朝外封架。两人手腕一交，一凡口中“啊”了一声，托地往后跳开，说道：“师弟，你手腕怎么像冰一样好冷，我碰上你的手，就会冷得打寒噤！”

“没有。”楚玉祥道：“小弟手腕并不冷。”

一凡伸手摸摸他的手腕，果然一点也不冷，口中说道：“奇怪，刚才怎么会有这样冷的呢？来，咱们再试试看？”右手一翻前送，又朝楚玉祥肩头探去，他使的还是方才那一手，但这回却是用心探试个究竟出来。

楚玉祥自然还是举手向外封格。

两人手腕相交，一凡又“啊”了一声，托地后跳，满面惊异的道：“师弟，你练的是什么功？一碰到你的手腕，就像碰上寒冰一样。”

楚玉祥道：“小弟练的是‘太素阴功’。”

一凡吐吐舌头道：“师弟，你只跟绿袍神君练了三个月，就有这么厉害了，这‘太素阴功’，果然厉害得紧！”楚玉祥道：“小弟也不知道和人交手，别人会感到寒冷。”一凡道：“岂止寒冷，简直冻得人会跳起来。”说到这里，只听一阵灵板之声当当传来！

一凡一拉楚玉祥的手，说道：“师弟，该吃饭了，咱们快走。”

两人来至膳堂，只见许多道人鱼贯入室，各自在自己的坐位坐了下来。

一凡拉着楚玉祥在一张方桌旁坐下，桌上已有五个道人坐着。

两人各自装了一碗饭，回到桌上。一凡指着楚玉祥道：“诸位师兄，这是师父新收的楚师弟。”

一面又朝楚玉祥含笑道：“师弟初来，记不得大家的称呼，就叫大家一声师兄就是了，反正在观里的人，除了师父，你称谁师兄都没错。”

楚玉祥朝大家抱抱拳，叫了声：“诸位师兄。”那五个道人也一齐含笑还礼。

吃过素斋，一凡道：“师父要你饭后到静室去，现在可以去了。”

两人来至静室，灰衣老道说：“徒儿，你们吃过饭了？”两人都应了声“是”。

灰衣老道一指下首两把椅子，说道：“你们都坐下来。”两人依言退到旁边落坐。

灰衣老道目光朝楚玉祥投来，说道：“徒儿，你跟神君这三个月来的练功情形，说与为师听听。”

楚玉祥应了声“是”，就从清明到北固山扫墓说起，自己负伤倒地，等到醒来已经躺在船舱之中，绿袍老人如何教自己跌坐运气，每天都服用师父的药丸，不准吃饭，后来来到了一处海岛之上，那石蒲团有一缕寒冷之气渗入体内，据师父说那是地府阴气，可以助长自己练功……

一凡吐舌道：“难怪师弟手腕冷得像冰一样！”灰衣老道回首道：“你和师弟交过手了，对么？”一凡脸上一红，说道：“那只是徒儿想试试师弟学了什么功夫？”

灰衣老道微微一笑道：“你师弟练的‘太素阴功’已有四五成火候，你只要和他手掌相交，就会冷得直跳起来，对不？”一凡耸耸肩道：“师父竟似和看见的一般！”

灰衣老道又道：“今后你们师兄弟一起练功，时常要互相喂招呢！”

一凡摇摇头道：“师父，不，不，徒儿和师弟喂招，徒儿吃亏大啦，他练过‘太素阴功’，冷得要命，这个事徒儿不干。”灰衣老道莞尔一笑道：“以后不会了。”一面朝楚玉祥问道：“神君还传了你什么武功？”

楚玉祥道：“三刀，十三剑。”

灰衣老道道：“你练给为师看看？”

楚玉祥先练了三记掌法。

灰衣老道频频点头，一面说道：“十三剑呢？”楚玉祥拳目环顾，说道：“师父，十三剑弟子没有剑……”

灰衣老道微微一笑道：“手中无剑，手指即是剑，难道是定要用剑才能使用吗？”

楚玉祥应了声“是”，略为思索，便正身沉气，右手捏了个剑诀，以指代剑，展开十三剑剑法，一路使了下去，果然指风砭然，一支手臂宛如长剑，使得开关自如。一凡站在一边，看得极为神往，由衷赞道：“师弟，你身手已经不同凡响了。”

灰衣老道直等他演练完毕，点头笑道：“厉神君果然倾囊相授，把他一身绝艺都传给你了，不过这一来，你这里就得多耽一个月时间了。”

楚玉祥应了声“是”。

灰衣老道含笑道：“你可知为什么要在这里多耽一个月，是为什么吗？”

楚玉祥道：“弟子愚鲁，还请师父指点。”

灰衣老道道：“因为为师练的功夫，和厉神君完全不同，从明天起，你要把厉神君教你的功夫，悉数忘记干净，等于从头开始，直到三个月后，再把两种功夫，同时并进，就需一个月时间加以温习，方能左右逢源，随心所欲。”楚玉祥又应了声“是”。

一凡问道：“师父，师弟在一个月之内，就能把两种功夫融会贯通了吗？”他是因师父说：师弟只要一个月时间就可把两种功夫使得随心所欲心里大是惊异。

“哈哈！”灰衣老道大笑一声道：“你师弟行走江湖，厉神君和为师两种截然不同的功夫，越是不能融会贯通越好，等他功力精进，自会融会贯通，那是以后的事了。”这话一凡听不懂，但他却不敢再问下去。

灰衣老道挥挥手道：“好了，你们师兄弟可以出去了。”一面朝楚玉祥道：“玉祥，今晚你不可再练厉神君的‘太素阴功’，到得子时，为师自会来指点你练功诀窍，这一个月，你要全心全意练功，从第二个月开始，方可练习本门武功，你们去吧！”

楚玉祥、一凡起身辞出。

当天晚上，楚玉祥遵照师父的吩咐，不敢再练“太素阴功”，只是在木榻上静静的坐着，快到子时，灰衣老道果然飘然走了进来。

楚玉祥慌忙跨下木榻，口中叫了声：“师父。”灰衣老道一摆手道：“你坐着莫动，为师要封住你手三阴，足三阴六处穴道，明天方可练为师的‘三阳神功’。”楚玉祥依言坐好，灰衣老道手指连弹，一连封闭了他六处经穴。

楚玉祥坐着的人，身躯陡然一震，就往后倒卧下去。楚玉祥虽倒下，心头却十分清楚，只听师父的声音在耳边说道：“徒儿，闭上眼睛，更不可运气，为师要助长你体内阳气……”

话声入耳，但觉师父一手按在自己百会穴上，一股炙热的气流，滚滚输入体内，循着督脉，像潮水一般，由大江涌向各处支流。

这股热流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愈来愈热，滚得发烫，楚玉祥一个人像被投放了洪炉，五内如焚，热到无法形容，每一根血管都胀满得快要爆炸了，他张口要想叫，也发不出声音来。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又隐约感到有一双像烧红的烙铁般的手掌，在自己身上不住移动，每逢一处穴道，都要停留上好一会，这一停留，楚玉祥就感到皮肉都要被烤焦了，热气直逼骨骼，炙得连骨头都快要焦了，但唯一的好处，经手掌按摩过的地方，血管快要胀裂之感，随着手掌的移动，逐渐消失了。这样又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不觉沉沉睡去。当他被人拍着肩膀，惊醒过来，发觉身子已经不是躺在榻上，他急忙睁开眼睛，但觉四周还是黑沉沉的，晚风吹到身上，微有凉意，原来自己坐在一处山顶之上，边上有人扶着自己，那就是灰衣老道——师父。

楚玉祥慌忙叫了声：“师父。”正待站起。

灰衣老道点头道：“你醒过来了，快盘膝坐好，天快亮了，为师练的是‘纯阳玄功’，必须每天日出，面向东方，吸气练功，现在快到日出的时光，你要依着为师的口诀，做吐纳功夫。”

楚玉祥依言面身正东，盘膝坐好，灰衣老道嘴皮微动，一缕“传音入密”的声音，在楚玉祥耳边响起，教他如何吸气，如何导引归窍，每一句口诀，都解释得十分详细。东海头渐渐涌起一轮红日，楚玉祥依照师父的口诀，缓缓吸气，吸到第三口，似有一缕比针还细的热气，直贯丹田，刹那之间，只觉全身一阵炽热，

心知昨晚师父已在自己体内，贯输了阳气，此时再一吸入阳气，就把体内的阳气一齐引发了。

这和当日跟随绿袍师父练习“太素阴功”差相仿佛，只是当日运行真气，走的纯是阴经，如今手足三阴经脉，已被师父封住，引导阳气走的纯是阳经而已。

他从小练的入门功夫，原是灰衣老道送给他的那册基本功夫，因此这时练起“纯阳玄功”来并不觉得吃力，只是照着师父口诀，澄心静虑的做去。

好在有师父在旁指点，很快就做对了，只是手足三阴经脉被封，运起气来，总是有些困难；但这种困难，必须自己慢慢的去克服，要有相当的时间，才能习惯。

这一天，楚玉祥一直练到正午，灰衣老道才叫他停止，一面含笑道：“为师先前还已为你练成厉神君的‘太素阴功’，再练为师的‘纯阳玄功’，一阴一阳，正好背道而驰，练习起来，不大容易，没想到你悟性极高，居然一练就会，好了，现在咱们可以回去了，明天清晨再来练习，每天下午你可和一凡到山上多去走走，不宜练功。”

楚玉祥问道：“师父，下午为什么不宜练功呢？”

灰衣老道蔼然笑道：“你从前练的是太素阴功，为师虽然封住了你几处阴脉，但你初练纯阳玄功，尚未熟练，下午阴气较重，所以不宜练习了。”

师徒两人回转青牛宫，午饭之后，一凡悄声问道：“师弟，师父今天传你功夫了？”

楚玉祥道：“是的，师兄，你初练纯阳玄功的时候，下午也没事可做么？”

一凡道：“我还没练过纯阳玄功，现在练的还是基本功夫。”

楚玉祥问了他练功的情形，原来只是师父当日送给自己那本小册子上的练气基本功夫，心中寻思：“对了，一凡师兄只是比自己先入师门而已，其实他年纪小，练的自然只是基本功夫了。”

一凡低笑道：“我如果练了纯阳玄功，昨天就不会输你了。”

楚玉祥道：“小师兄，师父交代每天下午都要你和我一起上山走走。”

一凡笑嘻嘻的道：“我知道了，师父就是要你和我比赛脚程了。”

楚玉祥奇道：“比赛脚程？”

“是啊！”一凡笑道：“凡是投到师父门下的人，每天下午都要到山下去跑，我就跑了一年多。”

楚玉祥道：“你和谁比赛脚程呢？”

一凡道：“师兄呀，这观里的道人，个个都有一身本领，轻功很高，那时是一尘师兄，领着我去跑的，先前走的还是山路，后来尽走那些断岩危崖，纵跃如飞，他说他是从小就跑惯了，闭着眼睛都可以跑，我不相信，就用手帕缚住他的眼睛，他果然一样纵跃如飞，跑得很快。”

楚玉祥道：“这里的道士，都会武功，都是师父教的？”一凡道：“我们是全真派，自然都会武了，不过不是师父教的，是观里的一位传功师父教的，听说他是师父的同门师弟，我也不是师父教的，是跟着大家练的。”

两人边说边走，出了牛青宫。

一凡道：“师弟，我们就开始了。”

说完，快步朝山径上走去。

楚玉祥心想：“比赛脚程，我未必会输给你。”跟着他身后快步追了上去。

这一展开脚程，立时感觉不对，那是因为自己身上阴脉被师父封闭了，行动大是不便，连从前的力气，一点也使不出来，走了没有多远，就累得气喘如牛，

汗流夹背，这才知道师父要自己和一凡跑山，乃是要自己养成习惯，封闭了阴脉，一切行动要和没有被封闭一样。一凡停下步来，回头笑道：“师弟，你没跑过山路，我知道你跑不过我的。”

楚玉祥是个好强的人，也没说穿自己被封闭了阴脉，只是勉强笑道：“你是师兄，已经跑了一年多，自然比我快了。”从此每天天色黎明，就跟师父到山顶去练功，下午就和一凡在山上跑，经过一个月下来，他内功逐渐精进，纵然被封闭了阴脉，行动也渐渐习惯了。

一个月时间，很快过去，这天午餐之后，灰衣老道把他叫到静室之中，取出两页剑谱，含笑道：“从今天起，你不用再去跑山了，这是本门‘全真剑法’总诀，也是本门剑法的根本关键，剑法只有三十六招，但其中变化繁复，已包括全在内，必须背熟了才能练剑，你务必背得滚瓜烂熟，明日午后再来，为师传你剑法。”

楚玉祥双手接过，口中应了声“是”，就退了出来，回到房中，才低头看去，只见上面写着：“全真剑法总诀”，一路看去，两张纸上，写得密密麻麻，足有三四千字，中间还有许多细字注解，和朱笔圈点。

楚玉祥自幼读过经史子集，但看这篇剑法总诀，却文字深奥难涩，纵有注解，但其中道理，还是无法领悟。当下也不去管它，不求甚解，从头到尾，连同细字注解，都默默背诵，他人本聪明，背诵了一遍又一遍的，一直念到黄昏时候，已可背得一字不差。

晚餐之后，又接着背诵了几遍，直到自己认为已经滚瓜烂熟，才收起剑诀。

第二天午后，楚玉祥拿着剑诀，来至静室。

灰衣老道含笑问道：“徒儿，你可曾把剑诀背熟了？”楚玉祥双手递上剑诀，说道：“弟子已经背熟了。”灰衣老道点点头道：“好，你背给为师听听？”楚玉祥从头到尾背了一遍。

灰衣老道看他确已全部背熟，说道：“这一个月之中，你一面练剑，一面要背诵口诀，务使所学剑招，和口诀互相对照，朝夕再念上几遍，这样才能终身不会忘记。”楚玉祥又应了声“是”。

灰衣老道取出一把竹剑，说道：“你随我到院子里去。”举步走出院子。

楚玉祥跟着师父走出。

灰衣老道手举竹剑，先传了他三招剑法，一面又把每一招的变化，一一给楚玉祥详细剖析。

楚玉祥跟绿袍师父练过十三招剑法，对用剑一道，本已有了良好基础，自然并不觉得困难。

只是这三十六招剑法之中，每一招除了剑法，左手还暗藏了指法和擒拿手法，忽指忽掌，随着剑法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名虽三十六招剑法，事实上，还包含了三十六招指掌手法。好在楚玉祥从前跟师娘练过鹰爪门的功夫，左右两手同时并练，方法虽异，却变成替楚玉祥先打了底子一般。灰衣老道规定他一天练三招剑法，十二天时光，已把一套《全真剑法》，完全练会。

从第十四天起，（他第一天只是背诵剑诀，从第二天开始练剑，前后共为十三天）每天午后，灰衣老道就要一凡和他喂招。

话休烦絮，一个月时间，又很快过去，楚玉祥内功、剑法，都进步得很快。

灰衣老道看得甚为高兴，把楚玉祥叫到静室之中，说道：“徒儿，你到青牛观来，已经多少日子了？”

楚玉祥道：“今天已经是第三个月第一天了。”

“不错。”灰衣老道点头道：“这两个月来，你勤奋好学，加上天资颖悟，和为师预期的差不多了……”

说到这里，忽然抬目问道：“剑法总诀，你都背熟了？”楚玉祥道：“弟子背熟了。”

灰衣老道又道：“每一句都能对照剑法，使出来吗？”楚玉祥道：“最近几天，已经都能依照口诀变化，使得出来了。”

灰衣老道又问道：“从今以后，是不是再也不会忘记了。”楚玉祥道：“弟子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再也不会忘记？”“哈哈！”灰衣老道大笑一声道：“很好，为师现在要你背熟的口诀，全都忘记了，你办得到吗？”

楚玉祥不觉一怔，问道：“师父要弟子把口诀全数忘了？”“不错。”灰衣老道接着道：“剑法既有法度，必有迹象可寻，岂是上乘剑法？从今天起，为师要教你一招最上乘的剑法，因此你必须把这总口诀和所学的剑法，全数忘记了，才能练习。”

楚玉祥口中暗道：“既然要把它全数忘记，当时又何必化一个月工夫的背诵和苦练呢？”但这话他没敢说出口来。灰衣老道含笑道：“徒儿，你心中一定在想，今天为师要你忘记从前背诵的口诀和勤练的剑法，当时不学就是了；但这就大有不同，你练的‘全真剑法’，乃是剑术的根本，要练上乘剑法，必须先有精深的剑术作基础，你有了厉神君的十三剑，和三十六招《全真剑法》作基础，今天才能练习上乘剑法，譬如写字，你必须把正楷写好了，才能写行书，会了行书，再练草书，就并不觉得困难了。”

楚玉祥道：“弟子愚昧，听了师父的话，茅塞顿开。”灰衣老道道：“所谓上乘剑法，就是剑法无法，所谓一招，其实并无一定招式，这就是一个‘化’字，千变万化，随心所欲，不受剑法的拘束，不在常规之内。”

楚玉祥听得一呆，为难道：“这要如何练法？”

灰衣老道微微一笑道：“这招剑法是祖师王重阳真人在烟霞洞修真，悟道时悟出来的上乘剑法，祖师创立全真教，手创《全真剑法》三十六式，传授门下七人，是为七真，惟有真人独得祖师这一招剑法，因为昆崙山雄夸东海，名之《东方第一剑》……”

说到此处，从怀中取出一张发了黄的绢纸，授与楚玉祥，又道：“这上面只此四句口诀，并无招式，每一句口诀下面，有历代祖师的注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拿去仔细研究，这只是初学之时，可以使你触类旁通，但到了临敌之时，这注解又用不着了，因为临机应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全仗你自己去参悟了。”

楚玉祥双手接过。

灰衣老道又道：“这口诀你要在一个月內，参练纯熟，不过从今天起，你就不用再和一凡喂招了，这是本门不传之秘，未经为师允准，不准给任何人观看，你可在每天午后，到为师的小院中独自练习。”

楚玉祥又应了声“是”。

灰衣老道又道：“还有一点，为师也要和你说了，你从今天起，练成了《东方第一剑》，并不是说你跟厉神君学的十三剑，和《全真三十六剑》都用不着了，行走江湖，这两套剑法，还是有用的，只是遇上极强的敌人，方可施展《东方第一剑》因为它剑无常式，使人无可封解，稍不留神，出必伤人，你要特别牢记在心。”

楚玉祥道：“弟子永远记看师父的训诲。”

一个月很快的过去。

楚玉祥对有剑招之意，无剑招之形的《东方第一剑》四句口诀，也渐渐揣摩精练，稍有心得。

这天，灰衣老道又把他叫到静室之中，说道：“徒儿，到今天为止，你来了已经三个月了，照说，你应该下山了，这是当年为师和厉神君约定的，因为为师和厉神君两种神功，适得其反，要把我们两人的神功，练到一人身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你终于练成了。如果再有二三十年的修为，把厉神君和为师的一阴一阳，一邪一正两种神功融合为一，那你就可成为旷古绝今第一人了。

从今天中午起，为师就要替你解开封闭的六条阴脉，你就要每天从中午阳盛极而衰，一阴滋生开始，练厉神君传你的《太素阴功》，到半夜子时阴盛极而衰，一阳初生开始，练为师的《纯阳玄功》，这样周而复始，循环练习，不可间断……”

楚玉祥问道：“师父，这样弟子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

“不错。”灰衣老道从身旁取出一个葫芦形的小瓶，说道：“这是本派练制的辟谷丹，一天一粒，即可一天不需饮食，七颗同服，可有七天不饥，最多只能服用七颗，这本是本派弟子深山采药，以备不时之需，这一瓶共有五十粒，你拿着，正好练功七天，休息一天，可以温习你以前所练的武功，也以一月为限。你可以去了，中午为师自会到你静室中为你解开经脉。”

楚玉祥接过药瓶，正待开口，灰衣老道又道：“哦，徒儿，今天中午，你就不可再吃饭了，中午以前，先服七丸，以津液噙化，不可用水吞服。”

楚玉祥又应了声“是”，才退出。

中午前，他依照师父嘱咐，打开瓶塞，倾出七颗药丸，每颗都有梧桐子大小，乌黑有光，微可闻到一股沁人的清香，这就一下纳入口中，用津液慢慢噙化咽下。过没多久，灰衣老道从外走入，楚玉祥叫了声：“师父。”

灰衣老道道：“徒儿，你可曾服辟谷丹么？”

楚玉祥点头道：“弟子已经服了。”

“好。”灰衣老道道：“那你就到榻上去盘膝坐好了，为师替你解开经脉，你就可以练功了。”

楚玉祥依言在榻上盘膝坐好，灰衣老道缓缓伸出手去，连拍带摩，一连解开了他手足六条阴脉十四处穴道，说道：“好了，不过这六条经脉，封闭已达三月之久，此刻经穴初解，你要坐息一会，方可运功。”说完转身自去。

楚玉祥对“太素阴功”，已有六成火候，虽然经穴被封闭了三月之久，但一经运行，可气凝丹田，运转六条经脉，毫无困难，一直练到子夜，接着就练“纯阳玄功”，好在阴极阳生，本是自然之理，慢慢由微而盛，练到次日中午，再换“太素阴功”，这样周而复始循环不息的练了下去。初时由阴转阳，或由阳转阴，由极冷转为极热，再由极热转为极冷，稍稍感到不能适应，但两三天下来，渐渐也就习惯了。

七昼夜练功，休息的一天，温习两位师父所授的武功。这一个月时间，内功，剑法，都有长足的进步。

又是一个月了。

灰衣老道把他叫到跟前，取出两个药瓶，和一柄长剑，说道：“徒儿，你上山已经四个月了，今天该下山去了，这柄剑是本派铸剑师精铸的青钢剑，这两个药瓶，一瓶是辟毒丹，能解百毒，一瓶是治伤救死丹，都是行走江湖必备之物，可收好了。”

楚玉祥接过药瓶，收入怀中，然后又双手接过长剑。灰衣老道又道：“以你目前的身手，就是遇上一流高手，也未必会吃垮了，只是经验不足，那要慢慢磨

练的，江湖上人心叵测，有些人脸上生成凶戾之气，你可以一下就看出他是坏人，但也有人外貌忠厚，内收奸诈，那就防不胜防，惟一的处世之道，是逢人且说三分话，莫要逞能强出头，你只要记住这两句话，江湖虽险，天下可去了。”

楚玉祥道：“弟子自当谨记在心。”

灰衣老道又道：“你到这里已有四个月，可知为师道号么？”

楚玉祥道：“弟子只知师父是青牛宫观主，旁的就不知道了。”

灰衣老道含笑道：“为师道号半闲，许多人以讹传讹，因为师俗家姓祖，就叫成了祖半仙，好了，现在你可以下山去了。”

楚玉祥含着泪水，跪到地上，拜了几拜，才行站起，说道：“师父，弟子走了。”

灰衣老道点点头，含笑望着他。

楚玉祥脚步沉重，跨出静室，回到自己房中。

一凡早已在等着他，一眼看到楚玉祥红着眼，脚步沉重的走来，急忙叫道：“师弟，你今天就要下山去了？”楚玉祥点点头道：“方才师父把我叫去，就是告诉我今天可以下山了。”

一凡道：“这柄剑也是师父送给你的了？”

楚玉祥又点了点头。

一凡问道：“你是不是马上就要下山了？”

楚玉祥道：“是的，我回来是来拿包裹的，也正要去找小师兄辞行。”

他说话之时，眼睛一红，忍不住要掉下泪来。

一凡道：“师弟，我送你一程。”

楚玉祥道：“不用了，小弟自己会去的。”一凡道：“你来了以后，我们一直谊如兄弟，你下山去，我怎么可以不送？”

楚玉祥一手提起包裹，两人一前一后，走出青牛宫，楚玉祥回身道：“小师兄，小弟就此别过了。”“不忙。”一凡道：“我说过要送你下山的。”楚玉祥道：“古人说的，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小师兄真的不用送了。”

“不行。”一凡道：“我们边谈边走好了。”楚玉祥拗不过他，只得让他送自己下山。

一凡问道：“师弟下山之后，要到那里去呢？”楚玉祥道：“我想先回镇江去。”

一凡道：“镇江东海镖局？”

楚玉祥道：“是的。”

一凡唉了一声道：“我不知什么时候可以下山，下山一定会到镇江去看你的。”

楚玉祥兴奋的道：“小师兄，你一定要来。”一凡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下山呢？”两人边说边走，不过顿工夫，便已到了山脚。一凡脚下一停，说道：“师弟，我不送你，你多保重。”说这话的时候，他眼圈也红了。

楚玉祥忍不住流了泪来，朝他拱拱手道：“小师兄，我告辞了，你快回去吧！”

一凡朝他挥挥手道：“师弟，你只管走好了。”楚玉祥心头沉重，脚步更是沉重，渐渐离开了昆嵛山，一个人走向江湖。

镇江城里，还是和往昔一样，车水马龙，十分热闹；但楚玉祥回到东海镖局，却使他大大的感到惊异！东海镖局的大门，从他懂事起，几乎是没有任何一天不打开的，如今两扇黑漆大门却紧紧的闭着！

大门前有一根丈八高的旗杆，本来一年四季都飘扬着青绸黄流苏边，中间绣

了“东海”两个黑绒大字的镖旗，如今也只剩了一根光杆，连大门左首平日擦得雪亮的“东海镖局总局”白铜招牌也不见了。

自己只离开了七个月时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楚玉祥几乎不敢相信，他急步奔上石阶，举手爪着大门的寿环，当当的叩了两下，大声叫道：“里面有人么？”里面总算有了回音，问道：“来了，是什么人？”

楚玉祥忙道：“是我。”

两扇大门呀然开启，开门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汉，看到楚玉祥不禁惊喜的道：“是楚少爷，你回来了？”

楚玉祥认得他叫杜永，从前是趟子手，后来叫他在家里管管事，这就一脚跨了进来，说道：“杜永，今天局子里怎么没有开门？”

口中说着，人已举步朝大天井行去。

杜永关上大门，才道：“楚少爷，你还不知道咱们局子里出了大乱子么？”

楚玉祥回到家，急于去见师父、师娘，但刚走三步，听了杜永的话，不觉脚下一停，回身问道：“什么大乱子？有人劫了咱们的镖？”

杜永摇摇头，神色忽然一黯，说道：“总镖头和夫人都已过世了。”

这话犹如晴天霹雳，听得楚玉祥心头猛然一震，张目问道：“你说什么？”

杜永望着他，惊奇的道：“楚少爷还不知道？”

楚玉祥急急的道：“知道我还会问你？你说，师父和师娘怎么了？”

杜永道：“楚少爷总记得清明那天总镖头和夫人去北固山扫墓……”

楚玉祥道：“我也去，自然记得。”

杜永道：“总镖头和夫人就是那天过世的，林少爷伤势极重，五个趟子手都被人家制住了穴道，只有楚少爷和小姐不见了……”

楚玉祥一呆，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颤声道：“师父和师娘是遭了十二个贼子的毒手……”

杜永道：“那十二个人也都死了。”

楚玉祥拭泪问道：“大师兄、二师兄呢？”

杜永道：“陆少镖头办完了总镖头和夫人的丧事，就把镖局收了，他说立誓要替总镖头报仇，就这样走了，林少爷回家养伤去了，他中了贼人一掌，伤及内腑，至今还没有好呢？”楚玉祥问道：“这里还有什么人？”

林永道：“就是小的和阿发两个人在看家。”

楚玉祥问道：“你说小师妹失踪了？”

杜永道：“是的，那天除了总镖头和夫人遇害，三个趟子手被刀砍伤，成了残废，但对方十二个贼人全死了，失踪的只有楚少爷和小姐二个，楚少爷也不知道小姐的下落吗？”楚玉祥道：“当时我也中了贼人一掌，昏死过去，是给人救走的，哦，师父和师娘的墓在那里？”

杜永道：“总镖头和夫人都葬在北固山……”

楚玉祥回头朝外就走。

杜永道：“楚少爷，你到哪里去？”

楚玉祥含泪道：“我要到师父，师娘的坟上去拜一拜，哦，杜永，我不回来了，我还要到二师兄家里去，问问他当时的情形，和大师兄的下落，我要找大师兄去。”杜永道：“那么楚少爷几时回来？”

楚玉祥道：“我找到大师兄就回来。”

杜永替他开了门，楚玉祥就跨出门去。

杜永道：“楚少爷，万一找不到陆少镖头，你也要尽快回来。”

楚玉祥道：“我一定会回来的。”

× × × 楚玉祥赶到北固山，在师祖的墓旁，出现了一坯新土，石碑上写的正是：“闻公天声府君德配阮氏夫人之墓。”楚玉祥想起师父对自己犹如严父，师母恩同慈母，不觉跪倒地上，哭拜下去，叫道：“师父、师母，弟子回来了，没想到两位老人家竟弃了弟子而去，弟子从此再也看不到你们两位老人家……”

说罢，伏在地上，放声大哭。

哭了一会，举袖拭拭泪水，仰起脸，切齿道：“二位老人家，弟子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出这十二个人行凶的目的来，弟子也立誓要复兴东海门，要使东海门永远屹立江湖。”当下又拜了几拜，提起包裹，往山下走去。

× × × 镇江西门横大街上，有一家林大祥绸布庄，五开间门面，甚是气派，是镇江首屈一指的绸布店。

这天下午，林大祥绸布庄门口，来了一个身穿一件又脏又皱青布长衫的少年，手提一个长形青布囊，手腕上挽着花布小包裹，走近长柜，朝一名店伙问道：“请问一声，林仲达是不是住在这里？”

那伙计看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你找他有什么事？”青年少年道：“在下楚玉祥，林仲达是我师兄。”那伙计又打量了他一眼，才道：“你请稍候，我去问问掌柜。”

转身朝中间帐柜上走去，过了一会，才走来朝楚玉祥道：“林仲达不住在这里。”

楚玉祥道：“请问他到哪里去了？”

那伙计道：“不知道，好像住在亲戚家里。”楚玉祥说了句：“谢谢你。”正待转身。

那伙计又道：“咱们掌柜说的，以后不用再来找他了。”这话听得楚玉祥不禁有气，回身道：

“因为林仲达是我师兄，我听说他伤势尚未痊愈，我有治伤丹药，可以治他内伤，才来看他的，你们掌柜以为我找他有什么事？”

这话因为心中有气，声音就说得较响，不知他如今内功深厚，这一说得较响，不但坐在帐柜上的掌柜听到了，连整个五间店堂上，许多顾客，伙计都听得清清楚楚。楚玉祥话声一落，回身就走，但他刚跨出店门。只听那伙计“喂”了一声叫道：

“楚少爷请留步，咱们掌柜请你回来。”

楚玉祥回头道：“你们掌柜有什么事？”

话声未落，只见一个身穿蓝缎团花大褂的白胖老者三脚两步迎了出来，满脸堆笑，连连拱手道：

“楚少爷幸勿误会，二犬子内伤不轻，久治未愈，正在静养之中，不宜见人，少侠是二犬子同门，自然例外，方才伙计没说清楚，楚少侠幸勿见怪。”

楚玉祥问道：“这么说林仲达就在这里了？”白胖老者连连点头道：

“在，在，二犬子就在后进养伤，楚少侠请。”楚玉祥随着他穿过店堂，里面是一个小天井，左首有两排楼房，敢情是堆放货物和店伙住的房子，越过小天井，经过穿堂，再进去是第三进了。

天井不大，两边放着两排花架，架上都是盆栽花木，嫣红姹紫，繁花盛开。到了这里，就觉得清幽多了。

第三章 蛛丝马迹

迎面是一排五间楼房，雕楼飞檐，甚是气派。

白胖老者陪着笑道：“二犬子住在西花厅，楚少侠请随老朽来。”

他领着楚玉祥由西首回廓折入一道腰门，门外是自成院落的一个大院子，花木扶疏，更是清静，两人踏着石砌花径，来至一座精致的敞轩前面。

白胖老者刚跨上石阶，就有一名青衣使女迎了出来，躬身道：“小婢见过老爷。”

白胖老者悄声问道：“二少爷有没有睡熟？”

青衣使女道：“二少爷正躺着看书。”

白胖老者道：“我关照过你，书看多了会伤神，你要劝他多休息，少看书。”

“是。”青衣使女应了声，才道：“二少爷怎肯听小婢的话呢？”

楚玉祥心中暗道：“看来二师兄是给他父亲宠坏了，在这种环境里，什么事都不需要自己动手，就是没负伤的人，筋骨也会松软了。”

白胖老者走近门口，就站定下来，抬着手道：“楚少侠请进。”

楚玉祥也不和他客气，一脚跨了进去。

这是一间布置得相当精雅的卧室，四面都是雕花明窗，配以鹅黄窗帘，里面靠近北窗放一张锦榻，榻上背靠锦垫，半倚半躺坐着一个骨瘦如柴的锦衣青年，脸色苍白，手上拿着一卷书，正在静静的阅读，听到门口爹的声音，不觉放下书，抬目看来。

白胖老者含笑道：“仲达，你看谁来了？”

躺在锦榻上的正是林仲达，他双目几乎失去了年轻人应有的光彩，朝楚玉祥投来，不觉失声道：“是楚师弟。”连说话的声音都有气无力，慢慢把双脚放下，似是要坐起。

青衣使女赶快抢了过去，说道：“二少爷，让小婢女扶你坐起。”

楚玉祥真想不到二师兄竟会瘦到几乎使自己认不出他来，赶忙放下包裹，迎了上去，说道：“二师兄，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伸出手去，抓住了林仲达的双手，只觉人手冷冰冰的，分明是血气虚极之象！

白胖老者道：“他自从北固山回来，伤势沉重，老朽请了几位有名的伤科大夫，都说他内腑受创极重，需要慢慢的治疗，也服了许多伤药，始终不曾治好，半年来，人一天比一天瘦，连行动都需人扶持，楚少侠，你能不能治得好？”楚玉祥方才还以为二师兄的父亲生成势利眼，瞧不起自己，现在看到二师兄这副模样，自然不宜有人打扰了，心中对他的成见也就随着消失了，含笑道：“二师兄的伤，小侄虽然还没检查，但可以想得到是被内家真力震伤内腑，一直治疗不得其法，伤势始终未愈，其实也并不严重，只要把伤治好了，身体慢慢就会恢复壮健了。”

白胖老者听的大喜道：“楚少侠真如亲眼看到的一样，这么说，楚少侠一定可以把他治好的了？”

楚玉祥道：“二师兄区区伤势，不消半天就可治好了。”白胖老者大喜道：“楚少侠真是救命王菩萨，前天有一位专治五癆七伤的道长说小儿由伤成癆，别人都已无法治得好，只有服他的药，至少也要半年时间，才能慢慢复原。”楚玉祥道：“这是江湖术士说的话，二师兄只因伤势未愈，气血失调，才使身体渐渐衰弱，只要伤好了，身体自然也会很快就好了。”

林仲达笑道：“楚师弟半年不见，你居然会治伤了？”楚玉祥道：“说来话

长，先让小弟看看你的伤势，把伤治好了，我们再作长谈吧！”

白胖老者听楚玉祥说得如此有把握，心中也是大为高兴。林促达问道：“楚师弟，你要如何检查？”

楚玉祥道：“二师兄且躺下来，让小弟摸摸你伤在何处？”林仲达道：“当日小兄被一个贼子一掌击中右胸，只觉胸口剧痛，喉头发甜，吐出一口鲜血，就昏了过去，现在右胸还时时作痛，连腰背都会疼痛。”

楚玉祥点点头，就伸手朝他右胸按了按，林仲达口中“啊”了一声，痛得连脸都胀红了。

楚玉祥道：“不碍事。”

伸手入怀，取出师父祖半仙给自己的一瓶“治伤救死丹”，揭开瓶盖，倾出一粒梧桐子大小的朱红药丸，盖好瓶盖，收入怀中，一面朝青衣使女说道：“请姑娘去倒杯温水来。”青衣使女应了声，立即倒了半杯温水送来。

楚玉祥道：“二师兄，你把这颗药丸吞下去了。”随着话声，把药丸纳入林仲达口中，青衣使女赶忙送上杯子，服伺他喝了两口水，把药丸吞下。

白胖老者先前看楚玉祥说出满口大话，那知他只摸了摸林仲达伤处，只给他服一颗药丸，不像旁的伤科大夫，说了一大堆伤在何经、何骨，又说出给林仲达服的药是用什么人参、麝香等最名贵的药材练制的，还是没治好伤，楚玉祥又是这副落拓样子，如何能治好儿子的伤？心头不觉感到失望，问道：“楚少侠，只要一颗药丸就够了么？”楚玉祥笑了笑道：“这是全真教治伤救死丹，别说二师兄只是旧伤未愈，就是重伤将死，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也只要一颗药丸就够了。”

白胖老者听得将信将疑，问道：“那么小儿的伤，什么时候可以好得了呢？”

楚玉祥道：“等二师兄服下的药丸药力行开之际，小侄再助他运气行功，大概有一顿饭的时光，就可完全好了，只是在小侄替二师兄运气行功之时，不能有人惊扰。”白胖老者道：“这西花厅是小儿养伤之处，不会有人进来的。”

林仲达服药之后，青衣使女已经扶着他躺下。这时说道：“楚师弟，小兄服下药丸，觉得肚子里有一股热气，好像越来越热了。”

楚玉祥道：“那是药力正在缓缓行开了，二师兄，小弟扶你坐起来。”

青衣使女道：“小婢来扶二少爷。”

楚玉祥道：“不用，姑娘站到门口去，不准任何人进来，我会扶二师兄的。”

说完，双手扶着林仲达坐起，替他盘膝坐好，一手扶住他肩头，一面抬头朝白胖老者道：“老伯请坐到椅子上去，小侄替二师兄运气的时候，不可开口说话。”

白胖老者连声答应，退到锦榻右首一张椅子上坐下，一双目光只是望着楚玉祥，看他如何替儿子疗伤？只见楚玉祥左手扶着林仲达肩头，一双右手按在他背后，一动不动。

这时楚玉祥业已运起“纯阳玄功”，一股炙热的真气，从林仲达“灵台穴”源源输入。

白胖老者不会武功，但他看得出来，林仲达苍白的脸上，一会工夫，渐渐有了血色，心中暗道：“看不出这年轻人，果然有一点门道！”

这一来，对楚玉祥也有了信心。

就在此时，只听站在门口的青衣使女叫道：“李道长，你请止步。”

接着只听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贫道是来探望二公子的，他昨天、今天服药之后，情形是否好转了些？”青衣使女道：“二少爷现在正由楚少侠在给他运气疗伤，不能有人惊扰，李道长等一会再进去吧！”

那沙哑声音道：“什么人在给二公子运气疗伤？你们二公子伤在内腑，运气

疗伤，是会加速他伤势恶化的，如果能够用运气疗伤，贫道还不会吗？姑娘快让开，让贫道进去瞧瞧。”青衣使女为难道：“这……”

那沙哑声音道：“许多走江湖的，都会自吹自擂，说什么用气功治疗，那是骗人的。一个弄不好，你家二公子就会送了小命，这可不是玩的，你再不让开，就来不及了。”青衣使女道：“他……他楚少侠是二少爷的师弟。”沙哑声音大笑道：“师弟的功夫，自然还不如师兄了，那能治好你家二公子的伤，幸亏贫道及时赶来，再迟就来不及了，你还不让开？”

敢情他在说话之时，已把青衣使女推开，只听那青衣使女惊“啊”一声，接着人一晃，闪进一个头椎道髻，身穿灰布道装的老道士来。

他和青衣使女在门外说的话，白胖老者自然也听到了，觉得老道士说的话，也是有理，心头不禁一急，急忙迎了上去，说道：“李道长……”那灰衣老道目光一动，看到楚玉祥正在替林仲达运气，不待白胖老者说话，就急着道：“老掌柜，你怎么不相信贫道的话，去找了个小伙子给二公子疗伤？这是把人命当作儿戏？”一面大声叫道：“喂，小伙子，你快快住手，二公子身子虚弱，伤在内腑，你这样会加速他伤势恶化，还不放开手？”白胖老者这下没了主意，问道：“这怎么办？”灰衣老道道：“快要他住手，再迟二公子就没命了，你没看到二公子双颊如火，这就是回光返照……”

白胖老者心头大急，急忙朝楚玉祥道：“楚少侠，你快放手，小儿只怕受不了……”

灰衣老道眼看楚玉祥恍如不闻，置之不理，不由大怒，喝道：“小子，叫你放手，你还不放手，存心要害死二公子吗？”闪身欺上，一探手，朝楚玉祥肩头爪落。

楚玉祥望着他淡淡一笑，也没作声，任由他爪落，理也没理。

灰衣老道这一爪少说也用上了六七成力道，五根手指有如钢钩一般，楚玉祥没有闪避，他手爪自然很快就落到楚玉祥的肩头，五指用劲一爪，楚玉祥的肩头竟似有弹性一般，没有爪得住！

不，五指一拢，就被弹开，一条右臂竟被震得隐隐发麻，心头不由大吃一惊，急忙往后退下了一步。

这一阵工夫，楚玉祥已经替二师兄助长真气，走完九宫雷府，十二重楼，缓缓收回右掌，说道：“二师兄，你现在可以运气了，再运一会气，才可以休息。”

灰衣老人一爪不中，心头又惊又恐，口中怒吼一声：“道爷毙了你。”

身形直欺而上，右手直竖，一掌朝楚玉祥当胸印来。他方才出手爪楚玉祥的肩头，只用了六七成力道，那是只想把楚玉祥爪开而已，但此刻这一掌却因怒而发，恶向胆边生，立意要把楚玉祥毙在掌下，自然用上了全力。

楚玉祥依然没有闪避，直等他手掌送到面前六七寸光景，才右手一抬，三个指头一下撮住了对方脉门，含笑道：“我二师兄此刻正在运功，你不准在此胡闹，快给我出去。”

话声一落，右手一抬，往前挥出。

那灰衣老道被楚玉祥三个指头撮住脉门，已经感到全身麻木，休想挣得动分毫，随着他右手一挥，一个人就离地飞起，“呼”的一声凌空朝门外飞了出去，一直摔出两丈开外，才砰然跌了个四脚朝天，背脊落地，半晌爬不起来。

楚玉祥把灰衣老道摔出门外，才含笑朝白胖老道说道：“二师兄伤势已经痊愈，再过一会，就可以下床走动，与常人无异了。”

白胖老者方才听了灰衣老道说出楚玉祥运气疗伤，会促使内伤加速恶化，心

头大为焦急，后来灰衣老道被楚玉祥摔出门外，说自己儿子的伤势已经痊愈好，举目看去，林仲达独自盘膝坐在榻上，果然脸色红润，眉宇开朗，和方才的满脸病容，委顿不堪的神色，判若两人，看来他内伤已痊愈好了！

他因为太关心儿子了，在这一段时间中，忽惊忽忧，忽急忽喜，情绪的变化太大了，这时暗幸灰衣老道没有阻挠得了楚玉祥的运气疗伤，否则岂不功亏一篑了。

他在这一瞬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重金礼聘到了许多著名伤科大夫，始终没有治好的伤，年轻人居然只化了一顿饭的工夫，就把儿子的伤治好了！

这不是奇迹？他一时再也忍不住冲到楚玉祥面前，扑的跪到地上，说道：“楚少侠，你救了仲达，也是救了林家，我林家祖宗都会感激你的。”

楚玉祥吃了一惊，急忙把白胖老者一把扶起，说道：“老伯不可如此……”

话未说完，只听门外响起那灰衣老道的声音，厉声道：“小子，你给我记着，道爷不会放过你的。”× × ×林仲达运功醒来，双目一睁，就翻身坐起，双脚跨下卧榻。他人虽清瘦，但脸上已经有了生气，双目也不似方才那样倦怠无神。

林厚福（白胖老者）看到他下床，忙道：“孩子，你重伤初愈，快躺下来，不可走动，要多休息才好。”林仲达笑道：“爹，孩儿已经觉得很好了。”楚玉祥含笑道：“老伯，二师兄是内腑负了伤，这和生一场大病不同，伤好了，就不碍事了。”

林厚福看看林仲达，果然和半年来行动需人扶持，大大的不同，不觉点点头笑道：“楚少侠医道精湛，小儿半年来，一直无法行动，这回果然妙手回春，老汉觉得真是奇迹。”楚玉祥笑道：“老伯夸奖了，小侄不谙医道，只是家师的疗伤丹药奏效而已，方才小侄以内功输入二师兄体内，帮助二师兄气血通畅，可以使伤势很快复原，现在二师兄已和常人无异了。”

林厚福道：“楚少侠的令师，也是小儿的令师了，怎么小儿负了伤，会不知道疗伤丹药的呢？”

楚玉祥道：“老伯误会了，小侄在这半年中，另外拜在二位恩师门下，这疗伤药丸是全真教的救伤灵丹。”林厚福道：“原来楚少侠另投名师，难怪有这样成就了。”说着，站起身含笑道：“仲达，你们师兄弟谈谈吧，为父就少陪楚少侠了。”

楚玉祥连忙跟着站起，说道：“老伯只管请便。”林厚福满怀高兴的往外行去。林仲达和楚玉祥隔着一张茶几坐下，一面抬头叫道：“春兰。”

青衣使女在门口应道：“小婢在。”林仲达道：“你去沏两盅茶来。”

青衣使女答应一声，过了一会就托着银盘，送上两盏茶。“楚师弟请用茶。”

林仲达接着目注楚玉祥问道：“你方才给我运气疗伤，从前我曾听师父（他口中的师父是东海门闻无声）说过，这种疗伤法门；本身非有极高的内功不可，而且在疗伤之时，不能有第三者干扰，否则极易导致运气入岔，走火入魔，方才你给我疗伤的时候，另一只手还把那老土摔出门外去，这份功力，就是师父在日，只怕也无法办得到，你从前没有练过武功，半年不见，竟有这般成就，莫非有什么奇遇不成？”他究是东海门的二弟子，平日听过师父说过许多江湖上的轶闻，是以见闻较广。

楚玉祥笑了笑：“有一件事，二师兄大概还不知道，师父（闻天声）虽然没有传小弟武功，小弟八岁那年，在门口玩耍，有一个老道人送给我一本书，那是内功口诀，师父照着那本书的口诀，教我内功心法，他老人家说，我将来另有

遇合，不宜练东海门的武学……”

林仲达喝了口茶，问道：“那送书给你的老道人是什么人呢？”

楚玉祥道：“你别性急，听小弟说下去呢，师娘看师父不肯传我武功，还当师父对我歧视，就背着师父，教我练鹰爪门的功夫……”

林仲达道：“这个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楚玉祥接着就把清明扫墓那天，自己被蒙面汉子震得跌出大天井，就昏死过去，直到自己醒来，才发现卧在船上……他把半年来拜了两个师父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林仲达听得十分羡慕的道：“楚师弟，所以一个人有幸有不幸，我们两人同是挨了人家一掌，师弟另有奇遇，我却在病榻上躺了七个月，若非师弟赶来，还不知道我要被只会骗钱的江湖庸医折磨到什么时候呢！”

楚玉祥问道：“大师兄去了那里，他有没有告诉二师兄？”林仲达道：“大师兄来看过我两次，第一次只安慰了我好好养伤，说了没有几句就走了，第二次他来，说镖局已经收歇了，他要出一次远门，我问他要到那里去？他没有说，但从他口气中，隐约的可以听得出来，害死师父、师娘的一批贼子，虽然全都死了，但好像幕后另有主使的人。”楚玉祥急急问道：“大师兄没有说出来？”

林仲达摇摇头道：“我问过大师兄，他只说现在死无对证，要慢慢的去查。”

楚玉祥道：“二师兄知不知道小师妹也失踪了？”林仲达道：“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你和小师妹都失了踪，大家都以为是给贼人劫持去了，如今楚师弟回来了，小师妹依然没有下落，可见不是贼人掳去的了。”

“杀害师父、师娘的贼人，幕后另有主使的人？”楚玉祥沉吟道：“这要到那里去找呢？”

林仲达道：“当时大师兄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把镖局收歇了，说他要走遍天涯，去慢慢查访，我曾建议大师兄，咱们镖局不该收歇的，如果那些贼人和东海门、东海镖局有过节，只要东海镖局仍然开着，他们迟早还是会来寻的，大师兄何须外出寻访？”

楚玉祥矍然道：“二师兄这话对极了，大师兄不用出门，等他们来不好么？”

林仲达道：“大师兄摇着头，苦笑说：咱们武功比师父、师娘如何？我们去暗访，我们是在暗里，对方是在明处，如果等着他们找上门来，咱们是在明处，他们是在暗里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何况咱们武功不如人家，师弟又负了重伤，只有我一个人，更是独木难支，就这样他还是坚持他的主张，走了。”

说到这里，忽然兴奋的道：“现在师弟回来了，我伤势也好了，我还是主张把镖局原有的人手召来，重新开业，东海镖局重新开业的消息，定可很快的传遍江湖，咱们只要稍稍透露一点口风，说镖局的重新开业，是为了要替师父报仇，踏遍整个江湖，非找出幕后主使人来不可，这一来，那贼人听到了，就非找来不可，师弟，你觉得我这计划好不好？”

楚玉祥道：“二师兄这计划很好，只是二师兄伤势虽愈，内力未复，至少也要休养一段时间，小弟也衔绿袍师父之命，要去一趟北峡山，才能回来。”

林仲达道：“反正镖局重新开业，也要有一段事前准备的时间，师弟去北峡山要多少时间，才能回来？”

楚玉祥道：“小弟没有去过，不知路上一去一回，要多少时间，不过我想有半个月大概也差不多了。”

“那就这样决定。”

林仲达道：“我明天打发人去把阿发叫来，他是镖局的老趟子手，从前局里的人，家在那里，他都知道，要他先把散去的人找回来，大概也需要半个月左右，

那时师弟也好赶回来了，再择日开张。”

楚玉祥道：“师父从前一直夸奖二师兄有智谋，如今看来，二师兄果然是一位运筹帷幄的人。”

林仲达笑道：“没有楚师弟学了一身武功回来，计谋再好，又有何用？”

说话之间，天色已经渐渐昏暗下来，春兰进来点起了灯。接着两个老妈子提着食盒走进，春兰在一张小圆桌上，摆好了两付杯筷，两个老妈子打开食盒，取出几盘佳肴，一壶美酒，放到桌上。

其中一人含笑道：“这几盘菜肴，是老爷特别吩咐厨房做的拿手菜，老爷说，少爷和楚少侠是同门师兄弟，可以无话不谈，所以老爷不来陪楚少侠了。”

林仲达笑道：“师弟，这里和自己家里一样，不用客气，快请坐吧，我伤势好了，肚子早就饿了，咱们坐下来吃吧！”春兰脸含娇笑，说道：“二少爷，老爷才吩咐过，你重伤初愈，小婢已经要厨下熬了一锅稀饭，你还是吃稀饭吧！”一手执壶替楚玉祥斟了一杯酒。

林仲达道：“这半年多来，天天喝稀饭，把胃口都喝腻了，我不是已经完全好了吗？”

春兰装了一碗稀饭送上，说道：“这是老爷吩咐的，小婢不敢作主，二少爷就将就些吧，等明儿个身体完全恢复了，二少爷要吃稀饭，老爷也不答应呢！”

“好吧！”林仲达无可奈何的端起稀饭，含笑道：“师弟，你请喝酒吧，我拿稀饭陪你。”

楚玉祥道：“二师兄是知道的，小弟从小不善饮酒，就是喝上一杯，也会脸红。”

春兰在旁接口道：“楚少侠，这时候已经夜晚了，就是喝醉酒，也没关系了。”

楚玉祥道：“不成，我只喝完这一杯就好，姑娘不可再给在下斟酒了。”

林仲达道：“师弟，春兰说得没错，咱们师兄弟已有半年多没见面了，边谈边喝，你现在内功精湛，多喝几杯，又有什么关系？来，吃菜。”

菜肴虽然只有八式，但却盘盘精美，十分可口，两人边谈边喝，楚玉祥喝了三杯酒，一张俊美如玉的脸上，已经满面通红，林仲达也连吃了两碗稀饭。

春兰替楚玉祥装上了碗饭送上。

楚玉祥笑道：“酒不能喝，饭却非三碗不饱。”他果然连吃了三碗饭，春兰又替他舀了半碗冬菇火腿汤。楚玉祥道：“小弟长了十八岁，今天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添饭。”

林仲达道：“师弟在这里多住几天，就让春兰给你多添几次饭好了。”

楚玉祥道：“小弟不是这个意思，小弟是觉得二师兄生活过得太好了，小弟住在一处海岛上，足足有三个月没吃米饭呢！”

饭后，春兰替两人沏了新茶送上，才行退去。楚玉祥道：“二师兄，小弟想明天一早就动身到北峡山去。”林仲达一怔道：“师弟怎么不多住几天再走呢？”楚玉祥道：“小弟觉得二师兄这计划很好，小弟早去早回，东海镖局就可早些重新开张了。”

林仲达点点头道：“也好，说实在，我真希望镖局早些开张呢，把对方引出来了，师父、师娘之仇，也好早些报雪，以慰二位老人家在天之灵。”

楚玉祥攒攒眉道：“只是小师妹至今不知下落，如果咱们镖局开张了，各地的消息，也可以灵通多了，我想大师兄听到镖局重开张，也可能会赶回来的了。”

林仲达道：“是啊，所以我觉得大师兄忽然收歇镖局，实在是不智之举。”

正说之间，春兰已经俏生生的进来，说道：“楚少侠的房间，小婢已经收拾

好了，小婢领楚少侠去吧？”楚玉祥站起身来道：“好，二师兄身体尚未复原，也该早些休息了。”

春兰转身道：“楚少侠请随小婢来。”

楚玉祥跟着她走出敞轩，折而向北，穿行一条两边都是花团的回廊，进入一道圆洞门，就是一排五间的楼房。春兰过去打开东首一间房门，回身道：“楚少侠请稍候。”她首先走入，点起了烛火，才叫道：“楚少侠请进来吧！”楚玉祥跨入房中，但见房中果然收拾得极为整洁，除了北首靠壁处放一张木床，还有一排椅几，和一张书桌，摆设虽然简单，却极为精致，连床上被褥帐子，都十分讲究。春兰在一旁伺候着道：“楚少侠看看还需要什么，只管吩咐小婢好了。”

楚玉祥道：“很好，不需要什么了，姑娘请回吧！”春兰欠欠身道：“小婢告退。”

回身退出，随手带上房门。

楚玉祥脱下长衫，挂到床侧的衣钩上，伸了个懒腰，他早睡惯了，也就熄灯上床，放下帐子，在床上盘膝坐定，运起功来。

这是他每晚必修的课程，子夜以前练“太素阴功”，子夜以后练“纯阳玄功”。

就在他行功渐入忘我之际的时候，突然心灵上起了一丝警兆！

楚玉祥如今身兼两家之长，纵是睡熟之际，只要有人进入十丈以内，立刻就会警觉。

他缓缓睁开眼来，心中暗道：“此时初更已过，将近二更，还会有什么人到这里来？”

心念方动，只听一个轻捷的脚步声，正在掩掩藏藏的朝自己这间房的方向走来，差不多已接近到六七丈距离，心中更觉起疑，此人如果是二师兄家里的人，就会大大方方的从月洞门进来，何用一路都掩掩藏藏的？

此时到了月洞门，还在门外停住，那自然是在探看动静了，莫非这人不是二师兄家里的人，是外面摸进来的不成？

这时脚步声愈来愈近，快到南首窗下，这人脚步放得更轻，渐渐窗棂上有了一个黑影，那人用手指沾着口水，轻轻点在花格纸窗上，然后戳了一个小孔，凑着眼睛朝房中瞧来。

楚玉祥看得暗暗冷笑，忖道：“这人使用这种方法，那只是江湖三流角色而已！”

心中正在想着，突听“绷”的一声轻响，机簧方动，从窗外射入一大篷密集的蓝芒，朝床上激射过来。

楚玉祥没想到这人会突然射出一篷毒针来，耳中听到机簧之声，一大篷毒针已经密集射入帐中，一时转个念头都来不及，右手一抬，发出一道劲风，把射来的毒针，悉数挡住，然后左手迅快撩开帐门，轻轻跨下床来，来不及取剑，身子一下掠近房门，拨开门闩，侧身闪出。

那伏在窗口的人，打出一篷毒针，自然要听听房内的动静，楚玉祥虽然没有作声；但他撩开帐门，掠到门口，还要拔出门闩，才能出去，那人也是老江湖了，听到房内有声音，情知不妙，立即长身朝墙头纵去。

等楚玉祥闪出房内，只见东首墙头人影一闪而没，心中暗暗冷笑一声，跟着长身掠起，纵上围墙，只见一条黑影已经逃出六七丈外，急急忙忙的在屋面上朝西飞掠。

楚玉祥自思并无仇家，就想到这人可能和杀师父、师娘有关，这一想，那还容他逃出手去？猛地一吸真气，一个人凌空飞起，疾如鹰隼，朝那人背后飞扑过

去。

这一下当真快得无以复加，那人只觉头顶生风，一道人影已经泻落前面。

那人猛吃一惊，装作收脚不住，一个人朝楚玉祥撞了过来，同时双掌提胸，在快和楚玉祥撞上之际，突然开气吐声，双手凝聚了全身功力，朝楚玉祥胸前按了上来。楚玉祥堪堪看清此人面貌，正是自己替二师兄疗伤时闯进来的那个灰衣老道，就在此时灰衣老道的双掌已经猛力印上胸口。

要知楚玉祥身兼两家之长，又岂是一个江湖二三流的灰衣老道所能伤得了他？

但听“砰”的一声，双掌击去，那灰衣老道口中闷哼一声，人被内力反震，上身一仰，一个筋斗，往檐下跌了下去，接着又是“拍达”一声，跌倒地面上。

楚玉祥跟着飞身落地，站在他面前。

那灰衣老道跌了个七荤八素，忍着疼痛，慢慢的支撑着爬起，只见楚玉祥已经站在他面前，心头大吃一惊，现在他已明白自己绝非人家对手，急忙双手伏倒在地，口中求饶道：“少侠留情，小道冒犯了你，只是……只是小道……”楚玉祥冷哼一声，说道：“你起来。”

灰衣老道依言站起。

楚玉祥冷肃的道：“说，我和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夤夜来向我下毒手。”

灰衣老道人张了张口，又扑的跪倒地上，伏下身去。楚玉祥觉得奇怪，喝道：“我问你的话，你怎不回答？”灰衣老道依然伏着没有说话。

楚玉祥觉得奇怪，举足一蹴，灰衣老道扑的一声，翻倒地上，僵屈如故，一动不动。

楚玉祥一呆，忖道：“死了，他方才跪地求饶，明明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似乎不可能自绝，那么是有人杀了他，这会是谁呢？”

一念及此，不觉目射寒光，朝四周扫去，身形随着一掠而起，扑向右首回廓转角，这下差点和一个人影撞个满怀，只听那人口中发出一声惊“啊”！

楚玉祥急忙刹住身形，定睛一看，眼前竟是一个眉目清秀的青衣女子，不由一怔，问道：“你是谁？”

那青衣女子口中虽然发出惊“啊”之声，脸上却丝毫没有惊慌之色，霎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朝楚玉祥望来，问道：“你是谁？”

楚玉祥目光逼注，问道：“是你杀了灰衣老道？”青衣使女道：“没有，我是奉少夫人之命，方才听到异响，出来查看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快随我去见少夫人去。”楚玉祥道：“在下楚玉祥，是这里二少爷的师弟，方才这灰衣老道用暗器偷袭在下，在下追到这里，灰衣老道忽然死了，在下看到转角处似有人影，还当是害死老道的人，没想到会是姑娘，事情就是这样，请姑娘覆上少夫人，此时夜已深，在下不好去见少夫人……”

“不成。”青衣女子忽然伸出手爪住了楚玉祥的手腕，说道：“少夫人叫我来看的，我这样回话，少夫人一定不会相信，你非跟我回去不可。”

楚玉祥被她抓住了手，他不好用劲甩脱，只得说道：“姑娘快请放手。”

青衣少女道：“我不管，你随我去见少夫人……”说完，拉着楚玉祥就走。

楚玉祥对她毫无办法，只好跟着走去。

青衣少女拉着他由回廓进入一座跨院，才放开了楚玉祥的手，回身掩上了木门，低声道：“你随我来。”到了此时，楚玉祥只好随着她身后走去，进入一间小厅，只见眼一亮，这厅上摆设精致，一张小圆桌，点着一盏银虹，光线明亮而柔和！小圆桌旁，端坐着一个素服的少妇，柳眉桃腮，眼如秋水，唇若点朱，看

上去不过二十出头，虽是蛾眉淡扫，却有着少妇成熟之美，也有撩人的诱惑。”

少夫人，她定然是二师兄的大嫂了。

楚玉祥只看了她一眼，就不敢再作刘祯平视。青衣少女走在前面，说道：“回少夫人的话，这位是二少爷的师弟楚少爷，方才……”

素衣少女抬眼望了楚玉祥一眼，盈盈起立，脸上绽出微笑，说道：“春桃，别唠叨了，先请楚公子坐呢！”她目光这一撩，就像有一道亮光，从楚玉祥脸上掠过。楚玉祥抱抱拳道：“在下见过少夫人。”

素衣少妇道：“不敢，楚公子请坐。”

楚玉祥只得在左首一张木椅上落坐。

素衣少妇也随着坐下，又瞟了他一眼，轻启樱唇说道：“贱妾听说今天来了一位二少爷的同门，很快就把二少爷卧床半年的伤势治好了，大概就是楚公子了？”

楚玉祥道：“那是在下身边正好带有家师的伤药，二师兄伤的不算重，服了药，就很快痊愈了。”

素衣少妇嫣然笑道：“楚公子还客气呢，这半年来，不知有多少成名的伤科，都没治得好二少爷的伤，楚公子一来，没有多少时间，就把二少爷的伤治好了，这不是妙手回春还是什么？”

青衣使女不知何时退了出去，端着一盏香茗送上，说道：“楚公子请用茶。”

放下茶盏，她又悄悄退了出去。

素衣少妇抬眼叫了声：“楚公子。”

楚玉祥被她叫得心头一震，连忙站起身，说道：“少夫人方才是听到了异响，才要春桃姑娘去查看的，那是有一个替二师已治伤的老道人，敢情认为在下断了他的财路，怀恨在心，刚才用毒药暗器偷袭在下，被在下发现，追到这里，他摔落下来的声响，惊动了少夫人，春桃姑娘却一定要在下来面见少夫人，现在在下话已经说完了，在下告退……”素衣少妇慌忙跟着站起，说道：“楚公子，你请稍待，贱妾要春桃把你请来，实是有一件事要楚公子援手……”她望着他，一张粉脸上流露出希冀之色，也带着几分求助又怕楚玉祥不肯答应的惶恐，一双眼睛只是望着他，任何人看了都会心有不忍。

楚玉祥迟疑了下，说道：“少夫人有什么事，在下能力所及，当得效劳。”

素衣少妇脸上有了喜色，说道：“那么楚公子还请坐下。”楚玉祥只得又回身坐下，说道：“少夫人有什么事，现在可以说了。”

素衣少妇盈盈一笑，说道：“楚公子请用茶。”楚玉祥不好推辞，端起茶盏，轻轻喝了一口，茶是新沏的，而且是上好的茶叶，入口清芬，只是有些轻微微的苦涩。青衣少妇一双黑白分明的俏眼中闪过了丝光亮，她神色立时显得楚楚可怜，望着楚玉祥咽声道：“楚公子，你一定要救救贱妾……”

她忽然双膝一屈，拜了下去。

楚玉祥大吃一惊，连忙站起，又不好用手去扶，闪开身子，忙道：“少夫人快快请起，不知少夫人受了什么冤屈，也请起来再说……”

他话未说完，春桃慌慌张张的走入，脸色发白，说道：“少夫人不好了，他……来了……”

素衣少妇脸色一变，手足无措的道：“这……怎么办？”楚玉祥问道：“是什么人？”素衣少妇颤声道：“这……楚公子，你来不及走了，万一给他看到了，贱妾就是有口也说不清，不能做人了……现在只有……先躲一躲了……”

楚玉祥道：“究竟……”

春桃惶急的道：“是啊，楚公子在这里，万一给他看到，少夫人就有口难辩了。”

素衣少妇听得更急，飞红着脸道：“你快领楚公子到房里去躲一躲了。”

楚玉祥道：“这个……不……方便……”

她不由他分说，拉着他就走。

楚玉祥不知她们口中说的“他”是什么人？但也可以想得到，深更半夜，自己在少夫人这里，给人家看到了确有不便，只好糊里糊涂的任由春桃拉着他入内室行去。室内没有点灯，但他可以看得清楚一间十分华丽的闺房。春桃一直把他拉到房中，才行停住，举目四望，压低着声音焦急的道：“楚公子，这怎么办？你躲在那里好呢？”说话之时，她眼珠一下转到那张檀花大床，立即推着楚玉祥说：“这样吧，你只有躲到床上去，才不会被人看到……”

楚玉祥低声问道：“春桃姑娘，来的到底是什么人？”“别多问了……”春桃推着他身子，催道：“快过去……”

忽然间楚玉祥突感身后有两处穴道一麻，他纵然内功精纯，但在骤不防之际，自然毫无闪避的机会，就被春桃推到床上，她动作很快，弯下腰去替他脱下靴子，然后又把他推向大床里首，拉过一条丝被，覆到他身上，然后又轻轻放下了帐钩，把锦帐放下，转身而去。

楚玉祥被点了两处穴道，身子动弹不得，但心头还是很清楚，只觉春桃点穴手法相当敏捷，一缕指风，居然直透经穴，他想不到二师兄家里一个丫头，竟然会有如此精纯的点穴功夫。

这时躺在床上，只觉鼻中闻到一股非兰非麝的甜香，直沁心脾，这股甜香就是从枕头上传来，因为自己的头就靠在枕头上，所以在你一呼一吸之际，香气就不住的钻进鼻孔，香气愈闻愈浓馥，心头就起了飘飘的感觉，一丝绮念，从丹田缓缓升起。

只觉得自己就像晒在春天的阳光之下，暖洋洋软绵绵的，觉得越闻越香，越闻越想闻，不但想闻，而且还想着睡过这枕头的主人——蛾眉淡扫，楚楚动人的少夫人——那份撩人的诱惑，和成熟的美！…他渐渐感到喉头干燥，心跳加剧，脸上也热烘烘的，他需要琼玉液来解他的饥渴，也几乎一刻都无法等待！

他不用等待，迷迷糊糊的身边好像多了一个人，一个绵软的身躯，像水蛇般缠了上来，紧紧的抱住了自己，同时嘴唇也被两片软软的东西吸住了。

不，正有一条又软又滑的蛇信，闪动着溜入了口中，他喉咙干燥，正需要滋润，他就本能的吮吸起来。

他感到这吮吸是生平未有的奇妙享受，这一瞬间，血脉贲张，情欲如潮，心头有了强烈而迫切的需要。

突然耳畔听到有人“嗯”了一声，那是娇慵无力的女子声音，楚玉祥究竟灵性未泯，声音入耳，心头蓦然一惊，神智已经清醒了一半。

只听耳畔响起一个低低的，娇娇的声音道：“好弟弟，我的好情郎，姊姊替你把衣衫脱了吧……”

于是就有一双柔软的玉手正在替自己宽衣解带！

楚玉祥突然想到自己是被春桃点了穴道，推到床上的，莫非这小丫头……

他想大喝，却喝不出声来，心头不由大急，想到自己此刻灼热如焚，热得难以忍耐，慌忙深深吸了口气，默默运起“太素阴功”，只觉一缕冰凉的阴气，从丹田提起，心头就清凉了许多。

他虽被点了身后两处穴道，但“太素阴功”是旁门中最霸道的阴功，他只喝

了一口茶，药性正在逐渐发作，遇上“太素阴功”，也就如汤沃雪，炽热的火焰很快就被化解，两处穴道也随着自解。

他猛地睁开眼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秀发如云，羊脂白玉玲珑而丰满的胴体，她，竟然会是少夫人！她此刻双颊如火，一双眼睛水汪汪的，当真如芙蓉初放，娇艳不可拟物，一双白嫩如藕、十指纤纤的玉手，已经替自己解开了衣衫……

他从未经历过这般风流阵仗，如今眼睛看到的竟是如此活色生香的春景，心头不禁为之一荡。

少夫人也是意乱情迷，轻喘着香息，刚替他解开长衫钮扣，看见他忽然睁开眼来，目光灼灼的望着自己，他一张英俊如玉的脸上，这时红得就像涂上了一层胭脂，叫任何一个女子都会看得心跳，她被他看得忽然感到一丝羞涩袭上心头，娇媚的道：“好弟弟，我替你解开穴道，你自己脱吧！”

她以为鸭子已经煮熟了，再也不会飞了。

楚玉祥怒哼一声道：“不必，你在我茶里做了手脚，差点教我铸成大错！”

一下翻身坐了起来，但他要跨下床去，必须从她身上跨过，他话声甫落，少夫人身躯一震“啊”一声，急急叫道：“楚公子，是你害了奴家……”

双臂一环，朝他身上扑来，纤纤玉指舒展如兰，已在这刹那间，连续弹出一连点中他十处穴道。

她一身武功，竟然绝高，使出来的却是江湖上视为绝学的“兰花拂穴手法”！

楚玉祥剑眉一剔，冷冷的道：“少夫人请放尊重些，在下不是这种人。”举手朝她推去。

她双臂刚刚环住他身子，他的手掌已推到，一下按在她鼓腾腾怒放的两堆软球之上，他从未碰到过如此美妙的物体，心头一慌，不敢用劲，急急缩回手去。

他方才已经运起“太素阴功”，虽然留劲未吐，但她最敏感的地方突然被一双奇冷如冰的手掌按上，怎不叫她大惊失色，口中发出一声惊啊，娇躯迅疾无倚的往后一仰，倒飞出去。

楚玉祥脸上也不禁一热，赶紧跨下锈榻，穿上了靴，两手忙着扣好衣扣。

少夫人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死命的盯了他一眼，侧过身去，幽幽的道：“楚公子，你……茶水里不……是我做的手脚，我……我……”

她似乎言有未尽，忽然低垂粉头，从她眼角滚落一颗颗晶莹泪珠。

楚玉祥没去看她，他是没有这份勇气再看她，如此惹火尤物，再看上一眼，只怕连“太素阴功”都会失去功效了。只是冷声道：“少夫人只管放心，今晚之事，在下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说完，双脚未点，一个人业已随着话声穿窗而出。少夫人娇呼道：“楚公子，你等一等……”

追到窗外，人影已渺，她望着黑沉沉的夜色，不由幽幽一叹。

楚玉祥回到房中，一颗波动的心，还是没有平复下来。

方才那一幕，毕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遇上，圣贤书上虽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之言，（他从小读了不少经史子集）但人终究是血肉做的，他悬崖勒马，拒绝了美色的诱惑，是人与生俱来的良知，如今回想起来，却也有着美妙之感。

那不是眼睛看到的喷火胴体，而是他手掌推到那堆软绵绵玉球上所得到的感受。

他心头禁不住怦然跳动，耳边重又响起少夫人幽幽的话声：“楚公子，你……茶水里不……是我做的手脚，我……我……”

这几句话，他当然听到了，但当时并未理会，这时他忽然觉得其中颇值得推敲。再一仔细想来，今晚发生的事，也颇有可疑之处！

第一、那灰衣老道敌不过自己，应该往外逃走，怎么反会往少夫人的内宅逃去？这问题现在已可以解释为内宅之中，有强过灰衣老道的高手，他把自己引去，自然希望那高手及时出手，可以对付自己。

第二、灰衣老道跪地求饶，明明是个贪生怕死的人，等到问他为什么要夤夜来向自己下毒手，他就伏地不起，被人杀以灭口，自己闻声扑去转角处竟会是春桃，当时固然被她瞒过，但如今想来，春桃竟是个深藏不露的人，那么杀死灰衣老道的可能也是她了。

第三、自己练成两种内功，寻常点穴手法，岂能制得住自己？但春桃点穴的手法甚是怪异，指风直透经穴，几乎深入骨骼，似是比少夫人的兰花拂穴还要高明！

第四、少夫人说茶水中的手脚不是她做的，难道会是春桃？春桃不过是一名使女而已，如果没有少夫人的授意，这种事情，她敢擅作主张？

从这四点，又发生了两个疑问；一、春桃为什么要杀死灰衣老道，如果为了灭口，她为什么要灭口？二、如果茶水中的手脚，确实不是少夫人做的，而是春桃做的，春桃为什么要在自己茶水中做手脚？少夫人又怎么会肯献出她的身体？

从这两点再想下去，事情就渐渐严重了，春桃杀死灰衣老道灭口，可见其中就大有文章。因为灰衣老道是给二师兄治伤来的，自己一来，就把二师兄的伤治好了，灰衣老道认为自己断了他的财路，找自己拚命，拚不过使用歹毒暗器，本来只能说是一己的私愤而已；但春桃要杀他灭口，可见并不是灰衣老道的私仇了。

再说，如果少夫人的意思，她不希望二师兄伤势痊愈，甚至勾结灰衣老道，暗施手脚，让二师兄伤势恶化，那也仅是兄弟争夺林家财产；但如果这主意不出自少夫人，而出之于春桃，那就不是兄弟争财产了。

在自己茶水中做手脚的如果是少夫人，她可能因丈夫外出，不耐寂寞，那问题犹小；但如果要在自己茶水中做手脚是春桃的主意，少夫人居然会肯听她的话，甚至不惜献出身子，这就大有问题。

因为今晚，少夫人和春桃露出了武功来，而且春桃的武功还在少夫人之上，这就证明少夫人说的话可信。

春桃为什么要在自己茶水中做手脚，唯一的说法，那是她看到自己武功极高，不能力敌，只能智取，她才出主意要利用少夫人的肉体来羁縻自己。

杀灰衣老道灭口的是春桃，在茶水中下毒药，利用少夫人美色笼络自己的也是春桃，现在问题集中在春桃一个人的身上了，她究竟是什么人呢？

楚玉祥越想越觉得春桃可疑，而且其中似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阴谋，本来二师兄是个很有机谋的人；但这件事自己不便和他说，那就只有自己暗中侦查了。

第二天一早，楚玉祥刚开出门去，春兰就端着脸水走入，娇声道：“楚少侠怎不多睡回呢？”

楚玉祥含笑说道：“在下早起成了习惯，二师兄还没起来么？”

春兰娇笑道：“楚少侠这回猜错了，二少爷今天起来得特别早，天刚黎明就起来了……”

只听门外响起林仲达的笑声，说道：“楚师弟也起来了么？”

春兰道：“二少爷来啦，小婢给楚少爷去取早餐。”楚玉祥刚叫了声：“二师兄。”

林仲达已经跨进房来，一面朝春兰吩咐道：“我也在这里陪楚师弟一起吃早晚，你要厨房里多做一份送来。”春兰应着“是”，人已走出老远。不多一会，她提着食盒走入，楚玉祥也已盥洗完毕，和林仲达在小圆桌两边坐下。春兰放好碗筷，然后揭开食盒，取出一盘赤豆蒸糕、一盘小笼汤包、和一锅小米粥，给两人装好了两碗。林仲达笑道：“愚兄最喜欢吃赤豆糕，最近半年来，除了整天喝稀饭，已经很久不知糕味了。”

楚玉祥笑道：“现在二师兄可以痛痛快快的吃了。”林仲达忽然哦了一声道：“楚师弟，昨晚愚兄运功之时，发觉内功比没有负伤前还精进了许多，大概是拜楚师弟之赐吧？”

楚玉祥笑了笑：“昨天小弟给二师兄疗伤之际，顺便以‘纯阳玄功’给二师兄打通了十二经络和奇经八脉，二师兄运气之时，自可水到渠成，通畅无阻了。”

林仲达听得大喜过望，笑道：“这就是了，愚兄一经运气，就觉得十分通畅，连从前走不到的地方，都可运行自如，唉，看来楚师弟一身功力，比师父数十年苦练，还要精深得多了，愚兄就更难望项背了，楚师弟真使愚兄羡慕不止。”楚玉祥道：“小弟二位师父，都以三月为期，旨在速成，其实这种情形，可说少之又少，小弟也只是机缘巧合罢了。”林仲达忽然摇着头道：“依愚兄看来，其中只怕另有缘故，绝非机缘巧合。”

楚玉祥愕然道：“师兄认为有什么缘故呢？”

林仲达道：“什么缘故，愚兄也说不出，如是巧合，祖半仙不会在你八岁那年送来内功口诀，绿袍神君不会带你去岛上练功，这种种可以说是这二位绝世高人早就安排好的，也许楚师弟的令尊，和二位高人有着极深的渊源，亦未可知。”楚玉祥听得矍然道：“经二师兄说，小弟有此感觉，只是当时没有想到，这么说来，这二位家师一定知道小弟的身世了，唉，可惜没有向二位老人家询问……”

林仲达笑道：“二位令师都没有告诉你，那可能是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不到时候，师弟就是问他们，他们也不会说的了。”

楚玉祥茫然道：“那该怎么办呢？”

林仲达笑了笑：“这不是急事，如果到了应该告诉你的时候，我想二位令师不用师弟询问，也一定会告诉你的了。”楚玉祥道：“二师兄，你看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林仲达道：“愚兄也只是猜想罢了，这时候当然不会是目前，也许二位令师要你在江湖上历练一段时间，才会告诉你。”两人边谈边吃，把一盘赤豆糕和一盘小笼汤包吃了个盘子向天。

春兰忙道：“二少爷，还要不要？”

林仲达：“我吃饱了，楚师弟呢？”楚玉祥忙道：“够了，小弟几乎吃了三分之二，加上两碗甜粥，再要去添，不是成了天吃星了？”

林仲达道：“好，春兰，那就不用去添了，你还是给我们沏两盅茶来吧！”

春兰收拾好碗筷，提着食盒退了出去。

楚玉祥问道：“二师兄，令兄不在家么？”

林仲达道：“家兄在南京，那里也有一家绸布店，由家兄主持。”

楚玉祥道：“那么令嫂呢，在这里，还是在南京？”楚玉祥道：“大嫂住在这里，先母去世得早，家父要照顾店里的事，我们偌大一个家，南京只是一个分店而已，家兄每个月总要回来两次，这回他走了不过三天，所以师弟没看到他了。”

楚玉祥问道：“二师兄可知令嫂娘家是在那里？”林仲达微微一怔，说道：“大嫂姓殷，是东门殷家来的，殷家世代书香，排起来还是舍间的远房亲戚，二师弟怎么会问起大嫂来呢？”

楚玉祥脸上一红，说道：“小弟只是随便问问罢了。”说话之时，春兰已经沏了一壶茶送上。另外是两个精细的茶盏，替两人面前倒上了茶。

楚玉祥望了望春兰一眼，问道：“二师兄，不知有几位使唤的姑娘？”

林仲达道：“一共只有三个，春兰，春梅本来是侍候爹的，愚兄负伤之后，就要春兰来服侍愚兄，另外还有一个是春桃，那是侍候大嫂的。”

楚玉祥道：“这三位姑娘，来了已经有多久了？”春兰站在一旁抿抿嘴笑道：“楚少侠好像在盘查我们身世了。”林仲达是个很有机智的人，他看师弟从大哥、大嫂，问到了使女，想来必有缘故，他故作不知，答道：“春兰、春梅，从小就在舍间，春桃是大嫂陪嫁过来的，也有两年了。”楚玉祥心中暗道：“看来少夫人和春桃果然大有疑问！”一面朝春兰道：“在下和二师兄只是随便聊聊，今天在这里说的话，姑娘不可告诉任何一个人。”

林仲达心中一动，暗道：“楚师弟果然心里有事！”这就接着道：“就是有人问你，你也不准说出去，知道么？”春兰道：“小婢知道。”

林仲达一挥手道：“你到外面去。”

春兰答应一声，返身走出。

林仲达目注楚玉祥问道：“楚师弟，你可是发现了什么事吗？”

楚玉祥原待不告诉二师兄的，但想到自己要去一趟北峡山，来回至少也要半个月时间，二师兄伤势刚刚复原，如果少夫人和春桃另有图谋，二师兄一点也不知道，岂非蒙在鼓里，何况家贼最是难防，不如透露一点消息给他，二师兄是个机智的人，有了防范，总比没有防范好，一念及此，不觉笑道：“看来果然不容易瞒得过二师兄，好，二师兄请来看看这个……”

他站起身，走到床前，放下帐子，伸手指了指帐门上许多针尖细孔。

林仲达目光一注，失色道：“这是被什么暗器打穿的，是不是梅花针？哦，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楚玉祥道：“梅花针是修道人防身暗器，但这是夺命黄蜂针，用机簧发射，一发就是七十二支，而且还淬过剧毒，很可能见血封喉……”

林仲达吃惊道：“夺命黄蜂针愚兄曾听师父说过，这东西霸道无比，江湖黑白两道共同悬为禁例，这是什么人居然使用这种歹毒暗器？”

楚玉祥挂上帐钩，又走到窗下，朝墙脚上一指，说道：“这一筒针，已经全数射入墙壁之中了。”

林仲达看了师弟一眼，疑惑的道：“是师弟隔着帐子射出来的？”

帐门上留下了许多细孔，针又全数射入墙脚，那自然是床上的人发射的了。

楚玉祥笑着又指指纸窗上留下的小孔，然后说道：“小弟怎会使用这种歹毒暗器？那是昨晚有人在窗下用黄蜂针偷袭小弟，被小弟内力一震回去，打入墙下的……”林仲达听得更加惊奇，说道：“师弟这样霸道的黄蜂针都伤不了你，啊，你是否查出那是什么人使的？”楚玉祥笑道：“他偷袭小弟，小弟自然不容他逃出手去，只是此人已经死了。”

林仲达道：“是什么人？”

楚玉祥就把昨晚灰衣老道在窗下偷袭，被自己截住，后来忽然无故死去，显然有人杀以灭口，自己循声掠去，发现转角上那人，竟是少夫人的使女春桃，自己因事无佐证，只好悄悄退走。他把以后的一段，略过不提。

林仲过攒攒眉道：“会有这样的事，春桃何以要杀人灭口呢？她难道也会武功？”

楚玉祥点头道：“据小弟观察，春桃一身武功，还相当高明。”

林仲达道：“春桃年纪不大，最多不过十七八岁。”他忽然哦了一声道：“师弟可曾查看那灰衣老道是如何致死的吗？”楚玉祥道：“因为小弟发现了春桃，来不及查看。”“唔！”林仲达点头道：“不错，如果灰衣老道不是她杀死的，西院内宅发现了灰衣老道的尸体，早就惊动了家里的人，但昨晚到今朝，西院内宅一点动静也没有，那是已经毁尸灭迹了，她为什么要毁尸灭迹，那就是她作贼心虚，怕惊动家里的人，由此看来，这丫头显然是和灰衣老道互相勾结的了，但她是太夫人的陪嫁丫头，据说从小就在闺阁里陪伴太夫人的……”

楚玉祥道：“二师兄，你看令嫂会不会武功？”

林仲达摇头道：“这不大可能，太夫人娘家世代书香，太夫人也是知书达礼，十分贤淑的人，平日弱不禁风，连走路都要丫环扶持，不像是会武功的人，这件事，愚兄自会查个明白。”

楚玉祥忙道：“二师兄，小弟告诉你，只是要你防范一二，小弟要去一趟北峡山，来回总得有个十天半月，在小弟回来以前，切不可打草惊蛇，尤其镖局重新开业之事，最好也等小弟回来之后再说，暂时不用找阿发了。”

第四章 江南分令

林仲达身躯陡然一震，张目道：“师弟认为这丫头和……”

楚玉祥摇头笑道：“不，二师兄想到那里去了，小弟只是觉得镖局开业之事，还须仔细商议，因为仇人是在暗里，目前对方并不知我们有什么行动，甚至连找我们这些人，都没放在他心上，但一旦镖局复业，他们就会注意上了，这一来，我们变得站在明里，他们依然是在暗里，他们随时可以找我们，我们还是摸不到对方一点踪影，所以小弟认为还是等小弟回来再作计议的好。”

林仲达点点头道：“这样也好，师弟准备几时动身？”楚玉祥道：“小弟想今天就走。”

林仲达道：“那也不急在一时。”

楚玉祥道：“小弟心里很急，希望早去早回。”林仲达道：“那你也要吃了午饭再走……”

正说之间，只听春兰叫道：“二少爷，春梅姐来了。”林仲达道：“她有什么事吗？”

话声未落，只见春兰领着春梅走入。春梅手中捧着一个大包袱朝林仲达欠欠身道：“小婢奉老爷命，去找二少爷，二少爷已经到这里来了。”一面又朝楚玉祥躬着身道：“小婢见过楚相公。”

林仲达问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春梅道：“这是老爷昨天关照伙计替楚相公制的衣衫，要小婢送来，请楚相公试试，不知合不合身？”林仲达喜道：“爹想得真周到，我怎么会没想到的？师弟，你快换上了试试，不合身，可以要他们拿去修改。”春兰道：“楚少侠，小婢给你来脱。”

她伸出雪白的纤手来替他解扣。春梅立即打开包袱，取出一件天蓝长衫，待候着他更衣。

楚玉祥俊脸一红，忙道：“在下自己来。”

春兰心里暗暗好笑，自己替他解扣，他也会脸红。楚玉祥脱下旧衣，春梅已经双手提着长衫领襟，伺候他穿上。

楚玉祥自己扣好衣扣，觉得长短大小，十分合身，春兰已经说道：“楚少侠穿的刚好。”

春梅一指包袱，说道：“还有一件，那就不用试了，这是两套短衫上裤，楚少侠要不要试试？”

楚玉祥红着脸道：“不用了，伯父怎好如此破费？”林仲达笑道：“师弟忘了爹开的是绸布店，裁缝也是店里现成的，破费了什么？”

春梅打量了楚玉祥一眼，忽然粉脸一红，低头道：“小婢那就告退了。”

楚玉祥道：“多谢姑娘了。”

春梅说了句：“不用谢。”急步退了出去。

林仲达看着楚玉祥笑道：“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师弟换上了一件新衣，更显得丰神飘逸，有如玉树临风了。”春兰瞟着美目，掩口娇笑道：“楚少侠如果换上了女装，只怕镇江城里的大家闺秀，都会给楚少侠比了下去呢！”林仲达道：“春兰，不准胡说。”

接着吩咐道：“你去吩咐厨下，今天下午，我要给楚师弟送行。”

楚玉祥连忙摇手道：“二师兄，小弟到北峡山去，很快就要回来的，还送什么行？”

春兰早已像一阵风般走了出去。

林仲达微笑道：“中午给师弟送行，家父自然也会来，这样就是告诉人家师弟已经离开镇江了，这对你的行动，不就方便多了么？”

楚玉祥一怔道：“二师兄……”

林仲达笑道：“师弟还要瞒我么？你去北峡山，并没有时间限制，可早可迟，但师弟发现春桃身手不弱，而且又有很多可疑之处，她勾结灰衣老道，不利于愚兄，愚兄又不是她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师弟岂会袖手不管？所以我猜师弟去北峡山，只是藉口而已，你说我猜的对不对？”楚玉祥点头笑道：“二师兄果然机智过人，小弟一举一动，果然瞒不过二师兄。”

林仲达道：“愚兄刚才思索着这一件事，她潜伏在我家，和勾结灰衣老道，其目的显然是要使愚兄淹留床第，起不了身，或者让愚兄伤势加重，终于不治，但害死愚兄，是为什么呢？那只有一个可能，因为愚兄是东海派的弟子，他们一个也不能留，因此昨晚暗算师弟，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楚玉祥听得心头一凛，说道：“二师兄认为她和害死师父、师娘的贼人是一党的？”

林仲达道：“难道你还以为事情很简单么？从她杀人灭口这一点看来，大概也八九不离十了。”

楚玉祥心中暗暗感到为难，二师兄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如果告诉他全盘经过，他自可更明了对方阴谋，但少夫人偏偏又是他的大嫂，这话自己如何能说？

若要真如他所料，少夫人和春桃是害死师父、师娘的贼人一党，将来他也一定会知道，自己就不该瞒他……林仲达抬目道：“师弟想什么心事？”楚玉祥道：“没有，小弟只是在想，此事应该如何着手？”林仲达道：“这倒不难，师弟既已发现蛛丝马迹，只要循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就可以了。你下午离开寒舍之后，今晚到我书房里来，再作详谈。”

楚玉祥道：“小弟觉得今晚还是不来的好，只要一有消息，自会来和二师兄商量的。”

林仲达点头道：“这样也好，反正我都睡在书房里。”中午时分，这顿送行宴，就设在西花厅，酒菜自然特别丰盛。席间林厚福殷殷劝酒，一面说道：“楚少侠怎不多住几天，你和仲达是师兄弟，这里就和自己家里一样，大家有个伴儿。”

楚玉祥道：“老伯厚恩，小侄至为感激，只是小侄此次北峡山之行，是家师临行时交代的，小侄那时还不知道东海镖局出了事，原想赶回来探望师父、师娘，再去北峡山，后来得知二师兄重伤未愈，小侄身边正好有家师的治伤丹药，才先来探望二师兄，如今二师兄伤势已经痊愈，师命难违，等办完了事，自会再来。”

林厚福笑道：“如此就好，楚少侠北峡山回来，就可在舍间多盘桓些时候了，依老朽看来，楚少侠一身所学，胜过仲达甚多，今后仲达还要你多多照应呢？”

楚玉祥道：“老伯言重，如论才干，二师兄胜过小侄太多了。”

饭后，春兰送上香茗，楚玉祥只喝了一口，就起身告辞。林厚福、林仲达一直送出店门，门口早已有一名小厮牵着一匹马在待候。

林厚福道：“楚少侠，请上马了。”

楚玉祥道：“小侄……”

林仲达不待他说下去，就接着道：“楚师弟不用客气，我们马厩里豢养着不少马匹，一般都是运货用的，有几匹，就是平常店里伙计到金陵去骑的，你此去北峡山，路程不近，自然骑马去的好，家父特地要他们挑了这匹脚程比较快的，

自己兄弟，何须推辞，你看，春兰已把你包袱、长剑都挂在鞍上了，你上马吧！”

楚玉祥只得拱拱手道：“老伯如此厚爱，小侄只好拜领了。”

说着就从小厮手中接过缰绳，跨上马鞍，又朝林厚福父子拱手作别。

出了西城，楚玉祥心中暗暗盘算，自己先得找个地方落脚才是，他在马上举头望去，老远就看到气象雄伟的金山，和七层高的慈寿塔，在斜阳之中，显得金碧辉煌，有如一枝彩笔。

一路策马徐行，觉得金山寺是大丛林（最大的庙宇叫做丛林）自己骑着马匹去借宿，诸多不便，不如找一个冷落的小庙，才不至引人注目。

这就从金山寺旁，过了一条小河，沿着柳堤行去，经过中冷泉，地势渐僻，又走了一段路，山脚下果然有一座小庙，只要看山径杂草丛生，该是荒圯已久！

这就策马来至小庙门口，一跃下马，牵着马匹，走进山门，小天井中草长过膝，十分荒芜，大殿上到处都是瓦砾，连神龛都已破旧不堪，显然是一所没有庙祝的破庙了。心想：“这个地方倒不错。”

随手把缰绳圈到马头上，任它在小天井中吃草，一手从鞍上取下长剑、包袱，只觉包袱提到手十分沉重，跨上石阶，放下长剑，打开包袱，除了衣衫，还有一个油纸包，里面居然是十几个包子，还有切好的酱肉、肴肉，敢情是二师兄吩咐春兰给自己准备的了。

另外还有两封银子，每封一百两，一共是二百两。这可能是林老伯给自己做盘缠的了，他们没有跟自己明说，那是怕自己不肯收受了。

这时天色已渐近黄昏，他俯身朝石阶上吹去灰尘，坐了下来，饱餐一顿，然后把吃剩的依然用油纸包好，连同包袱，纵身飞上横梁，吹去灰尘，放到梁上，又在石阶上坐了一会。

等天色全黑，站起身佩好长剑，又把马匹拴好，两扇山门，也移来了一块大石堵上，才纵身越墙而出。

此时天色虽黑，但从金山到镇江城，不过五六里路，最多也不过顿饭工夫，就可到达，这时距离夜行人出动的时间，当然还太早了些这就缓步徐行，沿堤走去，走上大路，依然安步当车，缓缓而行。

他这一路上倒像是游人墨客，踏月寻诗，信步徜徉，只是今晚已是下旬，一勾残月，甚是昏黯，路上也没有第二个人影，走得极为悠闲，右手还在有意无意之间，摸了摸长剑的剑柄，嘴角也在此时隐隐露出一丝微笑。

他此时正在赶路，何以会有得意的微笑呢？因为他发现左侧林中隐伏着人，而且还不止一个。

要知他如今身兼两家之长，耳目何等灵异，只要有人进入十丈之内，就瞒不过他的耳朵，何况这片树林和他相距还不到五丈远。

楚玉祥只作不知，看看时间还早，索性在左侧林中找了一块大石，坐了下来，轻咳一声道：“林中的朋友可以出来了吧？”

他背向林内，若是有人突起发难，岂不把整个背后卖给了人家？但他艺高胆大，根本没把伏在林中的人放在眼里。

他话声刚落，只听“刷”的一声，闪出一个人来。这人身穿黑布劲装，神情阴冷，看了楚玉祥一眼，阴恻恻的道：“你姓楚吧？”

楚玉祥安坐石上，含笑道：“噫，朋友怎么知道我姓楚的？”黑衣人道：“沈道全是你杀的吧？”

“沈道全？”

楚玉祥已想到那个灰衣老道敢情叫沈道全，但故作惊讶的道：“朋友说的沈

道全是谁？在下和他无冤无仇，怎会无故杀人？”

黑衣人道：“沈道全就是游方道士，这回你总明白了吧？”楚玉祥哦了一声道：“朋友说的就是那个穿灰色道袍的老道，你是他朋友？”

黑衣人冷声道：“我问你是不是你杀的？”

楚玉祥笑了，随口道：“昨晚确有一个灰衣老道拿着黄蜂针筒，打了我一筒七十二支毒针，被在下追上，他伏地求饶，我问他是什么人支使的，他没有说出来，就死去了，在下正因不知他究竟是什么人？朋友既然知道他叫沈道全，一定也知道他为什么要用歹毒暗器暗算我了，朋友倒说说看，究竟是什么人支使他来的？”

黑衣人目芒飞闪，阴沉的道：“小子，你还是去问阎老二吧！”

右手一抬，倏地亮出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来。

“慢来！”楚玉祥摇着手道：“树林子里，似乎还有三位隐藏着没有出来呢，朋友既然约了帮手，何不一起请出来，让楚某也见识见识，四位一起上，人手多些，也多有几分胜算，如果只有朋友一个人出手，那就恐怕不是楚某的对手了。”黑衣人一愣，看他安详的坐在大石上，连站都没站起来，心中也觉得自己一个人也许真的不是他对手，随即哼道：“你们出来吧！”

他话声出口，树林中果然飞闪出三道人影，轻捷无声的落到楚玉祥四周，这三人同样穿着黑色劲装，神情也同样冷漠，一望而知四人都是戴面具。

原来他们早已分成三面隐伏在林中，准备由为首的黑衣人出手，楚玉祥若是不敌，想逃入林去，正好被他们截住。如果为首黑衣人一个敌不住楚玉祥，他们可以从三面闪出，联手合击，设想不可谓不周，但却被楚玉祥一口道破，他们只好现身来了。

楚玉祥依然坐着没动，望望四周，朝先前那黑衣人问道：“看来朋友是他们领头的了。”

为首黑衣人不耐的道：“你不用多问，快亮兵刃吧！”楚玉祥笑了笑道：“在下非问不可，古人说得好，擒贼擒王，在下知道那一个是领头的，只要把领头的拿下，其余三个就可以少费点手脚了。”

为首黑衣人似被激怒，喝道：“小子，废话少说，你再不亮刃，咱们一样把你剁了。”

楚玉祥冷笑一声，虎的站起，他这一站起，就有一股逼人寒风随着身形一动，朝外逼去，四个黑衣人身不由己的后退了一步。

楚玉祥忽然伸手从腰间摘下长剑，随手朝大石上一插，冷晒道：“和你们四块废料动手，还用不着楚某使剑。”他这随手一插，一柄连鞘长剑就像毫不费力的插入大石，足有一尺来深，这下直把四个黑衣人看得心头大为震惊，但听为首黑衣人口中“呀”的一声，雪亮的刀光，突然从四面合拢，四柄扑刀一齐朝楚玉祥身上劈到。

像这样四柄扑刀同时攻到，实在叫人无从招架。楚玉祥并没有招架，他只是身形一侧，双手疾发，左手拍左刀，右手拍右刀，然后舒右腕，一把抓住对面为首黑衣人手腕，出左足使“虎尾脚”踢向身后一人。

这一连四个动作，快逾闪电，左右两人刀上被楚玉祥拍了一掌，便觉一柄刀奇冷如冰，五指冻得剧痛，那里还握得住刀柄，当当两声，跌落地上，身后那个被一脚踹中小腹，口中啊了一声，仰面跌出。

楚玉祥一把抓住为首黑衣人手腕，左手迅疾点出一指，身形一晃，人已到了左首黑衣人面前，抬手一指点了他穴道，再转而向右，又朝右首黑衣人点出一指，

两人钢刀脱手，连人影都没有看清，就被点了穴道。

楚玉祥身形疾弹，一下落到身后那人身旁，没待他跃起，（他是仰跌出去的）一手提起他衣领，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提了过来，走到大石前面，用力朝地上一掷，然后大马金刀的在石上坐下，喝道：“从你先说起吧！说，你们是什么人，受何人指使而来？”

那黑衣人被他这一摔，四脚百骸都被摔散了一般，眼看三个同伴都像泥塑木雕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真不敢相信凭自己四人，竟然会在出手第一招上就被人制住，口中倔强的道：“我不知道。”

楚玉祥朝他笑了笑：“你会说的，你们三个同伴也会说的，如果你说的和他们对不拢，我会对你不客气……”

随着话声，起身走到黑衣人身边，手掌轻轻在他头顶上一按，说道：“在下不想用强，还是你自己说吧！”

他口中虽说“不想用强”；但手掌这一按，“太素阴功”一缕奇寒澈骨的冷气，已从对方“百会穴”上像醍醐灌顶，沿着背脊骨直下。

那黑衣人口中“啊”了一声，就打着冷噤，全身随即起了一阵颤抖，冷得有如堕入阴冰地狱，连心跳都快僵住了，口中断断续续的道：“我说……我说……了……”

“好！”楚玉祥道：“先说说你们是什么人？”黑衣人道：“长江四凶。”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楚玉祥又道：“是什么人叫你们到这里来等我的？”黑衣人道：“是老大要咱们一起来的，他说你杀了沈道全，咱们要替沈道全报仇。”

楚玉祥道：“沈道全和你们是什么关系？”

黑衣人迟疑了下才道：“他……本来和老大是熟人，最近……他把咱们引入一个叫……江南分令下面，他是咱们的联络人……”

“江南分令？”

楚玉祥心中一动，问道：“江南分令是什么？”黑衣人道：“我真的不知道。”

楚玉祥一指为首黑衣人问道：“他是你们老大？”黑衣人点点头。

楚玉祥道：“好，我问完了自会放你。”

起身走到为首黑衣人身边，举手在他背后拍了一掌。他这一掌本是替对方解开被制的穴道，那知一掌拍下，为首黑衣人突然身躯一晃，朝地上扑倒下去。

楚玉祥一怔，俯身看去，只见他双目微睁，嘴角间缓缓流出黑血，分明中毒身亡，目光一注，果然发现他背后衣衫上有一个针尖细的小孔，四周略呈乌黑，若非楚玉祥精深，他们穿着一身黑衣，这点小孔是无法发现的。

“好歹毒的暗器，敢情就是黄蜂针了。”

楚玉祥看得极为愤怒，此人居然当着自己杀人，自己居然会一无所觉，唔，这分明也是杀人灭口了，莫非他会是春桃不成？

他急忙起身，走到另外两个黑衣人身后，仔细看去，这两人背后果然也有一个极细小孔，分明也中了毒针，只是他们被自己制住穴道，血脉被闭，是以并未倒下，但只要穴道一解，或有人动他们一下，就会扑倒下去。

看来这人身手大是不弱，潜近五丈之内，自己依然一无所觉，唔，他是趁自己问话之际，才出手的，那么现在自己正在查看三人死因，他可能又向问话的那黑衣人下手了。楚玉祥一念及此，迅疾无伦一步掠到坐在地上的黑衣人面前问道：“你没事吧？”

黑衣人道：“在下有什么事？”

楚玉祥一挥手替他解开穴道，说道：“你三个同伴已经死了。”

黑衣人目射厉芒，说道：“是你杀了他们，我……和你拚了。”

猛地一跃而起，挥手一拳，朝楚玉祥当胸直捣过来。他明知不是楚玉祥的对手，但一人拚命，万夫莫当，这一拳拳风飒然，倒也势劲力足，沉猛之极！

楚玉祥伸手一格，一把就抓住他手腕，说道：“他们不是我杀死的？”

黑衣人右手被执，左手又振臂一拳，迎面奋力击手，粗声道：“不是你，还有谁？”

楚玉祥右手一带，喝道：“我要杀你们，易如翻掌，何用抵赖？何况既然杀了三个，留你何用？”

黑衣一怔，想想也有道理，问道：“那是什么人杀死他们的？”楚玉祥五指一松，放开他的手腕，说道：“杀死你老大三人的人，也就是昨晚杀死沈道全的人，他杀死他们的目的，志在杀人灭口，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他们三人都是被歹毒的黄蜂针刺死的。”

黑衣人道：“那么怎么会没向在下下手呢？”楚玉祥道：“因为我正在问你的话，你和我距离较近，射杀了你，我立时会发觉，他就不容易脱身了。”

说到这里，暗以“传音入密”说道：“我想此人可能还隐伏附近，而且也绝不会放过你的，你若要给你同伴报仇，我也正在找他，那么待回你离去之后，走得不要太快，我会暗中跟在你身后，就可以把此人引出来了。”

黑衣人点着头，转身朝他老大走去，目光一注，只见老大半个身子已经化为一滩黄水，正在逐渐腐蚀。再看其他两人也是一样，上半个身子业已腐蚀消失，心中不觉一黯，切齿道：“竟然会是化血针，咱们兄弟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江南分令，竟然落得这样一个惨死，尸骨无存。”

说到这里，朝楚玉祥拱拱手道：“阁下如果没有什么事了，在下告辞。”

楚玉祥道：“你只管请便。”

黑衣人转身疾奔而去。楚玉祥伸手取过插在大石上的长剑，身形飘忽，远远尾随了下去。

但就在黑衣人和楚玉祥去得渐远，刷的一声，从树林左侧闪出一条人影，身法极快，朝大路上飞掠而去。

原来这树林中，除了四个黑衣人，还有一个人隐伏着，这人当然是用“化血针”射死三个黑衣人的人了，楚玉祥内功虽然精纯；但终究经验还不老到，这人隐伏林间，只要摒住呼吸，或者呼吸得极其轻微，他就会忽略过去。

是以他连杀了三人，楚玉祥不曾发现他离去，还以为此人身手极高，他居然一无所觉呢！

却说楚玉祥尾随黑衣人一连跟出十数里外，依然不见一点动静，自己还另有事去，没有时间再尾随下去，这就以“传音入密”朝前面黑衣人道：“看来朋友不会有事了，今后好自为之，我不再跟你下去了。”

说完，转身朝来路奔了回去。

这一阵耽搁赶到镇江城中，差不多已经是二更时分，只有大街上还有零星的灯火。

林大祥绸布庄正在大街之上，此时早已上了店门。

楚玉祥绕到侧首，四顾无人，点足跃上围墙，再长身掠起，一道人影，疾如飞隼，不消几个起落，掠过两重院落，已经到了内宅，立时隐入暗处，举目看去，少夫人寝室四扇雕窗虽已关上，但还有灯光从窗棂上射出，显然尚未入睡。

楚玉祥艺高胆大，悄然飘落廊下，以他此时的功力，室内两人纵然武功不弱，也未必会发觉，他轻轻掩近窗前，用手指沾着口水在窗纸上戳了一个小孔，凑着眼睛往里望去。

房中银虹吐蕊，照得一室颇为明亮。中间一张小圆桌旁，一手支颐，坐着一个蛾眉淡扫，头梳堕马髻的少妇，目光望着油盏上结的灯蕊，怔怔出神，她边上还放着一盏茗碗。

楚玉祥看得不觉一怔，这里明明是少夫人的卧室，连摆设也和昨晚看到的一样；但坐着的这个少妇，却并不是昨晚遇上的那一个少夫人。

昨晚那少夫人黛眉如画，眼波欲流，一张宜喜宜嗔的脸上，红馥馥娇艳欲滴，生得好不风流俏美？今晚这个少妇，虽然也风姿秀媚，但却稳重端庄，眉目间另有一种淡淡的幽怨。

楚玉祥心中暗道：“这人会是谁呢？”

就在此时，只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从房门口走入，那是一个十六七岁的青衣少女，一看就知是使唤的丫鬟了，她，也不是春桃！

楚玉祥想起二师兄说过，他家中只有三个使女，春兰、春梅、春桃，这三入自己都已见过，他几乎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但房中一切摆设，却又和昨晚一般无二！

心中正在疑虑之际，那丫鬟已经开口了：“少夫人，你怎么还不睡呢？连茶也不喝一口？”

“少夫人”，楚玉祥心更觉疑窦丛生，这少妇也是“少夫人”。

那少妇目光一抬，幽幽的道：“春桃，你也不想想，昨晚我们被两个女强盗在上一拍，就半点动弹不得，后来又把我们关在后面你的房里，连想叫救命都好像梦厌似的，叫不出声来，想想有多可怕？我……我……那里还敢睡，大少爷偏偏一个月只回来这么几天，我真不想把昨晚的事儿，去禀告公公，偏偏我妆奁里的金饰珠宝又一样不少，说出来了也没人会相信……”

那丫鬟道：“少夫人，我说东西既然一样不少，那就算了，张扬出去也不好……”

听到这里，楚玉祥心中不禁暗暗“哦”了一声，原来昨晚贼人是有计划的行动，目的大概是为了对付自己，两个女的假扮了少夫人和春桃，难怪沈道全（灰衣老道）暗算自己不成，就朝这里逃来，那假扮春桃的人怕沈道全说出底细，才杀以灭口，眼看一计不成，又使一计，所以要硬拉着自己来见少夫人，又在茶中暗使手脚……。

他想到昨晚那香艳的一幕，俊脸不禁为之一热。

看来那假扮“少夫人”和春桃的两人，业已远颺，自己本来以为二师兄家中有了内奸，自己离开之后，二师兄孤掌难鸣的想法，也大有出入了。

他悄悄退出走廊，长身掠起，朝前面二师兄住的书房飞纵而来，那是因为二师兄还等着自己的消息，自己告诉了他今晚所见，明天就可以上北峡山去了。

书房里当然还点着灯火，林仲达就坐在临窗的一把藤椅上，小几上也放着一盏茶，但正好拿起茶碗要喝，忽然微风一飒，他面前已经多了一个人。

林仲达一下放下茶碗，说道：“师弟，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楚玉祥含笑道：“二师兄久候了，今晚遇上的事情可多着呢！”

刚说到这里，耳中突然听到窗外响起轻微的衣袖飘风之声。楚玉祥耳朵何等灵敏，心中不禁暗暗冷笑。

林仲达已经站起身道：“师弟，今晚你遇上了什么事？快坐下来再说，愚兄

从初更一直等到现在了。”

“不急。”楚玉祥回头四顾，问道：“二师兄，你书房里可有厕所，等小弟告个便再和你详谈。”

林仲达伸手一指，说道：“就在后面院子转角上，有一个尿桶。”

楚玉祥不再说话，匆匆从书房一道侧门出去，后面就是一个小院落，他可并不是真的要小便，身形纵起，一下越出围墙，绕到了前面，再轻轻飘落地面，这是书房前面，院子相当大，花木扶疏，石砌花径，曲折清幽，他悄悄行来，果然西面对着书房窗前，一排修剪整齐的冬青树叶间，隐伏着一个小巧的人影。

这人一身青衣，背后梳着一条长辫，她虽然隐伏在这树叶阴暗之处，但楚玉祥目能夜视，一眼就从她后形认出正是方才少夫人房中见到的春桃！她一身轻功，竟然如此高明！

这下使他心头感到十分困惑，她既然不是昨晚的春桃，何用跟在自己身后而来，窃听自己和二师兄的谈话？

哦，他陡地想到方才自己在少夫人窗口听到谈话，莫非是她们故意说给自己听的？但她们面貌何以会和昨晚不同？那一定是经过了易容。

心念转眼之际，人已悄悄掩到了春桃身后，轻咳一声，笑道：“姑娘可以站起来了。”

春桃猛然一震，蹲着的人动如旋风，一下转过身也站了起来，手中已多了一柄寒光闪闪的短剑，身形刚转，剑若流星，朝楚玉祥当胸刺到，出手奇快绝伦！”

她这一转身，楚玉祥才看清楚，一点没错，她正是今晚在少夫人房中的春桃，不觉微笑道：“这一来你不是泄露身份了吗？”

身子轻轻一侧，就避开刺来的剑锋。

春桃一声不作，右手连划，刷刷刷一连攻出三剑，寒芒飞闪，大有拚命之意！

楚玉祥只斜跨了一步，便自避开。春桃忽然身子一弓，疾如脱兔，企图朝圆洞门夺路逃出。

楚玉祥冷笑一声：“今晚你还想走吗？”

人影一晃，已经挡在她面前。

春桃抖手一剑，直射楚玉祥面门。楚玉祥左手立掌如刀，斜切而出。

春桃心中暗道：“你是不要这只手了。”

心念还未转完，陡觉“啪”的一声，手腕为之一震，不，刺去的短剑已被他手掌轻轻拍在剑身之上，这一拍，立有一股奇冷如冰的寒意，从剑身转过来，五根握着剑柄的手指，就像握在寒冰之上，冻得麻木生痛，心头不由大吃一惊！楚玉祥脚上忽然跨上半步，右手疾出，口中喝了声：“拿来。”

春桃急急往后跃退，但掌中短剑已被楚玉祥夺了过去。这一段话，说来好像已经有许多时光，实则从春桃蹲着的人，转身发剑，到短剑被夺，前后也不过是一两句话的工夫。

书房中的林仲达听到楚师弟忽在他前面花圃中说话，心下大奇，他究竟是练过武的人，反应也不慢，急忙闪身而出，问道：“楚师弟，有什么事……”

楚玉祥把夺来的短剑，一抬手，飞射到花叶之中，一面笑道：“没什么，只是有一个奸细被小弟截住了。”

“有奸细！”

林仲达听得一惊，纵身掠来，目光一注，口中咦道：“会是春桃？”

他一眼就认出是春桃来，可见她今晚是真面目了。（昨晚春桃可能易了容）

楚玉祥回头笑道：“她是跟踪小弟身后来的，小弟若是连这一点都会被她瞞

过，那就不用江湖上走动了。”

他口中虽在说话，人依然挡在春桃面前，但脸上却转过去与林仲达说着话，这自然是没把春桃放在眼里。

春桃短剑被夺，林仲达又赶了出来，心头正感惶急，一见有机可乘，双掌急翻而起，一先一后连续劈出，这一发之势，是她蓄势已久，一双匀虹纤掌，一发即至，直向楚玉祥当胸印到。

楚玉祥故作不知，待她双掌接近，突然双手翻起，五指勾曲如爪，朝她脉腕扣去。

这一记，正是鹰爪门的“变擒拿式”，手势不繁，但很实用，双爪同发，只要被他拿住一只，就会被他制住。尤其在目前的楚玉祥手中使出，威势和一般鹰爪门的人使来，就大大的不同。

春桃身手果然不弱，印出的双掌突然一缩，举手之间，就点出两指，她这两指，居然不带丝毫破风之声，只有一丝极弱的微风，点向楚玉祥双掌掌心。

楚玉祥虽然不晓得她使的是什么指法，但他依稀可以觉得出来，她这两指指风虽微，却有渗穴透骨之功，昨晚自己曾着她的道，敢情使的就是此种指法了。一时之间，倒也不敢大意，双手连划，几股潜力，接连拂出。

春桃始终一言不发，点出两指之后，手腕连振，几指不住的朝楚玉祥身上三十六处大穴，连续不断的点出。先前她指风只是如丝如缕，不见如何劲急，但经她这样连续不断的点出，指风渐渐尖锐如针，嘶嘶风声，发出刺耳的异声，愈来愈见凌厉。

因为她发指的速度极快，看去好像一片指影，一齐出手，有如百十支极尖锐的玉椎，密集刺来。

楚玉祥昨晚被她点中过穴道，心中不无顾忌，尤其其他对自己身兼正邪两种神功，却并不知道自己的武功究有多高？自然不敢托大，看到春桃双手发出来的指功，竟有这般厉害，也迅快的双掌向空连封带推，严密封闭住对方的指风。林仲达站在一旁，看得暗暗惊心，忖道：“春桃这一身武功竟然十分高明，她年纪不大，会是从那里学来的呢？”一二十招下来，寒气愈来愈重，直逼得她全身奇冷难耐，忍不住打着冷噤，几乎连上下牙床都在发抖了，双手全冷得发冻，“天星指”出手困难，大有点不出去之感！这情形，楚玉祥自然很快就发现了，她指法已现滞钝，不似先前的轻巧凌厉，口中大喝一声，欺身直上，左手化爪，一下就扣住了春桃的右腕。

试想他这一二十招，运掌封解，“太素阴功”早已布满了全身，这五指扣落，几乎有如五根冰条，奇冷澈骨！不，一股奇冷澈骨的寒气，从春桃脉腕渗入，春桃纵有一身武功，那里禁受得住，口中惊“啊”一声，忽然往后栽倒。林仲达急忙叫道：“师弟，要留活口！”

楚玉祥笑道：“小弟并没有杀她，是她自己晕了过去。”林仲达道：“快把她带到书房里去。”

楚玉祥点点头，左手扣着她脉腕没放，左手一把爪着她背后衣领，提了起来，大步走入书房。

林仲达迅疾掩上了房门，又走过去放下窗帘。楚玉祥早已把春桃放到地上，她依然双目紧闭，没有醒来，心中暗暗奇怪，自己又没点她穴道，怎么会昏迷不醒的呢？莫非暗中有人杀以灭口？

一念及此，急忙俯下身去仔细检查了一遍，身上也并无被暗器击中的痕迹。

林仲达道：“师弟，你点了她穴道吗？”

楚玉祥摇摇头，举手在她脸颊上轻轻拍几下。他拍她脸颊，原是为了好使她早些清醒过来，那知这一拍，登时感到她脸上皮肤异样，好像另有一层皮肤贴在肉上，本来还算黏合得很好，但经手掌一拍，就有一种似离非离，似合非合的感觉，心中不禁一动，说道：“二师兄，她脸上好像戴着面具。”林仲达笑道：“她就是春桃，何用再戴面具？”

楚玉祥道：“不信，你来摸摸她的脸皮？”

林仲达伸出两个指头，在她脸颊上摸了一阵，点头道：“她果然戴着面具，这就奇了，难道她不是春桃？”他只能摸到她脸上另有一层皮肤，却无法把它取下来，不觉攒攒眉道：“师弟，你有办法把它弄下来吗？”楚玉祥道：“这个小弟也没有经验，她不知是如何戴上去的？小弟且试试看。”

当下伸出手掌，横按在春桃的鼻梁上，口中微微吸气，掌心一凹，有吸力运在掌心，猛然向上提起。

他原先是试试的，但他身兼两家之长，内力何等精纯，这一吸气，顿觉有一层东西被吸在手掌上，提了起来，急忙低头看去，那正是一张极薄的面具，已经爪在手上，脱离开春桃的面颊。

春桃果然戴着面罩，面具被揭开掉，春桃已经不是春桃了，那是一个皮肤稍黑的女子，鹅蛋脸，弯弯的眉毛，挺直的鼻子，面貌姣好，比春桃成熟得多，看来约莫有二十三四岁。

林仲达口中咦了一声，还没说话，那女子已经眼皮滚动，倏地睁开眼来！（她是被‘太素阴功’的寒冰之气，冻得闭过气去），她果然十分机伶，立即虎跳从地上挺身跃起！楚玉祥道：“姑娘还是坐着，咱们好好谈谈。”抬手一指，点了她的穴道。

那女子堪堪跃地，又一屁股坐了下去，目露怨毒，冷冷的道：“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

林仲达道：“你究竟是什么人？假扮春桃，有何图谋？还要老实说出来的好。”

那女子穴道受制，坐在地上，索性闭上了眼睛，一言不发。

林仲达又道：“你已经落在咱们手中，还是好好答我所问，你不说咱们会放过你吗？”

那女子依然一声不作，对林仲达说的话，恍如不闻。林仲达不觉怒哼一声道：“你再不说，那就休怪林某手段毒辣。”

那女子还是不理不睬。

林仲达怒道：“妈的，你这丫头，不给你吃点苦头，你还以为林某是吃素念经的人，对你下不了手？”

楚玉祥道：“二师兄，还是小弟来问她。”

一面朝那女子说道：“二师兄说的话，姑娘大概都听到了，江湖上有句话，叫做冤有头、债有主，姑娘乔装春桃，而且你们这般人，一再暗算在下，总有个原因，姑娘既非主谋之人，只要……”

林仲达一摆手道：“楚师弟且慢！”

楚玉祥问道：“二师兄有什么事？”

林仲达道：“她脸色有什么不对！”楚玉祥目光打量着那女子，说道：“小弟怎么看不出来？”林仲达道：“她肤色本来有些黑，但还是很光润的，这一会工夫，原来的光采，渐渐失去，脸上好像多了一层黑气，比方才晦暗得多了。”

楚玉祥仔细看去，果然没错，方才她黑里带俏，脸上还有少女的光采，现在

却已变成了死灰色，这就问道：“二师兄，你看……”

林仲达道：“她好像服毒自戕了！”

楚玉祥道：“我们又没有刑逼，她干么要服毒自戕？”林仲达道：“我们虽然没有严刑逼供，但她落到我们手中，怕泄露机密，昨晚她既然杀灰衣老道灭口，她身落人手，自然也只好服毒自戕了。”

这几句话的功夫，那女子口角间果然缓缓流出黑血来，血，居然比墨还黑。

最使人触目惊心的，这人的五官也渐渐变形，好像里面正在腐蚀，面额眉目鼻梁随着缓缓的陷下，逐渐化去，不过盏茶工夫，一个人已经只剩了一堆衣衫，不，连衣衫也渐渐腐蚀！

“好厉害的毒药！”

楚玉祥看得目怵心惊，唉了一声道：“他们是什么组织呢？居然这般毒辣！”

林仲达望望地上一滩正在消失的黄水，说道：“楚师弟，你还是把今晚的经过，先说出来给愚兄听听。”楚玉祥就把自己如何遇上长江四凶，以及自己在少夫人窗下看到今晚的少夫人、春桃两人，和昨晚遇上的不同，以及听少夫人和春桃说的一番话，极详细的说了一遍。林仲达哼了一声道：“这是她们活该败露行藏了，本来楚师弟听了她们这番话之后，如果春桃（那女子）不再跟踪过来，想窃听咱们的谈话，她们就成功了，我们自然深信不疑，昨晚是两个女贼人假扮了大嫂和春桃，啊，师弟，你听说过‘江南分令’吗？”

楚玉祥摇摇头道：“没有。”

林仲达站起身道：“师弟，你把揭下来的面具给我，咱们走！”

楚玉祥把面具递了过去，问道：“二师兄要去那里？”林仲达道：“春桃既然有人假冒，脸上戴了面具，大嫂可能也不是真的大嫂了，我们自然找大嫂去，不论她是真是假，最好出其不意，先制住她，师弟有把握吗？”楚玉祥点点头：“小弟可以试试，要一招把她擒下，只怕没有把握，不过小弟绝不会让她逃跑，这是有把握的。”“如此就好！”

林仲达把面具揣入怀中，接着微一攒眉道：“我想不论她是不是大嫂，现在只怕已经不在了。”

楚玉祥道：“她不会这么快就得到消息的。”林仲达道：“她如果在春桃身后而来，躲在暗处，看到我们擒住了春桃就会逃走了。”

楚玉祥道：“这有可能！”

林仲达道：“快走！”

两人出了书房，立即纵身跃起，轻蹬巧纵，一路提气而行，到了内宅，轻轻飘身落地，从回廊走到少夫人房门口，林仲达朝师弟打了个手式，也没出声，一脚闯了进去。房中，圆桌上依然点着银虹，结了累累灯蕊。一张牙床上，罗帐未下，锦被折叠整齐，却没见到少夫人的影儿，她既不是少夫人，行迹已露，自是及早离去好！林仲达一个箭步，掠出房去，在少夫人住的这幢房屋几间房中都找遍了，依然不见大嫂的人影，这就说道：“她果然跑了，咱们回去吧！”

两人退出内宅，楚玉祥站住身子，拱拱手道：“二师兄，潜伏贼党，一逃一死，目前大概已可无事，小弟先告辞了。”林仲达点点头道：“好吧，师弟早去早回，等你回来了再作计议。”

楚玉祥应了声“是”，就长身掠起，飞越围墙，出了林大祥绸市庄后院，一路飞掠，赶回小庙，已快近三更。他越墙而入，飘落阶前，鼻中隐隐闻到一缕淡淡的幽香，非兰非麝，但绝不是花香！

这种香气，他记忆犹新，那是昨晚，他被春桃点了穴道，躺在少夫人的床人，

从枕头上闻到那股沁人心脾的甜香，差相仿佛！

这下使得楚玉祥蓦地一怔，脚下迅速后退了一步，目光一凝，定睛看去，只见石阶西首，背着身子，臻首微俯，侧身坐着一个穿玄色衣裙的女子，你能看到的只是她的一头披肩秀发，身黑如云，和在裁剪得恰到好处的衣衫，裹着一个曲线玲珑的胴体。

只要看她背形，这女子可以保证绝不会是丑八怪。深夜，荒庙，何来这么一个天仙化人的女子？“姑娘……”

林玉祥刚说出两个字，那玄衣女子已经缓缓的转过身来，嫣然一笑道：“楚公子刚回来么，贱妾已经等了好一会了呢？”

她这一转身来，星月朦胧，但楚玉祥目能夜视，这玄衣女子柳眉含黛，眼波欲流，红菱似嘴角微微上翘，露出盈盈浅笑，不但娇、而且美，简直既美又媚！

简直瑶台月下逢，楚玉祥看清她的面貌，不由得又是一怔，脚下也不由自主的后退了一步，口中惊异的道：“会是你！”她，就是昨晚假冒了二师兄的大嫂子的女子！

玄衣女子双手拢拢后肩长发，轻盈的站了起来，含笑道：“楚公子想不到吧？”

这一瞬间，楚玉祥已经定下神来，冷然道：“你来作甚？”玄衣女子眨着一双亮晶晶的秋波，嗤的轻笑了声，才樱唇轻启，娇声道：“贱妾刚才不是说过了，贱妾是在这里等你呀！”

楚玉祥道：“姑娘等我有什么事吗？”

“瞧你！”玄衣女子瞟了他一眼，披披嘴道：“楚公子好像对贱妾敌意很深，贱妾来找你，你是主，贱妾是客，这样冷冰冰的、硬绷绷的口气，是待客之道吗？”

楚玉祥道：“姑娘并不是楚某请你来的。”

玄衣女子轻笑一声，抿抿嘴道：“那就是不速之客了，但不论你请不请，贱妾总是你的客人咯，你先把敌意收起来好不好？”

楚玉祥艺高人胆大，不觉潇洒一笑道：“好吧，姑娘来找在下，不知有何见教？”

“这还差不多！”

楚玉祥只“哦”了一声。

玄衣女子偏着头，幽幽的道：“你怎么不请我坐呢？”楚玉祥回顾了石阶一眼，笑道：“姑娘请坐。”玄衣女子果然轻轻撩起长裙，俯身吹吹灰尘，在阶上坐下，一面仰起脸娇笑道：“主人也请坐呀！”

楚玉祥对她敌意已去，也就潇洒的在阶上坐下，只是和她保持了三尺光景的距离。

玄衣女侧过身来，说道：“楚公子已经知道贱妾不是你二师兄的大嫂了，那么你知道贱妾是什么人吗？”楚玉祥道：“在下不知道。”玄衣女子又道：“你怎么不问问贱妾呢？”

楚玉祥笑了笑道：“姑娘肯说么？”

玄衣女子幽幽的道：“你问我，我自然会说的了。”楚玉祥笑道：“姑娘随便说一个名字，在下也不知道。”玄衣女子道：“楚公子认为贱妾绝不会对你说真话？那我今晚何用来找你呢？”

楚玉祥看她似乎生了气，不觉拱拱手道：“在下失言，姑娘请勿介意。”

玄衣女子看了他一眼，才道：“楚公子那是相信贱妾说的不是假话了。”

楚玉祥道：“姑娘很重视在下的相信么？”

玄衣女子举手掠掠被夜风吹拂的长发，含笑道：“人无信不立，贱妾当然很重视自己说出来的话了，贱妾记得古人说过，可与言、不可与言、失人，不可与言、与言、失言，贱妾不会对一个不相干的人多说废话，所以楚公子可以放心，贱妾对你说的自然全是真话了。”

楚玉祥心中觉得奇怪，她何以一再强调对自己说的是真话呢？一面含笑道：“在下相信，在下现在可以请问姑娘芳名了吧？”

玄衣女子忽然娇脸泛红，眨眨眼睛，说道：“我叫梁慧君……”

她这句话声音说得轻轻，显然不是捏造的假名了。“原来是梁姑娘。”

楚玉祥望着她道：“在下想请教姑娘几件事，不知梁姑娘肯不肯见告？”

梁慧君道：“那要看楚公子问的事，贱妾知不知道？能不能说？楚公子不妨说出来给贱妾听听。”

“梁姑娘果然爽快。”楚玉祥道：“不过梁姑娘能说就说，不能说的，在下绝不勉强。”

梁慧君站起臻首道：“你只管问好了。”

楚玉祥道：“好，在下相信姑娘假扮二师兄大嫂和春桃，决不会是私人的行动，不知你肯不肯告诉在下，你们是一个什么组织？”

“贱妾知道你会有一问。”

梁慧君明眸微抬，幽幽的道：“贱妾如果说不知道，那是欺骗楚公子了，但贱妾如果说出来了，就难逃一死，贱妾还不想死，楚公子会原谅贱妾吗？”

她睁大一双美眸，望着楚玉祥，说来极为委婉。楚玉祥相信，因为怕泄露机密，已经有几个人先后被杀以灭口，或服毒自戕了，这就点点头：“姑娘那就不用说了，只是在下还有一个问题，希望姑娘能告诉在下，如果姑娘不肯说的话，能不能以点个头，或摇摇头作答覆，在下会十分感激姑娘的。”

梁慧君美目凝注，轻轻叹了口气道：“好，你请问吧！”楚玉祥道：“我义父、义母清明那天在北固山遇害，是不是江南分令下的毒手？”

梁慧君听得身躯一颤，娇艳如花的脸上也变了颜色，颤声道：“你怎么知道‘江南分令’的？”

楚玉祥目中神光逼视，说道：“姑娘请先答我所问。”梁慧君不觉轻轻的点了下头。

楚玉祥突然一把抓住梁慧君的手，说道：“你也是江南分令的人，快说江南分令在那里？”

梁慧君任由他紧爪着手，委曲的道：“楚公子，我不否认我是江南分令的人，但你也不用如此激动，闻总镖头夫妇不是我杀害的……”

“我知道不是你杀害的。”

楚玉祥放开她的手，切齿道：“如果是你杀害的，在下早就对你下手了，你可不可以告诉在下，江南分令设在那里？”

梁慧君道：“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楚玉祥道：“在下如果知道，还会问姑娘么？”

梁慧君幽幽的道：“就在林大祥布店里。”

她不待楚玉祥追问，目光一抬，接着道：“自从楚公子来了之后，分令使者手下几乎全已给你挑了，今晚使者一死，剩下的已经只有贱妾一个人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贱妾自然非走不可……”

他眨眨眼睛，望着楚玉祥，脸上忽然飞起两朵红云，缓缓垂下头去，赫然后道：“昨晚……贱妾……是奉命……我们……虽然没有……”

她说得断断续续，极为碍口。楚玉祥听她提起昨晚的事，俊脸也不禁红了。

只听梁慧君续道：“贱妾并不是一个低贱的人，只是……只是身入分令，就不能自主，上面要你怎么做，是不能违抗的……但贱妾自从见到公子，心里不知怎的一直有着公子的影子，今晚也一直替公子耽心……使者死了，贱妾也非走不可，但为你楚公子，贱妾才找来此地，只想告诉你一句话……”

楚玉祥道：“你说的使者，就是假扮春桃的女子了？”

梁慧君点点头，说道：“楚公子，你先让我说完了，好吗？贱妾找到这里来，本来有一句话，想劝你的，就算你武功最高，也绝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他们……声势极大……唉，贱妾无法多说，其实贱妾知道也并不多，我只是希望你……暂时离开这里……因为死了一个使者，还会有第二个使者派到这里来，这是贱妾唯一能说的话，你离开了，就没有人会知道……”

“他们不来，在下也会找到他们的。”

楚玉祥俊目放光，切齿道：“他们杀害义父、义母，我楚玉祥岂是怕事的人？”

梁慧君幽幽的道：“贱妾知道楚公子是不会听我劝告的，但……这是我一点心意……我真替你担心……”

“谢谢你。”

楚玉祥问道：“在下还想问姑娘一句话，他们杀害义父、义母，究竟为了什么？”

梁慧君摇着头道：“我不知道，这是上面的命令，当时只有使者一个人到了这里来，后来为了需要有人假扮林家少夫人，上面才派我来的，我……来了才三个月……”

她忽然盈盈站立，说道：“好了，贱妾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贱妾要走了，今晚一别，我们不会有再见面的日子了，楚公子，你要记着贱妾的话，他们势力正在方兴未艾，你杀了使者，贱妾不得不据实向上面报告，你目前不是已经离开林大祥布店了吗？最好改换一个姓名他们就不会找上你了，贱妾虽然没有机会再看到你，我……会一直祝福……你的……”

她眨动一双清澈的眼睛，眼中隐隐包了雾水。

楚玉祥感动的跨上一步，伸手握住了她一双柔荑，说道：“梁姑娘，谢谢你的关心，在下自会小心应付的，义父、义母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更姓，他们不找在下，在下也总有一天会找上他们的，姑娘不用替我担心，楚玉祥还没把这些江湖败类放在眼里。”

“你不知道……”

梁慧君心头一急，一个人缓缓的伸入他怀里，幽幽的道：“他们人多势众，其中大有高手，贱妾……贱妾不能说，知道的人也不多，但你一个人要和他们硬拚，实在太危险了，你……你叫我怎么好呢……”

她急得几乎要哭！

楚玉祥看她惶急的神情，心中更是大为感动，举手轻轻抚摸着她光润如油的披肩秀发，低头笑道：“梁姑娘，你……”

梁慧君偎在他怀里，幽幽说道：“你不怕，我怕……你……万一……”

她忽然流下泪来，呜咽的道：“你不知道，他们的实力有多强，你总只有一双手……”

她双手一环，抱住他身子，娇躯一阵轻颤。

楚玉祥安慰着道：“梁姑娘，你不用怕……”

他自然可以感到一个绵软的娇躯紧贴着自己身子，尤其她一对绵软的玉球，

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使人有窒息之感，他情不自禁的缓缓低下头去，吻着她秀发，这比昨晚闻到枕上的余香还要刺激，他也双臂一环，把她一个纤小娇躯抱得紧紧的。

但在此时，梁慧君忽然双手一松，轻轻推着他的胸口，飞红双颊，又羞又喜，又伤感的低下头去，黯然说道：“够了，贱妾只是一个残花败柳，能蒙公子这样相待，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今生今世，贱妾不会忘记你的，贱妾方才说的话，希望你时时记着，行走江湖，千万小心，贱妾走了。”

她说到最后一句话，迅疾的转过身去，纵身掠起，翩然朝墙外射去。

楚玉祥站在阶下，怔怔的出了回神，眼看时间差不多已快交四更，这就在石阶上盘膝坐下，但经过和梁慧君这番谈话，别说她柔情似水，投怀送抱，使人缠绵难忘。

如今证实义父、义母果然是“江南分令”害死的，听她口气，“江南分令”上面，另有主持的人，而且声势还着实不小，自己怎会从没听人说过呢？他虽然坐下来了，但思潮起伏，那里定得下心来？

一会工夫，东方渐渐已现曙光，天只要一亮，很快就天下大白，楚玉祥吸了口气，索性站了起来，走出山门，找到一条小溪，俯身掬水，洗了把脸，回入庙中，纵身在梁上取下包袱，取出昨晚吃剩的包子、酱肉，吃了个饱，才牵着马匹走出山门，翻身上马，一路西行。

第二天中午由慈湖渡江，对岸和县，已是北峡山脉的起处。

楚玉祥在和县客店住了一宵，翌日上路，也问了去北峡山的路径。

裴家堡果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一说出裴家堡来，客店掌柜就陪着笑道：“客官要去的北峡山裴家堡，是在舒城、庐江、桐城之间，这三个县就像鼎足而立，裴家堡正好在鼎足的中间，客官从这里去，到巢县向南，沿巢湖向西，经白石山、金牛，再过去就是北峡山裴家堡了。”

楚玉祥连连称谢，就策马往西驰去，中午在含山打尖，傍晚赶到巢县。

这古老的县城，街道隘狭，只有一家客店，正因生意不好，房间也极简陋，一横一直两条大街，商店稀落，十字路口，算是最热闹的所在了，却只有一家酒菜馆，叫做巢湖酒楼，三间门面，还算是初具规模。

楚玉祥跨进大门，就有一名伙计迎着哈腰道：“公子爷请高升一步，楼上雅座。”

楼上是三间门面打通的一座敞厅，放了二十几张八仙桌，但却只有疏疏朗朗的十来张桌上，坐着客人，连一半还不到。靠北首中间，却围着屏风，摆了一桌红毡银杯的酒席，不知是什么人在这里宴客？

楚玉祥上得楼来，也没有酒保招呼，他就找了一个临窗的座位坐下。

过了一会，才见一名酒保匆匆走来，送上茶水，陪着笑道：“公子爷请用茶。”

楚玉祥随便要了几样酒菜，酒保退去之后，他拿起茶盏，喝了口茶，瞥见从楼梯口走上一个读书相公装束的青衫少年。这人看去不过二十来岁，生得玉面朱唇，眉清目秀，甚是俊美，手中还执了一柄白玉为柄的折扇，顾盼之间，潇洒已极。

青衫书生上得楼来，他明亮的目光朝四周略一打量，眼看楼上食客，尽是一些商贾俗人，敢情只有楚玉祥一袭蓝衫，斯文俊雅，因此脚下不期而然朝楚玉祥这边走来，就在左首一张桌子落坐。

酒保慌忙趋了过去，哈腰道：“公子爷要些什么？”青衫书生把手中折扇缓缓放到桌上，抬目道：“你去叫厨下拣拿手的酒菜做几式来就好。”

酒保又道：“公子爷要什么酒呢？”

青衫书生随口道：“花雕。”

酒保退去之后，蓝衫书生一手托着茶盏，回过头来，朝楚玉祥含笑颌首。

楚玉祥也朝他笑了笑，正待和他招呼，正好酒保送上酒菜来。

第五章 初露锋芒

就在此时，忽听楼上有人高声吆喝着：“全老爷子到……”

这声吆喝传到楼上，立时有两名酒保迅速的朝楼梯口奔了过去，一左一右垂手伺立，只要看他们鞠躬如也，足恭唯谨的模样，这位全老爷子准是巢县的大人物了。接着但听一阵楼梯响，上来的人，一个个冒了上来，一共是四个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是红脸秃顶的老者，年约六旬以上，中等身材，穿一件土布大褂，左手还拿着一支竹根旱烟管，步履沉稳，一望而知是一位内外兼修的高手。第二个身穿蓝布长袍，白脸黑须，年在五旬以上，为人沉稳。第三个是女的，一身青布衣裙，年在四旬左右，但却风姿绰约，风韵犹存。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紫膛脸，浓眉如帚的汉子，五十不到身上穿一件古铜夹袍，顾盼之间，甚是气概。两名酒保一看到他，就赶紧躬下身去，口中叫着：“全老爷子。”

全老爷子却没去理睬他们，才一登楼，就不迭的说着：“请。”带前面三人朝中间围着屏风的一席走去。楚玉祥心中暗想：“这四个人气度不凡，一望而知都是武林中人，想不到会在山城小县遇上了这样四个人！”不，还有那个青衫书生，也人品非凡！心中想着，目光不期朝左首桌上那位青衫书生看去。

青衫书生依然手托茶碗，倚窗而坐，目光只是望着窗外大街，悠悠出神，好似对刚才上来的四人，并没注意一般！这也怪不得他，人家是读书相公，又不是江湖人，酒楼上有人宴客，自然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了。

楚玉祥斟了一杯酒，慢慢喝着。

中间那一席主客一到，几个酒保就忙碌起来，送茶的送茶，上酒菜的上酒菜，伺候得惟恐不周，可见这位主人全老爷子，在巢县一定是一位极有头脸的人了。

楚玉祥倒不是全老爷子是极有头脸的人才注意着他们，而是看出主客四人都是武林中人，才留上了心。他身兼两家之长，内功精纯，只要稍为留心，中间一席和他虽确相距有四五丈远近，但他们的谈话，还是清晰可闻。只听中间席上响起一个苍老声音呵呵笑道：“全师弟，大家都是自己人，你干么还要这般客气？”

这人一开口，楚玉祥就可以想得到是红脸秃顶老者说的话了，原来他们是师兄弟。

只听另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大师兄、二师兄、四师妹，难得到巢县来，尤其难得的是咱们师兄弟四人聚在一起，能略尽地主之谊，也是应该的了。”

这说话的自然是主人全老爷子了。

“哈哈！三师弟……”

这人声音较为清朗，自然是穿蓝布长衫的那人，只听他笑着道：“咱们师兄弟确有多年不曾聚首了，这回还是大师兄说的，你这里是必经之路，所以事前没有通知你，免得你再去六合，多跑一趟路，不如咱们一起来了，和你一起去就是了。”

全老爷子一怔，说道：“二师兄、四师妹先去了大师兄那里，再到小弟这里来的，还要到那里去？”

秃顶老者道：“事情是这样，下月初三，裴老哥正好花甲初度，他特地派他门下弟子送来四份请柬，邀咱们师兄弟四个一起去，裴老哥息隐林泉，已有多年不问江湖上的事了，纵然是他花甲初度，也不会郑重其事邀约咱们师兄弟四人一起去的，因此愚兄觉得他可能以花甲初度为名，另有要事相商。”

全老爷子道：“以大师兄看，裴老哥会有什么事呢？”

“这很难说。”

秃顶老者道：“他在请柬上特别用亲笔写了：‘坚辞隆仪，只是和多年未见面之老友叙叙’，可见邀约的并不止咱六合门师兄弟四人了。”

楚玉祥心中暗道：“原来他们是‘六合四杰’，自己曾听义父说过，六合四杰老大是掌门人徐子常，老二是董友纶、老三全遵义、老四是女的叫吴燕娘，果然是他们四个人了，他们说的裴老哥，会不会就是北峡山裴家堡的裴三省呢？”

只听女的（老四吴燕娘）说道：“除了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和裴堡主有旧，小妹和他只有数面之缘，他连小妹也邀请了，由此类推，大江南北的知名之士，只怕全在他邀请之内了。”

清朗的声音（老二董友纶）笑道：“他邀了愚兄等三人，自然非邀请四妹不可。”

“唉！”老大徐子常忽然轻轻叹了口气道：“六合淮扬三门派，太湖东海两面旗，江湖上把咱们江苏境内五大宗派，编成了这两句辙儿，如今东海闻老哥这一门，竟然在一日之间，烟消云散，说来当真良可慨叹！”

他说的这两句话，“六合淮扬三门派”，是指六合门、淮扬派、和鹰爪门，下句“太湖东海两面旗”，太湖帮本是反清复明的组织，乃是义旗，后来屡遭挫折，老一辈的人凋零已尽，如今的太湖帮，已是一个普通江湖帮会而已，东海门是以东海镖局起家，两面旗的另一面，指的是镖旗而言，这是江苏境内的五个门派。

楚玉祥听他提到义父，尽头不觉一黯，但却暗暗咬牙切齿的道：“我一定要重振东海门，谁说东海门烟消云散了？”

只听吴燕娘道：“东海闻老镖头这件事，江湖上传说纷纭，大师兄可曾听到什么吗？”

“没有。”徐子常道：“江湖上不外恩仇二字，闻老哥开的是镖局，难免和黑道中人结怨，听说鹰爪门追查了几个月，依然一点眉目也没有。”

楚玉祥暗暗哦了一声，忖道：“义母是鹰爪门的人，她老人家遭了毒手，鹰爪门自然要追查真相了。”

心中想着，举杯喝去，原来杯中已经没有酒了，这就取过锡罐，斟了一杯酒，再回头看去，左桌上那个蓝衫书生不知何时已经走了，失去交臂，心中不禁有些怅惘，一时再也无心喝酒，要跑堂的去下一碗面来，匆匆吃毕，也就会帐下楼，回转客店。

一宿无话，第二天继续上路，他一路西行，经高林桥、白石山，渐渐接近北峡山，路上不时可以遇上骑着牲口赶路的武林中人，敢情都是赶去裴家堡，正好遇上裴三省六十大寿，该不该带一份寿礼去呢？但这一带所经之处，只是些山间村落，临时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再说赶去祝寿的人，都是一方大豪，寿礼决不会菲薄，自己是厉神君门下，送得太寒酸，岂不辱没了师父的名头，倒不如不送的好，何况自己本来就不知他做寿，只是凑巧遇上而已。”

这一想，心头也就坦然了。

裴家堡座落在北峡山南麓，是一座气派极大的庄院，前面有一大片草坪，正面一排九间门楼，大门前蹲着一对比人还高的白石狮子，雕刻精细，栩栩如生。

今天离裴家老爷子生日，还有三天，但因各地友好，已经纷纷赶来，是以两扇黑漆大门一早就敞开着，石阶上站着两名身穿青布长衫的汉子，衣襟上虽没挂上“迎宾”红绸条，（还不到正日）但却是职司迎宾的人。

阶下两边也有着七八个人，那是专门招呼来宾、马匹、车辆的人。

楚玉祥是骑马来的。林大祥绸布庄是镇江城里首屈一指的大字号，饲养的马匹当然不会是羸马，何况这匹刺红马又是从中挑选出来的最好的一匹，虽非龙驹，却也毛色光润，神骏非凡，加上楚玉祥人如临风玉树，衣衫光鲜，腰悬一柄松纹剑，当真人如珠玉马如龙，风度翩翩，丰仪照人，一看就知是大有来历的人。

站在石阶上的两名迎宾汉子自然老远就看到了，没等楚玉祥驰近，就一齐趋下阶来迎接，另一名专司马匹的汉子，也同时跟在两人身后，趋了过来。

楚玉祥看到有人迎出，赶忙下马，早有一名汉子趋上两步，拢住了马头，恭敬的道：“公子爷马匹交给小的好了。”

楚玉祥含笑点头，说了声：“多谢。”

两名辽宾才迎着拱手道：“公子宠临，请到里面奉茶。”

楚玉祥连忙抱拳还礼道：“在下楚玉祥，是拜访裴老爷子来的，请二位代在下通报一声。”

左边迎宾汉子陪笑道：“楚公子请到里面奉茶，自有敝庄管事接待，楚公子要见老爷子，和管事说好了。”

当下就由右首一人走在前面领路，陪同楚玉祥进入大门，楚玉祥目光一动，就看到二门外对面左首一排长廓，三间敞轩；贴着一张大红纸条，上写“收礼处”三字，正有几个人在那里等着送上寿礼，自己没带礼，当然不用过去。

二门前，两边也站着两三个穿青衣长衫的青年，年纪都不过是二五六岁，想必是裴老爷子的门人弟子了。领着楚玉祥进来的汉子走进二门，朝站着的一人低低说了两句，然后回身抱抱拳道：“楚公子要见老爷子，请随在下来。”

楚玉祥心中暗道：“看来这位裴三省倒是气派得很！”一面拱手道：“兄台请。”

那青年转身领着楚玉祥进入二门，然后从长廓转入东首一座偏院，这里一排三间，像是一座较小的客厅。那青年领着楚玉祥进入客厅，就抱抱拳道：“楚公子请坐，在下告退。”

楚玉祥还礼道：“兄台请。”

青年退出不久，一名青年使女托银盘，端着一盏茶送上，轻启樱唇，娇声道：“公子请用茶。”

青衣使女退下之后，接着只听履声囊囊，从门外走进一个中等身材的老者，此人脸型瘦削，三角眉，眼细如缝，颏下疏明朗朗的花白胡须，身穿一件香灰色长衫，一手拈着几茎胡子，缓步跨入，才朝楚玉祥含笑抱拳道：“这位是楚公子了……”

这人个子不大，但架子却不小。

楚玉祥连忙站起身，拱手道：“在下楚玉祥，你老人家就是裴老爷子了？”

“啊，呵呵！”

中等身材老者呵呵一笑，说道：“楚公子快快请坐，在下陆公车，实为裴府总管，听说楚公子要见敝上，在下先来请教一声，才好向敝上回报。”

楚玉祥心头微感不快，暗道：“裴三省好大的架子！”一面抱拳道：“原来是陆总管，在下失敬。”

陆公车身为裴家堡总管，自然见多识广，那会看不出来？瘦削脸上堆起笑容，歉然道：“楚公子请原谅，这几天是敝上花甲子寿诞，各地赶来祝寿的宾客较多，如果一一都由敝上亲自接待，就不堪疲累了，因此凡是敝上要见的来宾，均先由在下接待，问清楚了，再行禀报敝上，如在平时，宾客不多，就不用这样麻烦了，这一点务请楚公子多多原谅。”

楚玉祥心想：他说的也是实情，这就含笑道：“陆总管好说，原来近日是裴老爷子花甲寿诞，在下事前并不知道，这不是太失礼了么？”

“楚公子侠驾光临，已使敝堡增光不少，何必拘于俗礼？”

现在陆公车已经知道这位楚公子不是祝寿来的，一面陪笑道：“在下看得出来，楚公子丰采迥异常人，自然是大有来历的人，不知尊师是那一门派的前辈高人？”

这话，不过是奉献承语，但问的却是楚玉祥师门来历，说得极为技巧。

楚玉祥道：“家师不在各大门派之中，在下此次乃是奉家师之命来见裴老爷子的，至于家师是谁，在下要见了裴老爷子才能说，这点，要请陆总管原谅。”

陆公车微微攥了下眉，脸有难色，说道：“楚公子说的是，只是在下不过是老爷子手下一名管事，老爷子如何吩咐，在下就得如何做，在下当然看得出来，楚公子是一位大有来历的人，但楚公子不肯说出尊师是谁，在下就无法向老爷子回报了。”

楚玉祥淡淡一笑道：“陆总管不用为难，你只要告诉裴老爷子，家师有一柄剑存放在他这里，在下是奉家师之命，前来取剑的，他自会知道。”

陆公车看了他一眼，点头道：“好吧，在下就把楚公子这几句话回报禀上，楚公子那就请稍候了。”

说完，起身往外行去。

楚玉祥也看得出来，这位陆总管在裴家堡中，权势不小，他因自己不肯告诉他师父是谁，面有不豫之色，心中也不觉有气，暗暗哼道：“我师父是什么人，凭你区区一个裴家堡总管，也配听他老人家的名号？”

陆公车走了没多一会，只听廊间传来了阵急促轻快而又杂沓的脚步声，楚玉祥听得出来，这一行人至少有两个人。

接着只听陆公车的声音在阶下叫道：“楚公子，敝上来了。”

楚玉祥一怔，急忙起身迎出，只见一个身穿古铜团花长袍的老首已经一步跨进厅来，朝楚玉祥连连拱手道：“楚公子远来，老朽事前一无所知，有失远迎，实在深感不安，方才听陆总管来说，才知楚公子已经光临寒庄，老朽真是不胜荣宠之至。”

陆公车身为裴家堡总管，堡主裴三省，在江湖上素有三省（苏浙皖）龙头之号，还是昔年武林盟主黄山万九骏的师弟，声名极盛，方才楚玉祥求见，而且不肯说出师门来历，在陆公车想来，老爷子一定不会接见，那知自己刚说出他是奉师命前来取剑的。

这时裴老爷子正好陪同淮扬派掌门人高连升，和刚到的六合四杰在花厅中闲聊，一听楚公子来了，迅即站了起来，问自己人在那里，就撇下高连升等人，要自己领路，匆匆的赶了出来。

陆公车已可想到这楚公子果然是大有来历的人，此时听老爷子的口风，好像这姓楚的公子来到裴家堡，他感到无上荣宠！

而且这“荣宠”二字，绝非一般的客套话，而是真正出自内心的话，心中不禁暗暗纳罕，这楚公子究竟会是什么人？

楚玉祥这时才看清这位裴老爷子浓眉凤眼，脸如重枣，年届花甲，须发全黑，身材高大，腰杆挺得笔直，是一位威仪颇重的老人。

这就连忙抱拳道：“裴老爷子好说，在下奉家师之命，趋谒老爷子，方才刚听陆总管说，近日是裴老爷子花甲子荣庆，在下竟然空手而来，真是失礼，甚感不安。”

裴三省也在这一瞬间看清了面前这位年轻人丰神俊朗，宛如光风齐月，心中暗暗点头，一面大笑道：“楚公子宠临，老朽已经感到无上荣幸，啊，尊师可好？”

楚玉祥道：“在下临行之前，家师要在下问侯裴老爷子。”裴三省连连拱手道：“不敢，不敢，尊师是裴某的大恩人，二十年前，若非尊师经过北峡山，别说老朽早已成了枯骨，连这片寒庄，只怕也成为一堆瓦砾了。”

说到这里，回头道：“允文，快来见过楚公子。”他身后随侍着一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应声走出，神色恭敬的朝楚玉祥抱拳一礼，说道：“裴允文见过楚公子。”裴三省含笑道：“他是老朽犬子。”

楚玉祥连忙还礼道：“原来是裴兄。”

裴三省道：“楚公子这称呼，犬子万万不敢当，尊师在武林中辈份极高，放眼天下，已没有人敢和他老人家平称了，公子是他老人家的传人，岂可降低了身份？你叫他名字，已经很客气了。”

陆公车越听越惊奇，这位楚公子的师父竟是如此崇高的身份，这会是谁呢？

楚玉祥含笑道：“裴老爷子太客气了，在下初出江湖，年轻识浅，怎敢托大，在下和裴兄如论年纪，只怕还要小上几岁呢，江湖上有各交各的这句话，老爷子不用再客气了。”裴三省晚年得子，膝下只有一子一女，当然愿意自己儿子和楚玉祥结交，能和这样一个有此硬靠山的年轻人做朋友，一生就不会有人敢正眼看你了。天下父母，谁都希望他的子女一生平安无事，迎凶化吉，他一手摸着长须，呵呵笑道：“允文，你能交上楚公子这样的朋友，为父就可以放心了。”

一面含笑朝楚玉祥道：“这里不是谈话之所，楚公子请到老朽书房里奉茶。”一手拉着楚玉祥，举步朝外行去。陆公车忙着道：“堡主，属下告退了。”

裴三省点头道：“也好，这两天外面事情忙，你就去照顾一下！”

陆公车应了一声，转身退出，裴三省携着楚玉祥的手，来至书房，分宾主落坐，一名青衣使女送上香茗。裴三省朝裴允文道：“允文，高掌门人，徐掌门人都在厅里，你代为父去陪陪他们。”

裴允文答应了一声，朝楚玉祥拱拱手退了出去。裴三省过去掩上了书房门，回身说道：“楚公子奉尊师之命，前来取回尊师昔年寄存老朽这里的宝剑，不知临行之时，可有什么交代？”

楚玉祥想到绿袍老人交给自己的一块紫红竹牌，这就伸手从怀中取了出来，双手递到，说道：“家师曾把昔年信物，赐与在下，要在下持此信物，向老爷子取回寄存长剑，请老爷子过目。”

裴三省双手接过，只看了一眼，就连连点头，把竹牌还到楚玉祥手上，说道：“楚公子快请收好了，这一点还要公子原宥，因为神君此剑，不但是一件神兵利器，而且是神君昔年随身之物，非同小可，老朽不得不慎重处事。”楚玉祥把竹牌贴身藏好，一面说道：“老爷子这是应该的，家师也吩咐在下，持此信物，向老爷子取剑的。”裴三省没有说话，转身走到东首一排书橱前面，打开橱门，取出两函书籍，摸索了一会，然后从书橱后面推开一扇小门，原来那壁间还有一道暗格，里面存放的自然是极贵重的东西。

楚玉祥不好去看，自顾自取起茶盏，低头喝了口茶。

裴三省从壁橱中取出一个圆形的黄布小包，推上小门，放好了两函书籍，捧着黄布小包，回身坐下，双手在膝上打开黄布包袱，里面是一条盘成数圈，用青色丝线结成的缕花丝条，（束腰带）一面抬目说道：“这就是神君寄放在者朽这里的寒螭剑了，它不用之时，可以当腰带束在腰间，用时只须轻轻一按，剑就可以出鞘，这柄长剑据说是万年寒铁所铸，十分柔软，但它却是斩金截铁的宝剑，

就是剑鞘，里层是绿鲨皮，外面这一层却是天蚕丝织成的，不畏刀剑水火，也可以说是一件难得的宝物，楚公子请看。”

随着话声，站了起来，右手拇指一按，但听铮的一声轻响，他手中立时多了一柄宽才两指，宛如泓秋水的软剑，寒芒流动，数尺之内，已可感到有一股逼人的森寒剑气！

裴三省迅快还剑入鞘，才双手递过，说道：“楚公子把剑收了，你就束在腰间好了，这样取用之时，就方便得多。”

楚玉祥说了声：“多谢。”

双手接过，然后依言先把自己的束腰带解下，把寒螭剑当作束腰带束好，又挂上了松纹剑。（这柄松纹剑是另一个师父祖半仙送给他的。）

裴三省笑道：“这是尊师之物，楚公子怎么谢起老朽来了？”

他起身去打开书房门，接着说道：“说起来，这柄剑在寒庄已经待了二十年了。二十年前，老朽无意之间，伤了厉山双凶的徒儿，厉山双凶夫妇两人一向凶名久著，即使平日遇上了，也无理可喻，老朽伤了他们徒儿，那还得了？赶上门来向老朽问罪，正好遇上尊师路过，把两人训斥了一顿，厉山双凶心虽不甘，但当着尊师也不敢发作，悻悻而去，尊师就留下了这宝剑，曾说：如果他们胆敢再来寻仇，要老朽把这柄剑挂到大门上，就可无事，这二十年来，幸仗尊师神威，一向平安无事，老朽一家能有今天，都是神君所赐，这份大德，老朽这一生真是报答不尽……”

说到这里，目注楚玉祥又道：“楚公子年纪不大，但神莹气朗，大概已得神君真传，前途未可限量，老朽只有一子一女，犬子允文，楚公子已经见过，小女晚兰，今年才十八岁，以后还要楚公子多多照顾。”

楚玉祥道：“裴老爷子夸奖，在下如何敢当？”

裴三省大笑道：“楚公子，这老爷子三字，老朽不敢当，如蒙不弃，就称老朽一声老哥哥就够了。”

楚玉祥道：“裴老爷子德隆望重，年岁比在下大得多，老哥哥的称呼，在下不敢应命，承蒙老爷子不弃，在下就称你一声老叔好了。”

“哈哈！”裴三省听得十分高兴，点头道：“老朽虽然痴长你几岁，本来这老叔二字，也万不敢当，既然公子不肯称呼我老哥哥，这样也好，老叔就老叔吧！”

楚玉祥起身作了个长揖说道：“老叔请受小侄一拜。”

裴三省一把拉住，笑道：“咱们口头叫叫就好，哈哈，老侄台，老叔有你这样一个侄子，真可慰我老怀了。”

接着问道：“老侄令尊堂康健纳福吧？”

楚玉祥听他问到父母，不禁神色一黯，说道：“不瞒老叔说，在下从小是义父义母抚养长大的，在下除了只知姓楚，连生身父母是谁，至今犹身世未明。”

“啊！”裴三省颇感意外，口中啊了一声，问道：“老侄台的义父是谁？”

楚玉祥道：“先义父姓闻，讳天声……”裴三省惊啊道：“东海门闻掌门人？”

楚玉祥不觉含泪点了点头。

裴三省惊奇的道：“半年前掌门人贤伉俪遇难，老侄台不在场么？”

如果楚玉祥在场，他师父是江湖上闻名丧胆的厉神君，天底下还有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动东海门一草一木？楚玉祥道：“那时小侄还没有拜师，先义父母遇害之时，小侄也身负重伤，幸蒙恩师救援……”

当下就把自己被绿袍老人所救，醒来之时，已在船上，一直说到恩师把自己送到昆仑，另拜祖半仙为师，简扼的说了一遍。

裴三省喜道：“老侄还有这番奇遇，不但蒙神君收列门墙，连从不收俗家弟子的全真教祖道长也破例收录，真是可喜可贺，只是老侄怎么只在两位号称当世奇人的门下，只学了七个月时间呢？”

练武的人，通常称武功为功夫。功夫、就是工夫，要练好功夫，就要工夫深，七月时间，能练到什么？裴家三省练武数十年，自然深知武功绝不可能速成；但这话他没说出，只是深为楚玉祥惋惜，人家要想求一位名师都求不到，你有这么好的机缘，两处一共只耽了七个月。

楚玉祥道：“两位恩师都说够了。”

裴三省听他这么说法，心想这两位当世奇人也许另有缘故，这就点点头道：“总而言之，老侄因祸得福，这是莫大的福缘。”

他只好这么说，心里还是有替这位老侄暗暗可惜。就在此时，只听门外有人清脆的叫了声：“爹！”一条红影像一阵风般奔了进来，口中还在咕咕格格的说道：“鹰爪门的阮叔叔来了，爹给女儿说一声，女儿跟他学大小擒拿好不好嘛……”

话声未落，人已掠进书房，才看到书房里还有一位客人！而且还是一位俊美少年，不由得脚下一停。

那是一个穿梅红衫子的姑娘家，一张白里透红的苹果脸，两条又弯又细的柳叶眉，配着一双灵活的大眼睛，和红菱般的嘴唇，额前还覆了一排刘海，一头青丝，梳成两条乌油油的长辫，分别垂在鼓腾腾的胸前，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生得灵活而清新。

她这一停住，白里透红的脸上，蓦地飞起两片红云，扭头急匆匆要待回身出去。

裴三省及时叫道：“畹儿，回来。”

梅红衫子姑娘胀红了脸，娇急的道：“爹……”裴三省莞尔笑道：“这位是楚老侄，不是外人，你快来见过，你该叫他楚大哥。”

一面朝楚玉祥含笑说：“她就是小女畹兰，老侄叫她名字就是。”

裴畹兰平日里刁蛮任性，就像一匹没缰的野马，今儿个却双颊发赧，偷偷的朝楚玉祥看了一眼，才羞答答的叫了声：“楚大哥……”

这三个字比蚊子叫还轻。

楚玉祥连忙还礼道：“裴大妹子好。”

裴三省摸着黑须，呵呵笑道：“畹儿，这位楚大哥来头可大着呢，你叫他一声大哥，真是便宜了你。”裴畹兰眨动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又看了楚玉祥一眼，问道：“爹，楚大哥他是那一门派的人呢？”

裴三省笑道：“他身兼两家之长，不出十年，武林年轻的一代中，只怕无人能出其右了。”

楚玉祥被他说得俊脸一红，忙道：“老叔过奖了，小侄愧不敢当。”

裴三省呵呵大笑道：“老叔还多说了十年，其实放眼天下，年轻的一辈中，还有谁能和老侄台相提并论？”裴畹兰心中暗暗奇怪，爹平日对人很少嘉许，连黄山万大哥（她大师伯万九骏曾任武林盟主，子少骏）都只说尚可，怎么对这位楚大哥如此推崇呢？心中想着，不觉又偷偷的朝楚玉祥看去。

这一看，姑娘家心头小鹿不由得跳了起来，这位楚大哥不但英俊潇洒，而且温文尔雅，爹说他身兼两家之长，不知是那两家？她对楚大哥起了好奇之心，最好跟他问个清楚。裴三省忽然哦了一声道：“畹儿，你说阮叔叔也来了？”裴畹兰道：“是啊，女儿是听伺候西花厅茶水的茶花说的。”

裴三省点点头，说道：“老侄台，鹰爪门的阮传栋，就是扑天鹰阮伯年的哲嗣，和东海门渊源极深。还有淮扬派高掌门人、六合四杰，都是闻老哥的旧友，他们正好都来了，老侄台也不妨和他们认识认识，江湖上有两句话，叫做：朋友多一个好一个，冤家少一个好一个，虽然老侄台报雪义父母之仇，不需别人帮忙，但认识几个人总是好的。”楚玉祥道：“老叔说得是。”

裴三省欣然道：“老侄台既然同意，咱们就到西花厅去。”说着站起身来。

裴皖兰道：“爹，阮叔叔上次来，答应女儿的，他要教女儿大小擒拿手，您老人家给女儿提一句咯！”

裴三省笑道：“武学一道，在精不在多，你贪得无厌，博而不精，有什么用？”

裴皖兰道：“女儿不管，爹一定要给女儿说。”裴三省笑着应道：“好吧！”

裴皖兰喜孜孜的道：“爹答应了，那就一定要替女儿说的了。”

裴三省回头笑道：“老朽这一子一女，均是晚年所生，尤其这皖兰，从小娇生惯养了，老朽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老侄台看了别见笑才好。”

楚玉祥不好置喙，只好笑了笑，没有说话。

裴皖兰不依道：“爹，你老怎么当着楚大哥编排起女儿来了？”

三人步出书房，楚玉祥自然让裴三省走在前面。皖兰跟在楚玉祥身后，偏头问道：“楚大哥，你有两个师父吗？”楚玉祥点点头。

裴皖兰又问道：“你两个师父是谁呢？”

楚玉祥道：“二位家师，一个人称厉神君，一个人称祖半仙。”

“厉神君？祖半仙？”

裴皖兰听得好生奇怪，叫道：“爹，女儿怎么会没有听人说过呢？”

裴三省叱道：“女孩儿家不许胡说，这两位神仙，辈分甚尊，连为父都要尊称他们一声老前辈，你不许对人乱说。”一面回头朝楚玉祥叮嘱道：“老侄台，你要替闻老哥报仇，最好在人前说是东海门下，不可提及二位老前辈。”楚玉祥心头一凛，点头道：“小侄自当谨记。”“东海门？”裴皖兰奇道：“林大哥怎么又是东海门下了呢？”

裴三省道：“楚贤侄是闻老哥的义子，当然是东海门下了。”

他们穿行长廊，来至西花厅，只听有人洪笑道：“对，对，非推裴老哥不可，谁叫他是咱们三省的龙头？”这话说的是六合门的全遵义。

接着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笑道：“哈哈，这就是了，兄弟这个提议，大家如果同意，那就要大家多多支持。”裴三省忖道：“不知大家在讨论什么？啊，徽帮的卢老大也来了。”急步走了进去。

总管陆公车忙道：“敝上来了。”

花厅上坐着的六七个人一齐站了起来。

徽帮老大卢寿同和鹰爪门阮传栋两人刚到不久，拱着手同声道：“恭喜寿翁。”

裴三省连连还礼，口中说着“不敢”，接着道：“兄弟听说阮兄来了，卢老大是什么时候到的？兄弟失迎了。”卢寿同笑道：“兄弟和阮兄差不多是同时到。”裴三省道：“老侄台，老叔给你引见几位大江南北的知名人物……”

他指着中等身材，头戴瓜皮帽，身穿表缎夹袍，年约六旬，瘦狭脸上皱纹甚深，对人笑脸相迎的是徽帮老大卢寿同。第二个身穿土布长袍，冬瓜脸的老者，看去像个土财主的是淮扬派掌门人高连升。

第三个不过四十出头，清瘦精干的是鹰爪门扑天鹰阮伯年的长子阮传栋。

楚玉祥因他是义母的兄弟，小时候也见过几次，面貌也和义母有几分相似，

还依稀认得出来。再就是在巢县酒楼上见过的六合四杰。

接着裴三省又朝楚玉祥一指，说道：“诸位兄弟，这位老侄台是东海门闻老哥的义子楚玉祥楚公子……”总管陆公车听得暗暗奇怪，忖道：“楚公子刚来的时候，堡主把他奉若上宾，分明是个大有来历的人，才把他特延入书房里去。如今堡主却向人说他是东海闻天声的义子，闻天声不过是东海镖局的总镖头，东海门在江湖上，只是一个小门派而已，何用值得堡主如此隆重接待？”

这大概是堡主和楚公子在书房中一席长谈之后，才对人如此宣称的了，看来这楚公子身份并不简单。想到这里，目光忍不住又朝楚玉祥投去。

他身为裴家堡总管，自然见多识广，见人不少，像楚玉祥这样翩翩少年，丰神朗极，站在大家中间，简直是鹤立鸡群，凭东海门的闻天声，怎么也调教不出这样的人才？心不禁暗暗狐疑不止！

楚玉祥和大家一一抱拳见礼，自有一番寒暄，必不细表。

阮传栋一把握住了楚玉祥的手，说道：“你是玉祥，唉，差点认不出来了，来，来，咱们坐下来谈。”

他拉着楚玉祥到右首两张椅子落坐，然后说道：“我听到姐夫和姐姐的噩耗，曾赶去镇江，听镖局的人说，清明那天出事之后，你和家珍都失踪了，一直没有回去，你大师兄也走了，以致当日发生的情形，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你没事就好，当日情形究竟如何呢？”

楚玉祥给他问及义父、义母遇难情形，心头不禁一酸。

但身在裴府作客，不好流下泪来，只好强忍着悲痛，把当日情形详细说了一遍，只把从师习艺一事，因记着裴三省的叮嘱，只说当时自己负伤极重，被过路的农民所救，养了半年伤，才算痊愈。

这话阮传栋当然相信，因为林仲达中了一掌，至今伤势尚未好转，（他不知道楚玉祥替二师兄疗伤之事）只是攒攒眉道：“十二个黑衣人？这会是那一条线上的人呢？啊，听你口气，这十二个人都已死了？”

楚玉祥暗暗叫了声：“糟糕！”

十二个黑衣人都死了，是绿袍师父告诉自己的，那时自己中掌飞出，人已昏迷过去，如何还会知道？一面点着头道：“是的，当时我伤得很重，只听义父长笑的声音，依稀似是说：你们一个也不用回去了，那时我并不知道义父遇难了。”

阮传栋道：“这十二个黑衣人既然全死了，怎么会没有他们的尸体的呢？”

楚玉祥心中暗道：“那一定是有人把尸体化去了。”但这话他并没说出来。”

因为如果说出来了，就要说到自己在林大祥绸布庄所遇上的一连串的事情，这些事情，目前还不宜当众说出来。自己要调查“江南分令”，只有在暗中进行，知道的人多了，就很可能传入对方耳中。这就摇头道：“这个小侄就知道了。”

“唉！”阮传栋紧蹙着眉头，轻轻叹了口气道：“这真是一桩无头案，我侦查了许久，还是一无眉目……”

楚玉祥切齿道：“义父、义母对我恩重如山，我不找出他们来，誓不为人。”

阮传栋看他年纪不大，但气宇不凡，心头甚是同情，心想：你在姐夫门下，这点年纪，说来也没学到什么，不如把他引到鹰爪门下，也许可以造就一个人材。

他紧紧握着楚玉祥的手，诚恳的道：“老弟有这份心，姐夫和姐姐在天之灵，一定颇为安慰，只是报仇二字，目前连仇人的影子，都找不到，如果你听到的姐夫的话没有错，那么这十二个黑衣人，也均已被姐夫击毙，就再也查不出幕后主使的人来了，老弟年事极轻，最好另投名师，才能深造，等这里寿辰过去，不如随我同去见见家父，姐姐是鹰爪门出身，你如肯投到鹰爪门来，也不算是另投外

人门下，你看如何？”

楚玉祥感激的道：“小侄有暇，自当前去拜谒阮老前辈。”

刚说到这里，裴畹兰走了过来，叫道：“阮叔叔你上次来，答应过教我几手擒拿手的，几时教我呢？”阮传栋笑道：“好，这次阮叔叔是拜寿来的，至少也要过了裴老哥哥的寿诞才走，你要学什么，阮叔叔还会吝啬吗？”裴畹兰喜上眉梢，甜甜一笑道：“谢谢阮叔叔，今天下午，你说好不？”

阮传栋笑道：“看你急成这个样子，好，下午找个时间，阮叔叔一定教你。”

裴畹兰娇声道：“阮叔叔，你真好。”

只见一名青衣汉子匆匆走入，朝陆公车低低的说了两句。陆公车忙向裴允文道：“少堡主，黄山万少庄主来了，快出去迎接。”

裴允文点点头，随同那青衣汉子匆匆往外迎去。不多一会，裴允文陪着一个身穿锦袍的少年公子走了进来。这人看去年约二十二三，生得剑眉朗目，玉面朱唇，锦袍佩剑，极为潇洒，只是眉宇之间，有着一股凌人的倨傲之色。

他一步跨进花厅，就朝裴三省面前趋了过去，下拜道：“小侄给师叔拜寿。”

裴三省连忙一把扶住，含笑道：“贤侄请起，大嫂可好？”锦衣少年站起身道：“家母托庇粗安，要小侄代向师叔致贺。”

原来这锦衣少年是裴三省师兄万九骏的儿子万少骏。万九骏是黄山世家第三代，二十年前担任过一届武林盟主，五年前已经去世。万少骏是独子，生长武林世家，少年人心高气傲，难免目中无人，江湖上把他称为武林四公子，和其他三位家势显赫的少年公子并称。他和在座的众人，俱都相识，但只是略为颌首招呼。

裴三省含笑道：“万贤侄，愚叔给你引介一位年轻朋友……”说着一指楚玉祥说道：“这位是楚玉祥楚老侄，东海门……”

接着又朝楚玉祥道：“他是老朽师侄，黄山万少骏，你们都是年轻人，应该多亲近亲近。”

楚玉祥连忙抱拳道：“万兄英名，在下久仰。”万少骏看了他一眼，只是点点头，淡然道：“不敢。”他只说了两个字，口气还冷涩得很，目光就转到了裴畹兰的身上，脸上才绽出笑容，说道：“小师妹，家母说你好久没有到我家去了，很挂念你，几时到黄山去玩？”楚玉祥看他神色冷傲，自己向他拱手，他连礼也没回，就转脸和裴畹兰说话，心下不免有气，暗道：“看来武林中也有执裤子弟！”

他总碍着裴三省的面子，不好形之于色，依然面带微笑，装作不在意模样。

裴三省看在眼里，不禁暗暗点头，心中也极为感慨，师兄为人一世正直，得是武林同道的敬仰，不料儿子竟是如此狂妄无知，他和楚老侄两人这一站在一起，不论气概风度，真有天壤之别！

裴畹兰站在楚玉祥边上，看到万少骏对楚大哥倨傲无礼的态度，心头也不禁起了极大的反感，不知怎的，她和楚大哥还是今天第一次见面，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倾慕，万大哥呢，虽是熟人，但说不上什么来。尤其如果拿万大哥和楚大哥比的话，万大哥虽然也很英俊潇洒，但除了一身傲气，就缺少楚大哥那股逼人的英气。

她举手掠掠鬓发，说道：

“黄山我去过好多次了，还有什么好玩？”

裴三省呵呵一笑道：“你只知道玩，来，楚老侄、万贤侄，大家可以入席了。”

这时，庄丁们也早已在花厅上点起了四盏琉璃灯，摆好两桌酒席，主人正在请大家入席。

咱们古老的美德，就是谦让，入席自然非谦让不可。但谦让归谦让，总是要

入席的，经过一番谦让之后，淮扬派的高连升坐了首席，接着是六合四杰，和徽帮的卢寿同依次坐下，这是以路程远近分，由主人裴三省作陪。

第二席应该由阮传栋坐首席了，他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但他却推请黄山万少骏上坐，万少骏也不谦让，就昂然坐了首席，接着楚玉祥、裴允文、裴畹兰兄妹，四个人坐了一席。

庄丁们陆续上菜，两名青衣使女手捧银壶轮番斟酒。

斟满了酒，主人就要敬客人的酒，客人也要还敬主人的酒，而且客人和客人之间还要互相敬酒，大家好像专门敬酒来的，置菜肴于不顾，酒却非敬不可，这也是咱们古老相传的互相灌酒之道，敬到后来，小杯换成大杯，由朋友变成酒敌，谁都想把对方灌醉，丑态百出，不足以言乐。

正在大家兴高采烈，敬来敬去酒兴正浓之际，只见总管陆公车神色惶急走了进来，一直走到裴三省的身边，附着耳朵，低低的说了两句。

裴三省一张脸登时煞白，一下放下酒杯，问道：“他们人在那里？”

陆公车道：“正在大厅上。”

话声甫落，突听门口响起一声苍劲而尖的声音说道：

“咱们已经来了，想不到主人正在宴请亲朋好友，咱们两人老不死打扰盛筵，岂不扫兴，裴三省，你不妨再喝一杯，和他们告个别，再出来。”

此人话声一落，就响起另一个破竹似的老妇人声音说道：“老不死，你怎么不进去呢？瞧瞧是些什么人？老娘说过鸡犬不留，就是鸡犬不留，这些人既是他的亲朋好友，就该陪他一起上路。”

先前那个苍劲而尖的声音道：“这些好像是客人。”

破竹老妇人声音道：“客人就不能陪葬？你还不走在前面，让老娘进去瞧瞧？”

这两人口气不善，显然是冲着裴三省来的了。

在座众人听到方自一怔，从花厅外面已经走进三个人来。

前面一个是中等身材的秃顶枯黄瘦脸老头，生得獐头鼠目，脸形尖瘦，颏下留了一小把山羊胡子，面貌虽然猥琐，但双目开闭之间，却精芒逼人。

第二个是高头大马，面长如驴，花白头发，黑绒包头，头上还戴了许多金镶银嵌的珠宝首饰，青布衣裙下面，一双大脚，足有一尺多长，穿一双绣花鞋，鞋尖上还缀有明珠。

这两人身后，跟着一个青布衣裙的少女，看去约莫十七八岁，却生得明眸皓齿，杏眼桃腮，一束乌黑的秀发，披在肩后，出落得有如秋水芙蓉，美而且秀，清丽照人，只是脸色稍嫌白得没有血色，怯生生好不惹人怜爱！

裴三省发出一声气怒已极的大笑道：“很好，二位终于找来了，裴某已经恭候了你们二十年，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位既是冲着裴某而来，自然由裴某接着，与在座的朋友无关，了断过节，不妨到外面去……”

马脸老妇人破竹般声音呶呶尖笑道：“看不出你倒是光棍得很，二十年才找上你，难道不要利息？谁说和这些人无关？谁要他们是你裴三省的朋友，老婆子说出来的话，几时打过折扣？”

这话就不仅冲着裴三省了，好像在座的人，谁也不能难逃一死，这可犯了众怒！

淮扬派掌门人高连升坐了首席，也等于说他是众宾之首，他自然要开口了，口中沉笑一声道：“二位口气不小，那是没把咱们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都放在眼里了？”

他话声刚落，坐在第二席上的万少骏猛地把酒杯一顿，清俊脸上浓眉一轩，怒喝一声：“无知村婆，你说什么？”马脸老婆子一双三角眼刚朝高连升看去，现在给万少骏这句“无知村婆”，不由的朝他横了过来，呷呷尖笑道：“老婆子说什么，你刚才没听清楚？”

万少骏怒笑道：“你们敢到裴家堡来寻衅，可曾打听清楚了？”

马脸老婆子道：“不打听清楚，咱们怎么会找来的？”裴三省忙道：“万贤侄，这和大家无关……”万少骏朗笑道：“师叔，本来和大家无关，但这瞎了眼睛的老村婆……”“好小子！”

马脸老婆子目中凶芒陡射，呷呷尖笑道：“原来你是裴三省的师侄，哦，你是万九骏的儿子？”

万少骏道：“你知道本公子是谁就好！”

马脸老婆子忽然回头笑道：“老不死，你听到了？黄山万九骏活的时候，也没放在咱们眼里，他儿子居然背着他老子的木主牌位想来唬人，岂不可笑？”

猥琐老头点着头道：“就是万九骏的老子，也不曾放在咱们眼里。”

马脸老婆子忽然目射寒光，厉笑道：“小子，你说老婆子瞎了眼睛，老婆子就先要你一对招子！”

说话之时，右手食中二指作出“二龙抢珠”之状，遥遥作势，朝万少骏比了个手势。

坐在万少骏右首的楚玉祥听到她话声甫出，立时有两声极轻微的尖锐劲风凌空袭来，看万少骏竟然一无所觉，自己如果再不出手，替他挡上一挡，只怕他这双眼睛非被两股劲气戳瞎不可，心念方动，这就右手取起酒杯就唇喝去，实则在抬手之际，业已暗中发出内功，把从身边射过的指风，挡得一挡。

万少骏还不知道是楚玉祥替他解了围，人已虎的站起，朗朗一笑道：“本公子招子就在这里，你有本领就来取去。”徽帮老大卢寿同也站了起来，含笑道：“万公子且请坐下，兄弟想和他们说几句话。”

他是徽帮老大，万少骏知道父亲在日，也要对他礼让三分，这就哼了一声，愤然坐下。

卢寿同抱抱拳道：“二位向裴老哥寻仇，总有个前因后果吧，可否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这里是北峡山，也是在安徽境内，他徽帮老大，也可以说是半个主人，自然先要问问清楚。

马脸老婆子发出破竹般声音说道：“老婆子从不和人家讲理，老婆子是杀人来的，这有什么好问的？”

卢寿同看她如此说话，心头已有怒意，但脸上依然皱起笑纹，说道：“那么二位总该亮个万儿给兄弟听听吧？”“你是笑里藏刀卢寿同，徽帮老大？”

“不敢，不敢。”

卢寿同依然抱着拳，陪笑道：“兄弟是生意人，和气生财，笑脸迎人，总是不错的，兄弟决不敢笑里藏刀，二位大名，兄弟正想请教。”

裴三省忙道：“卢老大，他们二位是从厉山来的。”这“厉山来的”四个字，听到卢寿同耳朵里，登时如遭雷殛，脸上皱成的笑容，也立即凝结住了。

厉山来的，那不是厉山双凶还有谁来？这两个出名的凶人，男的叫做东门奇，外号秃狼，女的叫做西门大娘，外号母豹，四十年前就已凶名久著；但却有二十年不曾在江湖出现，大家早已把他们的名字忘记了，却想不到今晚会上裴家堡来。

厉山双凶的名号，自然非同小可，不但卢寿同笑脸僵在那里，就在淮扬派掌门人高连升，六合四杰，和鹰爪门的阮传栋等人也莫不脸色大变。

只有万少骏没听出来，大笑一声道：“厉山来的有什么了不起，本公子是黄山来的。”

一面起身朝裴三省拱拱手道：“师叔，还是让小侄先会会他们。”

锵的一声，从身边击出剑来。

四十年前的西门大娘，经过漫长的四十年，黑发也变成了白色，大娘自然也变成姥姥了，她呷呷尖笑道：“老不死，你还不快去把万九骏儿子的一双眼珠摘来，老站在这里干什么？”

秃狼东门奇当然也是个凶人，不然他就不能配成双凶了；但他在西门大娘面前，却半点威风也摆不出来，一直像个窝囊废，在江湖上，怕老婆出了名的人也不少，他可是算得上第一号。

这一下，秃狼立时就发威了，口中厉喝一声：“小子来吧！”

“吧”字出口，人已到了万少骏面前，双手化爪，一前一后爪出，右爪五指如钩爪向万少骏左肩，左爪只伸出两根手指，朝万少骏双目挖来！

他叫秃狼当真一点没错，这一朝万少骏欺近过来，就像一头立起的野狼，闪身发爪，神速绝伦！

楚玉祥看他已经来不及封架，时不我与，急忙站了起来，右臂一格，说道：“老丈就是要和他动手，也该到厅外去才是，这里动起手来，岂不把酒席都打翻了？”

他坐在万少骏的右首，秃狼东门奇欺来的人，非从他身边经过不可，手臂这一格，正好把东门奇一前一后爪来的双手都拦住了。

东门奇不觉一怔，说道：“小子，你这是做什么？”双手一缩再发，快速无比朝楚玉祥爪来。

凶人之为凶人，就在这里，你不惹他，他都会找上你，何况你惹了他，他话声一落，一双枯白鬼爪已经爪到，右爪由上而下，五指直插天灵，右手激射，直向当胸爪，果然动作如电，令人目不暇接。

阮传栋大吃一惊，急忙喝道：“玉祥，快往后退。”楚玉祥回头道：“不要紧。”

双手一分，左手往上托起，右手向外推出，他出手之际，秃狼东门奇的双爪几乎已经到了，一离头顶，一离胸口都已不过数寸。

座上众人莫不替楚玉祥感到胆颤心惊，试想一个东海门的弟子，如何禁得起秃狼“白骨爪”一击？这下头颅上不被插上五个血窟窿才怪。

那知楚玉祥手势不快，但却居然一下把东门奇的双手架住。

东门奇又是一怔，不觉沉哼道：“好小子，真有你的！”他双手不但不收，反而劲运双臂，内力源源攻出。楚玉祥刚架住对方双手，陡觉压力奇重，对方分明贯注了真力，也就只好运起神功和对方抗拒。

那秃狼东门奇一生练的“白骨功”，原是外门阴功，换上别人，如何承受得了？他焉知楚玉祥使出来的“太素阴功”，乃是邪派阴功的老祖宗，是以秃狼纵有数十年修为，功力上虽然胜过楚玉祥，却也丝毫沾不得上风，四条手臂相交，好像黏住了一般，居然不相上下。

母豹西门大娘瞧得大为生气，尖声道：“老不死，你怎么了，打发一个十几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也要费这大的劲？”

这话听得在座众人不期一楞，她说得没错，厉山双凶是何等人物？细数座上

之人，只怕谁也接不下他们三招两式，如今东海门下一个年轻人居然和秃狼较上内劲，还毫无败象，每个人心头不禁都暗暗纳罕。

只有裴三省心里有数，这位楚老侄果然不愧是厉神君的传人！

秃狼听了老伴的话，连忙回头笑道：“这小子有些古怪，他手臂冷得很！”

双手突然一收，手臂关节一阵“格”“格”作响，双手陡然暴长，数步之内，都可以闻到一股腥风，两双灰白鬼爪闪电爪来。

楚玉祥试出对方也不过如此，胆气为之一壮，口中大喝一声，右手朝外格出，左手直竖如刀，直劈过去。

这一记，他使出来的就是绿袍师父“三刀”中的第一刀。一道奇寒澈骨的掌风，和东门奇左爪接过正着，但听“砰”然一声，两个人居然各自被震得后退了半步。

秃狼东门奇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无坚不摧的“白骨爪”，居然伤不了这年轻小子，看来这小子倒真是自己数十年来第一个碰上不怕“白骨爪”的青年高手。心中想着，双手又已闪电爪出。

楚玉祥左手一收，右掌又迎劈而出。厉神君的第二刀，自然比第一刀更为凌厉，东门奇欺上来的人，陡觉发出的双爪竟被一股冷得令人窒息的寒气挡住，不，一双直竖的手掌竟然从自己爪影中穿入，朝身上劈来！

这下直把平日不可一世的秃狼东门奇看得大为凉骇，赶紧一吸真气，要待往后跃退，已是迟了，楚玉祥一双直竖的手掌，“砰”的一声，击在他左肩之上，把秃狼东门奇打得“啊”出声来，连退了五六步，才算站住，口中还在“嗬”“嗬”的响着，就像在冰天雪地之中，冷得他直是打颤，那“嗬”“嗬”之声，正是一个人在寒冷时发出来的声音。这下直把所有的人都看得无比惊讶，秃狼东门奇竟然会在楚玉祥手下走不出两招。

最感惊讶的还是母豹西门大娘，她睁大一双绿阴阴的三角眼，问道：“老不死，你怎么了？”

“嗬，嗬！好冷！”

东门奇摇着头，说道：“不过现在好多了，这小子邪门得很，奇怪！他……怎么也会练成‘九阴神功’的……”他把“太素阴功”当作了“九阴神功”！

“会有这等事？”

母豹西门大娘一双三角眼不由得朝楚玉祥投来，问道：“小子，你师父是什么人？”

楚玉祥朗笑一声道：“在下师父是谁，你还不配问。”西门大娘呷呷笑道：“小子，你倒也狂得可以……”话未说完，目光一下看到楚玉祥腰间挂着的松纹剑，一张马脸神色不由微微一变，说道：“原来你是全真教门下？”她此话一出，高连升、卢寿同等人目光也不期而然朝楚玉祥腰间投去，同时也暗暗叫了声：“惭愧！”这位老弟子身上明明佩了全真教的松纹剑，自己等人竟会并未发现。楚玉祥因师父祖半仙说过，自己不能算是全真教的人，只是师父的记名弟子而已，这就昂然道：“在下并不是全真教门下。”

东门奇忙道：“他不是全真教门下，没错，全真教的门下，那会练‘九阴神功’……”

“给我闭嘴！”

西门大娘望着楚玉祥尖笑道：“老婆子试你几招，就知道了。”

她是出名的母豹，豹有多凶？话声甫出，人已像一阵旋风般欺到了楚玉祥身前，右手一抬，就一掌朝楚玉祥胸前印了过来。

楚玉祥刚才使了第二刀，发现绿袍师父的三刀，（其实是掌，因为每一掌都是立掌劈出，故名为刀）果然一记比一记厉害。

现在这马脸老婆子光欺近身来，就有一股飞旋的阴风，等她掌势出手，阴风更盛，似乎比那猥琐老头的爪势还要凌厉，正好方才已使过第二刀，这就毫不思索，左手斜斜翻起，立掌如刀，朝对方印来的掌势劈了过去。

母豹西门大娘使的是“阴风掌”，别说被她手掌击中，只要被她发出来的阴风透体而过，也休想有第二条命。

此刻忽见楚玉祥居然毫不闪避，还挥掌迎来，心中暗暗冷笑：“好小子，你是嫌命长了！”

忽然她想到楚玉祥身佩全真教松纹剑，虽然否认是全真教门下；但必和全真教有着极深渊源。全真教的人纵然从未在江湖走动，可是全真教创自重阳真人，昆仑一派，声势之盛，不在少林、武当之下，尤其祖半仙，被武林中人推为玄门第一奇人，自己夫妇可招惹不起！

要待中途停手，但掌势已发，就在她这一犹豫，楚玉祥迎击出来的掌势已然发出威力，一道奇冷澈骨的寒气，应掌而生，直逼过来。

“太素阴功”的奇寒之气，当然凌驾过“阴风掌”的阴风何止十倍？两人掌势未接，西门大娘心头蓦地一惊，暗道：“这小子果然练成了‘九阴神功’！”

一时连收掌都来不及，急忙吸气后退，但饶你见机得快，楚玉祥第三刀掌力，已如浪潮般涌到，西门大娘已经退出一丈来远，还是被掌风余劲推撞得站不住脚，又后退了五六步，白发飞扬，一张马脸拉得更长，瞪大一双绿阴阴的三角眼：“好，好，小伙子，你果然练成了‘九阴神功’，这真是太妙了！”

说罢，又呷呷大笑起来。

别人笑的时候，总比哭要好听得得多，惟有她这一纵声大笑，就像野鸭叫一般，听起来十分刺耳。

母豹西门大娘竟然连楚玉祥一招都接不下，（其实她并未接）逼得她一退再退，她居然并不动怒，还连声说好，看样子她是真的很高兴，这岂不是奇事？

东门奇看她老伴笑了，他也裂着牙齿耸耸肩，陪笑道：“老伴，你连人家一招也没接下来，竟然还有这么高兴？”母豹正在高兴头上，忽然笑声一住，笑脸倏地沉了下来，双目凶光隐现，叱道：“老不死，你懂个屁！”东门奇赶紧笑脸一收，缩着头道：“好，好，我不懂，就不懂。”

西门大娘再也不去理他，走近几步，眯着一双角眼，朝楚玉祥一阵打量，马脸上绽出了平常很稀有的笑容，问道：“小哥叫什么名字？”

她不再叫他小子，口气也和缓得多了。

楚玉祥道：“在下楚玉祥。”

西门大娘又道：“今年几岁了？”

楚玉祥道：“十八。”

西门大娘呷呷笑道：“真是难得，很好……”她回过头去，朝裴三省含笑道：“裴堡主，冲着这位楚相公，咱们昔年一场过节，就此揭过，你这里高朋满座，咱们两个老不死诸多打扰，告辞了。”

裴三省连忙拱手道：“昔年误会既蒙见谅，裴某深表感谢，如荷不弃，怎不坐下来喝杯水酒再走？”

西门大娘呷呷笑道：“老婆子听说三日后是裴堡主的花甲大庆，今晚不叨扰了，咱们明天再来，一来聊表祝贺之忱，二来也有一件事要和裴堡主商量，好了，诸位请喝酒吧，老不死，咱们走！”

第六章 江南盟主

“且慢！”

这喝声出之于万少骏之口，方才他长剑已经离鞘，就被楚玉祥接了过去，一直未曾还鞘，眼看楚玉祥两掌震退秃狼东门奇，母豹更是连他一招都没接得下，就连连后退，细看楚玉祥出手三招，也并无什么奇奥之处，心头自然不服。西门大娘要走的人听他喝出“且慢”，不觉脚下一停，问道：“你还有什么事？”

万少骏俊目放光，大笑道：“你方才说过什么，怎么忘了？要走，也得试过本公子的剑再走！”

裴三省听得大急，这两个出名的凶神，好不容易给楚玉祥神功震慑住了，大概对方已看出楚老侄的来历，才把一场过节揭开，怎好再去招惹他们？一面连忙摇手道：“万贤侄……”

万少骏没待他说下去，就摇手道：“师叔，你老人家不用管，这是小侄的事，他们方才辱及万松山庄，连先祖、先父都没放在眼里，小侄自然要向他们讨教几招，不然，万松山庄今后还能在江湖上立足么？”

裴三省攒着眉道：“这……”

西门大娘呷呷尖笑道：“裴堡主不用为难，这件事和你无关，他要试，就让他试试，老婆子看在你裴堡主的面上，不伤他就是了。”

一面朝万少骏招招手道：“来，小伙子，你手上不是拿着长剑么，老婆子让你三招，够了吧？”

万少骏铁青着脸，朝笑道：“好吧，那你就接着了。”

他持剑走出，一直走到双方五尺距离，才右腕一振，刷的一剑平推出去。这一招正是“黄山剑法”中一招“流云出岫”，剑势才到中途，他手腕一振，银光陡现，一下飞出海碗大三朵剑花，去势陡急，两朵剑花分袭左右，使你无法向两旁闪出，中间一朵剑花由下而上，直逼西门，出去快捷绝伦！

只此一剑，已可看出名列武林四大公子的万少骏，剑上造诣极深，无怪他少年盛气，平日目无余子！

西门大娘四十年前就已凶名久著，他可不是武功不如楚玉祥，而是发现所练的阴功受制于人，才不再出手的，凭你万少骏这点火候，如何会在她眼里？直等万少骏剑花直奔面前，才轻轻吹了口气。

她练的“阴风掌”已经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万少骏剑尖离她面前一尺光景，就再也刺不过去！不，剑身一震，陡然向旁滑开。

西门大娘笑道：“这是第一招了。”

万少骏哼了一声，长剑倏回，划起一道银光，手腕再振，剑光嗡然有声，这一振，从他剑尖爆出百十点寒芒，飞洒如雨，去势更快，几乎笼罩住西门大娘全身要穴，但就在点点寒芒洒到她身前之际，西门大娘一个人忽然不见！

万少骏在这一剑中，真正所取穴道，也有七处之多，而且他是虚备了穴道才下手的，依他估计，至少剑法离她身子已不到五寸，她才倏然隐去的，根本没有看到她如何闪出？就像平空失去了她的踪影？

万少骏家学渊源，自然不信她会平空隐去，左右前三方既没见到西门大娘的影子，她必然已闪到了自己身后，他一声不作，突然使了一招“云封黄山”，一道匹练从他身前涌起，往后横扫出去，剑光像扇面般展开，围着他身子向外扩展，几及一丈方圆！

那知就在此时又响起西门大娘的声音呷呷笑道：“方才是第二招，这是第三

招了。”

万少骏急忙凝目看去，高头大马的西门大娘不是明明站在原处，好像连动都没有动过！

万少骏岂肯甘休？手中长剑再振，匹练般剑光忽然间朝中间快速缩拢，变成了一缕精练，闪电般朝西门大娘当胸激射过去。

这一招是三十六式“黄山剑法”中最具有威力的杀着，叫做“束剑成缕”，就是要把剑光集中一点攻向敌人，如果练到十二成火候，纵然敌人练有金童罩、铁布衫等横练功夫的人，也极难抵挡得住。

西门大娘也有些想不到万少骏这一剑变招竟有如此快速，眼前精芒一闪，一缕剑光业已当胸射到，不由微微一怔，身形不动，口中呶呶笑道：“这是第四招了。”万少骏这缕剑光直贯对方胸口，但听“扑”的一声，刺个正着，同时只觉手上一震，剑尖好像刺在铁石之上，一下滑开！

不，剑尖一下被对方爪住，连剑带人被她随手一丢，呼的一声，摔了出去。

西门大娘拍拍手，笑道：“老不死，咱们走吧！”话声出口，厉山双凶和那青衣少女微风一飒，人影顿渺！万少骏被摔出一丈开外，等他站起，人家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一时之间，一张俊脸胀得通红，返剑入鞘，转身往外就走。

裴三省急忙叫道：“万贤侄……”

万少骏连头也没回，一路急奔而去。

裴三省直是摇头，感叹的道：“他就是这个脾气，真是给老嫂子宠坏了。”

一面连连抱拳道：“诸位老哥，咱们喝酒。”

接着又朝楚玉祥含笑道：“今晚要不是老侄台出手，我这老叔只怕连厉山双凶一招都接不下来呢！”

坐在上首的淮扬派掌门人高连升已经手举酒杯，站了起来道：“楚老弟，今晚才教老朽开了眼界，厉山双凶四十年来，大概第一次折在人家手下，老弟三招折双凶，传到江湖，若非亲眼目睹，谁也不会相信是事实，来，来，老朽敬你老弟一杯。”

说完，举杯一饮而尽。

楚玉祥连称“不敢”，双手捧杯，和他对干了一杯。徽帮卢寿同接着举杯道：“老朽在这里，忝属半个主人，楚老弟少年英雄，了不起，老朽也敬你一杯。”楚玉祥道：“诸位前辈赐酒，在下万万不敢当。”口中说着，也把一杯干了。

六合四杰当然随着跟进，任你楚玉祥如何推辞，这酒非敬不可，于是楚玉祥又和他们每人干了一杯，一张俊脸登时红如桃花。

阮传栋笑道：“玉祥，你先吃些菜，方才你三招折双凶，使的究竟是什么手法？我竟然一点也看不出来，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楚玉祥道：“此事说来话长，待回散席之后，小侄再行奉告。”

裴皖兰道：“楚大哥，我也要听。”

总管陆公车是个极工心机的人，平日也很少说话，他早就不相信楚玉祥会是东海门下，怀疑堡主故意替他掩饰身份，现在，他的想法证实了，连厉山双凶这等魔头，在楚玉祥手下还走不出三招。西门大娘从他身佩长剑，认出是全真教的门下，他又矢口否认；但厉山双凶自找台阶，揭开了这场过节总是真的。

从西门大娘的态度，突然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可以想见她一定已经看出他的来历来了，这年轻人到底有什么来历呢？会使厉山双凶这样的凶人都软化下来？不说陆总管心怀惊异，却说众人不但敬楚玉祥，也连带的敬主人裴三省，庆贺他今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一顿酒，自然要开怀畅饮，喝得十分热闹，

宾主尽饮，每个人差不多都有了七八分酒意。

席散之后，总管陆公车陪同大家来至宾舍休息，楚玉祥和阮传栋同住一间。

裴畹兰现在和楚玉祥熟悉了，也跟着他们来至房中。宾舍派有两名使女，伺候来宾的，这时忙着沏上茶来。裴畹兰早已等不及了，过去掩上房门，笑盈盈的催道：“楚大哥，你现在可以说了。”

阮传栋笑道：“玉祥，你早些说出来吧，我这位侄女是个急性子，等着听你的故事呢！”

裴畹兰粉脸一红，说道：“阮叔叔，我不来啦，难道你不想听？什么帐都算在侄女头上。”

阮传栋笑道：“好好，是阮叔叔要听，你也坐下来听吧！”裴畹兰举手掠掠鬓发，果然傍着楚玉祥坐下。

楚玉祥只好把自己负伤之后，被绿袍师父救到船中说起，如何在一处海岛上练了三个月武功……

裴畹兰偏着头问道：“楚大哥，你这位绿袍师父究竟是谁呢？”

楚玉祥道：“在下只知道他老人家叫做厉神君。”阮传栋惊啊道：“原来救你的竟会是厉神君，难怪你三招就败厉山双凶了。”裴畹兰问道：“阮叔叔，厉神君是谁呢？”

阮传栋道：“据说厉神君武功高不可测，是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人物，他生性怪僻，不问善恶，一向都是凭他的好恶行事，早在四五十年前就被人叫做绿袍老怪，和昆仑山的祖半仙齐名，武林中人称之为奇一怪。”

裴畹兰道：“这么大本领的人，我怎么没听爹说过呢？”阮传栋道：“那是因为厉神君已有多年不在江湖出现了。”裴畹兰脸上喜孜孜的道：“楚大哥，你运气真好，拜了这样一位大本领的人做师父，啊，你说厉神君传了你三刀十三剑，三刀是掌法，方才打败厉山双凶的三掌，就是三刀吗？”楚玉祥点点头，接着说出绿袍师父三个月之后，把自己送去昆崙山，又拜祖半仙门下……

裴畹兰脸上更浮现出惊喜之色，说道：“楚大哥，这么说，你两个师父，就是武林一奇一怪了，人家要找都找不到，你却一下拜了两个师父！”

阮传栋道：“你只跟厉神君学了三个月？”

楚玉祥点点头，说出在昆崙山耽了四个月，就下山了。阮传栋笑道：“今天我见到你的时候，原想把你引到鹰爪门，拜在爹的门下，现在好了，就算你跑遍天下，也没有高过你两个师父的人了，可惜两处只耽了七个月，时间太短些。”说到这里，忽然哦了一声，问道：“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

楚玉祥道：“小侄是奉绿袍师父之命，向裴堡主取回二十年前寄存的剑来的。”

裴畹兰听得好生奇怪，说道：“这事我也没听爹说过，楚大哥，爹还没给你吗？”

他身上只有一柄松纹剑。

楚玉祥含笑道：“已经给我了。”他把昔年裴三省误伤厉山双凶门下，双凶赶来寻仇，正好遇上绿袍师父经过，把双凶惊走，留下了长剑之事，说了一遍。

裴畹兰问道：“楚大哥，爹给你的剑呢？你没带在身上？”楚玉祥站起身，从腰间解下寒螭剑，说道：“就是这柄了。”裴畹兰伸手接过，看了一遍，说道：“剑有这样柔软的？楚大哥怎么拔剑呢，你取出来给我瞧瞧好吗？”

楚玉祥随手接过，轻轻一按，但听铮的一声，一道白光应手而起，一支两指宽的长剑已经挣得笔直，森寒逼人！阮传栋道：“好剑！”

裴晚兰道：“不是今晚楚大哥说，爹连看都没让我看过。”楚玉祥返剑入鞘，又在腰间束好。

裴晚兰站起身道：“时间不早，我走啦！”

她刚走到门口，又回头道：“楚大哥，明天一早，我来找你。”

她说到最后一句，粉脸不禁一红，急急拔门走出。阮传栋自然看得出来，这位侄女对楚玉祥有了情意，这也难怪，像楚玉祥这样的人品武功，武林中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不觉脸上有了笑容，伸手取过几上茶盏，轻轻喝了一口。

楚玉祥过去掩上了房门，回到椅上坐下，轻声道：“阮叔叔，小侄方才还有一件事没说出来。”

阮传栋啊道：“你还遇上了什么事？”

楚玉祥就把自己回到镇江，替二师兄疗伤，一直说到自己前来北峡山为止，中间只有把在小庙中和梁慧君见面一节略过不提。

阮传栋听得耸然动容，低声道：“江南分令，这会是怎么组织呢？”“不知道。”

楚玉祥道：“据小侄看，他们未必会就此罢休，所以小侄之意，回去之后，想和二师兄召集人手，把东海镖局从新开业，他们听到风声，自然会找上门来。”

阮传栋点头道：“这计划不错，我回去禀明家父，咱们鹰爪门一定全力支持。”

楚玉祥感激的道：“谢谢阮叔叔。”

阮传栋道：“你和我谢什么？我姐姐、姐夫死于歹人之手，难道鹰爪门不该出力么？”

第二天一早，阮传栋、楚玉祥刚盥洗完毕，裴晚兰就来了。

今天，姑娘家似已经过刻意修饰，把秀发梳得又光又亮，连一根跳丝都找不出来，身上也换了一套浅紫色的衣裙，在晨曦下，更显得秀丽动人，尤其姑娘不知逢上了什么喜事，脸上喜孜孜的挂着笑容，一双秋水般眼睛，也更明亮照人，好像会说话一般！

她叫了声：“阮叔叔。”

盈盈秋波就转向了楚玉祥，娇声叫着：“楚大哥……”阮传栋啊了一声，笑道：“晚兰，你真出落得越来越美了，就像一朵待放的玫瑰，清新脱俗，如花解语！”裴晚兰粉脸蓦地一红，不依道：“阮叔叔，我不来啦，你一见面就取笑人家。”

阮传栋大笑道：“阮叔叔几时说错了，不信，你问问玉祥，你像不像美丽的花朵？”

楚玉祥只好点着头道：“大妹子真的很美。”

话是说出来了，他俊脸不禁也为之一热！

裴晚兰心里一甜，有他这句话，自己一清早的刻意修饰，就没白化工夫了，她飞红了脸，瞟了他一眼，低着头道：“我丑死啦！”

她举手拢摄秀发，偏头道：“阮叔叔，你答应教我大小擒拿手法，现在可以教我啦！”

阮传栋道：“好吧！”

只听门外响起徽帮卢寿同的声音问道：“楚老弟起来了么？”

楚玉祥连忙应道：“在下早就起来了。”说着迎了出去。卢寿同一脸皱纹，也是一脸笑容，一脚跨进房来，看到裴晚兰，含笑道：“裴姑娘原来也在这里。”裴晚兰粉脸一红，忙道：“侄女是找阮叔叔来，他昨天答应教我擒拿手法，所以我一清早就来了。”

卢寿同呵呵一笑道：“鹰爪门擒拿手法，可是武林中最具有威力的擒拿术了，那么老朽不打扰了。”

接着回头朝楚玉祥道：“楚老弟，你到咱们房里去坐坐吧？”

楚玉祥道：“卢老有事？”

卢寿同含笑道：“随便聊聊咯！”

随着话声，转身往外行去。

楚玉祥听出他的口气，明明是找自己来的，何况阮传栋要教裴畹兰擒拿手法，自己也不好在场，这就跟着他跨出房门。

卢寿同是和淮扬派的高连升同住一间，就在隔壁，楚玉祥随着卢寿同走入，高连升立即站起身，拱手笑道：“楚老弟请坐。”

楚玉祥也抱拳道：“高掌门人早。”

卢寿同在楚玉祥进入房中之后，立即掩上了门，含笑道：“楚老弟随便坐。”

楚玉祥自然看得出他们定然有什么话要和自己说了，这就在两人横头的一把椅子上落坐，说道：“卢老见邀，想必有什么见教了？”

卢寿同含笑道：“见教不敢，高掌门人和老朽确实有一件事要和你老弟奉商。”

楚玉祥道：“二位都是前辈，有什么事，但请吩咐。”

“哈哈！”高连升摸着胡子，大笑道：“老弟这吩咐二字，咱们万万不敢当，事情是这样，江湖门派众多，大家往往宥于门户之见，常有意气之争，于是就由各大门派推举一位久孚声望的人出任武林盟主，处理江湖上各种纠纷，也是大家团结的象征，黄山万老哥，（万九骏）昔年就是这样被各大门派推举为武林盟主的。这还是二十年前的事，一任盟主，任期五年，后来万老哥任期届满之后，各大门派大概鉴于江湖上没有什么大事发生，这推举盟主之事，也就没再举行，一拖再拖，一晃眼十五年过去了……”

他口气微微一顿，接着道：“五年前，万老哥也过世了，这件事昨天大家谈起来，都慨叹江湖各大门派形同一盘散沙，如今听说北五省的武林同道，已经公推太极门康子和康老哥担任了北五省的武林盟主，咱们大江南北似乎也该推举一位江南武林盟主，俾使咱们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领导有人，这是昨天咱们几个门派一致的意见，至于盟主人选，大家交换意见之后，初步认为裴三省裴老哥不但素有三省龙头之号，久孚众望，而且还是昔年武林盟主万老哥的师弟，他为人也正直无私，热心公益，自是最理想的人选了。”

卢寿同接着道：“你老弟是闻老哥的义子，闻老哥在世之日，他是东海门的掌门人，老弟又正好在这里，自然可以代表东海门，不知你老弟的意见如何？”

原来他们要选裴三省当武林盟主，征询楚玉祥的意见。

楚玉祥道：“二位前辈说的，在下十分赞成，但在下还有大师兄和二师兄，这代表东海门可不敢当。”

卢寿同笑道：“老弟既然同意，那就够了，令师兄不在这里，东海门只有你老弟一个人在这里，自然可以代表东海门了，老弟这有什么好作难的？”

楚玉祥心中暗自忖道：自己回去镇江，正准备和二师兄把歇业的东海镖局从新复业，也就是要重振东海门，如今既有这许多江南武林门派推选江南武林盟主，有东海门一份，自然也是好事。

何况残害义父母的贼人，叫什么“江南分令”，江南武林同道推举盟主，也正好可以对抗“江南分令”，自己参与其事，能藉这机会，也好多结交几个江南武林门派，虽然自己报雪义父母之仇，不用他们相助，至少对东海门有很大的声

援作用，可以助长声势。

想到这里，就点头道：“在下师兄弟正有重兴敝门之意，只是仅凭在下兄弟三人，力量薄弱，不敢和各位的大门派并列，既蒙二位前辈不弃，在下自当遵命。”

高连升大喜道：“老弟客气了，哈哈，以你老弟的武功，不出十年，定当出人头地，为咱们江南武林同道，大放异彩呢！”

卢寿同接口笑道：“楚老弟昨晚击退厉山双凶，即此一事，已可轰传江湖……”

刚说到这里，只听门人响起总管陆公车的声音说道：“高掌门人、卢老大、楚公子可在房中么？”

高连升忙道：“是陆总管吗？在，在。”

卢寿同连忙开出门去，含笑道：“陆总管请进，高掌门人和兄弟正在跟楚老弟谈推举盟主的事。”

他笑得接近谄笑，且有讨好之意。高连升忙道：“楚老弟已经完全同意了。”

陆公车点点头道：“如此甚好。”一面朝楚玉祥拱拱手道：“堡主要在下来请楚公子，快到书房里去。”

楚玉祥道：“裴老叔有事找在下吗？”

陆公车道：“厉山双凶又来了，现在正在堡主书房里，所以特地要在下来请楚公子的。”

楚玉祥还没开口，高连升、卢寿同听得一惊，同声道：“厉山双凶又来了？”

陆公车道：“他们来意似乎不恶，方才还送了一份极重的寿礼呢！？”

接着道：“楚公子请，堡主正在书房里恭候。”

楚玉祥朝卢、高二人抱抱拳道：“在下那就少陪了。”高连升、卢寿同连声说“请”。

楚玉祥就随着陆公车出了宾舍，一路来至书房门口，老远就听到西门大娘野鸭般呷呷的笑声，似乎双方谈得十分融洽。

陆公车走近门口，就躬着身道：“启禀堡主，楚公子来了。”裴三省道：“快请。”

陆公车朝楚玉祥抬手肃客，说了声：“楚公子请进。”他只是总管身份，自然不好进去。

楚玉祥举步走入，只见秃狼东门奇今天换了一件簇新的团花长袍，敢情他平日穿惯了大褂，就显得有些拘束，好比乡下人进城，不大自在。

高头大马的西门大娘，今天也穿了青缎衣裙，连一张马脸也擦了粉，看去倒似京城里的刘媒婆。

他们身边坐着一个明眸皓齿的少女，她今天也着实打扮了一番，秀发梳得乌油油的，鬓角上还簪了一朵红花，怯生生坐在一旁，看到楚玉祥走入，她晶莹如玉的脸上，蓦地飞起两片红霞，低下头去，纤纤玉手只是拈着衣带，流露出一副脉脉含羞的娇态。

裴三省一见楚玉祥走入，连忙招呼道：“楚老侄，东门老哥贤伉俪昨晚冲着你贤侄，揭开了二十年来一块误会，老朽已是觉得十分高兴，不料他们二位今天却送来了一份隆礼，真叫老朽过意不去，他们二位是江湖前辈，对你老侄却是夸奖有加，所以老朽特地要陆总管把你请来作陪。”西门大娘接着呷呷尖笑道：“楚公子请坐呀！”楚玉祥朝两人拱拱手道：“二位前辈过奖。”

西门大娘尖笑道：“大家都是自己人，楚公子不用客气。”一面朝她身边少女一指，说道：“她是老婆子的徒儿英无双。”

回过头去，一面问不胜羞怯的少女说道：“无双，楚公子年纪和你差不多，你就叫他一声楚大哥好了。”英无双站起身来，朝楚玉祥福了福，红着脸，低低的叫了声：“楚大哥。”

她轻启樱唇，叫得比蚊子还轻，但总是叫了。

楚玉祥连忙还礼，讪讪的道：“英姑娘不敢当，在下如何敢当？”

西门大娘呷呷的笑道：“楚公子不用和丫头客气，就叫她无双好了，老婆子是直肠子的人，咱们一朝生，两朝熟，从不喜欢客套，楚公子越随便越好。”

楚玉祥道：“前辈这么说了，在下恭敬不如从命。”裴三省道：“老侄台，你也坐下来才好说话。”楚玉祥依言坐下。西门大娘一双三角眼只是朝着楚玉祥上下，打量个不停，也一直嘻开着笑口，满脸都是笑容，问道：“楚公子今年几岁了？”

楚玉祥道：“十八。”东门奇尖笑道：“楚公子比咱们无双大一岁，她今年十七。”

西门大娘三角眼一横，哼道：“叫你少说话，你偏爱多嘴，无双不是早就叫他楚大哥了吗？”

东门奇耸耸肩，猥琐的一笑，果然不敢再说。

西门大娘又道：“不知楚公子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楚玉祥道：“在下只是一个孤儿，从小就由义父母抚养长大。”

东门奇又插口道：“巧极，咱们无双也是孤儿，从小由咱们……”

“你给我闭嘴！”

西门大娘尖叫着，然后又朝楚玉祥道：“你义父就是开东海镖局的闻天声？”楚玉祥点点头。

西门大娘又道：“那么你‘九阴神功’是跟谁练的呢？”楚玉祥不知裴老叔和他们如何说了，想到绿袍师父既曾把剑留在这里，不准他们再向裴家寻仇，那么自己也不妨说出绿袍师父来，这就肃容道：“家师就是绿袍神君。”他不用和他们多辩自己练的不是“九阴神功”。西门大娘一拍巴掌，呷呷笑道：“老婆子早就猜到楚公子是神君门下了，不然，天底下能有谁把徒弟调教得这么出色。”东门奇道：“咱们无双不也练成‘九阴神功’了？”越是不叫他说话，他就越爱插嘴。

原来这一对凶人，原是昔年九阴神君西门相的门下，一个是徒弟，一个是爱女，九阴门虽被正派中人目为旁门左道，实系道家玄门炼气一派的支流，“九阴神功”练的是先天纯阴之气。

东门奇和西门大娘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练功，青梅竹马，耳鬓厮磨，自然日久生情，终于背着神君，私下定情，等到九阴神君发觉，已经破了童身，无法再练本门神功。

两人数十年来，虽在江湖上凶名久著，总是难有大成，因此化了二十年工夫，悉心调教唯一的爱徒英无双，藉以补偿两人一生无法练成“九阴神功”的夙愿。

但练成“九阴神功”，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一生不能婚嫁，因为练的是先天纯阴之气，一旦破身，就前功尽弃，除非对方练的也是“九阴神功”，才能相补相成。

试想“九阴神功”乃是九阴门的秘技，一脉相传，而且又需从小练起，普天之下，除了九阴门，还有谁练“九阴神功”的？却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遇上楚玉祥，误把“太素阴功”认作了“九阴神功”。

其实“太素阴功”练的也是先天阴气，列子所谓：“太初者，气之始也，太

始者形之始也，大素者，质之始也。”但两者相较，“太素阴功”更高一层，但外人是极难分得清的。

闲言表过，西门大娘横了他丈夫一眼，呷呷笑道：“所以老婆子要咱们无双认楚公子这个大哥，咱们两个老不死一世没练成‘九阴神功’，只是依照师门留下来的口诀，囫囵吞枣的传给了无双，终究缺乏亲身体验，说不出道理来，以致越到后来，进境越慢，练到现在也不过四五成火候……”

东门奇道：“无双那有四五成火候？我看最多也不过三成而已！”

“你懂个屁！”

西门大娘脸上一红，怒吼了声，才朝楚玉祥笑嘻嘻的道：“所以今后还要楚公子多加指导，你就把她当作小妹，指点指点她，无双就受益不浅了。”

楚玉祥俊脸一红，连说：“不敢”目光忍不住朝英无双看去。

恰好英无双一双盈盈秋波，也偷偷的朝他看来，四目相投，楚玉祥只觉她目光之中包含着脉脉柔情，也好像有着说不尽的倾慕希冀之色，她就像一株弱不禁风的依依小草，使人油生怜惜之心，心头不觉起了一丝怜爱之情。

西门大娘不肯放松，紧接着道：“这有什么不敢的？你是她大哥，今后指点、切磋，老婆子可交给你了。”

裴三省自从见了楚玉祥，也有让自己女儿多和他接近的意思，那知今天西门大娘一来，就和他说明来意，要他玉成徒儿和楚玉祥，同时也说出了“九阴神功”的缺点，只有和练成“九阴神功”的人婚配的话，裴三省听得只有暗暗叹息，看来自己一番心意成了泡影。

因此就一口答应了西门大娘的请求，但也说出楚玉祥义父初丧，而且血仇未报，自己不便在这时提出，最好还是过一段时间再说，不妨先让楚玉祥和英无双多加接近，让他们自生情愫。

这话当然是在书房密室中谈的，东门奇和英无双坐在外面，并没听到，但这件事东门奇是知道的，也是两人商量好了才来的，真正不知道的只是英姑娘而已，不然，她看到楚玉祥，会更羞得抬不起头来。

中午时分，总管陆公车秉承堡主之意，在西花厅摆设了两席丰盛的酒筵，那是给厉山双凶接风，作陪的有高连升、卢寿等人，席间还特地安排，把英无双坐在楚玉祥的身边。

酒过三巡，裴三省当众宣布收英姑娘为义女。

这也是和西门大娘预先说好了的，厉山双凶也自知凶名在外，自己徒儿若能认裴三省作义父，就可和楚玉祥多接近了。

大家听了裴三省的话，自然纷纷鼓起掌来。

西门大娘就要英无双当众朝裴三省盈盈下拜，磕了八个头，口中叫道：“干爹。”

裴三省高兴得哈哈大笑，连忙伸手把她扶起，口中说道：“够了，够了。”

这伸手一扶，心中暗暗一怔，忖道：“这女孩一双手竟有如此冰凉！”

英无双站起身，又向裴允文叫了声“大哥”，叫裴畹兰“姐姐”。

裴畹兰喜孜孜的道：“现在我有妹妹了。”

高连升举杯道：“恭喜裴老哥，也恭喜东门老哥贤伉俪，兄弟先干为敬。”举杯一饮而尽。

裴三省和东门奇夫妇也一齐干杯。接下来大家也纷纷向裴三省和双凶敬酒。

东门奇酒量极洪，不但来者不拒，也和大家拚酒，一杯又一杯的往口里直倒。

西门大娘可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中意，除了喝酒，还不住的夹菜给楚玉

祥，就怕他吃不下。

席上众人都是老江湖了，这一情形，那会看不出来？于是大家就借题发挥，更要敬双凶的酒了。

这一席酒，大家自然喝得十分高兴，但最高兴的还是总管陆公车了，他站在阶前，脸上不时浮现出深沉的笑容。席散之后，大家几乎都有了七八分酒意，就各自回房休息。厉山双凶下榻之处，是在宾舍东首一幢单独的楼房。英无双则由裴婉兰作陪，住在相隔不远的另一幢楼上。楚玉祥也喝多了几杯酒，觉得头脑昏昏的，他和阮传栋回到房中，阮传栋一言不发，往床中一倒，就睡熟过去。楚玉祥独自坐了一会，觉得头脑愈愈胀，眼皮也沉重得抬不起来，这自然是喝酒醉了。

他知道自己只要运一会“太素阴功”就会使酒意消失，就在榻上盘膝坐下，默默运起功来。

这一运功，他忽然发觉体内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应，心中不禁大奇，澄心静虑，一意运功，这样差不多运了将近一顿饭的工夫，才算把这种说不出的感应，渐渐化去，由淡而无，一时还当自己酒喝多了，也并未在意。

直到晚饭时候，天色业已昏暗下来，阮传栋依然昏睡未醒，楚玉祥看得暗暗好笑：阮叔叔不知喝了多少酒，竟会醉得如此厉害！

他独自跨出房门，看到隔壁的高掌门人和卢寿同也房门紧闭，从窗下经过，还可以听到他们重浊的呼吸，再过去是六合门的徐子常、董友纶、和全遵义，也全是酒醉未醒。（六合四杰的吴燕娘是女宾，住在宾舍东首的一幢小楼上）

楚玉祥循着走廊，信步走出月圆门，那是东花园，花木扶疏，只是此时已笼罩了一片夜色。

花木之间，影幢幢有着四五座楼，那是准备招待携带女眷的贵宾的，目前只住了厉山双凶和六合门的吴燕娘，裴婉兰陪同英无双也住了一幢。

楚玉祥一手扶着花间雕栏，站在小溪上，静静的听着潺潺溪流水，忽见一个苗条人影，从小桥上走来，那是英无双。

他看到她了，她自然也看到了他，不觉脚下一停，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娇声叫道：“楚大哥，你也在这里。”

声音又娇又脆，比出谷黄莺还要好听！

楚玉祥和她见面以来，还是第一次正式听到她说话。当然听到她说话，已经不止一次了，譬如第一次她叫自己“楚大哥”，后来在酒席上，她也举杯说过：“楚大哥，我敬你”，那都是说得轻轻的，虽可听到，就没有这么又娇又脆。

楚玉祥连忙含笑道：“英姑娘是你。”

英无双对着他还有些面腆，说道：“楚大哥没有喝醉？姐姐（裴婉兰）到现在还没有醒，我去看了师父、师娘，也喝醉了，我一个人觉得气闷，才出来走走。”

楚玉祥笑道：“看来中午这顿酒，大家都喝醉了，在下方也头脑昏胀，运了好一会功，才清醒的。”

“啊！”英无双睁大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望着他，说道：“对了，我方才和姐姐一起回房，姐姐一下就睡熟了，我也觉得头脑昏胀，连眼睛也睁不开，也是运了快半个时辰的功，才慢慢消失的，师父、师娘，一身功力比我强过十倍也不止，我从小到大，从没看到他们这样醉过。”

楚玉祥听得心头突然一动，忖道：自己曾听绿袍师父说过，练成“太素阴功”，有一个好处，就算有人在酒中下毒，也可以把毒逼出体外，方才的情形，莫非有人在酒中下了毒不成？

英无双练的是“九阴神功”，听厉山双凶的口气，和自己“太素阴功”颇相

类似，所以也能把酒中的毒逼出体外，其余的人，像厉山双凶，武功虽高，因为练的不是“九阴神功”，就无法把酒中之毒逼出体外，那其余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想到这里，心头不由得悚然一惊！

英无双看他一直没有说话，不觉偏着头道：“楚大哥，你在想什么呢？”

楚玉祥哦了一声，说道：“没什么？再过一会，两位前辈再没醒来，姑娘不妨去叫他们一声。”

英无双娇稚的道：“我才不敢呢？让他们多睡一会好了。”

楚玉祥心中虽然犯疑，但大家只是喝醉了酒，自己自然不可能贸然说大家是中了毒，只有再过一会，大家若是还没清醒的话，再作道理，一面笑道：“姑娘很怕师父、师娘吗？”

英无双晶莹如玉的脸上，浮现出浅浅的笑容，说道：“师娘、师父都对我很好，只是我素来胆小，看到师父，总有些怕怕的。”

楚玉祥听得也笑了，问道：“姑娘时常跟二位前辈出来走动么？”

“才没有呢！”

英无双道：“我这次还是第一次跟师娘、师父行走江湖。”楚玉祥道：“出来好不好玩？”

英无双甜笑道：“我很高兴，这次认识了很多，还有干爹、大哥，姐姐……”

她说到这里，忽然眨动盈盈秋水，望着楚玉祥，幽幽的道：“师父和楚大哥说过，你叫我无双就行，你却一直叫我英姑娘，听得别扭死啦！”

楚玉祥看她天真纯洁，就像一方白玉，一张白纸，心中越发觉得她可爱，那是一种出于内心，大哥喜欢小妹的爱，这就含笑点着头道：“姑娘不嫌唐突，在下以后就叫你名字好了。”

“还要以后吗？”

英无双依然望着他，疑惑的道：“现在为什么不能叫呢？”楚玉祥被她问得一怔，继而笑道：“我说的以后，就是方才叫你姑娘的以后，自然就是现在了。”

英无双喜道：“楚大哥，那你就叫我名字咯！”楚玉祥笑道：“没有事情，怎么叫你呢？”

英无双撒娇的道：“楚大哥，你叫一声就好，好不好嘛？”楚玉祥出自内心的喜欢她，也就含笑叫道：“无双……”英无双心里一甜，口中嗯了一声道：“楚大哥，你真好。”就在此时，只听不远处有人发出一声轻笑！

楚玉祥耳朵何等灵异，倏地转过身去，只听极轻微的“嘶”，破空而逝，好快的身法！

楚玉祥听得暗暗吃惊，这人掩近自己三丈，自己竟然会一无所觉，耳中只听远处有人低低的叱道：“老不死，这有什么好笑的？你也会笑出声来。”

声音渐渐远去，那是西门大娘。

从她口气听来，刚才那声轻笑想必是东门奇了！

英无双诧异的举目四顾，说道：“楚大哥，你也听到了，方才好像有人笑出声来？”

楚玉祥俊脸一热，说道：“是你师娘、师父，已经走了。”英无双道：“师娘、师父酒已经醒了，他们到那里去了呢？”楚玉祥道：“往前去的，自然是到裴老叔的书房去了。”英无双道：“那么我们也快走。”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书房，书房中已灯火辉煌，大家都已在座。

西门大娘看到两人并肩走入，一张马脸早已笑得皱起许多纹路，心里暗道：裴三省说得果然没错，年轻人只要让他们在一起，当真比做媒说合还要来得快，

这一阵工夫，两个人有说有笑，黏在一起了。一面呶呶尖笑道：“几十年来，老婆子还是第一次喝醉，醉喝醉，可是醉得痛快。”东门奇忙道：“是，是，我看你至少二十年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西门大娘笑骂道：“老不死，难道老娘不该高兴么？”东门奇缩着头道：“该，该，你高兴，老夫也就高兴了。”瞧他在老婆面前这副窝囊相，有谁会相信他是凶名满天下的秃狼东门奇？

楚玉祥眼看大家都好好的，那有什么中毒？自是自己多疑了，所幸方才没说出来，不然岂不是自己少见多怪了？就走到阮传栋身边一张椅子落坐。

裴三省接着笑道：“兄弟也没这样醉过，今天收了一个义女，一高兴，也喝了个烂醉如泥！”一面回头问道：“陆总管，晚餐准备好了么？”

陆公车忙道：“早就准备好了，方才属下看大家都没醒来，要他们关照厨下等一等，现在可以开席了吧？”裴三省一挥手道：“大家都在这里，就开到这里来好了。”接着吴燕娘和裴畹兰两人也走了进来，裴畹兰道：“妹子，你出来也不叫我一声？”

英无双娇声道：“姐姐睡熟了，你没叫我叫你，我才不敢叫你呢！”

两名使女在书房右首，摆了一张大圆台，放好杯快，就请大家入席。

这一餐大家依然兴高采烈的喝酒、敬酒，反正江湖人，都是海量，大家又难得聚在一起，自然要喝个痛快。但这一顿酒，等大家酒醉饭饱，回到宾舍，虽然还是有人喝醉了；但并没有像中午那顿酒一杯，喝得人人醉，楚玉祥也喝了不少，并不觉得有头昏脑胀的现象，一时也只当中午喝过了量。

第二天，已经是裴三省花甲大庆的前一天，大江南北的江湖朋友，闻讯自动赶来的，也比前两天多了。尤其从裴家堡传出了两件轰动江湖的大新闻：第一件是东海门的楚玉祥三掌惊退凶名满天下的厉山双凶。第二件是裴三省收了厉山双凶的徒弟为义女，和厉山双凶结了干亲家。

江湖上消息之快，一日之间，就可以传遍大江南北，于是有人就把楚玉祥说成了如何了不起的少年英雄，也有人把厉山双凶的徒弟说成了人间少有的绝色姑娘，这也差不多。还有些好事的人，把两件事联在了一起，就说成裴三省花甲寿辰比武招亲。这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当然愈传愈轰动，因此不请自来的贺客和瞧热闹的人，自然也愈来愈多。到了正日，通往裴家堡的大路上，早已车水马龙，壅塞不堪。

裴家堡里里外外也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裴三省也想不到自己花甲寿辰，会有这许多贺客上门，但来者是客，都是一一接待。

前面的正厅和东西花厅，早已摆开了数十桌筵席。大厅中间，高悬寿星中堂，长案上供起寿桃、寿面，点起了几臂粗的大红寿烛。长案前面一共放着品字形三张八仙桌，铺上红毡玉箸银盏，比其他席要考究得多。所有贺客心里清楚，这上面三席是寿星和江南各门各派的贵宾席。

此刻离正午还差一点，厅上数十席都已坐满了。大江南北的江湖同道，自然全是素识，见了面，欢笑一堂，互道契阔，自然人声嘈杂，其沸如鼎。

这时大厅门口出现了一行人，那是由裴三省的大公子裴允文陪着进来的，走在最前面的是淮扬派掌门人高连升，接着是徽帮老大卢寿同、六合门掌门人徐子常、董友纶、全遵义、吴燕娘、鹰爪门阮传栋、东海门楚玉祥。最后才是两位贵宾秃狼东门奇、和母豹西门大娘。

照说应该由特别来宾厉山双凶走在最前面的，但西门大娘说得好：“今天是干亲家的花甲大庆，要讨个口彩，高掌门人大号连升，口彩好，要走在最前面，

愚夫妇外号双凶，岂可走到前面去？”

她这话没错，因此索性把两个特别来宾放到最后了。品字形的席位，除了正中间是寿星席，大家就坐了左右两席。

大家落坐之后，过没多久，总管陆公车从屏后走出，提高声音说道：“各位来宾，敝主人出来了。”

他此言一出，大厅上互相交谈的声音，立即静了下来。

只见寿星裴三省由两个如花如玉的天仙般姑娘随伺着从屏后走出，厅上来宾立即纷纷鼓起掌来。

裴三省抱着拳连连拱手，说道：“各位来宾，都是兄弟的诸亲好友，今天是兄弟六十贱辰，六十岁，敢言何寿？辱蒙大家宠临，能够欢聚一堂，已使兄弟感到万分荣幸，诸位还要隆重赐厚礼，这教兄弟如何敢当？当真受之有愧，兄弟在这里谢谢诸位的隆情厚谊，谢谢，谢谢，兄弟敬备菲酌，待回请大家多喝一杯，谢谢诸位，谢谢。”大家纷纷鼓起掌来。

裴三省站着没有坐下，等大家掌声一落，又道：“今天宠临的来宾，都是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大家也都是熟朋友，不用兄弟介绍了，但有两位特别来宾，诸位大概闻名已久，但恐怕没有见过面，兄弟特别要向诸位介绍，那就是东门奇老哥和西门大娘贤伉俪了。”

他右手朝右首席一指去。

大家虽然猜到右首席上那一男一女两人，可能就是厉山双凶，如今经主人一说，自然也纷纷鼓起掌来。

厉山双凶虽然成名已有五十年，但江湖上人听到两人的名字，就敬鬼神而远之，退避还不及，更没有人和他们打过交道，像今天这样集大江南北武林同道共聚一堂的大场面，他们可还是第一次遇上，尤其主人把他们两人，奉为特别来宾，还要特别介绍，大家掌声又鼓得那么热烈，像这样露脸的事儿，他们可也是第一次。

西门大娘一张马脸上顿觉好不光彩，随着掌声站了起来。

东门奇穿了新买的一件团花绸袍，就觉得没有敞开大褂的舒畅，已经大受拘束，这回给大家一鼓掌，他更没了辙儿，东张西望的一瞧，眼看老伴站了起来，他已赶紧跟着站起。

西门大娘恶狠狠瞪了他一眼，尖声道：“老不死，你也和大家说几句话。”

东门奇道：“你要我说什么？”

西门大娘道：“谢谢大家咯！”

东门奇缩着头笑道：“这我会说。”他朝大家抱抱拳道，猥琐一笑，尖着声音道：“兄弟和老伴已有二十年没在江湖走动了，尤其江南，咱们当年在江湖走动的时候，也很少来，所以和各位很少有见面的机会，这回赶上裴老哥的大寿，难得和大家见面的，也都见面了，兄弟那老伴，要兄弟说几句话，兄弟不会说话，但兄弟会喝酒，裴老哥方才不是说过，要大家多喝一杯吗？待会兄弟可以陪大家多喝几杯，酒逢知己千杯少，咱们多喝几杯，交个朋友……”

西门大娘站在他边上，嫌他噜嗦，说道：“你说完了没有？”东门奇耸耸肩笑道：“说完了，说完了，谢谢大家。”大家看他说得率直不由得又纷纷鼓掌，一时掌声如雷，历久不歇！

东门奇望望西门大娘，得意的道：“你看，我说得不错吧？”于是两人在掌声中双双坐下。

接着只见徽帮老大卢寿同站了起来，大喊道：“各位，今天是裴老哥的花甲

华诞，咱们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都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咱们正好有一件大事，要趁这一机会，跟大家共同磋商，现在请淮扬派掌门人跟大家报告。”说完，转脸朝左首席上坐了首席的高连升鼓起掌来。裴三省听得暗暗奇怪，不知卢寿同说的一件大事，要高掌门人报告什么？脸露惊讶的朝高连升看去。

大家因卢寿同领导鼓掌，自然也跟着纷纷鼓掌。

高连升是淮扬派的掌门人，淮扬派在大江南北，可是一个大门派，门人弟子遍布全省，你别看高连升像个土财主，声望可着实不小，他在如雷掌声中缓缓站起，先整整喉咙，咳嗽了一声。

只要听他这声咳嗽，你就可以想得到他是经过大场面的人，因为这声咳嗽，其中就有大学问存焉！

试想卢寿同刚才这一宣布，说有一件大事，要和大家磋商，大家并不明就理，自然会交头接耳，互相探询，因此掌声虽停，窃窃私语，依然乱烘烘的。

从前可没有麦克风，你喊破喉咙，偌大一座大厅，也会听不清楚。于是他在说话之前，先来上一声咳嗽，这是清咳，也告诉大家他要说话了，希望大家肃静下来。

这声咳嗽，真还管用，窃窃私语的嘈杂声音，果然立时肃静了下来，再要有人说话，边上也会有人碰他手臂，偌大一座大厅，这回当真静得堕针可闻！

高连升抱抱拳，缓吞吞的道：“各位老哥，兄弟今天要报告的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兄弟也曾和裴老哥、卢老哥、鹰爪门的阮老哥、六合门的徐老哥，都当面谈过，但因大家散处各地，聚会不易，就一直耽搁下来，这回正好裴老哥大寿，咱们平日不容易见面的人，都见面了，兄弟在前天又旧话重提，大家交换意见之后，总算有了初步的统一意见，不过是咱们大江南北武林同道的一件大事，不是咱们几个人所能作主，也不敢擅作主张，因此要等到今天，同道们差不多都到齐了，趁这一机会，征询大家的意见，由大家来共同决定……”

他口气微顿，但大家都等着他说出这件大事来，故而大厅上还是一片宁静，不闻半点人声。

高连升接下去道：“自从各大门派，在二十年前推举黄山万九骏万老哥出任武林盟主，本来任期是五年，等万老哥任期届满，各大门派大概鉴于江湖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这推选盟主之事，就延搁下来，一晃眼又是十五年过去了，连一点动静也没有，五年前，万老哥也过世了，大家都慨感江湖各大门派形同一盘散沙，如今听说北五省的武林同道已经公推太极门康子和康老哥担任北五省的武林盟主，咱们大江南北，也有不少门派，似乎也应该推举一位江南武林盟主，俾使咱们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领导有人……”

大家听到这里，不由得报以热烈掌声，这就表示大家都赞成他的提议。

高连升续道：“兄弟和几位掌门人交换的意见，认为寿翁裴老哥不但素有三省龙头之号，久孚众望，而且还是昔年武林盟主万老哥的师弟，为人正直无私，热心公益，自是最适当的人选了，不知大家意下如何？今天在场的武林同道，也等于是咱们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大会，自可作一最后决定。”他说完之后，全厅爆起春雷般掌声，历久不绝。卢寿同起身道：“大家掌声如此热烈，那是赞成推举裴老哥出任江南武林盟主了？”

大家又纷纷鼓起掌来。

东门奇尖声道：“裴老哥任江南武林盟主，还是大才小用了，就是担任天下武林盟主，又有何不可？”

西门大娘叱道：

“人家在选盟主，你多什么嘴？”

东门奇道：“老夫这话，就是举双手赞成，那个不赞成的，老夫就扭断他的脖子。”

西门大娘忙道：

“你还不坐下来？”

裴三省直到此时才知道高连升说的一件大事，却是推举自己当江南武林盟主，慌忙站起，摇着双手道：“诸位老哥、诸位同道，这个万万使不得，兄弟一向闲散惯了，当不得重任，何况又在敝堡之中，贱辰酒筵之前推举的，传出江湖，岂不是遗人口实？如果真要推举一位盟主，在座的各派掌门，尽多贤达之士，兄弟实在不敢当。”

六合门徐子常站起身道：“裴老哥，方才高掌门人已经说过了，咱们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今天可以说全到场了，就另选日子，到的人也未必有今天之多，这是大江南北同道共同决议之事，怎会遗人口实？”

至于推举的人选也经敝门等几个门派共同推庶，又经方才大家热烈鼓掌，一致认可，绝非一两个所能左右，因此既经大家公举，裴老哥已经当选盟主，推也是推不掉了的，担任武林盟主，并非只是一个荣誉的明衔，因为它是要替大江南北武林同道担当起排难解纷的重任，以裴老哥的声望，自可胜任愉快，裴老哥就是要推辞让贤，那也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他这番话，又赢得了大家如雷的掌声。

裴三省面有难色，还坚持着道：“兄弟实在……”

卢寿同没待他说出口来，就接着道：“徐掌门人说得对，这是大家的意思，裴老哥只好勉为其难，就是要让贤的话，也是五年以后的事了。好了，主人也不用再说了，还是快些上菜，大家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吧！”

总管陆公车站阶前抬了手，于是十几名庄丁高声叫道：“恭贺寿星荣膺盟主。”

他这一领先一喊，大家也跟着高声喊了起来，一时人声如潮，裴三省就是再要推辞，也不容你开口了。

酒菜已像流水般端了上来。

陆公车走近楚玉祥身边，低低的道：

“楚公子，你是堡主的世侄，请坐到上首一席去，陪陪寿星吧！”

上首一席，居中是寿星裴三省，左右两边，各有四个坐位，右首是裴允文、裴晚兰，左看两个位子，下首已坐了英无双，好上首一个位子果然还空着。

楚玉祥俊脸一红，说道：

“在下坐在这里就好。”

西门大娘笑道：“寿星总要有人陪坐才是，你快上去吧！”楚玉祥不好推辞，只得红着脸走了上去，在英无双上首位子落坐。

贺客们用不着介绍，就看得出来，寿星席上，右首两人，是寿星的一子一女，左首这一对英俊少年，如花少女，岂非就是东海门的楚玉祥，和寿星新收的义女，厉山双凶门下了，果然好一对璧人！

裴三省又站了起来，举杯道：“诸位老哥，贱辰辱蒙光临，兄弟万分感激，敬以水酒三杯，向诸位敬致谢忱。”说完，举杯一饮而尽。

全厅贺客，也纷纷站了起来，举杯祝寿。

寿星身边侍立的一名使女，急忙手捧银壶，给他斟满了酒，他一口气连干了三杯，说道：“谢谢，谢谢！”才行坐下，大家随着落坐。

寿星，又当选了盟主，这是双喜临门，寿星敬了酒，大家也纷纷的向寿星敬起酒祝贺。

这时总管理陆公车和一名青衣使女手托银壶，俏生生的走入。

陆公车走近寿星身边，低声道：“堡主可以敬酒了。”裴三省点点头，仍由裴畹兰、英无双两人左右侍奉，陆公车走在前面，手托银盘的使女紧随身后，向东西花厅的贺客敬酒。

寿筵宏开，到了这时候，喝酒已经进入了高潮，贺客们不但敬同席的人，还向其他席上的人敬酒酒就像水一般流入贺客们的肚子。等寿星回来，不少人又走上前来向楚玉祥和英无双敬酒。这一席酒，可说大家尽欢，皆大醉饱。

寿筵散了，赶来祝寿的贺客，也纷纷散了，剩下来的都是裴三省的多年友好，像高连升、卢寿同和厉山双凶等人，自然要多盘桓上几天。

晚餐之后，几位掌门人还留在裴三省的书房里，沦茗谈天，裴允文拉着楚玉祥到西花厅去下棋。

裴畹兰、英无双自然也跟了去坐在一旁观战。她们并不是喜欢看棋，只是要和楚大哥在一起而已，两位姑娘口里当然没说出来；但可是一样的心思。

使女们给他们沏了四盏茗茶。

裴畹兰棋下的没有大哥好；但她坐在楚大哥的身边，时常给楚大哥出点子，楚玉祥若是听了她的话，就往往给裴允文吃掉。

裴允文笑道：“楚兄，你别再听她的了，妹子和我下棋，我可以饶她一只车，还能赢她的。”

裴畹兰不服气的道：“明车暗马偷吃炮，你是偷吃的。”裴允文笑道：“那是你要楚兄硬送上来的，我若客气，岂不被你将死了？”

英无双道：“姐姐，这个我一点也看不懂。”她从小跟随厉山双凶，当然不会教她下棋。

裴畹兰道：“不懂，我教你，一学就会，我们也去拿一副棋来。”

她要使女又拿来了一副棋，就教英无双马要如何跳，炮要如何打，卒子过了河可以横走，仕象只能走固定的路线，一边解释，一边拿着棋子示范。

英无双人本聪明，自然一学就会。裴畹兰喜道：“妹子，你真聪明，很快就学会了，来，现在我们可以下了。”

两人摆好棋子，下了一盘，英无双只是初学，虽然会下了，但也只是限于会下而已，棋艺一道，讲求一个精字，料敌先机，预布陷阱，这一点，两位姑娘没心机，自然都不会去深思，她们只愿你吃我的，我也吃你的，一盘棋很快就完了，结果当然是初学的英姑娘输了。

再下一盘，也很快结束，英姑娘觉得下棋并不好玩，裴畹兰也觉得和妹子下棋，一下就可以把她棋子吃光，也没有意思，就停手了。

她们下了两盘，再去看大哥和楚大哥，还是那一盘棋，而且下一颗棋，要思索上老半天，越看越索然无味，两位姑娘坐了一会，越坐越觉得气闷。

裴畹兰道：“大哥，你们尽坐着不下，这多无聊？”裴允文道：“你不是在教无双妹子下棋吗？怎么不下了？快别多说。”

裴畹兰道：“你们要下多久？”

楚玉祥笑道：“还早呢，裴兄和我约好，今晚至少要下十盘，这才是第二盘。”

裴畹兰站起身道：“妹子，我们走，再看下去，会把我闷死。”

裴允文道：“你们走最好了，免得在旁唠叨，你看我一双卒子被楚兄吃去了。”

裴畹兰一赌气，拉着英无双就走。

楚玉祥抬头道：“她们真的走了。”裴允文道：“走了最好，坐在一旁烦不烦人，啊，将军。”

楚玉祥笑道：“不要紧，我跳马就可以解围。”

两人这回没有人再旁打扰，就专心在棋上，十盘棋下来，结果是和了五盘，楚玉祥两胜三负，等于输了一盘，时间差不多已交初更。

裴允文笑道：“楚兄棋下得着实不错，兄弟经常和陆总管下棋，他说兄弟的棋已可列入高手，先前那一盘，要不是舍妹搅局，应该也是和棋，兄弟就不会胜了，明天咱们联手，就可以和陆总管较量了。”

第七章 计解群迷

楚玉祥道：“陆总管棋下得很好吗？”

裴允文道：“陆总管下得好极了，兄弟从来就没有赢过他。”

楚玉祥回到宾舍，阮传栋已经睡了，他不敢惊动，悄悄脱衣上床。

下棋，绞了不少脑汁，依然好久没有入睡，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才朦胧睡去，忽然听到对面床上的阮传栋披衣下床，往外行去，他只当阮叔叔喝了酒要去解溲，也并不在意。那知过没多久，前面走廊上传来了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楚玉祥内功精纯，自己可听得出这阵脚步声至少有两个人的声音，那是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的，往长廊行去，隔壁房中，住的是高连升和卢寿同，楚玉祥耳朵虽然听到，但是还是没加注意。

那知正想睡去，接着又听到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从窗前经过，这回一共有三个人，那是六合门的徐子常、董友纶、全遵义了！

阮传栋出去了没有回来，高连升、卢寿同跟着出去，如今六合三杰（四杰之一的吴燕娘是女宾，住在东首园中）又匆匆从窗前经过，他们好似约好了的？难道今晚有什么事不成？

楚玉祥这一想，不觉也一跃下床，穿好外衣，跟着走出房门，这一会工夫，六合三杰早已走得不知去向，长廊上静悄悄不见半个影子。

他们这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呢？他心中疑念一生，迅快穿出长廊，依然不见人影，正在迟疑之际，耳中突听一声极轻微衣袂飘风之声，一道人影，从东首风火墙上掠过。

楚玉祥一怔，暗道：“看来今晚果然有事。”

这一想，那还怠慢，立刻即吸了一口气，身形倏地拔起，一下纵上屋檐，脚尖轻点，掠上屋脊，再一凝目看去，那道黑影已在十数丈外，正朝东首飞掠而去。

楚玉祥艺高胆大，虽然不明白今晚究有何事，但他相信阮叔叔（传栋）等人，也一定是往同一方向去的了。

正等长身掠起，跟踪下去，瞥见东首又出现了两条人影，从这两条人影冒起之处算来，应该是东花园无疑，这两人身法之快，几乎如天上流星，划空一闪即逝，比起刚才那一道黑影，至少也要强过十倍。

楚玉祥心中陡然一动，暗道：“是厉山双凶，除了这二位前辈，裴家堡中那有如此高绝的轻功？”

这下不禁更触动了他的好奇心，暗想：如此看来，不但阮叔叔等人都赶去了。连厉山双凶也赶去了，大概只有自己一个人不知道了。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他心念一动，人已随着纵身腾空而起，衔尾追了下去。此时厉山双凶早已去远，但先前那条黑影，还在前面十数丈远近，起落飞跃，他稍一提气，就渐渐追上。

以楚玉祥目前的功力，要越过他该是轻而易举之事，但他和前面黑影保持了七八丈远近，就没再逼上前去。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能不能追得上厉山双凶？如果追不上，就没有领路的人了，前面这条黑影，和厉山双凶去的方向相同，自己要跟住他，一样可以到达目的地，而且不用费多大的力气。

这样不即不离的跟了一段路，现在楚玉祥已可隐约认出来了，前面这条黑影，身裁较小，在奔行之际，腰肢扭动，不像男子，敢情她就是六合四杰的吴燕娘了！

今晚究竟是什么事？他们是到那里去的呢？他一路奔行，心中只是猜想着这两个问题。

这一段路，少说也奔行了二三十里，而且都是山间小径，现在前面的吴燕娘奔上了一处山腰。

这是一座小山，山腰间是一片平台，夜色中隐隐有一座庙宇，庙前平台上，已经站立着不少人。

楚玉祥不敢跟着上去，正好这片平台四周，都是参天树木，当下就闪身入林，绕到平台左侧，距平台已不过五六丈远近隐住身子，凝目看去。

这一看使得楚玉祥太感惊异，原来站在平台上的这些人，他全都认识，那是新当选江南武林盟主的裴三省，淮扬派掌门人高连升、徽帮老大卢寿同、六合四杰徐子常、董友纶、全遵义、吴燕娘、鹰爪门阮传栋、裴家堡总管陆公车。另外两人则是厉山双凶东门奇、西门大娘。

但卢寿同和陆公车两人却站在众人前面，面向庙门而立。其余的人则站在两人身后，都面朝庙门，神色显得十分虔诚。

楚玉祥心中暗暗奇怪，他们约好了到这座小庙是做什么来的？如果是拜神？那也用不着半夜三更里来，他总觉得今晚这些人透着古怪，使人有神秘之感！

就在此时，突然警觉身后有人欺近，急忙回头看去，那是一个苗条人影，身法极快，但却放轻了脚步，悄悄掩来。

楚玉祥目能夜视，一下就已看清来人正是英无双。这时她已经轻快的闪到他身边，这就悄声问道：“你怎么也来了？”

英无双挨近身子，悄悄说道：“我是偷偷跟在师父、师娘后面的，楚大哥，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楚玉祥道：“不知道，那里好像是一座庙。”

英无双道：“他们会不会是拜菩萨来的？”

她和楚大哥挨得极近，说话之时，隐隐可以闻到她口脂芳泽。

楚玉祥心旌不禁为之一荡，悄声道：“我也正在奇怪，拜神怎么会在半夜三更来拜的？”

英无双道：“深夜来拜的神，那一定是邪神了。”她没待楚玉祥开口，接着又道：“楚大哥，我觉得今晚有些怪，师父、师娘从来就不信神的，不知怎的也会跟着干爹来了？”楚玉祥听她说出“邪神”二字，心头不由得一动，压低声音说道：“我们看下去就会知道。”

就在此时，那两扇庙门已经徐徐开启，庙不大，但山门里面有一个天井，天井也不大，迎面两级石阶，阶上有两根石柱，然后是四扇雕花长门，门却依然关着，只是在两根石柱上插了两盏浅紫色纱灯，因此已把小天井照得很亮。这庙门不知是谁开的？从庙门开启，就没见到人，如果有人开的，那么此人的一身轻功，已是不同凡响了。站在庙门口的卢寿同朝陆公车一抬手道：“陆总管，可以请盟主和诸位老哥进去了。”

陆公车点点头，就转身朝裴三省等人拱拱手道：“盟主，诸位大侠，请进去吧！”

口中虽然说着请大家进去，但却和卢寿同两人走在前面领路，裴三省、厉山双凶等人相继跨入庙门，走近阶前，依然站班似的鹄立宁候，脸情郑重而虔敬。

英无双小声道：“楚大哥，我们从围墙进去，可以躲到左厢屋脊上去，那里比较看得清楚。”

楚玉祥微微摇头道：“不成，这时事情还没明了，不宜行动，令师和令师娘

不是寻常之辈，我们隐身屋上，绝瞒不过二位前辈的耳目，我看连二位前辈都是一脸虔敬之色，此事一定非同寻常。”

英无双道：“你说不是拜菩萨来的？”

楚玉祥道：“好像有些不像？”

此刻大殿中间两扇雕花长门徐徐开启，一个身穿天青衣裙，梳着两条长辮的少女已从门中走出，娇声道：“令主着陆公车、卢寿同引进新任江南武林盟主裴三省、东门奇、西门飞霜、高连升、徐子常、董友纶、全遵义、吴燕娘、阮传栋等人入内相见。”

此女看去不过十六七岁，口齿清嫩，但口气却极大，居然直呼诸人姓名！

最奇怪的，陆公车只是裴家堡的一名总管，但他的名字，却在众人之上。

尤其厉山双凶，成名数十年，就是在四十年前，也没人敢直呼他们的姓名。

英无双挨楚大哥，悄声道：“直到今晚，我还不知道师父的名字，她叫的西门飞霜，大概就是师父的名字，她怎么会知道的呢？”

楚玉祥业已看出情形不对，没有答她的话，只是低低的道：“快别作声。”

他凝足目光，朝殿上看去，但因他们隐身左侧林中，和大殿相距已有二十来丈，何况殿上又香雾空蒙，隐绰绰看不清切。

但见陆公车、卢寿同躬身领命，率同裴三省、厉山双凶等人一脸虔敬的跨上石阶，进入大殿。他们入殿之后，好像属下普见上司一般，朝上首躬身行礼。

楚玉祥不禁心头起疑，裴老叔为人正派，以堂堂江南武林盟主身份，不可能对殿中人如此卑躬屈膝，尤其是厉山双凶，一向凶名久著，自视甚高，更不可能以属下自居，那么其中莫非有什么不对？

他一念及此，立即悄声道：“无双，你在这里等着，千万不可过来，我过去瞧瞧！”

话声一落，立即身形掠起，宛如一道轻烟，越过左侧围墙，轻轻落到大殿屋脊后面，俯身蹲下，贴着耳朵听去。

他身兼两家之长，内功精纯，这一用心倾听，虽然隔着一层厚厚的屋瓦，还可听得相当清晰，只是无法看清下面的情形罢了。

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徐徐说道：“陆公车、卢寿同，你们此次能促成大江南北武林同道推举裴三省出任盟主，这件事功劳不小……”

楚玉祥心头一震，暗道：推举东南武林盟主，原来竟是陆公车、卢寿同两人促成的！

那苍老声音又道：“尤其能把东门奇、西门飞霜二位成名多年的人物，引到本令之下，更是大功一件，本座自当申报总坛，予以嘉奖……”

楚玉祥暗付，厉山双凶是陆公车、卢寿同两人“引进”的，不知他们是如何把二位前辈“引进”的？

只听陆公车、卢寿同二人同声道：“令主过奖，属下也只是机缘巧合，怎敢以此居功？”

那苍老声音又道：“还有万少骏、楚玉祥和英无双三人，怎么没有来？”

楚玉祥听到他提到自己和英无双的名字，心头不禁咚的一跳！

只听陆公车惶恐的道：“回令主，万少骏是三日负气离去，至于楚玉祥、英无双二人，昨天中午，他们分明已经喝下归心散，酒醒之后，似乎毫无徵兆，属下就不敢通知他们……”

楚玉祥听得不禁蓦然一怔，“归心散”！原来是陆公车在酒中做了手脚，无怪昨天中午自己感觉头脑昏胀，差幸自己练的是“太素阴功”，才算无事，英无

双也告诉过自己，她足足化了半个时辰！

由此看来，裴老叔、厉山双凶等人全都是中了“归心散”之毒。这该如何是好？依着他的性子，这时就下去责问陆公车，不，向那苍老声音逼取解药。

但继而一想：这么一来，可能会把事情弄僵，二位师父都一再告诫过自己，遇事要冷静，不可逞一时意气，对方既化了这许多力气，促成裴老叔当选盟主，必有极大阴谋，此事还是暗中进行，釜底抽薪，较为妥当。这一想，把一腔怒火，强行压制了下去。

只听那苍老声音又道：“以你之见，归心散对这两人如何会无效的呢？”

陆公车道：“据属下所知，这楚玉祥原是东海门闻天声的义子，但他身上佩着的长剑乃是全真教之物，可能与全真教有很深渊源，一身所学，很可能是玄门正宗内功，属下不知道归心散对精擅玄门内功的人，是否能运功逼出体外？至于英无双，乃是厉山二老门下，已经练成‘九阴神功’，练成‘九阴神功’的人，可以水火不伤，诸毒不侵，可能是归心散失效的原因了。”

那苍老声音：“唔”了一声道：“太湖的过江龙丁盛呢？”

楚玉祥心中又是一跳，丁大哥是绿袍师父的记名弟子，他们也不放他！

只听陆公车道：“此次裴堡主寿辰，属下也曾发了一份请柬给他，据送去的人回报，丁盛有事外出，尚未回去。”卢寿同道：“属下和丁盛是素谏，此事属下自当在最近几日之内办妥。”

苍老声音道：“太湖有一片现成基业，对本门至为重要，卢护法务必尽早办妥才好。”

卢寿同道：“属下遵命。”

苍老声音道：“黄山万家呢？”

卢寿同道：“万少骏的事，请陆护法去办较好。”苍老声音道：“好，陆公车，那就交给你了。”陆公车连声应着“是”。

苍老声音道：“裴护法身为盟主，今后诸位护法，均划归盟主指挥，只有东门、西门二位界以本令护法，似乎太委屈了，俟本座向总坛呈报以后，再作定夺，目前就请裴盟主代本座暂且招待些日子。”

裴三省忙道：“属下遵命。”

苍老声音道：“好，诸位可以回去了。”

裴三省等人同声道：“属下告退。”

楚玉祥隐伏在大殿屋脊后，侧脸看去，但见众人鱼贯退出大殿，退出庙门，然后纷纷纵身掠起，十一条人影，宛如离弦之矢，朝山下投去，眨眼之间，便已在夜色之中消失。小天井中灯光突然隐去，那是插在两根石柱上的纱灯已经熄灭了！

楚玉祥正待起身离去，就在此时，耳中突听一丝极轻微的“嘶”声，落到自己身后三丈之内，心头不觉一惊，急忙一跃而起，转过身去，只见屋脊上悄无声息站着一个白发如银两鬓飘胸身穿一件宽大紫袍，手持一支紫藤杖的老人，目光炯炯朝自己望来，在夜风中，飘然而立，有如图画中人，却另有一股逼人的威仪！

楚玉祥方自一怔，那白髯老人已经开口了：“你就是楚玉祥？”

楚玉祥立时想到了对方是谁，反问道：“你就是那个令主了？”

白髯老人莞尔一笑道：“年轻人果然很傲，老夫看在裴盟主份上，不究你夜探本令之罪，你可以去了。”楚玉祥冷笑一笑道：“阁下倒是大方的很。”

白髯老人道：“难道你希望老夫把你拿下？”

楚玉祥微哂道：“阁下有此能耐吗？”

白髯老人目光一凝，说道：“年轻人，你想和老夫动手？”楚玉祥微哂道：“见面就要动手吗？”

白髯老人道：“那么你想做什么？”

楚玉祥道：“在下是找你来的。”

白髯者人道：“你找老夫何事？”

楚玉祥道：“在下只想问你一句话，阁下使陆公车，在这许多人身上暗使手脚，到底有何阴谋？”

白髯老人一怔，问道：“你都听到了？”

楚玉祥朗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作了的事，还怕人知道吗？”

白髯老人道：“老夫本待放你回去，但你既然知道得很多，老夫就不能放你了。”

楚玉祥傲然道：“阁下方才要我走，我都没走，何在乎阁下放不放？”

白髯老人道：“老夫不放你走，你就走不了。”楚玉祥看他一眼，道：“看来我们果然非动手不可，不过动上了手，就会有胜负之分，阁下胜了，可以把在下留下，生死唯命，若是在下胜了呢？”

白髯老人道：“你想什么？”

楚玉祥道：“阁下交出归心散解药。”“不成。”白髯老人摇头道：“老夫没有解药。”楚玉祥大笑道：“阁下此话有谁能信？”

白髯老人道：“老夫从不说谎。”

楚玉祥目光直注，冷然道：“那么解药在谁手里？”白髯老人沉哼道：“老夫不妨告诉你，归心散并非毒药，没有解药。”

“好卑鄙的手段！”

楚玉祥目中星芒闪动，冷然道：“那我就劈了你。”呛的一声击出松纹剑来。

白髯老人也被激怒了，沉哼道：“年轻人，老夫只是看你少年有为，不忍毁你的前途，像你这般狂妄的口气，换了个人，老夫早就教你躺下了，你以为学了一手全真剑法，就天下无敌了。”

楚玉祥手中长剑，正是全真教之物，但听对方口气，似乎没把全真剑法放在眼里，不觉朗笑一声道：“那你就试试在下的全真剑法，你兵刃呢？”

白髯老人手中紫藤杖一举，说道：“老夫兵刃，就在这里，你有多少本领，只管使来。”

楚玉祥大笑一声道：“好，阁下看招。”

长剑一指，剑尖朝天，这一招使出来的正是全真剑法的起手式。他因白髯老人方才大有未把全真剑法放在眼里的口气，因此就立意要以全真剑法胜他。

白髯老人并不知道他的心思，看他使出来的果然是全真剑法，心中暗道：“师父曾经说过，武林中有两个最惹不得的人，一个就是全真教的祖半仙，她老人家还说：‘不过全真教门下，全是全真，从不在江湖行走，只要咱们不去惹他，绝不会碍咱们的事，’没想到自己来到江湖，第一个就碰上全真教门下！”心念转动，口中呵呵一笑，左手紫藤杖一掂，举了起来，他没去接楚玉祥的剑招，只是身形一偏，杖势斜出，点向楚玉祥左腰。

楚玉祥心中也暗暗忖道：“此人左手使杖，右手必有杀着”，长剑一圈，倏地划出一剑。

两人都因不知对方深浅，没有使出全力，但饶是如此，楚玉祥这一剑依然剑风嘶然，十分凌厉。

白髯老人虽觉对方剑风凛烈，但也未见如何出奇，左手藤杖左右开阖，连发

了两招。他杖势显然已比方才一杖，增加了两成力道，势劲力猛，顿现威力。

楚玉祥看得暗暗冷笑，右手展开剑法，立还颜色，也在剑上增加了两成力道，剑光同样立见大盛。

此刻两人在剑杖上，不过只用上了五成功力，如以江湖上一般普通高手来说，已是杖若雷奔，剑若雷驰，相当激烈了，但在楚玉祥和白髯老人来说，不过仅是随手挥洒而已！白髯老人一连击出八杖，眼看对方依然从容发剑，气度悠闲，不觉又增加了两成力道，一支藤杖，刹那之间杖影漫空，不但速度增加，每一杖都隐挟风雷，大有风雷丕变之势。楚玉祥早已展开全真剑法，遇强即强，有如水涨船高，剑势纵横，攻守兼顾，任你白髯老人一支藤杖上下左右挥舞如风，依然没有一杖攻得进去。

这回两人已经在剑杖之上，使出七成功力，双方还是旗鼓相当，不相上下。

白髯老人双目之中，冷芒飞闪，大笑道：“年轻人，你一手全真剑法，果然不错。”

话声甫落，但听呛然剑鸣，他右手已经多了一柄三尺青锋，寒光如电，急疾刺来，原来他紫藤杖中，还藏有长剑。楚玉祥大笑道：“阁下既有长剑，早该使了，又何必浪费了许多时间？”

白髯第人道：“方才怎知你配不配老夫使剑？”楚玉祥笑道：“现在在下大概配阁下使剑了？”两人这几句话工夫，双方剑势已是骤然加紧，楚玉祥直此时，才发现对方果非易与，白髯老人一身剑光缭绕，身形连转，一层层剑光，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楚玉祥使的还是一套全真剑法，此刻居然渐渐感到压力奇重，长剑几乎施展不开。

这还是楚玉祥出道江湖第一次遇上的劲敌。

以他所学，除了全真剑法，还有绿袍师父的三刀、十三剑，但他因对方只知道自己是全真门下，不想使出绿袍师父的剑法来，甚至他连“太素阴功”和“纯阳玄功”都没有使到剑上去，主要就是为了不想使对方知道自己的实际武功。但此时仅凭一套全真剑法，已经有难以应付之感，白髯老人使的不知是什么剑法，居然这般厉害。

这样又打了盏茶工夫，全真教的剑法，此刻攻敌已嫌不足，但保身却依然有余，白髯老人剑势像长江大河般攻来，还是无法攻得破楚玉祥的守势。

双方正在胶着之际，突然一支紫藤杖影一下伸入楚玉祥剑影之中，悄然朝他“期门穴”点来。

楚玉祥有大半武功尚未使出，对他区区一支紫藤岂会放在眼里？

不，这支藤杖能乘隙蹈暇，悄然穿过自己防守严密的剑影之中，也不觉使他为之一怔！

楚玉祥在青牛宫练剑之时，三十六式全真剑法在施展之际，左手原有忽指忽爪的手势为辅，一见紫藤悄然点来，左手五指一拢，便爪个正着，顺势往外一送，在他想来，这一下只是把对方藤杖夺下而已！

那知他一直没把真气注到剑上，乃是自己限制了自己，其实他长剑展开，真气自然而然已经流注全身，这一送，心里既无约束，真气就随手而发。

他练习全真剑法，使的自然不会是“太素阴功”，这一下“纯阳玄功”没有了约束，就随杖发出，威力何等强大，但听一声惊啊，随着他左手一送之势，摇曳而去！

漫天剑影，和四周奇大的压力，霎时尽消，定睛看去，那里还有白髯老人的影子？

楚玉祥不禁又是一怔，此人好快的身法，他不禁有些后悔，自己应该把他拿下，不该让他逃走的，右手返剑入鞘，才想起自己要英无双在林中等候，她发现自己和白髯老人动手，不会不赶来的，经过这许多时间，依然没见她现身，莫非已随她师父回转裴家堡去了？

心中虽然这样想着，但身形凌空扑起，越过左首厢房，飞出围墙，还是朝方才隐身的林前泻落，闪了进去，目光一注，英无双倚着一棵大树，还站在那里，看她模样，敢情没人和她说话，倚着树身在打盹！

楚玉祥看得微微一笑，这个没有半点心机的姑娘，这样也会睡熟的。他放轻脚步，走到她身边，轻道：“无双，我们可以回去了。”

英无双还是瞋着长长的睫毛，没有作声。

这下，楚玉祥感到不对了，英无双练的是“九阴神功”已有几分火候，纵然睡熟了，有人到了她身边，岂会毫无警觉？莫非她着了人家的道？一念及此，急忙叫道：“无双，你怎么？”

英无双还是不动。

敢情是那白髯老人先在这里制住了英无双，才在屋上现身的，此人一身武功，果然极为了得！

楚玉祥心中想着，立即伸出手去，在她身上连拍了几处大穴，英无双还是一动不动，一时不禁大急，他自然知道武林各大门派，点穴手法虽然各有异同，也只是大同小异，所以解穴并不太难，但如果遇上特殊手法，那只有他们特殊的解穴手法才能解得开。

还有一些阴损的手法，你不解还好，若是解错了穴道，就会逆血攻心而死，有的虽不至死，也终生残废。

楚玉祥眼看自己连拍了她几处大穴，依然无法解开她受制穴道，心头这一急，登时给他想出一个计策来。

英无双练的是“九阴神功”和自己练的“太素阴功”，既然同属阴功，敢情她功力尚浅，自己无法冲开穴道，我何不以“太素阴功”助她运气行功，她自可把穴道冲开了。

心念一动，立即吸了口气，运起“太素阴功”，伸出右手缓缓按在她后心“灵台穴”上，把一股真气从掌心度了过去。

试想“太素阴功”，乃是所有阴功之祖，练的是先天阴气英无双正苦于被人以特殊手法闭住了两处经穴，他练的“九阴神功”乃是后天阴气，功力尚浅，无法冲开穴道，此时经太素阴功先天阴气催动，先后天阴气乍然交融，宛如水到渠成在这刹那之间流注全身，两处经穴登时通畅无阻。

她口中嚤吟一声，倏地睁开眼来，发觉有人用手抵在她“灵台穴”上，一股阴凉之气源源不断的输入自己体内，感到比自己运功，还要舒畅，一时还当是师父正在替自己解穴，急忙叫道：“师父，好啦，我受制的穴道已经解开啦！”

楚玉祥听她穴道已解，也就缓缓收回手去。

英无双道：“师父，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啊，楚大哥怎么还没回来？”

她随着咕咕格格快得像连珠般的话声，一下转过身来，眨眨眼睛，咦道：“是楚大哥，我还当师父来了呢！啊，楚大哥，你练的也是九阴神功，比我不知高明了多少，你输来的真气，阴凉无比，比我自己运功的时候，还要感到舒畅，真是谢谢你了。”

楚玉祥看她一脸纯洁无瑕的模样，不觉笑了笑道：“我练的不是九阴神功，但和九阴神功也差不多。”

英无双道：“那是什么神功呢？我想一定比九阴神功还要上乘的神功了，不然，我不会感到有这么舒畅的，啊，对了，楚大哥，你可曾看到了什么事吗？那制住我穴道的人，不知是谁？师父说过，我练成九阴神功，不怕人家点我穴道，这人怎么会把我制住的呢？”

在她心目中，楚大哥是个了了不起的人，应该什么都知道，所以一口气问出了几个问题。

楚玉祥心中有事，忙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快回去吧！”英无双道：“楚大哥，你还没告诉我呢！”

楚玉祥道：“告诉你什么？”

英无双道：“你伏在屋上，看到了什么？”

楚玉祥心中暗暗付道：“不惧归心散的，只有自己和她两人，要救这些被归心丹迷失心神的人，只有她能作自己的助手，那么自该把事情都告诉她才行。”

英无双看他一直没有开口，催道：“楚大哥，你怎么不说话呢？”

楚玉祥道：“好，我告诉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今晚我和你说的，不能告诉任何人。”

英无双眨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望着楚玉祥，低低的问道：“连师父、师娘都不能告诉他们吗？”

楚玉祥道：“我告诉你的话，你要放在心里，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自然也不能告诉你师父、师娘了。”英无双晶莹如玉的脸上，忽然飞起两片红云，点点头，低着头，幽幽的道：“楚大哥，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你说的话，我自然会……放在心里，不会告诉人家的……”她说出口来，好像十分吃力，也不胜羞涩，一个人缓缓朝楚大哥的怀里偎来，一颗头低得再也不敢抬起来了。楚玉祥听她口气，知道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一时俊脸也胀红了，她偎过来了，他有些不知所措，只有任她偎依着，然后低低的叫道：“无双，我有话和你说。”

英无双把脸埋在他怀里，说道：“你说呢，我会听得到的。”她秀发上散发着一缕淡淡的幽香，钻进楚玉祥鼻孔，他一颗心起了剧烈的跳动，双手不自禁的抱住她娇躯。她身子发出一阵轻微的颤抖，只是像小鸟依人般伏着不动。楚玉祥在山神庙里，梁慧君也曾投怀送抱，但在感觉上，今晚更使他心跳得厉害。那是因为英无双是纯洁无瑕的少女，她偎在怀里发抖，他好似被她感染了，连心都抖了起来，双臂也抱得更紧。

两人都有快要窒息之感，但在快要窒息之中，却产生了一种梦幻似的美妙之境！

这样拥抱了一会，楚玉祥才缓缓松开了手，英无双一张美玉般娇面，红得像柿子一般，举手掠掠鬓发，羞涩的道：“楚大哥，你说有话要告诉我，怎么一直没有说呢？”楚玉祥口中哦了一声，伸手拉起她软软的柔荑，说道：“来，我们坐下来，我再告诉你。”

英无双柔顺的任由他拉着手，两人并肩在一株大树根部坐下。

楚玉祥就把陆公车在前天中午的酒中，下了归心散，现在除了自己两人，所有的人，几乎全已中毒……

英无双吃惊道：“楚大哥，归心散是什么？”

楚玉祥道：“归心散顾名思义，大概服下去了，就会乖乖的听命于人。”英无双偏着头道：“那么我们怎么会不中毒的呢？”楚玉祥道：“你不是也中毒了么？头脑胀痛，幸亏你练的是九阴神功，一经运功，就把归心散之毒逼出体外了。”“是啊！”英无双昂起娇脸，说道：“前天中午，我差不多运了半个时辰

的功，才算没事。”

她忽然低啊一声，偏过头来，睁大双目望着楚玉祥又道：“楚大哥，师父、师娘他们都中了毒，那么怎么办呢？”楚玉祥攒着眉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话声甫落，忽听耳边响起一个极细的声音说道：“傻小子，祖老道不是给你一瓶全真教无毒不解的辟毒丹么？”这话声细如蚊子，但听得十分清楚！

楚玉祥一怔，急忙回头问道：“是什么人？”

英无双赶快缩回手去，一面回头听了一阵，说道：“没有人呀！”

楚玉祥听了一阵，确实连一丝风声都没听到，一面说道：“方才明明有人在我耳边说话。”

英无双道：“那会是什么人呢？他和你说了些什么呢？”楚玉祥道：“他在我耳边说，我师父的辟毒丹，无毒不解。”英无双喜道：“楚大哥，你有辟毒丹，那就好了，明天喂他们服上一颗，不就可以解毒了吗？”

楚玉祥道：“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效呢，我回去先试试，再告诉你，不过这事十分机密，你不可告诉任何人。”英无双赧然道：“我说过不会告诉人的。”

“那就好。”

楚玉祥起身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英无双跟着站起，问道：“明天，我们见了面，也不能说么？”

楚玉祥又拉起她的纤手，含笑问道：“你会不会‘传音入密’？”

英无双道：“还是这次到江南来的时候，师父才教我的，我还不大会，只能说很短的话，一句两句还可以，多了就不成。”

“有一句两句就够了。”

楚玉祥道：“我们走吧！”

两人手拉着手，一路施展轻功，不过盏茶工夫，已经回到裴家堡，就各自分手。

楚玉祥悄悄回转房中，掩上房门，只见阮传栋已经入睡，而且睡得很熟，这就从怀中取出辟毒丹瓶，倾了一粒药丸，然后一指点了阮传栋的睡穴，一手捏开他牙关，把药丸纳入他口中，再取出一盅茶水，把药丸灌了下去，才替他闭上牙关，自己就在他对面床铺上坐下，静静的等着。

他听师父（祖半仙）说过，这辟毒丹只要有一盏热茶的时间，药力就可以行开，他要等到过了一盏热茶的时间，再解开阮叔叔的穴道，看阮叔叔被归心散迷失的神志，是否清明？

真要有有效的话，阮叔叔江湖经验比自己丰富得多，他可设法解救其他的人了。

忽然他想起方才在自己耳边说话的人，不知是谁？他可以确定是这人和自己说话，绝非“传音入密”，而是比“传音入密”更高深的功夫，这人可能在数十丈之外。

自己曾听绿袍师父说过，好像叫做“千里传音”，可以在数里之外说话，把声音传到你耳中。这人说的一定是“千里传音”了，但有这般高深武学的人，敢情是一位前辈高人无疑。

心中思忖之间，看看大概已有一盏茶的工夫了，这就走近过去，手掌在阮传栋身上轻轻一推，替他解开了穴道。阮传栋究是功力不弱，倏地睁开眼来，口中轻咦了一声。楚玉祥急忙低声问道：“阮叔叔，你感觉如何？”阮传栋在黑暗的房中，自然看不到楚玉祥，但楚玉祥的声音总得出来，心头一怔，立即低声问道：“玉祥，有什么事吗？”

楚玉祥道：“阮叔叔仔细想想看，可有什么不对吗？”阮传栋略为思索了下，说道：“不错，愚叔想起来了，这两天愚叔果然有些不对，心神模模糊糊的，方才好像随着大家去过一处小庙，参见一个自称令主的人，如今想来，如梦似幻，直到你刚才叫我，才完全清醒过来。”

楚玉祥听得一喜，这就证明师父给自己的辟毒丹对归心散果然有效，这就走到阮传栋床前，在床沿上坐下，压低声音说道：“阮叔叔果然恢复清楚了，你是被归心散迷失了神志……”

阮传栋猛然一震，说道：“你说什么？”

楚玉祥就把前天中午的酒中，有人下了迷失心神的归心散，所幸自己练的是“太素阴功”不惧剧毒，遇上英无双，她练的“九阴神功”，也在无意之中把毒逼出体外，以及今晚自己追踪黑影，以及在小庙中所见所闻，和白髯老人动手等等，详细说了一遍。

这些话听得阮传栋大为凛骇，说道：“这么说，裴盟主等人全都中了对方迷药，唔，这事情果然十分严重，所幸你身边携有全真教的辟毒丹可解，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楚玉祥道：“阮叔叔，你看此事该……”

“慢点！”阮传栋沉吟道：“你让我仔细想想……目前，咱们应付之道，应该不动声色，将计就计……”

他不待楚玉祥开口，接着道：“不动声色，就是咱们不可露出半点动静，将计就计是咱们把解药让大家服下之后，依然装作神志被迷，才能得到更多消息，了解对方内幕，和对方究竟有什么阴谋，才能把贼党一网打尽。”

楚玉祥道：“小侄一切都听阮叔叔的，只是我们如何给他们服药呢？”

阮传栋笑道：“这个容易，明天一早，咱们先去看徐掌门人和全兄，你出手制住他们，我就给他们喂下解药，就可以了，至于高掌门人和卢寿同一间，较难下手，但卢寿同在令主面前一力承担，自然要赶去太湖，只有等他走后，再给高掌门人解药，至于裴盟主，今晚由你一个人去见他就好，还有东门、西门二位、英姑娘既没有迷失神志，事情就好办。”

楚玉祥道：“小侄未必制得住他们。”

阮传栋笑道：“你放心，只要如此如此，不就成了么？”

楚玉祥点头道：“阮叔叔这计策不错，只是太湖丁盛丁大哥，是绿袍师父的记名弟子，卢寿同赶去，小侄也得随后赶去，才能暗中行事。”

阮传栋笑道：“这倒不急，先让卢寿同把他迷失了，你再给他解药，才能和咱们一样，不动声色，将计就计，如果你去早了，卢寿同此行纵或失败；但那令主既然十分重视太湖那片基业，岂肯就此罢手？因此我倒觉得你是迟去几天的好。”

楚玉祥道：“阮叔叔运筹帷幄，小侄无比钦佩。”

阮传栋笑道：“你也给我戴起高帽子来了……哦？”

他突然哦了一声，神情凝重的道：“这江南武林盟主，既是他们弄出来的名堂，那白髯老人又自称令主，莫非就是江南分令？”

楚玉祥一怔，矍然动容，不觉剑眉轩劲，切齿道：“真要是他们，我非把这批人剑剑诛绝不可！”

“不然！”阮传栋摇头道：“江南分令，只是分令而已，你杀了他们令主，又会有第二个令主出来，你应该懂得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从分令着手，一步步的查出他们分令后面的总令来，好了，时间不早，咱们不妨休息，等天亮了，就依计行事。”

楚玉祥退回自己铺上，盘膝坐定，运起功来。

第二天早晨，阮传栋、楚玉祥盥洗完毕，跨出房门，就看到高连升站在走廊上，手抹栏杆，正在欣赏着栏外圃中盛开的秋菊，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朝两人含笑道：“阮老弟、楚老弟二位早啊！”

阮传栋和楚玉祥商量好了，本待到六合门掌门人徐子常的房中去的，但高连升招呼了，只得停下身，含笑道：“高掌门人不是更早吗？”

高连升笑了笑：“老朽上了年纪的人，一清早就睡不熟了，所以每天都是天一亮就起来了。”

阮传栋趁机道：“卢前辈还没起来吗？”

高连升道：“卢老大早就走了，他要赶去太湖，这时候只怕早在数十里之外了呢！”

阮传栋听得正中下怀，赶紧走上一步，低声道：“在下正有一件事要跟高掌门人奉商。”

高连升口中啊一声，就抬手道：“阮老弟就请到老朽房里去。”

他让阮传栋走在前面，阮传栋不好和他客气，因为自己走在前面，他就跟在自己后面了，楚玉祥跟进来，就在他后面，可以轻而易举的点他穴道。

高连升又朝楚玉祥道：“楚老弟请。”

楚玉祥连忙退后一步，拱拱手道：“高老不可客气，你请前吧。”

高连升不疑有他，楚玉祥既然后退了一步，不是走在前面，他就不再客气，举步走入。楚玉祥跟入房中，就出手一指，点了他背后穴道，一面迅速从怀中取出辟毒丹药瓶，递给了阮传栋。

阮传栋接过药瓶，抬头道：“玉祥，你去隔壁房中，就说高掌门人请徐掌门过来一趟，有事相商。”

楚玉祥心中暗道：“阮叔叔果然机智，这样就不至浪费时间了。”

口中答应一声，立即转身走出，朝隔壁房中走去。徐子常和董友纶刚刚盥洗完毕，看到楚玉祥走入，徐子常笑道：“楚老弟早，快请坐。”

楚玉祥朝两人抱抱拳，然后说道：“徐掌门人，高掌门人请你老过去一趟，有事奉商。”

徐子常哦了一声问道：“高掌门人在那里？”

楚玉祥道：“就在他房中。”

徐子常赶紧举步跨出，朝高连升房中走去，楚玉祥跟在他身后，很快就点了他穴道，然后扶着他坐到椅上。阮传栋喂了高连升的解药，转身又捏开徐子常的牙关，把药丸纳入他口中，一边笑道：“玉祥，咱们索性一次完工了，你去把董友纶和全遵义一起请来吧！”

楚玉祥点点头，又返身走出，来到隔壁房门口，叫道：“董前辈、徐掌门人请你和全前辈一起过去呢！”董友纶当然不会起疑，口中答应一声，急步走出，一面朝他们隔壁房间的全遵义叫道：“三师弟，掌门人叫你一起来。”

全遵义听到是二师兄的声音，连忙应了一声，走出房来。楚玉祥等在走廊上，等二人走近，抬手道：“二位请进。”董友纶、全遵义一前一后，一个刚跨进房门，一个还未走入，楚玉祥业已双手齐发，点了两人穴道，然后把他们扶入房中，在对面卢寿同的铺上，并肩坐下。阮传栋道：“好了，你快到外面站着，别让人撞见了。”楚玉祥点点头，迅快退出，一手扶着栏杆，装作看花模样，替阮叔叔把风。

就在此时，只见人影一闪，但没看清是谁，已经有人娇声叫道：“楚大哥。”

像一阵风般飞了过来，那正是英无双，朝曦之中，她那张晶莹如玉的脸上，红馥馥，喜孜孜的，看到他还有点娇羞！楚玉祥道：“你来得这么早？”

英无双浅笑道：“姐姐（裴婉兰）起来了，还要练习擒拿手法，我就到这里来了。”

说完，嘴皮微动，以“传音入密”问道：“事情怎么了？”楚玉祥低声道：“很顺利，现在他们都已服过药了，再有一盏茶的工夫，就可以清醒过来。”

英无双和他并肩站在一起，也手扶栏，低声道：“那么师父、师娘呢？”

楚玉祥低声道：“他们是我先制住了他们的穴道，由阮叔叔喂他们解药的，至于二位前辈，武功极高，我如何制得住他们穴道？所以要另想办法。”

英无双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望着他问道：“想什么办法呢？楚大哥你想出来了没有？”

楚玉祥笑道：“不用你担心，办法早就有了，不过要等裴老叔先服了解药，才能行事。”

英无双道：“那你先告诉我咯！”

楚玉祥和她低低说了两句。

英无双咭的笑道：“楚大哥，你这办法真好。”楚玉祥笑道：“这是阮叔叔想出来的。”

英无双问道：“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呢？”

楚玉祥低笑道：“我是给阮叔叔在把风，不过现在不要紧了，他们服下解药，已有一盏茶工夫了，大概都可以清醒过来了，阮叔叔可能在向他们述说经过。”

英无双道：“楚大哥，依阮叔叔的计划，我就没有什么可做了。”

楚玉祥笑道：“你自然也有事。”

英无双喜道：“真的，那我做什么呢？”

楚玉祥低笑道：“你就在这里陪我看花、谈心好了。”英无双粉脸一红，说道：“人家和你说正经咯！”楚玉祥道：“看花、谈心，难道不是正经事吗？如果有人闯进来，我们就得设法拦住他。”

英无双看他腰间佩着长剑，羡慕的道：“楚大哥，我看你们身边都佩着长剑，我不曾使剑，你几时教我好吗？”楚玉祥道：“那你使什么兵刃？”

英无双道：“师父、师娘都不使兵刃，我自然也不会使兵刃了，但我很喜欢剑，你教我好不好嘛？”

楚玉祥点点头，说道：“你要学，我自可以教你，其实武功到了上乘境界，根本用不着使什么兵刃。”话声东落，只见走廊门前，走进一个人来，那是裴允文。英无双低声道：“楚大哥，要不要我去把大哥制住了！”她认为有人进来，就要出手把他制住。

楚玉祥忙道：“无双，不可出手，我们只要设法和他多说几句话就好。”

两句话的工夫，裴允文已经走了进来，看到两人，含笑道：“楚兄早啊，无双妹子也在这里。”

楚玉祥忙道：“裴兄早。”

英无双脸上微微一红，叫了声：“大哥。”

裴允文道：“几位前辈不知起来了没有？”

楚玉祥道：“裴兄有事吗？”裴允文道：“家父书房里恭候几位前辈一同去用早点，要兄弟前来相请。”

楚玉祥问道：“陆总管呢？”

裴允文道：“陆总管一早和卢伯父一起走了。”楚玉祥心中暗道：“陆公车

是上黄山去的了。”只听高连升的声音笑道：“盟主要裴少侠兄来请，咱们走吧！”

接着由高连升为首，大家一起走了出来。

楚玉祥心中暗道：“看来阮叔叔已和他们说清楚了。”裴允文慌忙走上前去，躬身道：“家父请诸位伯父同去书房用早点了。”

高连升笑道：“盟主要咱们多盘桓几天，从早到晚，大概就是忙着吃了。”

英无双道：“楚大哥，大哥，我走啦！”

楚玉祥道：“你不和我们一起到书房里去吗？”英无双道：“我先要去看师父呢！”说完，急匆匆的走了。裴允文道：“二位前辈和无双妹子的早点，已经送到花园里去了。”

一行人来至书房，只见一张圆桌上已经摆满了点心，有春卷、蒸饺、小笼包、豆沙包等还有四式酱菜，和一锅白米粥。

裴三省看到众人，连忙站起身笑道：“诸位老哥快请坐下来，早点凉了，就不好吃了。”

大家也不客气，各自围着圆桌坐下，一名使女给大家装了稀饭送上。

徐子常笑道：“盟主何必这么费事？要厨下弄了这许多点心？”

裴三省笑道：“徐掌门人不知道，这是新来的一个厨司做的，他是敝堡一个老厨司的侄子，本来是在扬州绿杨村做的，这次贱辰，他叔叔特地把他叫来，专做点心，过几天就要回扬州去，所以兄弟特地交代他做几式拿手的，给大家尝尝。”高连升笑道：“原来如此，哈哈，看来咱们口福不浅，这样吧，我看这位厨司几时走，咱们也几时走好了。”大家听得不觉笑了起来。裴三省举起筷子，连声说：“请。”大家也就吃了起来，这厨司的手艺果然不错，每式点心，都做得十分可口。

用过早点，两名使女撤去盘碗，又给大家切上茗茶。高连升目光一动，说道：“裴盟主，咱们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和老哥磋商，请裴世兄站到门外去，不论什么人都不得进来。”

裴三省看高连升说得如此郑重，就朝裴允文吩咐道：“允文，你去门口站着，不论何人，都给为父挡驾就是了。”裴允文答应一声，举步朝外走去。

裴三省道：“高掌门人有何见教，现在请说吧！”高连升回头朝楚玉祥笑道：“楚老弟，还是你来吧！”裴三省道：“老侄台有什么事吗？”

楚玉祥走上一步，拱拱手道：“裴老叔请恕小侄无礼了。”一指点了裴三省穴道。

高连升一手摸胡子笑道：“楚老弟这一手真是漂亮之至，就算你眼睁睁的看着，也没有人来得及躲闪。”

徐子常点头道：“这倒一点不错，咱们都是过来人，谁都没有躲闪得开。”

楚玉祥俊脸一红，说道：“二位前辈夸奖，在下只是出其不意了。”

董友纶笑道：“楚老弟这是自谦之词，练武的人，谁不讲求眼快手快，出其不意四个字，要使到练武人身上，又岂是容易之事？”

他们说话之时，阮传栋已把药丸纳入裴三省的口中，然后把药瓶交还给楚玉祥。

高连升道：“咱们拜楚老弟之赐，还没向老弟道谢的呢！”楚玉祥道：“这是师门所赐之药，原是济人之用，高掌门人道谢二字，在下如何敢当？”

徐子常笑道：“楚老弟说得对，咱们都是自己人，如今等于是同舟共济，危难共扶，不谢就不谢了，大家请喝茶。”一盏热茶工夫，迅快的过去。楚玉祥走近裴三省身边，轻轻推开了他受制的穴道。

裴三省双目乍睁，口中咦了一声道：“楚老侄，你刚才喂了老叔一颗什么药丸？”

楚玉祥道：“老叔是否觉得心头清明多了。”

裴三省点头道：“不错，心头是清明多了，这到底是怎么一会事？”

阮传栋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裴三省听得悚然变色，说道：“如此说来，兄弟这个江南盟主，还是这批贼子暗中布置的，他们想利用兄弟，作他们的傀儡，这真是岂有此理！”

阮传栋笑道：“此事原是卢寿同和陆总管两人策动的，但这样也好，本来咱们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散处各地，有如一盘散沙，现在有裴老出头领导……”

“不，不！”裴三省摇手道：“兄弟这盟主岂能再当下去？”阮传栋道：“裴盟主这盟主非得当下去不可。”

裴三省道：“阮老弟此话怎说？”

阮传栋笑了笑：“此一邪恶组织，既有一个令主，野心自然不小，只是目前企图不明，咱们有裴盟主领导，才能不落入他们之手，否则大江南北的各派，在防不胜防之下，岂不让他们逐个吃掉了？”

他口气微顿，接着道：“因此在下觉得咱们目前虽已服下解药，恢复清明；但应该继续装作神态被迷，依然听命于他……”

裴三省道：“这为什么？”

阮传栋道：“因为咱们除了看到过一个自称令主的白髯老人，对他来历和他这帮人的组织，都一无所知，所谓令主，不过是一个江南分令，既称分令，他后面一定还有总令，可见他们的组织一定十分庞大，他们既能令卢寿同、陆公车四下活动，推举出一位江南武林盟主，自然也可以命他们的爪门四出活动，推举出一位北五省的盟主来……”

裴三省矍然道：“老弟是说康子和也是他们的傀儡了？”

阮传栋道：“目前事无证据，还很难说，但贼党既有一个江南分令主，自然也可能有一个北方的分令主了。”

他口气略为一顿，又道：“在下这是说，对方虽在暗中活动，组织必然相当庞大，而且野心绝不会小，说不定会给整个武林带来一场大风暴。咱们所幸有楚玉祥发现，他身边又有全真教练制的辟毒丹，幸而得解，但对方在目前来说，还只是初步发难，如果知道咱们归心丹业已解去，岂肯平白放过？那么只怕咱们连人家底细还没弄清楚，极可能一个个不明不白的遭到他们残杀了，咱们这点力量，就算集合起来，也可能是螳螂挡车，所以目前咱们必须忍耐……”

高连升道：“阮老弟分析得极是，咱们不怕事，但也不能作无谓牺牲，至少也要弄清楚这批贼人的阴谋何在？”

裴三省点头道：“阮老弟，你要咱们暂时忍耐，不知还有什么计较？”

阮传栋道：“方才在下和高掌门人、徐掌门人作了一个初步研讨，认为咱们在人手方面，除了咱们几个门派，还有东门、西门二位前辈、和楚玉祥，实力可说已十分坚强，目前第一步应该是不动声色，将计就计，才能得到对方更多消息，和他们总令在什么地方？主要份子是什么人？有什么阴谋？第二步，咱们这实力，当然不够，最好能探听北五省盟主，是否也是他们预先布置的傀儡？然后设法釜底抽薪，也让他们服下解药，能和咱们联成一气，当然更好。这样一来，他们想利用的实力，都没有了，剩下来的，只是他们原来的贼党的几个死党，就容易对付了。”

裴三省点着头，捋须笑道：“阮老弟不愧足智多谋，把敌我形势消长之道，

说得极为精癖，好，大家既然都认为可行，咱们就这么做，不过，这计划是你老弟提出来的，你就得留在老夫身边，作个助手才行。”

高连升道：“裴老哥当了盟主，事务较繁华，那令主又要咱们全数听令于你，迷失心神的人，是没有什么主见的，咱们索性就全都留在盟主府，协助盟主不好么？”

裴三省笑道：“那自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说到这里，忽然哦了一声道：“还有东门、西门二位，尚未解去归心散，那该怎么办呢？”

阮传栋笑道：“这个容易，盟主请允文老弟把他们二位请来就好。”

裴三省目注楚玉祥问道：“楚老侄有把握制得住他们吗？”

阮传栋笑道：“不用制住他们，只须如此如此就好。”

裴三省呵呵一笑，点头道：“不错，这办法倒是可行。”一面抬头道：“允文。”

裴允文急忙走入，垂手道：“爹有什么吩咐？”

裴三省道：“你去一趟东园，请东门、西门二位前辈到书房里来。”

裴允文答应一声，转身往外行去。楚玉祥从瓶中倾出二颗药丸，送到裴三省面前。徐子常道：“楚老弟再赐我一粒，还有敝师妹尚未获解。”楚玉祥又倒了一颗，交给徐子常。

没过多久，东门奇、西门大娘和英无双一起走了进来。裴三省朝儿子使了一个眼色，裴允文依然退了出去，这回连楚玉祥也跟着退出。

东门奇拱拱手道：“诸位老哥都在这里了。”

西门大娘道：“盟主召见，自然是有什么事和大家商量。”裴三省拱手道：“二位请坐。”

东门奇和西门大娘落坐之后，使女就送上两盏香茗，退了下去。

裴三省从袖中取出两颗药丸，双手送给两人，神色郑重的道：“这是归心散的解药，令主因二位乃是望重武林的前辈，用不着以归心散羁縻，应该由总令敦聘才对，所以今日一早就着人送来解药，请二位服用。”

东门奇接过药丸，说道：“这话没错，咱们在江湖上，少说也混了五六十年啦，由总令敦聘，也是应该的了。”话声一落，果然把药丸一口吞了下去。

西门大娘因是令主颁发的，也毫不动疑，接过药丸，就吞了下去，口中呷呷笑道：“老不死，你老是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这是令主瞧得起咱们，可不是咱们有什么惊人之艺，幸亏亲家和这几位老哥都不是外人，否则不把人家大牙都笑掉了？”

裴三省眼看两人果然毫不犹豫把药丸吞了下去，才算放心，一面也暗暗惊凛，以厉山双凶平日那样桀骜成性的人，服了归心散，对令主就如此服从，这归心散真可怕得很。一面连忙抬手道：“二位请用茶。”

一盏茶的工夫，自然很快过去，东门奇突然双目一睁，射出两道逼人金芒，虎的站起，双手提胸，五指勾曲，目注裴三省喝道：“裴三省，你在老夫两人身上下了什么手脚？”裴三省含笑道：“东门老哥总算恢复清明了，方才是兄弟给二位解药的，如果是兄弟在二位身上下了手脚，又何用给二位解药？老哥不可误会了。”

东门奇道：“那是什么人在咱们身上做的手脚？”裴三省道：“兄弟和在座这几位老哥，也是刚才服了解药才清醒过来，东门老哥先请坐下，听兄弟奉告。”西门大娘道：“老不死，亲家说得不错，如果是他做的手脚，还会给咱们解药？”

你还不坐下来，听亲家说呢！”东门奇听了老伴的话，才回身坐下。

裴三省就把卢寿同和陆公车勾结，此次推选盟主，也出之于令主授意，陆公车在三天前如何在酒中暗下归心散……

第八章 萍水缔交

东门奇又虎的站了起来，尖声道：“好个老小子，他人在那里？老夫去把他撕了。”

裴三省道：“老哥请坐，听兄弟把话说完了。”东门奇悻悻的坐下。裴三省又把昨晚楚玉祥追踪赶去小庙……

东门奇道：“楚玉祥怎么没有被迷呢？”

裴三省笑道：“咱们这里，大概只有楚贤侄和无双两人没有被归心散所迷了。”

西门大娘呷呷笑道：“丫头，你怎么不早说？”英无双道：“徒儿原先也不知道，还是昨晚听楚大哥说的。”

西门大娘眯起三角眼，奇道：“昨晚你和楚少侠在一起？”这话问得英无双一张粉脸，登时飞红了两颊，低下头道：“昨晚楚大哥去得较早，徒儿是偷偷跟在师父、师娘身后去的。”

裴三省笑道：“这事还是由兄弟来说吧！”

接着就把楚玉祥的经过情形以及他身边携有祖半仙一瓶解毒丹，给大家解去归心散，大略说了一遍。

东门奇怒声道：“那个鸟令主不知道是什么人，老夫非把他撕裂了不可。”

西门大娘横了他一眼道：“盟主和几位掌门人都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乱嚷乱嚷的，也不听听大家的意见？”东门奇耸耸肩笑道：“老夫是急先锋，盟主要兄弟去爪谁，兄弟保管一爪，就把他爪死。”

裴三省笑了笑：“亲家母说对了，方才咱们讨论的结果，是咱们暂时不动声色，只当没有服过解药，依然神志被迷，听从令主的指挥，主要是先弄清楚对方究竟是什么来历？他们身后的主脑份子是谁，才把他们一网打尽。”

“对极！”东门奇道：“装迷糊简单得很，这令主小子说什么，咱们对他唯唯喏喏就行了。”

裴三省道：“据楚贤侄的推测，这令主可能就是江南分令，东海门闻老哥夫妇，就是江南分令所杀，楚贤侄准备回去把东海镖局复业，主要就是对付江南分令，这样就正好，他以东海镖局名义对抗江南分令，咱们这些人就可有两种身份，明的是武林盟主，听命于令主，暗中就全力支援楚贤侄。”

东门奇大笑道：“老伴，咱们乔装一番，就去当东海镖局的镖师。”

西门大娘叱道：“你老是打岔……唔，咱们既要装作神志被迷，自然不能明去，无双没被迷失神志，可以跟楚大哥去帮忙。”

东门奇道：“对极，无双要去镖局帮忙，只要穿上男装，就没人知道了。”

西门大娘点头道：“这倒是个办法。”

东门奇平日只要一开口，西门大娘总要拦着他，这回听老伴赞成自己的办法，不由大为高兴，尖笑道：“老夫说话，你一向都拦着不让我多说，其实老夫有的是办法，只是有许多办法没说出来，就胎死腹中了。”

这话不禁听得大家心里暗暗好笑，只是没有人笑出来罢了。

大家计议停当，楚玉祥也走了进来，说出卢寿同赶去太湖，过江龙丁盛是自己好友，自己打算立时启程，就赶了去。

东门奇因自己说出要英无双女扮男装，获得老伴称许，心里极为高兴，这就接口道：“楚老弟，你一个人到太湖去，没有一个助手怎么成？我看无双和你一同去，她不惧人家暗中下毒，是你最好的帮手了，无双只要换上男装，路上和你

兄弟相称，人家看了也不会起疑。”

西门大娘巴不得徒儿和楚玉祥多接近，这就点头道：“楚少侠，老不死这话说得不错，卢寿同已经先去了太湖，如果丁盛已被归心散所迷，听了他的话，可能对你不利，你一个人去，终究是单身只剑，大家也不放心，无双不畏剧毒，和你同去，遇事也好有个接应，而且你们从太湖回来，不用再到这里来，可直接回镇江去，东海镖局复业，无双也可以当你的助手，因为咱们只能暗中相助，明的还要听命于令主，无双改换了男装，没人会注意她，对你不无帮忙。”

东门奇抢道：“这些话，都是老夫要说的话，全给你说出来了，老夫就没话好说了。”

楚玉祥俊脸微红，说道：“这个……”

裴三省含笑道：“贤侄台，大娘方才说的，确是实情，无双确是你一个好帮手，有她和你同行，大家也可以放心多了。”

阮传栋也道：“玉祥，英姑娘不畏剧毒，这一点就胜过其他的人很多，前去太湖，也许不用帮手，但你要把东海镖局从新复业，人手就嫌不足，有英姑娘相助，第一就是你可以完全信得过她，愚叔也放心多了。”

楚玉祥俊脸还是红红的，应了声“是”道：“小侄只觉得路上不大方便……”

东门奇不待他说完，就截道：“无双叫你大哥，你们就是兄妹了，她改扮男装，路上兄弟相称，有什么不方便的？方便得很！”

这句“方便得很”，听得大家不禁好笑，但大家怕楚玉祥脸嫩，可不敢笑出来。

楚玉祥点点头道：“那就这样决定，只是无双妹子有没有男装？”

裴三省：“这个不成问题，叫允文去办就是了。”英无双听说自己和楚大哥同去太湖，又要去镇江开镖局，自然喜上眉梢，接口道：“我这就找大哥（裴允文）去。”兴匆匆奔了出去。

西门大娘回头朝阮传栋问道：“阮老弟，你也是楚少侠的叔叔？老婆子倒还是第一次听到。”

裴三省笑道：“东海门闻老哥的夫人，是阮老弟的亲姐姐，也是楚贤侄的义母，排来还是楚贤侄的干舅舅呢！”东门奇举手朝阮传栋肩头一拍，尖笑道：“老弟，这么说，咱们也是干亲家了。”

阮传栋冷不防给他一拍，这位秃狼心里一高兴，手上就不知不觉的用力了，阮传栋被他拍得上身前倾，差点朝前扑了出去。

东门奇忙道：“对不住，老夫心里一高兴，没了准头，差点叫老弟跌跤了。”

这是傍晚时光，无为州南街兴隆客店门口，来了两匹骏马，一匹是枣红马，毛色红得发亮，一匹是白马，纯白如雪，光是这两匹马，已是千中挑一之选。

不但马骏，马上的人更俊，枣红马上是一个十八九岁蓝衫少年，生得剑眉朗目，气宇轩昂，腰间还挂了一柄松纹长剑，潇洒之中，另有一股英雄气概。

骑白马的也是一个蓝衫少年，只有十七八岁，同样生得秀眉星目，玉面朱唇，更为俊美，腰间也悬着一柄长剑，但个子较为瘦小，像个文弱书生。这两位少年公子刚一下马，就有一名伙计迎了下来，哈着腰道：“二位公子爷请进，牲口交给小的就好。”两人随手递过缰绳，举步走入。另一名伙计慌忙迎了上来，陪笑道：“二位公子爷要住店？”

年长的道：“有没有清静上房？”

伙计连连哈腰道：“有，有，小店后进共有六间官房，刚才有一位公子爷住了一间，还有几间空着，二位公子请随小的来。”

他走在前面引路，从店堂进去，穿行长廊，进入后进，中间是一个小天井，还有假山小池，两边朱栏回廊，果然十分清幽，和外面完全隔绝。

伙计领着他们来至东厢，打开房门，说道：“二位公子请看，这间房宽敞舒适，门外就是假山，幽静得很。”年长的举目一瞧，房间果然相当宽敞，一张雕花木床上，放着两条薄被，两个枕头，敢情是双人房，不由微微皱了皱眉，问道：“还有房间么？”

伙计听得一愣，陪笑道：“公子爷可是……”年长的不待他说完，笑了笑道：“我们要两间房，住得舒适一点。”

“是，是，有，有。”

伙计连声应着，陪笑道：“隔壁是一间单人房，稍为小一点。”

年长的道：“那就这两间好了。”

伙计听得大喜过望，又连声应着“是”，就去把隔壁的房门也打开了，说道：“二位公子爷请坐，小的去打洗脸水。”急匆匆退了出去。两人跨进较大的一间，刚刚坐下，伙计已经端来了一盆洗脸水，一面陪笑道：“那一位公子住在隔壁，小的把洗脸水送去，请去洗脸了。”年小的应道：“我。”

伙计退出，又把另一盆洗脸水送到隔壁房中，年小的跟着过去。

接着伙计又送来了两盏香茗。

两人盥洗完毕，伙计又送来了烛灯，陪笑道：“二位公子爷，小店前面兴隆楼，是有名的徽菜馆，二位要到前面去用，还是送到房间里来？”

年长的道：“不用了，我们自己去吃好了。”伙计又应了两声“是”，才退了出去。

这一阵工夫，天色已经全黑，年长的站起身道：“兄弟，我们到前面去吃饭了。”

年小的跟着站起，两人走出店堂。一名伙计站在楼梯口，连连哈腰道：“二位公子请高升几步，楼上雅座请坐。”登上楼梯，只见楼上灯火通明，差不多已有七成座头，虽然号称雅座，食客们依然纵酒谈笑，人声嘈杂。一名堂倌看到上来的是两位衣衫楚楚的少年公子，连忙趋了过来，陪笑道：“二位公子请到这边来。”

他引着两人来至一处靠窗口的桌子，拉开板凳，说道：“两位公子爷请坐。”

这靠窗口的位子，可以凭栏看到街上景色。

年长的目光一转，看到自己邻桌，坐着一个身穿天青衣衫的读书相公，这人看去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生得玉面朱唇，眉清目秀，极为俊美，好像在那里见过，不觉朝他多看了一眼。

那青衫书生看到年长的朝他看去，一双明亮的目光，也凝注着年长的，恰有似曾相识之感。

这时年长的和年小的二人已在对面坐下，堂倌放好杯筷，送上两盅茶，年长的要过酒菜，堂倌退下。

邻桌青衫书生忽然站起身，走了过来，朝两人拱拱手道：“二位兄台请了。”

年长的和年小的因人家出声招呼，也赶紧站了起来，一齐拱手道：“兄台请了。”

青衫书生朝年长的含笑问道：“方才这位兄台上来之时，兄弟觉得好生面熟，好像在那里见过？不知如何称呼？”

年长的忙道：“兄弟楚玉祥，兄弟方才看到兄台，也有似曾相识之感。”一面介绍年小的道：“他是兄弟的义弟东方英。”

和楚玉祥同行的，当然就是英无双了，她改扮了男装，不好用英无双三字，才叫东方英的。

青衫书生俊目看了英无双一眼，抱着拳道：“原来是楚兄、东方兄，真是幸会之至，兄弟葛真吾……啊，哈哈，兄弟想起来了，几天前，是在巢县巢湖酒楼上遇上楚兄的，那天失之交臂，今晚又会在这里和楚兄二位相遇，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可谓巧极！”

楚玉祥因他人品俊逸，言谈不俗，这就问道：“葛兄只有一个人吗？怎不请坐下来，和兄弟同席，也好畅聆雅教，不知葛兄意下如何？”

葛真吾目中异采闪动，欣然道：“兄弟方才说过，巢县一别，兄弟对楚兄正有失之交臂之感，楚兄说的，正合兄弟之意，兄弟那就不客气了。”

说着，果然在两人横头坐了下来，回头吩咐堂倌要他把自己桌上杯筷和叫过的酒菜都送到这一桌来。

堂倌唯唯应是，把杯筷和茶盅一起送了过来。

就在这时候，楼梯口走上一个瘦小老头，他在楼梯口站停下来，耸着双肩，瞪大一双鼠目，向四下骨碌一转，就举步朝三人桌上走来，就在方才葛真吾坐过的位上坐下，朝着三人裂嘴一笑道：“就这里坐吧！”这回大家看清楚了，这人生得獐头鼠目，酒糟鼻、一把山羊胡子，又耸肩，又缩头，生相猥琐，一身衣服也穿得不合身，胸前衣扣几乎都扣不上，两只衣袖也又小又短，露出了大半截又黑又瘦的手腕。

这样一个人，上酒楼来，当然不会受到欢迎，连堂倌也没跟着过来。

这时楚玉祥这边酒菜已经陆续送上来了，这些菜大多都是葛真吾点的，他倒好像未卜先知，早就知道有三个人同席一般，菜肴叫得十分丰盛，只有他一个人是绝对吃不下这许多菜的。

酒是上好的花雕，葛真吾伸手取过酒壶，替两人斟满了酒，然后在自己杯中也斟满，举杯笑道：“萍水相逢，一见如故，兄弟先敬两位一杯。”举杯一饮而尽。

楚玉祥举杯笑道：“葛兄，咱们应该是二见如故，这杯应该兄弟敬你才对。”也一饮而尽。

英无双道：“大哥，我也要干么？我……不会喝酒。”葛真吾大笑道：“对、对、兄弟和楚兄应该是二见如故，咱们应该干二杯才是，东方兄还是第一次见面，就喝一杯好了。”

说话之时，又给楚玉祥和自己面前斟满了酒，举杯喝干。楚玉祥看他虽是一个书生，生性豪迈，也就和他又干了一杯。

邻桌的酒糟鼻小老头看着他们干杯，酒糟鼻掀动，向空闻了闻，咽着口水，说道：“喂，酒保，我老头子已经坐了半天，难道你们没看到吗？”

堂倌这才懒洋洋的倒了一盅茶送上，站着没有作声。小老头拿起茶盅，喝了一口，在嘴上咕咕的漱了几口，才伸伸脖子咽了下去，两颗小眼珠一翻，望着站在一旁的堂倌说道：“你怎么没问我老头子要吃什么？”

堂倌瞧着他一付穷相，很可能身无分银，冷冷的道：“你要吃什么？”

小老头没有作声，伸手在腰间钱兜中掏摸了一阵，才摸出十几块赤金，足有五六两，他一块块的摆在桌上，拍着桌子，尖声道：“你当我老头身无分银，付不起酒帐，我这金子都是假的？”

堂倌看他摸出一大堆黄澄澄的金子来，早已看傻了眼，连忙哈着腰陪笑道：“你老误会了，小的方才不是问你老要吃什么吗？小的站着就是等候你老吩

咐。”

“这还差不多。”

小老头举起乌爪般又黑又瘦的手指，又一块块的掂着，收进钱兜，才伸手朝三人桌上一指，说道：“照他们的样，给我做来就好，酒要先送来，好润润喉咙。”

葛真吾点的菜，十分丰盛，已经摆满了一桌，就算三个人也吃不完，小老头要照他们的样，“只有一个人当然更吃不完了；但堂倌看了小老头身边有的是金子，管他一个人吃得完、吃不完，口中连声应着，转身飞快的吩咐下去，这回他脚下勤快了，很快就送上一壶好酒。

小老头赶忙抢着接过，倒了一杯，举起酒杯，自言自语的道：“一会生，两回熟，来，来，你已经等了好几天，小老儿敬你……咕……”

一口就把酒喝干。

英无双听他自言自语的跟自己敬酒，不觉抿抿嘴，几乎要笑出声来。

小老头一手斟酒，一手举杯，又道：“可惜这里没有花令，醉折花枝当酒筹，行个令儿，也挺雅的，要行令，就得有个令主，老头子这一桌只有光棍一个，看来这酒令就行不成了，来，来，喝酒……晒……”又干了一杯。

英无双听得奇怪，悄声问道：“大哥，什么叫做酒令呢？”楚玉祥道：“如果有几个朋友一起喝酒，就可以出酒令了，譬如每个人说一句诗，规定诗中要带一个花字，这句诗的花字在第三个字中，数到第三个就要喝酒，由他说一句诗，看花字在第几个字上，就是几个人喝酒，这样一直轮下去。”“对，对，”小老头接口笑道：“这就叫花令，出令的人就是令主。”

葛真吾淡淡一笑道：“楚兄，咱们喝酒。”

这时小老头叫的菜，也陆续送上。小老头拿起酒壶，对着嘴咕咕的一阵狂喝，砸砸的嘴角，尖声叫道：“喂，酒保添酒。”

口中叫着，双手端过一盘菜肴，举筷就夹，往嘴里猛送，菜送进嘴里，他几乎连嚼都不嚼，一口就吞了下去，一盘菜肴，就像风扫落叶，只几筷就盘底朝天。

堂倌送上一壶酒来，他接过酒壶，就对着嘴狂喝，这壶酒堪堪喝完，第二盘菜正好送上，他放下酒壶，口中朝送菜的堂倌说了声：“添酒。”

又用双手把菜肴移到面前，落筷如风，往嘴里猛送。他简直和送菜、送酒的堂倌配合得天衣无缝，堂倌送酒来的时候，他正好把一盘菜吃完，堂倌送菜来的时候，他正好把一壶酒喝完，吩咐着“添酒”。

这等于说他喝一壶酒，吃一盘菜，时间一点也不浪费，转眼工夫，他已经喝了七八壶酒了，面前也有七八个装菜肴的盘子，都成了空盘子。

葛真吾和楚玉祥边吃边谈，两人越谈越觉得投契，几乎相见恨晚。

英姑娘不会喝酒，吃的也不多，她只是偏着头看小老头又喝又吃的，心中觉得这小老头挺好玩，脸上不觉流露出笑容。

那知小老头虽在低着头猛吃，却像额头上长着眼睛一般，你堪堪流露出笑容，他忽然抬起头来，眯着小眼也朝着英无双裂着一笑。

不多一会，小老头桌上，一共已经上了十几个菜，也添了十几壶酒，他居然全吃了下去，盘底双双翻天，连汤汤卤卤都一滴不剩。

这可把几个送菜的堂倌看得目瞪口呆，他们自从当堂倌以来，从来也没见过这样一位天吃星。

小老头等堂倌送上最后一个菜时，打着酒呃，问道：“喂，酒保，菜还有没有？”

堂倌道：“回老客官，这是最后一个菜了。”

小老头点点头笑道：“我老头算是也差不多了，再多来几个，我就会吃不下。”

他把这盘菜肴哩哧啦的吃下肚去，然后再拿起酒壶，喝干了，才徐徐站起身，双手拍拍肚子，裂嘴一笑，得意的道：“今天总算对得起你了，又是酒，又是菜，把你喂得饱饱的，嘻嘻，还用不着我老头化银子哩。”

英无双听得暗暗奇怪，他说不用化银子，那是谁化银子呢？

小老头似乎猜着她的心意，朝她霎霎眼睛，脚步踉跄走了过来，朝葛真吾笑嘻嘻说道：“公子爷，小老头碰上你这位三公子，真是有缘，嘻嘻，小老儿的酒帐……大概不用小老儿掏荷包了吧？”

他说话时一口酒气，闻得令人作呕，三位公子也说成了“这位三公子”。

葛真吾攒攒剑眉，要待发作，只听耳边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三公子新交了一个好朋友，在他面前，小老儿可没露一点口气，说出你是三公子呀！”

楚玉祥看他喝醉了酒，忙道：“老丈这酒帐，算在下的好了。”

葛真吾笑道：“不，楚兄没看这位老丈是要兄弟请么，自然是由兄弟会了。”

堂倌因小老头站了起来，赶紧走来。小老头又打了个酒呃，指指葛真吾、楚玉祥，得意的道：“看到了没有，这两位公子还抢着给我老头子会帐呢，我就不付钱了。”说罢，踉踉跄跄的往楼梯上走去。

堂倌望着葛真吾、楚玉祥两人，还没开口。

葛真吾一挥手道：“这位老丈的酒帐，待回一起算在我们帐上好了。”

堂倌有他这句话就够了，应了声“是”，就转身退下。英无双道：“大哥，我看这人一定是个异人，不然，一个人怎会吃得下这许多酒菜？”

楚玉祥点头笑道：“兄弟果然有些眼光，我也有些看法，这人很可能是一位游戏风尘的异人。”

葛真吾笑道：“二位兄台身佩长剑，当是少年英雄了，兄弟一介书生，今天得和二位少年英雄论交，真乃人生幸事。”楚玉祥道：“葛兄这是说笑了，兄弟和东方贤弟只是读书不成学剑，学剑也未必有成，那里谈得到英雄二字？”葛真吾大笑道：“二位兄台英气勃发，大丈夫不为良相，我认为当为良侠，仗剑天下，为人间诛不平，正是英雄本色，兄弟恨不弃文习武，跟二位学剑呢？”

英无双抿抿嘴笑道：“葛兄不可把小弟也说进去，我虽然佩着长剑，其实是最近才跟大哥学的呢？”

葛真吾道：“好啊，楚兄，我们二见如故，兄弟也想跟你学剑，你肯教兄弟么？”

楚玉祥为难的道：“葛兄休得取笑，兄弟这点能耐，那里能做葛兄的教师？”

葛真吾看了英无双一眼，说道：“看来兄弟和楚兄二见如故，还不及东方兄和楚兄的交情深厚呢？”

他说到这里，忽然低哦了一声道：“我们三人，难得机缘巧合，而且又谈得十分投契，兄弟之意，想和二位结成盟兄弟，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楚玉祥本来对他有惺惺相惜之意，闻言喜道：“葛兄说的正合我意，咱们难得的是二见如故，结为盟兄弟，正好应这段因缘，不知东方兄弟有没有意见？”

英无双道：“小弟都听大哥的，大哥同意了，小弟自然也同意了。”

葛真吾喜形于色，说道：“那就一言为定，咱们三人就当筵结为兄弟，如手如足，生死不渝，好了，我们还该叙叙年庚，看谁的年纪大了？”

楚玉祥道：“兄弟十八。”

英无双道：“我十七。”

葛真吾笑道：“这么说，我今年十九，还是二位的大哥呢！”楚玉祥拱手道：

“你是大哥，我居中是二哥，东方兄弟最小，是三弟了。”

“对、对！”葛真吾欣然道：“来，二弟、三弟，我们干一杯。”

英无双发愁道：“这怎么办？我一直叫楚大哥大哥的，这是师父教我这样叫的，我不能改口叫楚大哥做二哥。”葛真吾笑道：“三弟，这个容易，你还是叫他大哥，叫我葛大哥，不就成了吗？”

英无双喜道：“葛大哥，你想想的真周到。”楚玉祥举杯道：“兄弟，我们敬葛大哥一杯。”葛真吾笑着举杯道：“不，大家一起来，为咱们结为金兰干杯。”

三人都喝了一杯。

葛真吾问道：“二位贤弟下榻何处？”

楚玉祥道：“就是这里兴隆栈的后进。”

葛真吾大笑道：“这又是巧合，我也住在后进。”英无双道：“原来伙计说的一位公子，就是葛大哥了。”葛真吾问道：“二位贤弟要去那里？”

楚玉祥不好说自己两人要去太湖，这就说道：“无锡。”葛真吾伸手在桌上轻轻一拍，说道：“我还以为咱们今晚结为兄弟，明天就要各自东西，会短离长，挥泪道别了呢，这么说，咱们还是有几天可以一路同行行了。”

楚玉祥道：“葛大哥是去那里？”

“苏州。”葛真吾道：“如果二位贤弟到无锡办完了事，到苏州去找愚兄，还可以在苏州盘桓上几日。”

这时酒楼上的食客，已经渐渐少了，葛真吾站起身道：“咱们也可以走了。”

楚玉祥叫道：“伙计，结帐。”

葛真吾一摆手道：“二弟，这顿酒，是咱们的结义筵，自当由做大哥的我来付，你不能跟愚兄抢了。”

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锭六七两重的银子，朝堂倌递了过去，问道：“够不够？”

堂倌接过银子，哈着腰道：“两桌一共四两三钱七分，还要找……”

葛真吾一摆手道：“不用找了。”

那堂倌听得一呆，赶忙哈腰道：“谢公子爷的赏。”三人回转后进，店伙看到三人一同走进，还一路谈笑着，连忙哈着腰道：“原来三位公子爷是熟人？”

葛真吾笑道：“咱们还是兄弟呢！”

店伙忙道：“小的去给三位公子沏茶。”说完，三脚两步的退出。

楚玉祥忙道：“葛大哥，兄弟的房间就在东厢，到兄弟的房中坐吧！”

他走在前面，推开房门，三人刚在房中落坐。店伙已经沏了三盏茶送上。

葛真吾问道：“二弟府上那里，不知还有些什么人？”楚玉祥道：“不瞒大哥说，兄弟是人家弃婴，由义父母一手养大的，义父母已于半年前被仇家杀害，现在只有兄弟一个人了。”

“哦！”葛真吾惊异的道：“二弟义父母不知如何称呼，仇家是什么人呢？”

楚玉祥道：“义父姓闻，讳天声，在镇江开设东海镖局，至于仇家，兄弟至今还不清楚。”

葛真吾神色微震，说道：“东海镖局名气很大，愚兄好像听人说过，只不知二弟的义父母，怎么会被人杀害的呢？”楚玉祥切齿道：“详细情形，兄弟也不清楚，只是冤有头、债有主，兄弟一定会把他们查出来的，一个也不想漏网，我要把他们剑剑诛绝。”

葛真吾点点头道：“二弟最好查清楚了，江湖上的事情，愚兄虽不知道，但其中必有缘故，二弟为义父母报仇，无可厚非，但也不可妄杀无辜。”

楚玉祥点头道：“葛大哥说的，兄弟自当谨记。”葛真吾又道：“如此说来，

二弟前去无锡之后，一定是回镇江去的了？”

楚玉祥道：“是的，兄弟回镇江去，是想把已经歇业的东海镖局从新复业……”

“这样就好。”

葛真吾欣然道：“愚兄到镇江，就有地方可以找到二位贤弟了。”

他说话之时，虽然含着笑容，但笑容，后面，却隐然有忧虑之色，这一点，楚玉祥和英无双都没有看得出来。三人谈了一会，就各自回房休息，第二天就相偕上路。这三位公子，都是翩翩少年，英俊潇洒，人如美玉马如龙，一路上不知羡煞了多少江南姑娘。

葛真吾不但风流蕴藉，谈笑生风，对何处打尖，何处食宿，也极为熟悉当行，和他同行，无不安排得舒舒服服。只有英姑娘内心有一种感觉，好像楚大哥被他抢走了一般。

葛大哥对自己虽然也很好，但他和楚大哥说的比较多，自己插不上口去，只有坐在一旁听他们谈笑的份儿。好在英无双生性柔顺，心地纯洁，不会有什么不高兴。他们经芜湖、高邮、溧阳、宜兴、抵达无锡，已是傍晚时候，就在城中一家叫做惠山楼的客店下榻。这八九天工夫，同宿同止，三人感情已如漆如胶，现在楚玉祥、英无双已经到了地头，明天就要分手，难免有依依不舍之感。

惠山楼是道地的无锡菜，这时华灯初上，楼上已经有了八成座头，三人刚上得楼来，堂倌早就站在楼梯口，连连抬手道：“三位公子请到这边坐。”

他走在前面，把三人引到一张空桌上坐下，葛真吾点了酒菜，堂倌退下之后，不多一会，就送来酒菜。英无双是三弟，她伸手取过酒壶，要待给二位大哥斟酒，葛真吾很快伸过手去，一手按在英无双手背上，说道：“今晚是愚兄作东，该由愚兄给二位贤弟斟酒。”

英无双给他温软的手掌按在手背上，不禁脸上一红，急忙缩回手去。

葛真吾口中咦了一声，目注英无双说道：“三弟，你手很凉，莫非衣服穿少了？”

英无双红着脸道：“小弟一向都是如此。”

葛真吾点头道：“你脸色也略带苍白，身子太单薄了些！”

举壶斟了三杯酒，才举杯道：“咱们兄弟，结伴同行，明天就要分手，这叫别多聚少，今晚是临别前夕，明日即天涯，愚兄要和二位贤弟多喝几杯，先干这一杯。”说完，一口喝干。

楚玉祥、英无双陪他干了一杯。

葛真吾一手持壶，又给两人斟了酒，说道：“三弟不会喝酒，就慢慢的，二弟，咱们兄弟可得多喝几杯。”又举杯一饮而尽。

楚玉祥自然又和他干了一杯，说道：“葛大哥，你也喝得慢一点。”

葛真吾两杯下肚，面颊飞红，一双星眸也亮若秋水，含笑道：“咱们一见如故，兄弟论交，古人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你楚二弟乃我生平第一知己，为知己干杯，干杯犹嫌少呢！”接着目睨英无双笑道：“三弟当然也是我的知己；但却是第二知己了，我想三弟也是把愚兄列为第二知己，你的第一知己，自然也是楚二弟了，只不知楚二弟心中把咱们两个，谁列为第一呢？”

英无双被他说得脸上又是一红，说道：“大哥心中，自然把葛大哥列为第一了，因为你是咱们三人中大哥，我只是小弟罢了。”

楚玉祥笑道：“我们既是兄弟，只有年龄有大小之分，还分什么第一第二呢？”“说得好。”葛真吾举杯道：“楚二弟，这是你说的，咱们一盟在地，三

人一心，不分彼此，这话你可要记得，来，这一杯，三弟也非喝不可。”

英无双只得和两人一起干了。”

菜陆续上来，葛真吾和楚玉祥又连干了几杯，大家都有了几分酒意，才会帐下楼。

楚玉祥眼看葛大哥喝得连脚步都已见踉跄就扶着他的手臂而行。

葛真吾一手握住了楚玉祥的手，说道：“二弟，你不用扶我，我又没醉。”

口中说着没醉，一个人几乎倾跌下去。

楚玉祥暗暗好笑，你明明喝醉了，还说没醉，但这话并没说出口来，只觉葛大哥把自己的手握得紧紧的，他是没练过武的读书相公，一双手温暖如玉，简直是姑娘家的纤纤玉手。

回到后进，楚玉祥扶着葛真吾送入房中，让他在床上坐下，说道：“葛大哥，小弟替你把靴脱去了，你睡一会吧。”葛真吾突然静目笑道：“二弟，愚兄……还没醉到倾头就睡的程度，这样坐一会就好，你……也坐下，我们明天就要分手了，你多坐一会，陪我聊聊。”

店伙看到三位公子爷回来了，而且还喝醉了酒，结巴着沏了一壶浓茶送来，陪笑道：“三位公子爷请用茶，喝口浓茶，可以醒酒。”

英无双倒了一盅茶，送到葛真吾面前，说道：“葛大哥，你先喝口茶。”

葛真吾朝她含笑道：“谢谢你，三弟……”

楚玉祥和英无双陪他坐了一会，就起身辞出，各自回房休息。第二天早晨，楚玉祥醒来天色已经大亮，打开房门，店伙送来洗脸水，陪着笑道：“二位公子，大公子天没亮就走了。”楚玉祥听得一怔，说道：“大哥已经走了，他走得这么早？”店伙道：“是大公子吩咐小的不许惊动二位公子的，连店帐都已付了。”

说话之时，英无双也走了进来，说道：“葛大哥已经走了吗？怎么不和我们说一声？我想我们还要送他一程呢？”店伙退去，又给英无双送来了洗脸水，两人盥洗完毕，吃过早点，就离开客店，两骑并辔出城。

英无双回头嫣然一笑道：“大哥，现在我们又是两个人了，前几天，我总觉得大哥被葛大哥分去了很多。”

楚玉祥笑道：“你这真是孩子话，我怎么会被葛大哥分去呢？”

“我说的是真话咯！”

英无双认真的道：“葛大哥和你有说有笑的，我就插不上嘴来。”

楚玉祥笑道：“葛大哥是好人，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便风流，葛大哥真是一位风流名士！”

英无双道：“只可惜他不会武功，不然，倒是大哥的一个好帮手。”

楚玉祥含笑道：“有你这个好帮手，已经够了。”英无双心里一甜，回眸低低的道：“是真的？”

楚玉祥道：“自然是真的了。”

英无双忽然发现自己两人走的这条路，好像是昨天的来路，举手掠掠秀发，问道：“大哥，昨天我们就是从这条路来的？”

楚玉祥道：“不错，前天是胡埭，我们要去太湖，要到雪堰才有到太湖去的船。”不多一会，就赶到雪堰，这是临湖的一个小镇甸，只有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

这时才不过辰巳之交，小街上忽然来了两匹骏马，马上又是两个玉树临风的俊美少年，而且腰间又悬着长剑，自然极为引人注目。

楚玉祥在一家杂货铺门口下马，朝站在门口的老者拱拱手道：“请问老丈一

声，在下兄弟要去马迹山，不知在那里下船？”

那老者朝两人打量了一眼，才道：“二位公子从前没有去过太湖？”

楚玉祥道：“是的，在下兄弟还是第一次来。”老者道：“这就是了，二位公子从这里去，街尾有一家茶馆，二位公子的牲口，可以交给茶馆小厮看管，二位只要坐下来喝茶，胡管事就会来问二位要去那里，找什么人？他自会给二位公子安排的。”

楚玉祥心中暗道：还有这么麻烦，一面拱拱手道：“多谢指点。”

老者道：“不用客气。”

两人跨上马背，循着石板路缓缓驰去，街尾临湖果然有一片茶馆，也没有招牌，只有相当宽敞，里面放着十几张板桌、板凳，也有不少人坐在那里喝茶，有几张桌上，还有人在下着棋。在这里静静的品茗，看太湖的湖光山色，倒是很好的地方。

两人下了马，果然有一名小厮替两人牵过马匹。楚玉祥走在前面，找了临湖的一张桌子，两人坐下之后，一名伙计就沏了一壶茶送上。

喝茶的人只看了两人一眼，也没多瞧，这些人到这里来喝茶，当然都懂得江湖规矩，不关自己的事，不会多看。英无双取过茶壶，给大哥斟了一盅茶，然后也给自己斟了一盅，浅浅喝了一口，说道：“大哥，这茶叶不错。”楚玉祥笑道：“这是洞庭山的茶叶，出名的...”他话未说完，就见一个穿着蓝布长衫的汉子，迎着走来，朝两人抱抱拳，含笑道：“二位公子难得光临，在下敝姓胡，是这里的管事，不知二位公子有什么要在下效劳之处吗？”楚玉祥连忙站起，抱拳道：“原来是胡管事，在下兄弟，正想请胡管事帮忙。”

“不敢。”胡管事道：“二位公子请坐。”

他在两人横头移开板凳，坐了下来，说道：“二位公子有何见教，只管请说。”

楚玉祥道：“在下楚玉祥，他是我义弟东方英，是找丁盛丁大哥来的，不知胡管事可否给在下兄弟找一条船？”胡管事哦了一声，连忙拱手道：“原来是楚公子、东方公子，在下失敬，总堂主本来是在马迹山，担任水上总巡，自从担任了总堂主职务，就到西山总堂去了，二位公子既是总堂主的朋友，在下立时派船送二位上西山去好了。”楚玉祥拱手道：“如此多谢胡管事了。”

胡管事连说“不敢”，站起身道：“二位公子请稍待，在下这就去叫人准备。”说完，匆匆走了。

英无双悄声问道：“大哥，这位丁大哥是总堂主？总堂主是做什么的呢？”

她从未在江湖行走过，是以什么都觉得新奇。

楚玉祥道：“我也不大清楚，一般江湖上组织，有内三堂、外三堂，他是总堂主，自然还要高一级了。”

英无双道：“丁大哥本领也很大了？”

楚玉祥道：“应该很大，他有个外号叫做过江龙。”英无双眨着眼睛说道：“大哥，你的外号叫什么呢？”楚玉祥笑道：“我初出江湖，那有什么外号？”英无双道：“你为什么 not 取一个呢？”

楚玉祥道：“名号是人家给你取的，那有自己取的道理？”正说之间，胡管事已经匆匆走来，抱着拳道：“二位公子，船已经准备好了，二位是不是就要下船？”

楚玉祥拱手道：“真是麻烦胡管事了，在下兄弟这就下船好了。”

“这是应该的。”

楚玉祥摸出一锭银子放到桌上。

胡管事忙道：“二位公子是自己人，这个万万不敢收。”楚玉祥心知这片茶馆准是太湖帮开的，这就含笑道：“这小意思，算是在下兄弟给伙计的好了。”

胡管事还是再三不敢收，最后要伙计谢二位公子的赏，才领着两人走出茶馆，走至一处埠头，果见一艘帆船，已停在岸旁。

胡管事陪同两人走入中舱，敢情这艘船是专为迎接宾客之用，舱中有一张圆桌，两把椅几，舱中板壁、地板，都漆得极为光亮，两边还有窗户，可以浏览湖中景色。一名身穿青布衣裳的少女端着两盏香茗，和一个果盘，一起送上，放到小圆桌上，说道：“二位公子请用茶。”胡管事吩咐道：“茶花，快去见过楚公子、东方公子。”青衣少女朝两人福道：“小婢茶花，叩见楚公子、东方公子。”

胡管事一面朝两人道：“她是派在这条船上，伺候贵宾的，二位公子需要什么？请只管吩咐她就是了。”

楚玉祥道：“胡管事太客气了。”

胡管事连连拱手道：“二位公子莅临太湖，这是应该的，在下招待不周，务请二位多多包函，现在就要开船了，在下就恕不远送。”

楚玉祥连忙拱手道：“多谢胡管事，你请便吧！”胡管事连连拱手，才行退出。

青衣少女茶花躬躬身道：“小婢就在后舱，二位公子有什么吩咐，只要叫小婢一声就好。”

说着，也退了出去，随手掩上了舱门。

英无双道：“大哥，这艘船真好，我还是第一次坐船呢！”楚玉祥道：“你坐下来，他们就要开船了。”

英无双依言坐下。这时水手们已经撤去跳板，船缓缓的驶离埠头，朝湖中驶去，船身起了一阵轻轻晃动，但坐在舱中，依然很是平稳，等船到了江心，只听一阵辘辘之声，水手们已经挂起了风帆。

两人坐在舱中，可以远眺天涯无际三万六千顷的太湖，眼前白茫茫一片，天水相连，只有湖上点点风帆，和翱翔在天空的沙鸟，出没烟波之间，太湖三十六峰，近的还可以看得到，远的却隐隐约约笼罩着一层轻云。

英无双心情好像特别开朗，看着窗外景色，幽幽的道：“太湖有这么美，我真想住到这些山上去。”

楚玉祥笑道：“你初出江湖，就有归隐之心了？”英无双道：“难道你不想到这样美的湖山中来？”楚玉祥笑道：“想是想，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英无双轻啊一声道：“对了，大哥还要去开镖局，替义父母报仇，但等这些事情都完成了，就可以住到这里来了。”楚玉祥点着头道：“但愿有这一天。”

英无双霎着一双明亮的眼睛，说道：“一定会有的。”楚玉祥缓缓拉起她玉手，说道：“我只要报了义父母的血仇，我们就到这里来，再也不出去了。”

英无双粉脸红红的，低下头道：“只要和大哥在一起，我也……也不出去了……”也羞涩的缓缓朝大哥的怀里偎去。楚玉祥只觉这位妹子柔顺得像依人小鸟一般，一手拢住她娇躯，一手轻轻抚着如云秀发，柔声道：“那时我们永远不分离了。”

英无双忽然双肩耸动，好像哭了！

楚玉祥心头一急，一手把她埋在胸窝的螭首抬了起来，问道：“无双，你哭了？”

英无双娇面红馥馥的，还挂着两行晶莹泪珠，羞急的道：“人家……太高兴了！”

楚玉祥看她一副娇憨模样，宛如梨花带雨，心头又怜又爱，忍不住缓缓低下头去，四目相注，两片炽热的嘴唇，落在她瓠犀微露，兰息轻喘的樱唇之上。

英无双吃了一惊，口中唔了一声；但立时被她嘴唇封住，这一刹那，她身上好像通过一道电流，起了一阵又惊又喜的颤抖。

她感到他双手搂得越来越紧，使她快要窒息，也把她带进了奇妙美好的幻想，她一双玉臂也很自然的环抱住他。过了很长一会工夫，楚玉祥才松开了双臂，英无双胀红了脸，一颗头躲在他怀里，再也不敢抬起来。楚玉祥任由她偎在怀里，又过了一会，耳中听到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朝后舱走来，忙道：“无双，有人来了。”英无双赶紧回到椅上坐下，假装望着窗外景色。舱门推启，茶花手中提着一个食盒走入，含笑道：“二位公子，请用午餐了。”

她走近圆桌，把果盘、茶盘移开，然后从食盒中取出两副杯筷，四盘菜肴和一壶美酒。

楚玉祥道：“船上还准备了午餐吗？”

茶花嫣然一笑道：“是胡管事特别吩咐的，因为这趟水程，少说也要四个时辰才能到达。”

楚玉祥道：“要这许多时间？”

茶花道：“二位公子如果从木渎镇下船，就近得多了。”她在说话之时，已替两人杯中斟了酒，然后说道：“二位公子请用酒了。”

楚玉祥道：“我们不喝酒。”

茶花娇声道：“这一壶酒，不过半斤，是用惠山泉水酿的，入口香醇，不会醉人，二位公子不妨试试。”

楚玉祥举杯喝了一口，果然极为清冽，这就笑道：“这酒果然不错，兄弟，你也喝一杯，我们就以这一杯为限好了！”英无双也举杯喝了一口。

桌上虽然只有四式菜肴，但却件件精美可口，两人喝完一杯酒，茶花就装了两碗饭送上，又从食盒中端出一小锅汤来。

她一直在旁伺候着，等两人吃毕，收拾起食盒，又沏上了茶，才行退去。

果盘中有荔子、桃脯、密梅、松仁，还有一小碟玫瑰水炒的瓜子，船中无聊，而一面品茗，一面嗑嗑瓜子，确是最好的消遣了，英无双从未吃过这些东西，自然吃得津津有味。傍晚时分，茶花推门进来，在舱中点起一盏六角宫灯。英无双问道：“姑娘，我们要什么时候可以到呢？”茶花道：“快了，大概再有半个时辰就可以到了。”不到半个时辰，船已缓缓靠岸。茶花推开舱门，走了进来，躬身道：“二位公子，请上岸了。”

两人走出舱门，跨上跳板。

岸上早有两名青衣汉子手持灯笼，伫立等候，看到两人舍舟登陆，立即躬身道：“二位公子请随小的来。”说完，走在前面引路。这时天色已经全黑，只觉峻峰矗立，黑幢幢接连云表，一条登山石径，盘曲而上，两边古木参天。

走了半里来的路，迎面矗立着一座石砌牌坊，就是一片平台，越过平台，便有一道宽阔的石级，直达山腰。那两名汉子提灯引着两人拾级而上，石级尽头，是一道石砌围墙，两扇黑漆漆大门紧紧闭着。

其中一名汉子走上前去，伸手轻轻叩了三下。

半晌之后，两扇大门呀然开启，走出一个身穿青衣的汉子朝楚玉祥两人打量了一眼，问道：“两位公子已经来了么？”前面汉子点头道：“已经来了。”

那看门的汉子赶忙道：“总堂主已经吩咐过，两位公子来了，就请到东厢奉茶。”

领路两名汉子应了声“是”，回身道：“二位公子请进。”楚玉祥、英无双也不客气，双双跨进大门。

守门汉子迅速的关上大门，走在前面说道：“方才总堂主已经吩咐过，二位公子请到东厢休息，小的给二位领路。”这是一座大天井，他领着两人穿行长廊，到了东厢门口，推开木门，躬躬身道：“二位公子请到里面坐，小的就进去通报。”

说完，匆匆退了出去。

东厢没有点灯，但确是一间相当宽敞的客室，放着两排椅几。

楚玉祥觉得奇怪，这里是太湖帮的总舵，怎么不见一点灯火？他因厢房中甚是黝黑，就一手拉着英无双的手，相偕走入，在左首一排椅子上落座。

英无双道：“大哥，你看得清看不清？”

楚玉祥道：“今晚不算太黑，还可以看得清。”英无双道：“这里好像很久没有住人了。”楚玉祥道：“你看到了什么？”

英无双道：“我不是看到的，是手摸到的，我们坐的椅子上，积了一层灰尘。”

楚玉祥目能夜视，也只能看到室中的椅几，看不到椅上的灰尘，听她一说，就伸出一个指头朝椅子上一抹，当真抹起了一层灰尘，心中虽觉奇怪，一面说道：“也许这东厢很久没有接待贵宾了。”

英无双道：“他们怎么没有人掌灯来，也没人送茶来呢？”楚玉祥当然也有此想法，自己人远来太湖，总是客人，像这样让客人坐在黝黑的东厢，既没点灯，也没人送茶，这那是待客之道？心念这一动，不觉站起身道：“我们出去瞧瞧。”两人跨出厢房，只见大厅上黑沉沉的极为阴森，两边长廊也静悄悄不闻一点人声，偌大一座房屋，生似久无人住的空宅！

楚玉祥愈看愈可疑，他想不出丁盛要人把自己领到这座空宅里来，究是为了什么？莫非丁大哥已被卢寿同做了手脚，迷失神志，把自己两人引来，也是卢寿同使的狡计了？但把自己两人引到这里来，又算得是什么狡计呢？就在他沉思之际，突听身后有人低喝一声：“打！”一缕劲风朝自己后心激射而来！

楚玉祥反手一抄，只觉入手甚轻，打来的不像是暗器，低头看去，原来接在手中的只是一个揉得很小的纸团，急忙打开纸团，只见上面潦草的写着：“快走”二字。英无双问道：“大哥，是什么人暗算你呢？”

楚玉祥低声道：“刚才有人打来一个纸团，上面写着‘快走’两个字。”

英无双道：“这会是什么人呢？哦，大哥，我们走不走呢？”楚玉祥略为沉吟，说道：“当然不走，我们是找丁大哥来的，还没见到丁大哥，怎么就要走呢？”

突听有人沉哼一声道：“你们还走得了么？”砰然一声，两扇大门已被撞开，从门外走进六个人来。最前面一个是四十开外的瘦削脸中年人，目光阴隼，一望而知是个城府极深的人。

稍后一个身材较壮，年龄也在四旬出头，方面、肤色稍黑。和这两人一同进来的还有四个人，年龄、高矮不等，显然都有一身武功。

这六个人刚一进门，身后分两边涌进八名青衣劲装汉子，一手挑灯，一手执着雪亮的钢刀，每人腰间还挂着匣弩。在这同时，东西两面围墙上，也现出了幢幢人影！不，从大厅后面两边廊上，也同时涌出十几个劲装汉子，他们都是手持匣弩，对准了楚玉祥、英无双两人！楚玉祥目光一动，心中暗道：看来把自己两人引来此地，果然是早就布置好的阴谋了。

瘦削脸中年人厉笑一声，回头朝黑面中年人道：“竺兄，兄弟据报，有两名奸细潜入得仁堂准备纵火，看来不假了，你们分人到堂上去搜，这两个贼子给我格杀勿论。”方面黑肤中年人颌首道：“许兄说得是。”目光一抬，沉喝道：“你

们两个年轻人，还不束手就缚，听候发落？”楚玉祥神色自若，徐徐说道：“二位说什么？在下兄弟会是奸细？哈哈，在下在雪堰一家茶馆找上贵帮负责接待宾客的胡管事，告诉他在下兄弟是找丁盛丁大哥来的，他说丁大哥已经不在马迹山了，特地派船把在下兄弟送到缥渺峰来的，上岸之后，就有贵帮两名弟兄手持灯笼，把在下兄弟领来此处，如何说得上潜入二字？”

方面黑肤中年人冷冰冰的道：“这里并不是缥渺峰。”楚玉祥问道：“那是什么？”

方面黑肤中年人微哂道：“大龙山得仁堂。”

楚玉祥奇道：“大龙山得仁堂？”

他根本不知道大龙山得仁堂是什么地方？

这时奉命进入大厅搜索的两名劲装汉子迅快的回身走出，朝瘦削中年人道：“回总管的话，堂内发现两个大麻袋，里面装的是硫磺、松香等物……”

瘦削中年人目中厉芒闪动，阴嘿道：“物证俱在，你们还想狡赖么？只要说出共谋之人是谁？还可饶你们不死，说，你们到得仁堂纵火，是和什么人联系的？”

方面黑肤中年人道：“年轻人，许总管说的话，你们总听到了，只要你们说出系奉何人之命，和本帮什么人联系的，就可饶你们不死，这对你们已经是很优待了。”

楚玉祥朗笑一声道：“你们派船把在下兄弟送来此地，总不假吧？在下根本连这里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会到这里来纵火的呢？”

瘦削中年人回头哼道：“有人派船把他们送来此地，可见是帮里有了内奸。”

方面黑肤中年人道：“你们不知道大龙山得仁堂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本帮历代先贤存放骨罐和收藏先贤事迹之处，先贤们求仁得仁，舍身取义，只有你们这些鹰爪孙才会潜入此堂，企图窃取先贤事迹，还要纵火焚烧，手段果然毒辣得很！”

原来太湖帮立帮之初，原是明朝遗民纠合志士，志在反清复明，光复华夏的一个秘密组织，当年势力遍及长江下游，但在几次密谋失败，经过数十年下来，清廷渐渐采取怀柔政策，上一代的人，逐渐凋谢，传到这一代“湖主”手上，太湖帮早已只是一个江湖帮会，和创立的宗旨，完全变了质，但太湖帮还是严守帮规，不与官方打交道，不作鹰爪孙，在黑白两道中，别树一帜。

得仁堂是他们存放历代先哲骨灰坛子，和存放帮中重要文献之处，自然是太湖帮视为最机密的禁地了。

英无双偏头问道：“大哥，他骂我们鹰爪孙，鹰爪孙是什么呢？”

楚玉祥道：“我也没听人说过。”

方面黑肤中年人心中暗道：“原来这两人竟是初出道的雏儿。”一面冷冷的道：“鹰爪孙就是八扇门里的走狗腿子，利欲薰心的官家爪牙。”

英无双奇道：“谁说我们是官家的人了？”

瘦削中年人喝道：“你们再不说出和本帮什么人勾结，企图在得仁堂纵火，本座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

楚玉祥剑眉轩动，目中射出两道慑人冷芒，朗朗一笑道：“这是你们预先设好的圈套，故意把在下兄弟引来此地，在下弄不懂的是和尔等素昧平生，谈不上恩怨，何以要设下阴谋，用这种卑鄙手段来对付在下兄弟？老实说，凭你们区区几个人手，还不在于楚某眼里，在下是找丁大哥来的，你们去把丁大哥找来，免伤双方和气，真要和在下动手，万一失手，这后果就该由你许总管负责了。”

瘦削中年人怒喝一声：“好小子，你口气倒狂得很！”

英无双气道：“你敢骂我大哥小子，你才是小子。”身形翩然飞起，一下欺近过去，喝道：“你先接我一掌。”挥手一掌拍了过去。

她身法奇快，声到人到、掌到，瘦削中年人骤不及防，眼前人影掌影同时袭来，急忙抬手发掌，迎击而出。他怎知英无双练的是旁门中最厉害的“九阴神功”，双掌甫接，拍的一声脆响，顿觉一阵澈骨奇寒，袭上身来，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冷噤，脚下踉跄后退。

英无双一击出手，人已翩然飞了回去。

方面黑肤中年人就站在瘦削中年人边上，竟然无暇出手，眼看瘦削脸连退了几步，脸上神色大变，不觉问道：“许总管，你怎么了？”

瘦削脸中年人但觉身上一阵冷过一阵，纵然想运功御寒，还是无法办到，身子起了一阵剧抖，连牙齿都不住的打战，颤声道：“那小子邪门得很，掌力好冷……”

方面黑肤中年人听得不由一愣，心想：许总管一身功力，绝非庸手，竟会连人家一掌都接不下来。但此时已不容他多想，一挥手道：“大家一起上，先把这两人拿下了再说。”

右手一抬，呛的一声抽出长剑。

他身后四人听了他这声大喝，也各自拿出兵刃，朝楚玉祥二人逼近过去。

楚玉祥眼看对方居然仗着人多，一拥而上，不由心头大怒，回头道：“兄弟，这几人我一个人就够打发了，你站着不用出手了。”

英无双道：“不，大哥，我学了剑法，平日没有机会出手，今晚自然也要试试了！”

她不待楚玉祥再说，身形一闪，朝石首一个持刀的汉子欺了过去，口中喝道：“来，我们较量较量。”刷的一剑刺了过去。

她在裴家堡之时，因大家都身佩长剑，心中好生羡慕，就缠着楚大哥教她剑法。

楚玉祥因她不是全真教的门人，未得师父允准，当然不敢传她“全真剑法”，心想绿袍师父没有门派，就把“十三式”剑法，传给了她。他怎知绿袍神君这十三式剑法，乃是集天下剑法之精英，又经他加以改进，比“全真剑法”更具威力。

第九章 变生肘肘

英无双目前仅学会了七式，她已是迫不及待跃跃欲试，这一剑出手，剑风嘶然，煞是凌厉。

那使刀汉子方才看她一掌就把许总管击伤，对她不无顾忌，一见她挥剑攻来，急忙后退了一步，要待挥刀攻去，那知英无双一剑出手，第二剑又紧接着刺出。

绿袍神君的剑法，岂容你有还手的机会？那汉子刀招未出，森寒剑锋又闪电般攻到，他几乎有不知如何封架之感？心头一凛，又急忙吸气后退。

英无双气道：“真没有用，你怎么不还手呢？”刷的又是一剑刺了过去。

那使刀汉子在江湖上也是颇有名声，听了英无双的话，不由激起他心头怒火，自己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动手，竟被逼得连连后退，封架不住，传出江湖，岂不辱没了名头？还手就还手，难道老子真还怕了你不成？一念及此，口中大喝一声，横刀斜劈出去。

对敌之际，最忌气往上冲，就会粗心大意，他方才明明发现英无双的剑势奇诡无比，无从封架，这回一怒之下，居然横刀劈出。

这一刀自然没有封住，突觉右腰一凉，接着感到一阵刺痛，才知没有封住对方剑势，已被人家刺中右腰，急急往后跃退。

英无双早已收剑，披披咀道：“你不是我的对手，快下去罢！”她目光一转，只见四个汉子正围着大哥动手，心头一气，叫道：“大哥，我来了。”

她因对方有四人之多，人随声到，右手长剑一点，朝方面黑肤中年人刺去，身形倏地右挪，左手一掌朝一个连鬓短须，手使紫金铜的汉子拍去。

她这一式身法奇快，出手更快，方面黑肤中年人乃是太湖帮的水上总巡竺天生，武功自然不会差到那里去，英无双一剑刺到，他竟然不知道如何封解？心头不由一惊，急急往旁闪出，才算避开。

那使紫金铜的还没看清人影，陡觉一股奇寒掌风透体而过，打了一个冷噤，口中忍不住啊了声：“好冷！”就再也支持不住，身上起了一阵颤抖，踉跄后退。就在此时，山下正有一条人影如飞而来，口中叫道：“大家住手！”

转瞬工夫，那人已经奔入天井，又喝了声：“竺兄快要他们住手。”

楚玉祥原本不愿伤人，他虽力敌四人，展开“全真剑法”，却是只守不攻，这时听到那人的喝声，不觉喜道：“是丁大哥。”

来人正是丁盛，大家因总堂主赶到了，自然都停下手来。丁盛一眼看到楚玉祥，不禁大喜过望，即忙一个箭步趋了上去，一把抓住楚玉祥的手说道：“真是楚兄弟，这是怎么一回事？”

竺天生道：“总堂主来了就好，兄弟是接到许总管的通知，听说有两个奸细黄昏潜入得仁堂，意图纵火，才一同赶来，果然在这里发现了这两人，许总管还着人在得仁堂内搜出两麻袋硫磺、火硝等物……”

“会有这等事？”丁盛心头大感惊疑，回头看去，只见总管许常胜和巡湖四雄之一的贝大荣二人，坐在右廊石阶上，左右扶持着两名武士，身躯还在不住的抖的动，好似中邪一般，忍不住问道：“许总管和贝兄怎么了？”

竺天生道：“他们好像中了阴风掌。”

楚玉祥道：“大概他们是中了我兄弟的掌风。”接着说道：“我还没给丁大哥引见，他是我兄弟东方英。”英无双立即朝丁盛拱拱手，也叫了声：“丁大哥。”丁盛含笑点头，说道：“原来是东方兄弟，大家都是自己人了，东方兄弟可否先

把许总管和贝兄的伤治好了，再作长谈。”

英无双听得一愣，说道：“我不会治。”

楚玉祥道：“还是兄弟去看看。”

说着，走近许常胜身边，伸手朝他头顶“百汇穴”按去。竺天生因总堂主在场，自然不用防他使诈，是以并未出言阻拦。

楚玉祥运起“太素阴功”，掌心微微一吸，许常胜但全身冷气嗖的一声，丝丝缕缕，从百汇穴上冒出，颤抖的身子，立时止住。

楚玉祥又走到贝大荣身边，如法泡制，把他身上寒气吸出。两人长长吁了口气，便自站起。

丁盛含笑道：“许兄、贝兄，兄弟给二位介绍……”许常胜铁青着脸，哼道：“不用了。”

怒匆匆往外便走。

竺天生抱抱拳道：“总堂主招待这二位朋友到舵上去休息，兄弟也告退了。”

他回身一走，随他同来巡湖四雄自然也跟着走了。所有随同总管和水上总巡来的弟兄也一齐去了。一瞬工夫，这座得仁堂就恢复了阴森黝黑，大天井中剩下的只有丁盛和楚玉祥、英无双三人。

丁盛攒眉道：“这是怎么一事情？楚兄弟，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楚玉祥道：“这也许就是阴谋……”

“哦！”丁盛年纪不大，但他能当上太湖帮的总堂主，江湖经验自然极深，是以口中“哦”了一声，就抬抬手道：“楚兄弟、东方兄弟，这里不是谈话之所，且到愚兄那里奉茶。”楚玉祥道：“丁大哥请。”

丁盛也不客气，走在前面领路。三人脚下均快，奔到山麓，从另一条山径盘着山脚而行，不多一回，只见前面山麓间出现了一片隐约灯火，看去像是一片村落，那自然是太湖帮的总舵了。

但到了近处，才知山麓间林木葱郁，虽有许多房舍，却东一幢、西一幢，各有树林掩蔽，并不相连，因此林中小径，岔路极多，若非有丁盛领路，外人到了这里，准会迷失方向。丁盛领着两人在林中转来转去走了一阵，才到了一座高墙黑漆大门的宅院前面，举手叩了两下。

两扇黑漆大门居处，一名青衣汉子神色恭敬的躬身为礼。丁盛领着两人进入大门，走了一箭来路，迎面又是一道围墙，紧闭着两扇黑漆大门，那是二门。丁盛没进二门，就从左侧一道门中走去，在一排一间房屋前面，脚下一停，含笑肃容道：“到了，二位兄弟请里面坐。”

进入屋中，就可看出这三间房屋敢情是丁盛日常的起居之所。中间一间是客室，各有一个圆洞门相通，左首是他平日治事、看书的书房。右首放一张八仙桌，和八把椅子，那是进膳之处。

丁盛让两人在太师椅上坐下，就有一名青衣汉子送上三盏茶茗。

丁盛含笑道：“楚兄弟，现在可以说了，二位怎么会找到大龙山得仁堂去的？”

楚玉祥就自己在雪堰茶楼由胡管事安排船只，上岸时天色已黑，有二名汉子手持灯笼，把自己两人引上山腰，进入得仁堂东厢，后来许常胜，竺天生率同众人赶到，硬指自己两人勾结内奸，意图在得仁堂纵火，接着就动起手来，详细说了一遍。

丁盛听得双目之中精芒连闪，怒哼道：“这果然是有计划的阴谋……我会把它查出来的。”

楚玉祥道：“丁大哥，你既然并不知道我们来了，又怎么会赶到大龙山得仁堂去的呢？”

丁盛道：“是有人通知我的。方才我就坐在里面一间……”

他伸手指指左首那间书房，说道：“忽然只听窗外有人喝了一声‘打’，一缕劲风朝我当胸射来，我一手抄住，才发现并不是什么暗器，那只是一个小纸团，我心中一动，打开纸团，上面只有五个字，写得很潦草，那是‘速去得仁堂’，我想不出得仁堂会发生什么事，但那人既然示警，赶去看看也好，不想却遇上了二位。”

英无双道：“大哥，你不是也接到一个小纸团么？会不会是一个人呢？”

丁盛奇道：“楚兄弟也接到一个纸团？”

楚玉祥就从怀中把纸团取出，递了过去，一面也把方才有人喝打，接到纸团的事说了出来。

“这很可能是一个人！”

丁盛把两张字条放在一起比了比，只要看字迹，就知出于一个人之手，不禁奇道：“这会是什么人呢？”楚玉祥道：“丁大哥，咱们还没吃晚餐，你这里有什么吃的，随便弄一些来可好？”

丁盛大笑道：“我真糊涂，你们上岸之后，就被骗上得仁堂去，当然还没吃晚餐了，有！有！”

他举手轻轻拍了两掌。

只见方才送茶进来的青衣汉子急步走入，躬身道：“总堂主有什么吩咐？”

丁盛道：“我这两位兄弟还没吃晚餐，你去吩咐厨下，做几式拿手的酒菜，快些送来。”

楚玉祥道：“丁大哥，厨房有什么，就拿什么来好了，不用太麻烦。”

丁盛笑道：“厨下随时都准备了酒菜，不会麻烦什么？”那青衣汉子早已退下。

丁盛喝了口茶，问道：“楚兄弟，你不是到昆嵛山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楚玉祥就把自己下山之后，因绿袍师父要自己到裴家堡取剑……

底下的话，他可不敢贸然说出来，因为卢寿同比自己先来，不知丁大哥神志是否被迷？

丁盛没待他详尽下去，哦了一声：“对了，裴老爷子寿诞，我正好因事去了一趟南昌，还是今天中午刚回来，不然，在裴家堡就遇上楚兄弟了。”

楚玉祥问道：“丁大哥认不认识徽帮的卢寿同？”丁盛笑道：“徽帮卢老大大江南北是响当当的人物，我不但认识，还是很好的朋友，楚兄弟也认识他么？”楚玉祥道：“小弟是在裴家堡认识的，他也到太湖来了，大概也是找丁大哥来的了？”

他不好问卢寿同可在太湖？只好侧击旁敲的说了。丁盛大笑道：“卢老大这里极熟，到太湖来，和回到徽帮去一样，他听愚兄不在，大概在前山就被留住了。”楚玉祥听说他还没和卢寿同见面，心头总算稍放心，至少丁大哥还没被他暗施手脚，下了“归心散”。刚说到这里，那青衣汉子已经手提食盒，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两名灰衣汉子，也同样提着食盒，走入右首一间，在八仙桌上放好杯筷，就从食盒中取出酒菜，一盘盘放到桌上，两名灰衣汉子退去之后。

青衣汉子在圆洞门口躬身道：“总堂主，可以请二位贵客入席了。”

丁盛站起身含笑道：“二位兄弟，来，来，你们肚子大概早就饿了，那就不

用客气，快快坐下来，随使用吧！”他陪着两人坐下，一手执壶，替两人面前斟满了酒，说道：“愚兄敬二位兄弟一杯。”

楚玉祥举杯道：“丁大哥，小弟和东方兄弟都不会喝酒，这一杯算是我们敬丁大哥的，喝了这一杯就不喝了。”丁盛道：“好，那么大家干了这一杯就好。”三人干了一杯，楚玉祥、英无双就各自装了一碗饭，低头吃着。

突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了进来，接着只见那青衣汉子在门口躬着身道：“启禀总堂主，湖主派人前来请总堂主和二位贵客前去总舵相见。”

丁盛点点头道：“知道了。”

那青衣汉子退去之后，丁盛奇道：“湖主这么快就知道了？”

楚玉祥问道：“丁大哥，湖主是什么人？”

丁盛道：“湖主，就是太湖帮的帮主，不称帮主，就是表示咱们不是普通的江湖帮会，和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完全不同。湖主姓敖、讳如山，和师父老人家是多年好友，愚兄到这里来，还是师父介绍给湖主的，本来楚兄弟来了，我也想明天晋谒湖主，向他报告，却没想到湖主已经知道了。”楚玉祥吃了两碗饭，就推筷而起，说道：“那就走吧！”丁盛点头道：“也好，你们随我来。”

他领着两人走出了宅院，一路行走，不多一会，来至一处古木森森，浓阴蔽天的林中，等到走出树林，中间竟然有着一片广场，稍后矗立着一座黑压压的大宅院。他们是从东首来的，所以不用穿过广场，就到大宅院东首的一道边门。

边门左右站着两个青衣佩刀汉子，看到丁盛一齐躬身行礼。

丁盛朝他们点点头，就领着两人走入，一条长廊刚走到中间，就有一名青衣汉子从后面急步追了上来，口说道：“总堂主请留步。”

丁盛脚下一停，回头道：“什么事？”

那青衣汉子走近过来，神色恭敬的道：“湖主在议事厅，请总堂主到议事厅去。”

“议事厅？”丁盛脸色感到有点异样，点点头道：“好，我们到议事厅去。”

他领着两人退出长廊，穿行过两重院落，再折入一条回廊，进入一道耳门，才到达议事厅门首。

只见四扇雕花长门，紧紧阖闭，两边站着八名佩刀青衣壮汉，看到丁盛到来，一齐躬身施礼，其中两人迅速推开中间两扇长门。

丁盛回头道：“你们随我进去。”

大步跨入门去。

楚玉祥、英无双紧随他身后走入。议事厅上灯火通明，已经坐着不少人，丁盛目光一瞥，便已发现情形不对！

上首一把太师椅上，端坐着一个脸色红润，白发绾髻、白髯飘胸，身穿古铜长袍的老者，正是湖主敖如山。他身旁坐着一个体态轻盈，身穿墨绿衣裙，面垂黑纱的少妇，则是湖主的侍姬窈娘。

下首，左上首前面空着一张木椅，那是总堂主丁盛的坐位，后面三张木椅，已经坐了三个人，那是总堂主手下的外三堂堂主。

右上首前面一张木椅上，坐的是总管许常胜，他后面两张木椅，坐的是二位副总管。

左下首前面一张木椅坐的是陆上总巡递来福、他身后四张木椅，应该是巡山四猛，现在只坐了两个人。右下首前面一张木椅坐的是水上总巡竺天生，他身后四张木椅应该是巡湖四雄，现在也只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正是方才被英无双掌风击伤的贝大荣）

这原是目光一瞥间事，丁盛暗暗攥了下眉，湖主亲自主持的会议，只有帮中发生了重大事情，才召集的。今晚此一会议，自己身为总堂主，事前一无所知，已是异事，湖主又传命要自己带楚兄弟二人同来，那分明是楚兄弟二人夜闯得仁堂这件事，总管许常胜告到了湖主面前，才临时召集的了。心念闪电一动，立即走上几步，躬下身去，说道：“属下参见湖主。”

敖如山点点头道：“总堂主请坐。”

丁盛直起身道：“属下带着两个兄弟同来，拜谒湖主……”

敖如山依然点着头，说道：“他们一个叫楚玉祥、一个叫东方英，对不？”楚玉祥、英无双同时朝他作了个长揖，说道：“晚辈楚玉祥、东方英拜见湖主。”

敖如山点点头道：“好、好，你们就和总堂主坐在一起好了。”

丁盛退到左首一张空椅子上落坐，两名青衣汉子立时端来了两把椅子，放到丁盛的椅子后面，和外三堂三位堂主坐成一排。

湖主敖如山咳嗽一声，缓缓说道：“丁总堂主，你可知道今晚这一会议，是为了什么事吗？”

丁盛迅快起立，欠身道：“属下不知道，请湖主示知。”敖如山一摆手道：“你坐下。”

丁盛依言坐下。

敖如山目光望着他，续道：“因为有人告你勾结外人，背叛本帮，居然把两名奸细送上大龙山得仁堂，企图纵火，不知可有此事？”

丁盛一张紫脸气得通红，虎的站起，说道：“湖主……”敖如山摆着手道：“你坐下来再说。”

丁盛只得回身坐下，说道：“属下也是刚才才问清楚，就是湖主不召见，属下也要带他们二人前来晋见湖主，禀明经过，属下十年前投效本帮，是属下师父引介给湖主的，属下仅是师父的记名弟子，这位楚兄弟，乃是师父的唯一传人，属下可以生命作担保，楚兄弟绝非奸细，而且今晚这事，显系有人预作安排，设好了的圈套，楚兄弟二人都在这里，湖主不妨听听他们述说经过，就知此中必有阴谋……”他没说出师父是谁，那是因为湖主知道的，他不愿旁人知道他的来历。以湖主和绿袍神君数十年交情，他说楚玉祥是神君唯一传人，就可证明楚玉祥绝不会是奸细，这话只有湖主一个人听得懂的。坐在右上首前排的总管许常胜冷哼一声道：“此事本来就是预有安排的阴谋，湖主，人证、物证俱全，何用再听奸细狡辩？”

英无双听得气道：“你说我大哥是奸细，你这人果然不是好人，早知这样，我大哥就不该救你的了，该你去冻死好了。”许常胜大喝一声道：“小子，这是什么地方，岂容你乱嚷乱叫？”

英无双道：“你可以说话，我就不可以说话？”敖如山平静的道：“丁总堂主，你叫他把经过说出来。”丁盛应了声“是”，回身道：“楚兄弟，你只管把经过说出来。”

楚玉祥站起身，抱抱拳道：“在下楚玉祥，他是我义弟东方英，这次原是路过太湖，才来找丁大哥的。”敖如山问道：“你们从何处来？”

楚玉祥道：“裴家堡。”

敖如山道：“你是替裴盟主祝寿去的？”

裴三省当选江南武林盟主，太湖帮自然知道了。楚玉祥应了声是。

敖如山又道：“你这义弟是何来历？”

他只问英无双来历，不问楚玉祥，是因为丁盛已经说过楚玉祥是绿袍神君的

唯一传人了。

楚玉祥道：“东方兄弟是裴盟主的义子。”

敖如山又道：“你说路过太湖，是要往何处去？”楚玉祥道：“镇江。”

敖如山问道：“去镇江何事？”

楚玉祥道：“晚辈义父东海门闻天声，遭贼人杀害，在下艺成下山，立誓要替义父母报仇，此去镇江，就是为了重开东海镖局。”那坐在敖如山边上的窈娘听了楚玉祥的话，她蒙面黑纱后面，一双眼神闪动了一下。

敖如山道：“好，你说下去。”

楚玉祥就把自己赶到雪堰，在茶馆中遇上胡管事，由他准备船只，登岸时天色已黑，由两个青衣汉子手提灯笼引路，进入山腰一座宅院，由看门的汉子把自己两人领入东厢，详细说了一遍。

敖如山道：“许总管，你都听到了？”

许常胜道：“这是他一面之词，岂可相信？雪堰茶馆管事胡老规因办事不力，已于三月前调职，离开雪堰，现在的管事姓刘，根本不是胡管事了，因此他说胡管事派船一节，就不对了。”

英无双道：“太湖四面环水，我们总不能插翅飞过来吧？”许常胜冷笑道：“太湖虽然四周环水，外人插翅也飞不进来；但你们二人潜入太湖，有本帮手握大权的人物作内应，别说只有两个人了，就是有两百个人，一样可以用船只悄悄接运过来了。”

他口中“本帮手握大权人物”，自然是指总堂主丁盛了。敖如山道：“你指称总堂主丁盛勾结外人，图谋不轨，可有证据？”

许常胜道：“属下是有人前来告密，先前也不置信，但经事实证明，却又不能不信，所以只好向湖主报告了。”丁盛怒声道：“许常胜，你有什么证据？”

许常胜冷冷的道：“总堂主不会等着瞧吗？”一面回头道：“田副总管，带人。”

坐在他身后右首的田副总管答应一声，起身走出，回入之时，身后跟着一个人走入，那人身穿青衣劲装，但生相猥琐，一看就知是个小人。另外还有两个青衣劲装汉子各人提着一只半人来高的大麻袋走入，放下麻袋，便自退去。

那人一直走到许常胜面前，躬着身道：“小的见过总管。”许常胜道：“刘老三，这两个麻袋是你偷偷送上得仁堂去的，是不是？”

刘老三连连躬身应“是”。

许常胜道：“当着湖主，和在座本帮负责老哥们，你说，是什么人叫你把这两上麻袋送上得仁堂去的？”刘老三望望湖主和两边的人，神情显得十分惶恐，讷讷的道：“小的……小的不敢说，说出来的，小的就没命了。”许常胜道：“你只管说出来，是什么人支使你的，不用害怕，自有本座替你作主。”

刘老三迟疑了一下，才嗫嚅的道：“是……是李堂主……”

他说的李堂主，是外三堂朱雀堂堂主李万里。

坐在丁盛后面的李万里一张深沉脸色为之一变，倏地站起身道：“刘老三，你是本堂的人，胆敢胡说八道？”许常胜道：“李堂主，在湖主面前，你这般吆喝证人，是何道理？”

丁盛一摆手道：“李堂主，此人就是一个月前，派他出去办事，他以假赌手法，诈骗乡人钱财，给本座查到，要你严办的刘老三么？”

李万里应道：“属下当时按帮规打了他二十棍，不想他竟然挟嫌诬告……”

丁盛道：“由他去说好了。”

李万里应了声“是”。

许常胜道：“刘老三，当时李堂主和你说了些什么话，你一字不许遗漏，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刘老三道：“李堂主是今天午后交代小人的，说是总堂主交代的，把这两只麻袋务必在黄昏前送上得仁堂去，后来小的又要张得标同去，那得仁堂看门的王阿七看到咱们二人去了。只问了句是总堂主送来的么？小的两人点点头，他就要咱们放到大厅左右两边，咱们就回来了，小的去向李堂主覆命，李堂主就赏了小的和张得标一人二十两银子。”

敖如山道：“李堂主，这刘老三说的，可有此事？”

李万里身躯一震，急步越众走出，朝敖如山面前跪了下去，连连磕头道：“属下该死，这是总堂主吩咐的，属下不敢不遵办……”

丁盛听得心头大怒，喝道：“李万里，我吩咐了你什么？”

李万里续道：“总堂主临去南昌之前，曾和属下说过，咱们太湖帮如今只是一个江湖帮派，和从前的太湖帮在性质上已经完全不同，但官方却一直把咱们视作乱民，咱们纵然不去作官，但也犯不上背上杀头罪名，总之，这问题就出在得仁堂上，前代英雄，每人都有一段抗清起火的历史，写成小传，藏在阁上，咱们为本帮着想，应该把它毁去……”

丁盛怒极，大喝道：“李万里，你真是一片胡说。”

敖如山道：“丁总堂主，你在老夫面前，也敢如此放肆？”

丁盛躬身道：“属下不敢。”

李万里续道：“总堂主还说，他当了湖主，属下就是总堂主。昨天晚上，总堂主以飞鸽传令，要属下。一、准备两麻袋硫磺火硝，派人在今天黄昏前送到得仁堂去。二、派船去雪堰接近两个叫楚玉祥、东方英的青衫少年到大龙山去，属下一时糊涂，但请湖主从轻发落……”

敖如山一手捋着白髯，望着丁盛微微出神，他想不到一手培植的人，竟敢做出这等叛帮灭祖的事来！

丁盛眼看自己手下的堂主；平日自己待如手足，居然在湖主面前捏造是非，出卖自己，心头也十分气恼，就在此时，突听耳边响起湖主一缕细如蚊子的声音说道：“丁盛，忍耐些，今晚不但老夫处境极危，本帮也可能发生极大变故，因此老夫要护卫武士点你和楚玉祥二人穴道之时，你要叮嘱他们不可反抗，一起押下，静观其变。”

丁盛听得一怔，举目看去，只见敖如山朝自己点点头。

丁盛眼看今晚形势，显然是许常胜别有图谋，因为自己是湖主得力助手，故而藉机先剪除自己，这一想，就朝楚玉祥以传音入密说道：“楚兄弟，事情有变，你和东方兄弟切不可反抗。”

他刚说到这里，只听敖如山身躯颤动，冷冷一笑，气愤的道：“丁盛，老夫和你记名师父有数十年交情，他把你引介到本帮来，这十余年来，老夫把你提升到总堂主，待你可谓不薄，你居然作出这等叛帮的事来，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你还有什么说？”

突然目光一抬，沉喝道：“来人，你们把总堂主和姓楚的二人给老夫一起拿下，点了穴道，押到一边去。”

他喝声甫出，站在大厅两边的八名青衣武士口中答应一声，就有四个走了过来。

丁盛大声道：“湖主，属下……”

二名青衣武士不容他多说，一指点了他穴道。

楚玉祥早已暗中通知了英无双，他们一个练成“太素阴功”，一个练的“九阴神功”，是不惧穴道受制的，因此也并不反抗，任由二名青衣武士点了他们的穴道，把三人押到大厅左首站定。

许常胜没想到事情会有这么顺利，脸上不期飞过一丝得意之色。

敖如山朝站在一旁的李万里（方才他出来作证，在丁盛没被拿下之前，他不敢回座）摆手道：“你回去坐下。”

李万里答应一声，回到椅上坐下。

敖如山沉痛的道：“丁盛叛帮有据，现在大家讨论一下，应该如何处置？”

许常胜道：“湖主圣明，丁盛勾结外人，叛帮有据，律应处死。”

陆上总巡迟来福道：“属下觉得许总堂说得极是，本帮以忠义传帮，这等不忠不义之徒，理应处以极刑，以警效尤，而伸帮纪。”

水上总巡竺天生道：“湖主，属下觉得丁盛虽有叛帮行为，但他似乎并未承认，应该先予收押，另外再把胡管事、刘管事，以及运送两人来至大龙山的船只水手，一应传讯之后，确定罪名，再作议处，还有就是姓楚的和姓东方的二人，如何和丁盛勾结，他们是奉何人指使，纵火得仁堂之后，又有什么图谋？也应问个清楚，因为据姓楚的自称是东海门的人，姓东方的又是裴盟主的义子，是否属实，也须经过调查，才能处置，不然，岂不无故开罪了东海门和裴盟主？”

敖如山心中暗道：看来竺天生倒不是他们同党！

许常胜笑道：“竺总巡这顾虑原也极是，但这却不是问题，现在有徽帮卢老大在本帮作客，他刚从裴家堡来，对这两个小子说的是否真实，一问便知。”

楚玉祥心中啊了一声，忖道：今晚之事，果然是卢寿同煽惑的了。

就在此时，突见两扇厅门开处，一名青衣武士匆匆走入，朝上躬身施礼道：“启禀湖主许总管、得仁堂忽然起了大火，延烧极为猛烈……”

管理得仁堂，是许总管之事，所以他要向湖主和许总管二人报告。敖如山听得身躯一震，怒声道：“他们果然在得仁堂纵火！”

许常胜倒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但这是他的职责，不得不霍地从椅上站起，哼道：“这还得了！”

话声未落，只见四个人像一阵风般冲了进来。这四人浑身都是血迹，每人身上至少也有五六处剑伤！全厅的人看得不由猛然震惊，迟来福和竺天生二人身不由己霍地站起！

因为这四人，两个是巡山四猛中人，两个是巡湖四雄中人。他们因湖主正在主持会议，陆上、水上，就由他们四人负责，如今他们全挂了彩，而且伤势不轻，这不是很明显的已有强敌压境了吗？

竺天生一下掠到他手下两人身边，问道：“寿兄、滕兄，水上出了什么事？”

其中一个姓寿的道：“方才有一艘大船驶近本山，属下看是本帮的船，正待问话，那知船上突然闪出两人，剑法十分凌厉，属下二人不是他们对手，正好遇上沈、关二兄，（巡山四猛之二）上来接住，但仍非对方之敌，属下等人均已身中数剑，只得退下，敌人只怕……很快就会追来……”竺天生问道：“来的是些什么人？”

姓寿的道：“不详细，属下看到的只是两个蒙面年轻人，但一手剑法，十分辛辣……”

竺天生目光一掠，说道：“迟老哥，咱们出去看。”只听一个冷清的声音从厅门外传了进来：“咱们已经来了。”

随着话声，大步走进四个人来。

这四人果然脸上都蒙着黑纱，一式天蓝长衫，腰系长剑，只要看他们步履轻稳，举止潇洒，年纪不会太大。他们进入议事厅之后，却向左右两边分开，就站停下来。

接着从门外抬进来一顶轿子，四名抬轿的汉子就在入门处放下轿子，分站四角，垂手肃立。轿前悬着两盏六角宫灯，每面灯纱中间都贴着一朵紫红玫瑰花。

会议厅本来相当宽敞，但这顶软轿当门停下，双方的人面对面，倒似和湖主分庭抗礼，你占了北首一半，我也占了南首一半。

这一刹那，厅上静寂得几乎坠针可闻！

敖如山见识广博，眼看对方只来了四个年轻人，一顶软轿，就如入无人之境，深入太湖帮腹地，自是有着惊人之艺，只是心头暗暗纳罕，轻咳一声道：“你们夜入太湖帮，所为何来？”

只听软轿中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道：“你就是湖主敖如山了？”

敖如山在江湖上声名极隆，数十年来从没有当面直呼他姓名的人，闻言不觉沉笑一声道：“不错，老夫正是敖如山，阁下什么人，既然到了太湖帮，那也不用再装什么神秘了，请下轿奉茶。”

“不用。”轿中人道：“我只是奉命来接太湖帮的，湖主此时退出太湖，实为上策。”

敖如山怒笑一声道：“阁下奉命前来接管太湖帮？奉谁的命？阁下是何身份？难道就凭你这句话，老夫就把太湖奉上了么？”

轿中人冷冷的道：“我奉谁之命，你不用知道，不过我是好言相劝，听与不听，全凭湖主一言可决。”

敖如山道：“老夫听如何？不听又将如何？”

轿中人道：“湖主离开太湖，你太湖帮的金银可以任你取走，你有花朵般的侍姬奉陪，可以遨游名山大川，傲啸山林，颐养天年，难道还不够么？”

敖如山大笑道：“你们的意思，是要老夫退出江湖？”轿中人道：“你如果恋栈湖主的尊荣，那也可以，只要你投效本门，你这湖主仍可以继续当下去。”

敖如山道：“老夫若是不投效你们呢？”

轿中人道：“不投效本门，今晚你就会失去湖主的地位，也失去了太湖。”

“哈哈！”敖如山笑道：“阁下口气不小，老夫自从接掌太湖帮，数十年来也经历过不少险恶波浪，但还不曾遇到过像阁下这般狂妄之人，你们是什么门派？奉何人之命而来，都讳莫如深，居然要老夫让出太湖帮，宁非天大的笑话？”轿中人冷嘿一声道：“湖主以为可笑？”

敖如山道：“不错，阁下藏头露尾，不肯说出一点来历，老夫岂是三岁小孩，被人几句话就唬倒了？”

轿中人冷冷一笑道：“湖主是江湖上久负盛名的人，那就应该有自知之明，你现在什么处境，难道还不明白吧？”敖如山听得暗暗一惊，一手捋髯，缓缓说道：“老夫现在什么处境？哈哈，阁下带来区区四个人手，深入本帮，阁下应该知道是在什么处境之中才对？”

轿中人道：“湖主可是想动手吗？”

敖如山沉吟道：“老夫和你动手？你还不配。”说到这里，目光一抬，朝陆上总巡迟来福道：“迟总巡。”迟来福躬身道：“湖主有何吩咐？”

敖如山道：“你要他们去把来人拿下了。”

迟来福一抱拳道：“属下遵命。”

他这一站起，四名巡山四猛（两人坐在他身后椅上，两个方才身负五六处剑伤，已经包扎好了），一起跟在他身后，大步朝软轿面前走去，但他们五人竟连剑都未曾击出，就走了过去。

那四个蒙面蓝衫人站在软轿两侧，也并未出剑阻拦。双方岌然未击出兵刃，但此刻大厅上的形势，却是剑拔弩张就要动手的局面。那知迟来福走近软轿，神色恭敬的抱抱拳道：“太湖帮陆上总巡迟来福，率同巡山四猛，参见令主。”这下看得所有在场之人不由暗暗一凛！

只有楚天祥和英无双却丝毫不感惊异，心想：敢情卢寿同来到太湖，就住在迟来福那里了。（太湖陆上总巡，设在东洞庭山，水上总巡设马迹山）

轿中人道：“很好，你们站到边上去。”

迟来福答应一声，率同巡山四猛，果然一齐退下。大家直到此时，才发现那两个身负剑伤的人，根本看不出有负伤的模样来，原来他们竟是假负伤，退进来的。敖如山早就预料今晚会有变故，但却没料到追随自己二十年的陆上总巡迟来福会投靠到对方去，不由苦笑笑了笑，点头道：“好、好，阁下所谓老夫处境，就是本帮有了叛帮奸细，无怪你能直逼本帮腹地，口发狂言了。”

回头朝总管许常胜道：“许总管，你负责本帮刑堂，迟来福勾结外人，背叛本帮，你去给老夫拿下了。”

许常胜起身道：“湖主说得极是。”

他这一站起，身后两名副总管（一名负责刑堂，一名负责财务）也随着走出。

敖如山早就料到他和对方已有勾结，不然，不会设下圈套，指控丁盛叛帮，因此只是一手托着下巴，朝他们三人冷冷的看去。

果然不出所料，许常胜率同两名副总管不向迟来福等五人走去，却走向软轿，抱抱拳道：“太湖帮总管许常胜率同所属参见令主。”轿中人道：“很好，你们也站到边上去。”

许常胜躬身应“是”，“和迟来福等人站到了一起。水上总巡竺天生看到这里，不禁心头一怒，锵的一声击掣剑在手，回身喝道：“竺某真想不到你们身为本帮总管、总巡，竟然勾结外贼，背叛本帮，马兄、何兄，随本座去把叛帮之徒拿下，他们若敢抗拒，只管格杀勿论。”他话声出口，坐在他身后的巡湖二雄（还有二雄身负剑伤）同时霍地站起，从身边掣出了兵刃，跟着大步跨上。就在他们站起之时，本来坐在总堂主丁盛后面的两人（外三堂堂主本有三人，李万里已叛，剩下两个）也跟着虎的站起，一下掣剑在手，大步走出，同声道：“擒拿叛帮贼子，人人有责，兄弟二人不敢后人，咱们一起上。”敖如山看得暗暗点头，忖道：看来这几个人倒是并未和许常胜、迟来福勾结了。

竺天生等五人拔剑而起，许常胜冷笑一声道：“竺天生，凭你们五个人，当真是螳螂挡车，还能挽回太湖帮的颓势吗？”竺天生怒笑道：“本座至少先劈了你们几个叛贼。”他们说话之时，迟来福长剑也蒋然出鞘，紧接着两个副总管、巡山四猛、和外三堂的李万里等人了纷纷掣出剑来。这一来，竺天生这边一共只有五个人，许常胜一伙却有九人之多，双方一边直逼而上，一边挺剑迎出，双方自然很快就接近了。

正要动手之际，只听轿中人冷然喝道：“你们给我站住！”竺天生横剑喝道：“竺某专杀本帮叛贼，你也管得着吗？”轿中人道：“许常胜、迟来福已经投入本门，就不是太湖帮的人了。”

竺天生大笑道：“原来这些叛帮贼子，有你给他们撑腰，才敢目无帮纪，背叛湖主，出卖本帮，那好，你下来，竺某倒要掂掂你有多少斤两，敢夜闯太湖帮，

如此猖狂？”

轿中人微哂道：“看来你们几个还意图顽抗？”

说到这里，接着道：“许常胜、迟来福，你们只管站到一边去，这几个无知之徒，用不着你们出手。”

许常胜、迟来福等人闻言果然收起长剑，一齐退下。

竺天生虎的跨上一步，长剑一指，贯瞋目喝道：“阁下再不下来，竺某就不客气了。”

就在他左脚跨出之时，站在软轿右首的一名蓝衣蒙面人，也左足横跨，一下拦在他面前，从他蒙面黑纱之中透出炯炯目光，朝竺天生投射过来。

竺天生身为太湖帮水上总巡，对他手下巡湖四雄的武功自然知之甚稔，方才滕、寿二人身负剑伤，退入厅来之际，曾说有两个蒙面人剑法十分凌厉，动手没有几招，滕、寿二人就负了伤，可见这四个蒙面人都有一身极高的武学，不然，轿中人就不敢如此托大，坐在轿中，直闯太湖帮重地来了。

心念这一动，也就不敢轻视了他，既要动手，自然先出手为强，手中长剑突发，朝蒙面人右腰刺去，口中喝道：“让开，竺某要会的是你们主子。”

他这一剑是发剑在先，喝声在后，而且虽是第一剑，剑上已经使出八成力道，迅疾凌厉兼而有之。

蒙面人居然视若无睹，不退反进，这蓦地跨上一步，身形一侧，就贴着竺天生刺去长剑的剑身直欺过来，右手也在此时呛的一声抽出长剑，但因人已欺近，长剑无用武之地，因此剑贴肘底，右手抬处，把柄当作点穴镢，直指竺天生左胸“命脉穴”，身法奇妙，看得竺天生身后四人齐齐一惊！

要知他贴剑欺来，也正是竺天生剑招用老之时，一时收剑不及，被逼得慌忙吸气后跃。

蒙面人得势不让人，右足倏地跟进，剑光一闪，长剑已从他袖底翻上，一道雪亮的剑光，笔直朝竺天生刺来。

你说他长剑笔直刺来，当然没错，因为他右腕是笔直朝前送出来的，但他剑光可不是笔直刺来的，那是剑尖在左右摆动，这一来，这道剑光就走着“之”字，夭矫若龙，令人不可捉摸了。

因为剑尖左右摆动，你就测不透他刺你左边或者右边了。于是也会有人说：不论他剑尖刺左或者刺右，剑势既然是从前面刺来，我只要举剑朝前封格出去就是了。

竺天生眼看对方长剑追击而来，他就是举剑朝前封格出去的。但听“当”的一声，他不但没有把人家的剑势格出去，自己格出去的长剑，反而被人家荡了开去。

这可说他格的不是时候，才会被人家反格出去。

这话怎么说呢？因为蒙面人剑势是走着“之”字刺来，你如果顺着他剑势“由左向右”，向尚未变为再，从右向左”之力未生，你自可把他剑势格开了。

但竺天生举剑格出去之时，对方剑势“由左向右”划过，正好再“从右向左”划来之时，这一剑上，竺天生举剑格出，没有格到对方“由左向右”的剑势，（格了半招空）力道已经由盛而衰，蒙面人的剑势从“由左而右”，再“从右而左”，向左划出的力道，正好初生，这就是竺天生举剑格去，反被人家荡了开去的道理。

高手过招，有不得半点疏忽，竺天生长剑一下被人荡开，这电光石火之际，等于是门户大开了。竺天生猛然一惊，急急回剑护身，脚下往后疾退；但已经迟了！

因为蒙面人剑走“之”形，他剑势“从右向左”的时候，把你长剑荡开，正好剑势一转，又变为“由左而右”，你被荡开的长剑，再要回剑护身，就落在他后面了。（蒙面人剑势“从右而左”，把你荡开，那就是他的剑在里面，你的剑在外面，两人同时回剑，也是他比你快了）。

蒙面人当然不会失去这一机会，在剑势“从右向左”之际，剑尖一颤，闪电刺到竺天生右肩。

竺天生虽然慢了半着，但也够快，蒙面人剑尖刺到，他已往后疾退，饶是如此，右肩已被对方刺入半寸有余。

如果他不是见机得快，这一剑就会穿肩而过，刺上一个大窟窿呢！

这一段话，浪费了许多笔墨，但如果不说清楚，读者就不明了竺天生中剑之由，一个堂堂太湖帮水上总巡岂不成了窝囊废？

但事实上，从竺天生出手到负伤，仅只第二招而已！

竺天生肩头中剑，血流如注，急急后退，差幸蒙面人一剑刺中竺天生之后，并未追袭，站在竺天生身后的巡湖四雄之一马、何二人，不待多说，双双跃出，挡在总巡前面。

竺天生负伤在右肩，一条右臂已经用不上力，剑交左手，忍痛后退，自有太湖帮的人给他上药止血，包扎好了。

再说这挺剑而上的两个巡湖四雄，一个叫滕开泰，一个叫寿齐彭，试想能够列名太湖帮巡湖四雄，武功当然绝不会含糊，他们同时挺剑而上，原是为了怕对方乘胜追击，才一起抢出拦到前面。

蒙面人没有向竺天生追击，却冷冷的看了二人一眼，冷峻的道：“你们两个一起上吗，那就不用客气了。”刷的一剑，朝前刺来。

他刺出的剑势，依然划着“之”字，因此在滕开泰的感觉上，他这一剑是朝他刺来的，但寿齐彭的感觉上，对方这一剑，却是朝他刺去的，这一来，两人不约而同的瞠目大喝，挥手发剑，朝对方抢攻过去。

蒙面人身随剑上，手中长剑左右一拨，已从两人合击的双剑中直欺而入，倏然身如陀螺，一个轻旋，已经到了两人身后，身法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滕开泰、寿齐彭两人一剑刺去，眼前人影顿杳，立时感到不对，急急转身发剑，已时不及，两人同时感到后肩剧痛，均已中了对方一剑，口中轻哼出声，往两旁跃开，脚下一个踉跄，几乎栽倒。

丁盛手下两个外三堂堂主符德全，张腾蛟根本连看都没有看清，两人已中剑后跃，一时无暇多想双双掠出，横剑当胸，掩护滕、寿两人后退。

蒙面人目光冷冷的打量了两人一眼，不屑道：“只有你们两个了？”

突听丁盛大喝道：“符堂主、张堂主快退下来，此人由本座来对付他。”

他原未被制住穴道，喝声出口，业已拔剑在手，纵身而起，朝厅前扑来。

符德全、张腾蛟听到总堂主的喝声，心中一喜，立即应了声：“是”，正待退下！

只听蒙面人嘿了一声道：“你们还想全身而退吗？”刷的一剑，分向两人当胸刺来。

此人剑划“之”字，出手之快，何殊闪电，符、张二人后退未及，眼看一道比闪电还快的剑光已经刺到，不论你后退或是旁闪，已都嫌不及，就是丁盛已经掠起的人，也施救不及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听“叮”“叮”两声轻响，那蒙面人刺出的一剑剑尖业已朝外荡开！

符德全、张腾蛟死里逃生，不觉一怔，定睛看去，自己身前不知何时已经多了一个剑眉星目的蓝衫少年，这人不就是总堂主的朋友被拿下的楚玉祥还有谁来？敖如山坐在上首看得暗暗点头，忖道：“神君门下，果然身手不同凡响！”

这时丁盛也已掠到，喜道：“楚兄弟好快的身法！”蒙面人连人影都没看清，就被人家指风把剑尖震荡出去，也微微一怔，冷嘿道：“好，你们两个一起上吧！”话声甫落，突听身后有人哼道：“你少冒大气，只怕连我几手剑法都接不下呢！”

蒙面人又是一惊，急忙回身看去，这说话的又是一个蓝衫少年，看去只有十六七岁，不知他何时欺到自己身后的？这蓝衫少年自然是英无双了，她毫无心机，大哥教她的十三式剑法，她只练熟了七式，所以说出几手剑法来；但这话听在别人耳中，就变得口气极狂，接不下她几手剑法了。蒙面人冷冷一哼道：“阁下口气虽狂，不知手底下如何，你们三个联手出手好了。”

英无双回身道：“丁大哥、大哥，这人让给小弟吧，你们不用出手啦！”

蒙面人方才连败太湖帮三名高手，岂会把英无双放在眼里？嘿然道：“好，你接着了。”

刷的一剑，朝前刺出，剑划“之”字，分刺英无双左右双肩，出手就极为凌厉。

英无双也学着江湖人过招的口气喝了声：“来得好！”右手长剑倏起，侧身进招，剑势斜发，她这一侧身，就避开了对方“之”字剑势刺向她左肩的一剑，剑光倏吐，反削蒙面人执剑右腕，出手之快，丝毫不输对方。蒙面人剑走“之”字，刺向她左肩的一剑堪堪落空，刺向她右肩的一剑堪堪递出，英无双的剑光已经削上他右腕，这下变得他这一剑未必刺得到英无双右肩，而自己的右腕却必然先被削上，急忙右手一缩，反剑朝英无双剑上磕去。

英无双一招占先，心头不觉一喜，右腕一颤，剑尖上扬，点向蒙面人眉心。（他蒙着面，当然看不到眉心，但英无双的剑尖就是朝他眉心点去的）

蒙面人横削的一剑又落了空，只得往后退了一步。

英无双剑势展开，岂会容你后退？左脚跟进，长剑闪动，几点剑芒，朝他胸前几处大穴刺到。

蒙面人方才和竺天生、滕开泰、寿齐彭三人动手，挥洒伤敌，似乎毫不费力，这回和英无双动手，人家接连三招，步步进逼，他却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就被逼得连连后退，心头不由得大怒，口中暴喝一声，一退即上，刷刷两剑，飞刺而出。

英无双道：“动手比剑，你大声吼叫什么？”

她眼看对方剑势大盛，根本不知道如何封解？手中长剑划处，也和他以快打快，抢攻而上。

这下可正合使剑的原理。因为剑走青、刀走黑，因为使剑的人，不论迎面分根砍来，你根本不用躲闪，亦不要架拦，立即起舞用剑，对面砍去，这一起舞，身法自开，可以不沾青（沾青即不能躲闪干净也）而走青矣。

她虽然对十三剑只练熟了七剑；但绿袍神君的剑法，岂同等闲？就是这七招剑法，换一个普通高手，只怕连一招也接不下来。

蒙面人连发了数剑，不但无法扳回先机，英无双使出来的每一剑，他都无法破解，别说攻敌，几乎连守都守不住，还是被逼得连连后退，这还是英无双初学乍练，经验不足，几乎每一剑都可以伤敌的，都没伤到敌人，她虽没有伤人，但蒙面人却已经连遇险招，惊险无比。

英无双却愈打愈有精神，因为大哥教她的十三式剑法，这些天来，她练熟的

只有七招，还有后面六招，只会不熟，现在蒙面人倒像和她喂招一般，她使到第七式、第八式本来不大纯熟，但七式使完了，只好使第八式，使出来虽然还生疏一些，还是把蒙面人逼退了一步，于是只好接着使第九式，这一样一式接一式的使出，在蒙面人的感觉上，不过是她剑势弱了一些，逼得不算太紧，他还是没有破解的余地。

一会工夫，英无双已把十三式剑法全使出来了，心里自然更自高兴，大哥还说还没有练熟，不可使出来应敌，如今自己全使出来了，对方也没有把自己击败。

于是她又从头开始，重复使出，这回她当然比方才纯熟多了，蒙面人和她打到二十来招，英无双越练越熟，蒙面人受到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要知蒙面人剑法自成一家，他也素以剑法自负，如今在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手下，自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人，着着都被逼落下风，心头自然怒恼无比，恨不得一剑把对方刺个透心，口中再次暴喝一声，长剑回环，飞起一片剑光，像扇面般洒出。

突觉左肩一凉，被英无双剑尖刺中，手上长剑摔倒，两处剑伤，登时血流如注！

英无双不觉剑势一停，口中咦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把你刺伤了。”

蒙面人气怒交迸，双目通红，眼看对方停下来，这机会岂能错过？切齿道：“小子，你拿命来！”抖手一剑当胸刺去。

英无双来不及封解，其实她除了会使剑，根本不懂得如何封解来势，只见对方乘自己不备，当胸刺来，心头不禁有气，左手一掌朝着剑上拍去。

她从前不会使剑，只会用掌，也不管自己只是一只肉掌，如何能向锋利无比的剑上拍去？

焉知她练的“九阴神功”，只要使掌就可以克敌，她纤纤玉掌堪堪对着剑上拍出，一道无形无声，奇寒无比的掌风已经一下袭上蒙面人身子。

蒙面人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冷噤，脚下踉跄后退了三步，他身往后退，刺出的长剑自然也跟着他退去，只听砰然一声，跌倒地上。

英无双也不去管他，喜孜孜的转过身来，叫道：“大哥，我后面六招，也学会了，你看对不对呢？”

这话听得所有的人大感奇怪，他后面六招法，还没学会，那不是刚刚初学乍练？居然还能把蒙面人逼落下风，刺伤了对方，这是什么剑法，竟有如此厉害。

楚玉祥点点头含笑道：“你记性不错，使得也还算对，只是并不纯熟，否则何用和他打到二十几招？”这时那蒙面人已由许常胜手下两个副总管闪身而出，抢救回去。

对方三个蒙面蓝衣人，眼看同伴伤在英无双手下，自然把他们激怒了，但听三声锵锵剑鸣，不约而同的举步朝丁盛三人走来，冷然喝道：“你们两个亮剑！”

这人要丁盛、楚玉祥亮剑，是因英无双手中还执着长剑，这意思自然是一动手了。

丁盛仰首大笑道：“很好，丁某先把你们拿下了，几个叛帮贼子谅他们也逃不到那里去。”

锵的一声，抽出剑来。

英无双听说还有机会动手，自然大喜过望，目光一掠三人，问道：“你们谁和我动手？快过来吧！”右首一个蒙面人冷声道：“小子看剑！”

喝声出口，抖手一剑直刺眉心。

英无双现在有了信心，口中哼了一声，身形轻旋，剑尖点动，朝他右首太阳

穴刺去。蒙面人一招落空，突然点足飞扑而起，长剑连挥，一连刺出五剑，一蓬剑雨，像箭镞般迎而飞刺过来。英无双不加理会，你飞扑过来的人，总要落地，她却我行我素，长剑挥舞，展开身法，一蓬急疾的剑雨洒到之处，她早已闪身移步，剑光如电，攻到你身侧。

蒙面人剑法虽精；但绿袍神君的十三招剑法，奇奥诡异，又岂是一个年轻高手所能蠡测？急忙撤剑后退，口中大喝一声，又点足飞起，长剑挥出一片寒光，迎头罩落。这要换了旁人，必然举剑向上迎击，但英无双学的这十三招剑法，没有一招朝上迎击的剑式，她依然一式又一式的照式演练，你飞纵扑击，她全不理睬。

蒙面人扑击之势，当然又落了空，等他飞身落地，雪亮的剑光已经在等着他，飞刺过来。

这下他不得不再次纵身跃起，剑光如练，当头劈落。就这样一个既不躲闪，又不封架，剑法展开，不躲自然闪开，不封自然落空，一支长剑有攻无守，而守自在其中。一个被逼得跳脚，一会落地，一会腾空，本来腾空发剑，是攻敌的杀着，但现在的腾空而起，是为了躲闪对手的攻势。英无双十三式剑法，愈练愈熟，渐渐已可得心应手。蒙面人出道江湖，本以腾空扑击的剑法著称，现在他几乎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倏起倏落，不住的纵身跃起来闪避对方剑势，这份狼狈，就可想而知。

抢到楚玉祥身前的蒙面人一言不发举剑就刺，出手一剑，就剑风嘶然，十分凌厉。

楚玉祥身形斜退半步，冷笑道：“阁下以为这样就可以抢得先机了么？”

蒙面人看他还未拔剑，往后斜退，自然是为了拔剑，他岂容你拔剑还手？依然一声不作，倏地欺进，长剑虎虎有声，拦腰扫到。

楚玉祥又斜退了一步，因他两次发剑都没吭声，心头不觉起了怒意，目光一凝，凛声喝道：“阁下找我动手，理该等我亮剑之后再出手，你一而再的乘人不备，一声不作，发剑就刺，这等行径，何异偷袭，你根本不配在江湖走动，更不配使剑，楚某不给你一个教训，江湖上岂不任由宵小横行了？”

蒙面人两道目光从蒙面黑纱之中透出凌凌凶光，厉声道：“杀人还要告诉你吗？”

刷的又是一剑急如星火，朝楚玉祥左胸刺到。

楚玉祥只觉对方口音好像那里听到过，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闻言不觉怒笑道：“凭你这点能耐，能杀得了楚某吗？楚某就是不使剑，谅你在楚某手下也走不出三招。”

蒙面人沉哼一声，右手挥动，一柄长剑大开大阖，猛攻过来，他这一展开剑法，寒光如涛，汹涌卷到。

第十章 太湖退敌

楚玉祥果然没有拔剑，口中发出一声嘹亮长笑，一道人影不退反进，抢手一掌朝他剑上劈去。

但听锵的一声金铁狂鸣，蒙面人只觉手上剧震，一柄长剑业已齐中断折，心头不期猛然一惊，一言不发，转身往外飞射而去。

楚玉祥只使了一掌，就震断蒙面人长剑，这下也看得许常胜、迟来福等人悚然变色！

另一个蒙面人也和丁盛动上了手。

两人使的都是长剑，丁盛原是崆峒门下，“崆峒剑法”素以奇诡出名，剑势飘忽无定，辛辣已极。

他对手蒙面人一柄长剑施展开来，风起云涌，气势极盛。两人几乎是半斤八两，一个人随剑走，忽东忽西，到处剑光流动，一个全身剑光缭绕，攻势如奔雷掣电，打到二十来招，双方都已被剑光淹没，人影若隐若现，不时传出锵锵剑鸣之声！

他们这一对，可说功力悉敌，如果打下去，大概在一二百招之内，应该很难分得出胜负来。

但谁也没料到楚玉祥这一对，会结束得如此快法，就在和楚玉祥动手的蒙面人长剑折断，迅疾无伦转身朝厅外飞掠出去的同时，但听左首砰的一声，和英无双动手的蒙面人在纵身跃起之时，被她一剑刺中左脚“公孙穴”，跌到地上。此人身手真还不弱，脚踝负伤，他手中长剑一点，一个人倏地一跃而起，身法奇快，只一闪就已掠出厅外，飞奔而去。

英无双早已住手，冷笑道：“你逃什么，我又不会追击你的。”

这下四个蒙面人一伤，（伤在英无双九阴神功之下）二败，只剩下一个还在和丁盛力拚。

许常胜、迟来福等人眼看局面急转直下，心头大为惊骇，暗暗朝他身旁几人使了一个眼色，不约而同的往大厅门口退去。

竺天生左肩剑伤早已包扎好了，口中大喝一声：“你们还想走么？”

长剑一振，首先抢出。符德全、张腾蛟也跟着逼上。许常胜等人那敢停留，退到门口，已经纷纷闪出厅去。这时软轿中人也喝了声：“退！”

前后四个抬轿汉子急忙抬起轿子，往后退去。

竺天生大喝一声：“停住！”

挥手一剑，刺倒了右首一个汉子，符德全飞起一脚也把另一个抬轿汉子扫倒。

这一来，软轿正好停在门口，堵住了出入，反倒让许常胜等人有了逃走的机会。

和丁盛动手的蒙面人口中大喝一声，刷刷两剑，逼退丁盛，双足一点，剑先人后，连剑带人化作一道银虹，砰然一声撞上左首一扇雕花长门的花格子，穿窗而出。丁盛大喝一声：“你还往那里走？”正待跟纵穿窗而出！坐在上首的敖如山沉声道：“丁总堂主，让他们去吧，咱们把这位令主留下就胜过其他的人了。”

楚玉祥眼看三个蒙面人匆匆退走，但软轿中的令主武功极高，只怕竺天生、符德全等人不是他的对手，早已一个箭步掠到轿前，抬手掣剑，寒光一闪，已把轿帘劈落，喝道：“令主可以请出来了。”

等到目光一注，只见轿中除了一顶白发，一挂白髯，和一件紫袍之外，那里

还有令主的人影？不觉怒哼一声道：“好个狡猾的贼人！”

敢情那轿中人喝出“退”字，人早已从轿后小窗逃走，他算定软轿抬起后退之际，太湖帮的人必然会出手拦阻，那么软轿这一步后退，正好堵住大门，使得追出的人，一时无法追出，他就可以从容退走了。

英无双咦一声道：“轿中已经没有人了，那令主逃走了吗？”

楚玉祥道：“此人根本不是令主。”

英无双奇道：“那会是谁呢？”

楚玉祥道：“你没看到轿中留下的假发、假须和一件紫袍吗？此人只是假扮令主而来，自然不会是真的令主了。”

竺天生一挥手，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说道：“滕兄、寿兄，你们伤势还撑得住吧？叛贼要逃离太湖，必须乘船离去，你们立时传出火花旗令，要所有湖上船只，全面拦截……”

他是水上总巡，太湖帮所有巡逻快艇，全在他指挥之下。

但他话声未落，敖如山呵呵一笑道：“竺总巡，不用追了，他们要逃离太湖，自然必须乘船，此刻虽然仍在湖上，但以他们的实力，岂是几艘巡逻快艇所能拦截得住？徒然折损本帮弟兄，于事无补，本帮去了这批叛贼，等于去了心腹大患，贼人再要图我，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竺天生躬身道：“湖主说的极是，只是便宜了这几个叛贼。”

敖如山一手拂髯，大笑一声道：“许常胜、迟来福都是江湖人，他们背叛本帮，纵然有那个令主收留他们，今后在黑白两道人均难有立足之地，咱们要找他们还不容易吗？哈哈，今晚本帮若无丁总堂主的这两位小友相助，那就不堪设想了，大家还是请坐下来，哦，丁总堂主，你要符堂主、张堂主到外面去查视一番，先把陆上弟兄和巡逻岗位予以整顿，倒是不可忽略了。”

丁盛、符德全、张腾蛟三人，躬身应是。丁盛又嘱咐了两人一番，符德全、张腾蛟立即退了出去。

敖如山又朝站在厅上两边的八名武士挥挥手道：“你们到厅外去，未奉老夫令谕，任何人不得出入。”

八名武士躬身领命，迅快退出厅去。

敖如山才含笑朝楚玉祥、英无双两人颌首笑道：“二位小友请坐，丁总堂主、竺总巡，你们也坐下来，今晚负伤的人，可先去休息。”

巡湖四猛都身中剑伤，也一齐躬身退出。

敖如山回头朝侍姬窈娘含笑说：“窈娘，你也去休息吧！”窈娘站起身，俏生生走了两步，才回眸嫣然一笑道：“湖主大概有什么重大事情，不让贱妾听了？”

敖如山大笑道：“太湖帮差点全盘倾覆，还有什么重大之事，你快去休息吧！”

窈娘应道：“那么贱妾就告退了。”

她体态妖娆，这几步路走得有如仙子凌波，风情万千。就在她刚走到一半，（大厅一半）敖如山突然沉喝一声：“丁总堂主、竺总巡，你们把她拿下了！”

这喝声当真出人意料，丁盛、竺天生不禁为之一怔，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湖主会要他们把窈娘拿下。

只听敖如山第二次催着喝道：“还不快把她拿下，这贱人是贼人一党！”

现在他们听清楚了，湖主侍姬竟然是贼党，但不管如何，湖主既然下了命令，他们自然要把窈娘拿下；但他们这一耽搁，窈娘身形闪电般朝厅外投去。

她刚掠近厅门，眼看忽然人影一闪，已有一个人拦门口，冷笑道：“你请留

步。”

这人正是楚玉祥。

窃娘脚下一停，低声急促的道：“楚少侠，得仁堂投字示警，你难道会是恩将仇报的人？”

楚玉祥不由一怔，举目看去，香风一动，耳边传来一声轻轻的：“谢谢你。”

窃娘已是一阵风般从身边掠过，飞射出去。

丁盛、竺天生二人也在此时一同追掠而来，丁盛道：“楚兄弟，没截住她？”

楚玉祥只得说道：“她身法十分滑溜，小弟刚拦住她正面，她却从旁闪了出去。”

竺天生道：“总堂主，咱们追！”

只听敖如山的声音传了过来，说道：“你们回来吧，贱人逃出厅外，你们就拿不住她了。”

三人回到上首落坐，偌大一座大厅，如今只坐了五个人，就有空空荡荡的感觉！

只听敖如山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夫没想到她一身武学居然会有如此高明。”

丁盛和竺天生望着湖主，心中暗道：“窃娘方才一直坐在湖主身旁，以湖主的武功，要把窃娘制住，易如反掌，怎么会要自己两人出手呢？”

敖如山朝两人微微一笑道：“你们是不是觉得奇怪，窃娘方才一直坐在老夫身旁，老夫如何不把她拿下？唉，她已经不是窃娘了……”

丁盛、竺天生听得多奇，异口同声的道：“她……”他们自然是问：“她是什么人？”但只说了一个“她”字，底下的话还没出口！

敖如山已经接口道：“不但她已非窃娘，老夫也被这贱人暗使手脚，下了散功奇毒，一身功力等于尽废！”

丁盛、竺天生大吃一惊，说道：“湖主……”

敖如山轻轻叹息一声道：“这是老夫想不到的事，这贱人不知何时假冒了窃娘，连老夫都被瞒过了，直至今晚许常胜向老夫告密，说丁总堂勾结外人，意图在得仁堂纵火，老夫心中觉得可疑，丁盛是楚小兄弟令师引介给老夫的，老夫和令师相交数十年，丁盛决不敢做对不起老夫的事，许常胜一向好高骛远，莫非许常胜有什么花样？老夫正在沉思之际，瞥见窃娘从门口走入，老夫突然发现她走路的步子，不是窃娘，这一下使老夫起了警觉，就随口告诉她通知大家到议事厅来，哈哈，这下她果然露了马脚，要知窃娘只不过是侍候老夫的人，数十年来，传令大家到议事厅来，乃是帮中大事，一向都是由老夫先传令知会总堂主，再由总堂主通知各人，窃娘从不过问帮中之事，她听了老夫的话，居然派人通知了水陆总巡等人，此其一，后来老夫要她随我同来，她居然也来了，历次在议事厅议事，窃娘几时参加过了？因此老夫业已确定这人绝非窃娘了。”

丁盛心想：“原来如此，难怪方才自己进入议事厅之时，本已觉得可疑了。”

敖如山又道：“老夫既发现窃娘系贼人假扮，自然要运气检查，贼人如无图谋，何用假冒老夫贴身侍候之人？这一运气，果然发现全身真气涣散，无法凝聚，不过老夫仗着数十年修为，旁人一时自然无法发觉，就是方才以传音入密和丁总堂主说了几句语，已经把老夫能够逼聚的一口真气，全使出来了，若非那贼人深知老夫修为功深，弄不清老夫还能凝聚多少功力，只要老夫尚有三成功力，就足够把她置之死地，她因没有把握，才不敢妄动，否则只要那令主进入大厅之时，她突起发难，制住老夫，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英无双道：“大哥说轿中那人并不是真的令主，是有人假扮的。”

敖如山点点头，目光投到楚玉祥脸上，问道：“楚小兄弟见过自称令主的人吗？”

？见过，而且晚辈还和他动过手。”楚玉祥道：“这事说来话长……”

当下就把自己从昆崙回转镇江说起……

敖如山问道：“对了，小兄弟是神君传人，去昆崙何事？还有，你身边佩的是全真教长剑，据老夫所知，只有全真教门下，才能佩挂他们的长剑，而且全真教门下弟子，不准在江湖走动，这是怎么一会事？”

楚玉祥道：“晚辈有两个师父，一个是绿袍师父、一个是祖师父……”

他只好从义父遇害说起，如何拜见两个师父，大概说了一遍。

敖如山听得呵呵一笑，说道：“祖半仙、厉神君人称武林一奇一怪，而且两人生性行径，也截然不同，他们居然两个人合收了一个徒弟，这倒真是奇事。”

心中暗暗忖道：“莫非此子和两人有什么渊源不成？”只是这话并没说出口来。

楚玉祥就把替二师兄林仲达疗伤，发现林家少夫人和春桃被贼人假冒。后来自己前去裴家堡，总管陆公车在酒中暗下“归心散”，第三天晚上，自己如何在一处小庙发现令主，那是一个白发白髯的紫衣老人，自己如何和他动手，详细说了一遍。敖如山沉吟道：“江湖上从未有个这样一个人，如果一头白发、一把白髯，此人年岁当在八旬以上，而且听楚小兄弟所说，此人武功也大非庸手，那么一个人在江湖上闯荡数十年，早该有一个响亮的万儿，他的成就也决不止仅仅是一个毫不知名的江南分令主而已，因此据老夫判断，小兄弟看到的大概也只是他的伪装，不可能是他真面目了。”

这话没错，江湖上可不比官场，有幸进之人，要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就得有真才实学。那令主既有一身极高的武功，数十年来，早就应该小有成就，怎会是一个没人知道的人？

楚玉祥点头道：“湖主说得极是。”

敖如山道：“不过小兄弟认为今晚来的，不是令主本人，倒也可信，因为听小兄弟所说，此人一身武学，不在你小兄弟之下，今晚来的如果是他，就不会只是躲在轿中不出来了，由此可见轿中人只是奉命行事，武功并不高明，才不敢现身了，唔，此人不是陆公车，便是卢寿同无疑，不过这样也好，真要把他拿下了，等到发现他真正是谁，那就不好处置了，譬如四大公子，真要拿下，他们父执，多半是老夫熟人，释放不释放他们呢？”

丁盛听得一怔道：“武林四大公子？湖主认为那四蓝衣蒙面人就是四大公子吗？”

敖如山莞尔一笑道：“老夫若是老眼不花，应该不会看错了人，那个伤在东方小兄弟掌下的，每一剑都走‘之’形，使的正是剑门‘游龙剑法’，后来第二个和东方小兄弟动手的，一直纵扑发剑，自是‘衡山剑法’了，和楚小兄弟动手的蒙面人，剑法大开大阖，是黄山万家的家数，和丁总堂主动手的剑起云涌，气势极盛，正是云龙山徐家的‘云龙剑法’，这四人走在一起，不是四大公子，还会是谁？”

原来武林四大公子乃是黄山万少骏、云龙山徐从云、衡山宾仲华、剑门宋君天。这四人都是武林世家出身，一身武功，家学渊源，而且都只有二十出头，人又生得英俊，因此大家都以四大公子相称。

楚玉祥听得一怔，和自己动手的会是万少骏，自己和他无怨无仇，他方才却好似对自己十分仇视！

敖如山话声一落，回头朝英无双道：“东方小兄弟，那剑门一派，剑法自成家数，门人子弟，为数不下数百人，宋君天叔伯一辈，也有一二十人，个个剑法高深，小兄弟为了敝帮之事，掌伤宋君天，虽然他蒙面而来，这笔帐很可能会记到小兄弟头上，日后行走江湖，遇上红、白、黑三种颜色剑穗的人，务必特别小心。”

英无双道：“我才不怕他呢，有本领，何用蒙着面来？”

她心中一片纯洁，说话也极坦率。

敖如山含笑点头道：“小兄弟是神君门下，当然不会怕了他们，何况他父执辈如果知道小兄弟是神君门下，自然也不敢得罪小兄弟了。”

他把英无双练的“九阴神功”，当作了绿袍神君的“太素阴功”，才有此言。

英无双笑着道：“我不是神君门下，不然，我就要叫大哥大师兄了呢！”

楚玉祥到了此时，只得把英无双是厉山双凶门下，此次是奉两位老人家之命，协助自己去的，说了出来。

敖如山听得暗暗哦了一声，他目光何等犀利，早就看出英无双是个女子，只是不好说出来而已，这就点点头道：“原来英姑娘是东门老哥贤伉俪门下，哈哈，这么说，东门老哥贤伉俪一生认为最大遗憾，没有练成‘九阴神功’，都已传给姑娘了。”

英无双道：“湖主也知道吗？”

敖如山大笑道：“东门老哥贤伉俪名满江湖，老夫怎会不识？”

楚玉祥方才听说湖主中了散功奇毒，心想：自己身边有祖师父的辟毒丹，不知对散功奇毒有没有效？心中想着，就抬目问道：“湖主身中散功奇毒，晚辈身边有祖师父所赐辟毒丹，能解天下奇毒，不知有没有效？”

敖如山听得目光一亮，大笑道：“老夫忘了楚小兄弟还是祖半仙的门人，哈哈，祖半仙武林一奇，他大半生走遍天下名山大川，据说配制了一种‘百一丹’，能解天下奇毒，百无一失，小兄弟身边，大概就是此丹了，果真此丹，区区散功奇毒，又算得了什么？”

楚玉祥道：“家师赐给晚辈之时，只说是辟毒丹，晚辈不知是不是百一丹？”

当下就纵身边取出药瓶，倾了两粒，双手递去，说道：“湖主服下试试就知道了。”

敖如山欣然道：“如果是‘百一丹’，一粒已足够了，这一粒你收好了。”

他伸手取过一粒，纳入口中，取起茶盏，喝了一口，吞入腹中，就缓缓闭上眼睛来，含笑道：“祖半仙人称武林一奇，果然名不虚传，他‘百一丹’善解天下奇毒，也果然应验如神，老夫身上散功奇毒，药到毒消，已经完全好了。”

丁盛、竺天生喜形于色，连忙拱手道：“恭喜湖主，奇毒得解，这是本帮不幸中之大幸。”

敖如山笑道：“这是天佑本帮，楚小兄弟正好来找丁总堂主，不然，不但本帮不堪设想，老夫数十年修为，也毁在一旦了。”

说到这里，目光一抬，接着道：“时间不早，楚小兄弟、英姑娘二位，也该去休息了，丁总堂主，你代表老夫，领他们前去宾舍休息吧！”

丁盛应了声“是”，竺天生、楚玉祥、英无双同时起身告辞。”

丁盛领着两人来至宾舍，这是太湖平日接待贵宾之处，自然十分讲究，丁盛坐了一会，因时间已晚，起身辞出，两人也各自回房休息。

楚玉祥躺在床上，想起自己在大厅门口截住窃娘之时，她说出：“楚少侠，得仁堂投字示警，你难道会是恩将仇报之人？”她既是贼党的同路人，自然知道

许常胜有意把自己两人引去得仁堂，设计陷害的阴谋，故而赶去得仁堂向自己投字示警，后来又因许常胜等人已经赶到，她不好露面，于是又赶去丁大哥那里，通知丁大哥前来解围。

她和自己素不相识，他为什么要向自己示警，再赶去通知丁大哥呢？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可能对自己如何关心，那么她会是谁呢？

蓦地他想起一个人来，口中忍不住低低的道：“莫非会是她？”

是她，她是谁呢？读者不妨猜上一猜。

第二天中午，是湖主敖如山设宴款待楚玉祥、英无双两人，除了主人，还有丁盛和符德全、张腾蛟三人作陪。符德全升任总管，张腾蛟升任陆上总巡。

水上总巡竺天生已率同巡湖四猛，一清早就出发巡湖去了。

筵席设在湖主平日宴客的花厅里，菜肴自然特别丰盛，水陆俱陈，摆满了一桌。两名青衣使女执银壶斟酒。敖如山举起酒杯，含笑道：“二位小兄弟，昨晚本帮得能转危为安，实出二位所赐，咱们江湖人，不用说什么感恩图报等话，老夫这杯酒，聊表敬意，老夫先干了。”说完果然一饮而干。楚玉祥、英无双双双站起，举杯道：“湖主和家师有旧，乃是老前辈，晚辈兄弟应该先敬湖主才是。”也一口干了。两名使女立时斟上了酒。

丁盛举杯道：“来，楚兄弟、东方兄弟，二位远来是客，我敬二位一杯。”

英无双道：“是啊，我也叫你丁大哥的，该小弟敬大哥才是。”

三人同时干了。接着符德全、张腾蛟也举杯敬酒。楚玉祥笑道：“二位今日荣任之喜，也应该由兄弟敬二位才对。”

结果还是大家干了。

敖如山含笑道：“大家先用些菜，再喝酒不迟。”楚玉祥忙道：“湖主，晚辈不会喝酒。”

敖如山大笑道：“小兄弟神功通玄，多喝几杯又有什么关系？咱们都是武林中人，讲究喝得豪爽，小兄弟行走江湖，要结交五湖四海英雄，酒就非会喝不可。”

丁盛道：“湖主说得极是，楚兄弟，你将来还有一关，非过不可，现在就该多练练了。”

楚玉祥道：“小弟还有那一关？和酒也有关系么？”丁盛大笑道：“大有关系。”

楚玉祥道：“丁大哥请说说看？”

丁盛道：“楚兄弟回去镇江，不是打算要把东海镖局从新复业吗？”

楚玉祥点了点头。

丁盛又道：“创立镖局，所结交的朋友，自然都是江湖朋友了。”

楚玉祥又点了点头。

丁盛笑道：“江湖朋友正如湖主所说，都是大块肉、大碗酒，喝个痛快的人，有一天楚兄弟当了新郎，这些朋友大家都来敬你一碗，你不先练习练习，这一关就不好过了。”

楚玉祥俊脸不觉一红，说道：“丁大哥说笑了。”

英无双坐在大哥身边，不知怎的脸上也飞起了两片红云，低下头去。

符德全接口笑道：“总堂主之话说的全是实情，楚少侠不会喝酒，就得早作准备，多练习练习，来，兄弟敬你一杯。”

这一席酒，大家边谈边吃，自然宾主尽欢。

饭后，两名使女撤去残席，又替大家沏上香茗。

湖主敖如山含笑道：“楚小兄弟，你回去镇江，老夫祝你重震东海门雄风，

东海镖局有何困难，太湖帮自当全力支援，本来丁盛是你师兄，你镖局复业，需要人手，他理该前去帮忙……”

楚玉祥忙道：“晚辈此次前来太湖，一来顺道来看看丁大哥，二来是卢寿同赶来太湖，必有阴谋，特地来通知丁大哥，好早作准备，晚辈并没有要请丁大哥前去帮忙的意思。”

敖如山笑道：“老夫说的乃是常情，只是本帮乱事初平，丁总堂主一时只怕抽不开身，老夫想送你小兄弟两件东西……”

说到这里，伸手从大袖中取出一个八寸长、拇指粗黄铜管来，揭开盖子，从里面抽出一面三角小旗，可黄旗中央绣了一条金线绣边的黑龙，徐徐说道：“这是老夫的令旗，不但代表了老夫，如遇紧急情况，派人持此旗令，可以就近向安徽洪泽、江西鄱阳、湖南洞庭三处请求支援，大概长江上下游的武林同道，都会卖老夫的面子，小兄弟请收好了。”

一面卷起小旗，放入铜管之中，随手递了过来。

他外号太湖龙王，威震长江上下游，这面黑龙旗，就是代表太湖龙王的标志。

楚玉祥，听他这么说了，只得双手接过。

敖如山举手击了两掌，低喝了声：“来人。”

只听一阵脚步声，走进四名青衣劲装汉子，垂手站定。

敖如山又道：“小兄弟重创镖局，现在需要人手，老夫身边有八名武士，都是老夫亲自调教的，他们跟随老夫，忠心不二，老夫把他们四人，赠与小兄弟，可以在镖局之中，担任任何事情，对小兄弟虽然帮不上大忙，也可以多几个人手……”

楚玉祥忙道：“这四位老哥都是老前辈的人，晚辈如何敢当，这个……”

敖如山摇手截着道：“小兄弟毋须客气，老实说过，你小兄弟和这位东方小兄弟二位，如论武功，放眼江湖，只要不遇上老一辈的几个著名人物，大概已是很少有对手的人了；但如论二位小兄弟的江湖阅历，那只能说是初出道的雏儿了，行走江湖，并不完全仗武功，阅历经验，还是占着很大的比重，尤其是镖局这一行，经验更为重要，他们四人随老夫多年，江湖上的牛鬼蛇神这一套，他们懂得很多，小兄弟不肯接受，那就算是老夫借调给你的，在镖局当个差，总可以了。”

说到这里，朝四人吩咐道：“老夫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这位楚少侠，乃是老夫的小兄弟，你们随他到镇江去，一切都要听他吩咐，和对老夫一样，不得有丝毫违背，好了，你们前来见过楚少侠、东方少侠二位，从今以后，楚少侠就是你们的主人了。”

那四个汉子一齐躬身应“是”，然后朝楚玉祥躬身道：“属下见过楚少侠。”

然后又向英无双抱拳道：“属下见过东方少侠。”

楚玉祥、英无双朝他们还了一礼。楚玉祥道：“湖主厚爱，晚辈镖局复业，确实需要许多人手，湖主指派这四位老哥相助，晚辈万分感激，这四位老哥，就算晚辈向湖主借调的好了，等到镖局规模初具，他们仍可回来追随湖主。”敖如山点点头笑道：“好，好，那就这么办好了。”接着又指着四人，说出他们的姓名，那是赵雷、钱电、孙风、李云。

然后转身朝英无双笑道：“东方小兄弟，老夫也有一件东西相赠。”

英无双喜孜孜的道：“湖主，我也有吗？”

敖如山笑道：“小兄弟不是喜欢使剑吗？”

英无双道：“我师父从没教过我剑法，我看大家身边都佩着长剑，很神气的，

所以我跟大哥学了几手，直到昨晚，和那蒙面人动手，才算把剑法全练熟了，我自然很喜欢使剑了。”敖如山听她说得天真，不觉笑了笑道：“这就对了，老夫就是要送你一把好剑。”

抬目朝一名青衣使女招招手道：“你去把老夫早晨取出来的那口青霓剑拿来。”

那使女答应一声，转身自去。

英无双道：“湖主送给我的一定是名剑了。”

敖如山含笑道：“那当然，老夫一生，喜欢搜集古剑，有不少是朋友赠送的，但在二百多把名剑之中，要算这把青霓剑最轻便，最锋利，也最适合小兄弟使用了，昨晚老夫看你使剑家数，似是出之厉神君，神君剑法如神，世罕无匹，小兄弟学了神君的剑法，自该有一柄名剑才行……”他刚说到这里，青衣使女已经捧着一柄绿鲨皮鞘，青色丝穗的长剑送上。

敖如山伸手接过，就递给了英无双，英无双双手接过，第一眼看到剑柄、剑鞘镶嵌得十分精细，就知是名剑了，心中不禁大喜，说道：“谢谢湖主。”敖如山含笑道：“小兄弟且抽出来看看！”

英无双依言一按吞口，但听铮然清鸣，长剑就自动跳出三寸有余，再轻轻抽出剑身，三尺霜锋，宛如一泓秋水，青芒吞吐，照得人须眉皆青，寒气砭骨！

楚玉祥道：“这真是一柄宝剑。”

英无双喜孜孜的返剑入匣，把一柄剑抱在怀里，说道：“谢谢湖主，这柄剑太好了。”

敖如山含笑道：“此剑名叫青霓，光色纯青，虽然说不上宝剑，但确是一柄好剑，最难得的还是入手甚轻，也是此剑的唯一特色，小兄弟使用最适合也没有了。”

英无双佩好长剑，脸上一直喜上眉梢，好不高兴。楚玉祥拱拱手道：“湖主厚爱，晚辈急于赶去镇江，那就告辞了。”

敖如山一怔道：“二位小兄弟赶去镇江，筹复东海镖局，这是一件大事，老夫不好挽留，但二位在这里多桓盘上一天再走也耽搁不了什么。”

楚玉祥道：“湖主厚爱，晚辈义父母血仇未复，连仇人都尚不知是谁，一切都要等镖局复业之后，慢慢查访，因此多耽一日，多一天的不安，晚辈报了义父母之仇，就是湖主不邀，也要到湖上来住呢！”

敖如山呵呵大笑道：“欢迎，欢迎，二位小兄弟能到湖上来住，太湖山水就增光不少。”

英无双听到他这句“二位小兄弟能到湖上来住”，脸上不禁一热，但心里却甚是高兴。

敖如山接着点点头道：“楚小兄弟说的也是实情，符总管，你去准备船只，送二位小兄弟出去。”

一面问道：“楚小兄弟，你们要从哪里上岸？”楚玉祥道：“晚辈兄弟的牲口，寄存在雪堰茶楼里，还是回雪堰去比较方便。”

敖如山颌颌首，朝符德全道：“那就送他们到雪堰去好了。”

符德全答应一声，立即退去。

楚玉祥、英无双两人就朝敖如山告别。

敖如山道：“楚小兄弟记住了，镖局开张之后，如有什么困难，须敝帮协助，只管派人前来，老夫自会全力支援。”楚玉祥感激的道：“湖主如此厚爱，晚辈感激不尽。”敖如山一直送到门口，才停步道：“老夫不送了，丁总堂主，你代

老夫送送二位小兄弟吧！”

丁盛恭声应“是”。

楚玉祥、英无双恭敬的作了个长揖，赵雷等四人却扑的跪到地上，叩了两个头，同声道：“属下叩别湖主。”敖如山含笑道：“你们起来，追随楚少侠，和追随老夫一样，你们去吧！”

四人含笑站起，紧随楚玉祥、英无双身后走出大门。丁盛和张腾蛟随着送到码头。总管符德全已在码头上等候，码头边上早已停泊了一艘大船，搭好跳板。符德全拱手道：“楚少侠、东方少侠请上船吧！”楚玉祥拱手道：“多谢符总管费神了。”

赵雷等四人垂手肃立，等候二人上船。

楚玉祥、英无双转身向丁盛、张腾蛟、符德全三人拱手道：“丁大哥、张兄、符兄请回吧！”

丁盛道：“楚兄弟、东方兄弟，你们只管上船，愚兄一来是奉湖主之命送客，二来咱们是师兄弟，送二位一程，也好多聊聊，自然要和你们一起到雪堰去了。”

楚玉祥道：“丁大哥这里还有很多事，不用和小弟客气了。”丁盛大笑道：“愚见这是假公济私，一举两得之事，这里有张兄、符兄处理琐事，我这总堂主已经没事可做，你们不用和愚兄客气了。”

当下就和楚、英二人一起下船，走入中舱，赵雷等四人依次下船，留在前舱，船夫不待吩咐，立即启碇。岸上张腾蛟、符德全两人直等船只驶远，才行回转。

船驶了约莫半个时辰，只见十数艘快艇破浪驶来，水上总巡竺天生率同巡湖四雄滕开泰、寿齐彭、马天骏、何长风各自卓立船头，在湖面上一字排开。

丁盛道：“楚兄弟，是竺总巡送行来了，咱们出去。”当先推门走出。

楚玉祥、英无双跟着走上甲板，只见十数艘快艇，竺天生乘的一艘排在最前面，其次是巡湖四雄，后面一排十六艘，每艘艇上站立着六名全身水靠的健儿，个个身体魁梧，雄纠纠、气昂昂好不威武？

竺天生抱拳道：“兄弟刚才接护符总管飞鸽传书，楚少侠、东方少侠乘船离去，兄弟和滕、寿、马、何四兄，特地赶来送行。”

楚玉祥连连拱手道：“竺总巡高义，在下兄弟如何敢当？”丁盛大笑道：“大家都是自己兄弟，不用客套了，竺兄可要过船来喝杯茶再走么？”

竺天生抱拳道：“兄弟只是赶来送行的，大家还要巡湖去，不过来了。”

楚玉祥道：“竺总巡公务在身，那就请便吧。”竺天生和滕开泰等四人抱拳为礼，然后由巡湖四雄为首，各自率同四艘快艇朝水域四面分散，划起四道浪花，飞驶而去。

楚玉祥不觉赞道：“太湖帮水上健儿，果然训练有素，不愧是江湖上独树一帜的一方之雄！”

丁盛笑道：“你看到的还只是表面，竺总巡手下弟兄，个个都能在水底潜上一两个时辰呢！”

英无双道：“潜水一定很好玩，几时我也跟竺总巡学上一手才好。”

楚玉祥笑道：“你要学，何用找竺总巡？丁大哥就是一个水中好手。”

英无双道：“真的，丁大哥，你也会潜水吗？”楚玉祥笑道：“丁大哥外号过江龙，你说他会不会潜水？”“啊！”英无双喜道：“丁大哥，你快教我呢！”丁盛笑道：“潜水也并不难，只要懂得诀窍就好。”三人回入舱中，丁盛就把泳水、潜水的诀要，详细和英无双说了一遍。

楚玉祥没去打扰他们，只是自顾自凭窗闲眺。

傍晚时光，一名水手送上晚餐，虽在船上，酒菜依然极为丰盛。

晚餐之后，过没多久，船已抵达雪堰。

码头上灯火辉煌，茶馆的胡管事早已接到飞鸽传书，率同几名伙计在码头上恭迎，等船一靠岸，他就抢先登船，进入船舱，躬着身道：“属下见过总堂主、楚少侠、东方少侠。”丁盛问道：“胡管事，你房舍已经准备好了吗？”胡管事连连躬身道：“是，是，属下接奉符总管的指示，两位少侠的住处，都已经准备好了。”

“如此就好。”

丁盛站起身道：“楚兄弟、东方兄弟请上岸了，愚兄奉湖主之命，送到这里为止，你们回到镇江之后如有什么事情，只要派人前来通知胡管事，他就会立刻以飞鸽传书，送到愚兄那里的，愚兄恕不再送了。”楚玉祥连忙答道：“小弟记下了。”

当下就和英无双向丁盛道别，随同胡管事走出船舱，赵雷等四人早已登岸，垂手站立。

胡管事陪同两人上岸之后，丁盛站在甲板上挥着手道：“楚兄弟、东方兄弟珍重。”

船只缓缓离岸，朝湖心驶去。

楚玉祥、英无双也站在岸上挥手。

这天午牌时光，镇江西门横大街上，林大祥绸布庄门口，来了六匹骏马。前面两骑，一匹是枣红马、毛色红中透紫，亮得发光，一匹是白马，纯白如雪，光亮有如银丝。马上人更俊，枣红马上是一个十八九岁的蓝衫少年，生得剑眉朗目，气宇轩昂。白马上也是一个蓝衫少年，只有十七八岁，同样生得秀眉星目，玉面朱唇，人却更为俊美。这两骑后面，是四匹一色的黄骠马，马上四人，都已四十开外，身材壮健，穿着一式青布劲装，肩头背着青布长衫包裹。

前面两人才一下马，后面四人一跃下马，几乎是同样快捷，两个迅速趋前一步，从前面两人手中接过缰绳，分两边站停。

这份气势，一望而知前面两人是贵府公子，后面四个不是护院，就是随从。

林大祥绸布庄的伙计们还没看清来的是什么人，慌忙进去禀报掌柜。

掌柜林厚福三脚两步刚迎出店堂，两个蓝衫少年已经走了进来，左首一个抱拳道：“林伯父请了。”林厚福定睛一瞧，不觉堆起了满脸笑容，呵呵笑道：“原来是楚少侠，仲达正在天天盼望着你，哈哈，快请里面坐……啊，这位公子……”

原来这两个蓝衫少年正是刚从太湖赶来楚玉祥、英无双。楚玉祥忙道：“他是小侄的结义兄弟东方英。”一面朝英无双道：“这位就是我二师兄的尊人林伯父，你也叫林伯父好了。”

英无双抱拳作了个长揖道：“小侄东方英见过林伯父。”林厚福连说：“不敢。”

楚玉祥道：“小侄还带来了四个镖师，现在在外面……”林厚福道：“快请。”一面朝一名伙计挥挥手道：“快去叫人把楚少侠的马匹牵到马廊里去。”

那伙计答应一声，立即转身往外跑去，引来小厮，把六匹马接了过去，赵雷等四人也跟着走入店堂。

楚玉祥给林厚福引见。

林厚福道：“这里不是说话之所，楚少侠几位请到里面坐。”

他引着六人进入后进客厅，大家才行坐下，林仲达已经听到伙计进去通报，急步赶了出来，笑道：“楚师弟，你怎么今天才来……”

目光一注，发现还有几位客人，连忙含笑点头。楚玉祥站起身，叫了声：“二师兄，小弟给你引见。”他在众人面前，只得仍把英无双说成东方英，一面也介绍了赵雷等四人，说是四位镖头。

英无双望望楚玉祥，说道：“大哥，他是你二师兄，我怎么称呼他呢？”

楚玉祥一怔，含笑道：“你就叫二师兄林大哥好了。”英无双果然抱抱拳，叫了声：“林大哥。”

林仲达又朝赵雷等四人拱着手，说了些久仰的话。林厚福站起身，含笑道：“仲达，这里有你的招呼吧，为父还有事去。”

楚玉祥忙道：“老伯请便，不用客气了。”

林厚福和大家点头为礼，匆匆往外行走。

林仲达道：“楚师弟、东方兄弟、赵兄四位，还是到我书房里坐，再作长谈吧！”

于是就领着大家来到书房，分宾主落坐，赵雷等四人只是站着不肯就坐。

楚玉祥含笑道：“赵兄四位也请坐吧！”

赵雷神色恭敬的应了声“是”道：“属下告坐。”四人才一起坐下。

春兰端上香茗。

林仲达道：“楚师弟几位大概还没用饭吧？春兰，你去吩咐厨下，做几式可口的酒菜送来。”

春兰答应一声，转身走出。

林仲达道：“楚师弟怎么今天才来，愚兄天天都在记挂着不知你在路上又遇上了什么事故？”

楚玉祥笑道：“事情可多着呢，小弟赶去裴家堡，正好遇上裴老爷花甲寿诞，接下来是江南武林同道公推裴老爷担任江南武林盟主……”

林仲达道：“裴老爷子担任武林盟主的事，愚兄已经听人说过了，江湖上还盛传着东海门楚师弟三掌惊退凶名满天下的厉山双凶，把师弟说成了了不起的少年英雄，不知可有其事？”楚玉祥俊脸一红说道：“二师兄也听到了？”

林仲达笑道：“师弟一举成名，只怕江湖上早已传遍了呢！”

刚说到这里，春兰进入书房左首一间，摆好了杯筷，两名下人提着食盒，取出酒菜，摆满了一桌。

春兰欠身道：“二少爷，可以请楚少侠几位入席了。”林仲达站起身，抬手道：“师弟，你请东方兄弟、赵兄等几位入席了，咱们边吃边谈好了。”

赵雷抱抱拳道：“楚少侠是属下兄弟的主人，属下怎好和主人同席？这个属下等人万万不敢。”

林仲达弄不懂他们的身份，不觉朝师弟看去。

楚玉祥含笑道：“赵兄等四位，只是在下要和敝师兄重开东海镖局，由湖主暂时借调充任镖头，千万不可再自称属下，何况这里是敝师兄的家中，大家都是客人，不用再客气了。”赵雷垂手道：“属下跟随楚少侠，是湖主吩咐的，湖主在临行前吩咐属下等人，追随楚少侠，和追随湖主一样，楚少侠就是属下的主人了。”

楚玉祥知道他们一向服从湖主，自己再说也没有用，只得含笑点头道：“但目前镖局还未开张，赵兄等四人，和我同在这里作客，就不用再客气，大家坐下来吧！”赵雷等四人果然应了声“是”，各自在下首坐下。大家入席之后，春兰手执银壶，替大家面前杯中斟满了酒。

林仲达举杯道：“来，师弟，东方兄弟、赵兄四位，今天除了楚师弟，大家

还是第一次见面，我敬大家一杯。”说完一口喝干。”

楚玉祥道：“二师兄，咱们都不善饮酒，就以这一杯为限，就吃饭，饭后，咱们还有许多正经事要谈呢！”林仲达道：“好，大家干了这一杯，春兰，你替大家添饭吧！”

大家各自干了门前杯，春兰就装上饭送上。

林仲达已经吃过午餐，只是在旁相陪，大家匆匆吃毕，又回到小客厅落坐。

林仲达道：“师弟，现在你可以说说这些天的经过了，愚兄已经等了好多天了。”

楚玉祥取起茶盏，轻轻喝了一口，回头朝孙、李二人说道：“孙兄、李兄，你们站到书房门口去。”

孙风、李云二人答应一声，站起身走到书房门口，一左一右站定下来。

楚玉祥就把自己此行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只是没提英无双是成山双凶门下和女扮男装之事。

林仲达听得也极为仔细，直等楚玉祥说完，才攒着眉道：“江南分令，居然会有这么大的野心，既已控制了江南武林盟主，又敢去动太湖，他们到底幕后会是什么人呢？”

楚玉祥道：“这个目前还不清楚，据小弟推想，他们杀害义父、义母，大概也是为了咱们东海门碍了他们向江南发展之故……所以咱们东海镖局一旦复业，他们非找上门来不可。”

林仲达沉吟道：“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不知师弟考虑过没有？咱们镖局复业之后，他们找上门来，咱们有能力应付得了吗？”

楚玉祥目射精芒，说道：“小弟主张镖局复业，就是为了要引他们找上门来，就凭目前在座的人手，还怕对付不了吗？”

“唉！”林仲达轻轻叹息一声道：“当日愚兄和贤弟定下此计，愚兄赞成东海镖局复业，当然是为了想以东海镖局复业引对方上门；但当时愚兄没想到江南分令会有如此庞大的阴谋，也没估计到对方实力会有如此庞大，咱们区区几个人手，要挑明着和对方较量，实在不如暗中进行，要有利得多。”

楚玉祥道：“小弟方才已和二师兄报告了，只要咱们镖局复业，除了目前在这里的人手之外，还有裴老爷子领导的江南武林和太湖敖湖主，都会全力支持，就算挑明了和江南分令干，咱们绝不会输给江南分令。”

林仲达道：“江南分令，只是一个分令，分令后面，还有多少实力，咱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无所知。”

楚玉祥笑道：“咱们挑了江南分令，才能把他们后面的人揪出来，要报义父、义母之仇，唯恐他们不来，来了，小弟绝不会让他们有一个漏网之人。”

英无双道：“是啊，就算他们个个都生了三头六臂，有大哥和我两人，就足够打发了。”

林仲达不知英无双的来历，但听他口气极大，心中暗暗奇怪，忍不住朝他多看了一眼，才点头道：“师弟既然有把握，咱们就先行把镖局复业也好，唉，大师兄不知去了那里，如果他听到镖局复业的消息，能够赶回来才好。”

楚玉祥道：“只要镖局复业，大师兄听到了一定会赶回来的，二师兄，咱们镖局复业之事，该如何着手呢？”

林仲达笑了笑道：“至于镖局复业之事，其实并不困难，第一、咱们镖局原只是暂时歇业，原来房舍，都是现成的。第二、人手方面，镖头虽然已有几个另谋出路，到别家镖局去了，但趟子手却全未散去，只是各自回家去了，只要杜永

去通知一声，就可赶来，我想镖局复业的消息一旦传出去，就是镖头们也会闻讯回来的，但咱们镖局复业，只是为了让江南分令找上门来，并不是真的做保镖生意，人数多了，开支浩大，不做生意，就无法维持。”

楚玉祥道：“镖局复业了，人家前来投保，咱们自然不能不接。”

林仲达道：“这就又有问题了，江南分令不和咱们明来，他若是专找咱们保的镖下手，咱们顾此失彼，又该怎么办？”

楚玉祥道：“这个不要紧，只要在江南境内，咱们不用耽心会出差错。”

林仲达眼看师弟丝毫不把敌人放在心上，虽然他武功高强，也不觉暗暗皱了下眉，一面点头道：“好吧，愚兄打发人先把杜永叫来，要他去把人手召齐了，再商量其他的事情。”

事情就这样决定，林仲达立时要春兰打发店中伙计去把杜永找来。

过没多久，杜永随着春兰走入，看到楚玉祥也在座上，慌忙抱着拳道：“小的见过林少爷、楚少爷。”

林仲达道：“杜永，我找你来有事商量，快别多礼，你也坐下来。”

杜永站着道：“二位少爷面前，那有小的坐位，小的站着就好。”

楚玉祥道：“杜永，二师兄找你来是为了商量咱们东海镖局复业的事，你是义父的老人，在镖局多年，知道较多，从前局里的人手，你也都认识，商量事情，站着怎么行，你还是坐下来的好。”

杜永听说林少爷、楚少爷找自己来，是为了商讨东海镖局复业，心头自然十分高兴，喜形于色道：“二位少爷要把镖局复业，这是天大的喜事，小的就告坐了。”就在下首一把椅子坐下。

春兰沏了一盏茶送上。杜永连说：“不敢。”

林仲达问道：“杜永，从前局里的人，你知道的一共有多少？”

杜永道：“从前总镖头在日，局子里镖头最多的时候，就有四五十位，趟子手总在两百名以上，因为生意好，大多数都押解镖车在外，局子里经常也留着七人位镖头，二三十名趟子手。”

林仲达道：“这些人你都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吗？”

杜永搔搔头皮，说道：“自从总镖头遇害，陆少镖头收歇镖局之后，说句难听的话，是树倒猢猻散，大家都各奔前程，据小的所知，镖头们大半都已转到别的镖局去了，咱们东海镖局，在江湖上牌子老，信誉好，所以各地镖局争相延聘，趟子手们有的跟随镖头走的，有的回乡下去了，只有少数跟随总镖头多年的老人，家就住在镇江，但为数不多，大概只有一二十个，他们听到镖局重新开张，自然都会回来。”林仲达朝楚玉祥道：“目前镖局刚复业，人手不用太多，有一二十名趟子手，也可以了。”

杜永道：“只是镖头不容易找。”

楚玉祥笑道：“我已经请来了几位，这里，连二师兄和我在内。”

杜永道：“那就差不多了，镖局复业之后，消息一经传出，有些镖头就会自动回来。”

林仲达问道：“杜永，你合计合计，镖局复业，约需要多少银子？”

杜永道：“咱们镖局一切都有现成的，花费不多，只是从新粉刷门面，添置镖旗，和一些零星开支，有一二百两银子就足够了。”

林仲达笑道：“几十个人吃饭不要花钱吗？这样好了，我们先向敝店暂时借支一万两银子，作为资金，日后赚了钱，再归还好了。”

杜永道：“用不着一万两。”

林仲达道：“不要紧，资金雄厚些，总是好的，镖局新开，万一接不到生意，有一万两银子，坐吃也可以吃上两年。”镖局复业，并不是为了做生意，这话他不好明说。杜永笑道：“开了镖局，怎么会没有生意上门？咱们东海镖局在大江南北，不是小的夸口，闭着眼睛也数得上第一。”林仲达听得也笑了，接着道：“这样，杜永，镖局复业，由你担任总管事，现在，我就交代你几件事，第一、你明天先去查看一下，局里有什么要添置的，就去添置，粉刷门面等事，也都由你作主去做。第二、通知得到的镖头、趟子手，愿意回来的，你都去把他们找来，人多好办事。”说到这里，回头朝春兰道：“春兰，你去取五百两银子的庄票来。”

春兰答应一声，转身走出，不多一会，手中拿着一张庄票，送到林仲达手中。

林仲达把庄票递给杜永，说道：“这次镖局复业，和师父在日不同，师父有数十年声誉，如今由咱们师兄弟出面，只是江湖上籍籍无名的后生小子，所以要特别铺张，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这是五百两银子，你拿去作为筹备费用，不够，再向我来拿。”

杜永站起身，双手接过，说道：“够了、够了。”林仲达道：“不，我方才说过，咱们这次要特别铺张，你要懂得我的意思，就是不怕多花钱，一切都要新、要好、譬如趟子手的衣服，都要一律新的，而且都要绣上东海二字，譬如用的兵刃，也都要铁铺重新铸制等等，一切都要使人一新耳目。”

杜永点着头道：“小的知道。”

林仲达道：“好了，这些事情，已经够你忙了，你快去吧！”杜永连声就是，起身道：“二位少爷，小的这就告退。”说完躬躬身，退了出去。

楚玉祥眼看二师兄吩咐事情，有条不紊，心中着实钦佩，说道：“二师兄，这些事情，你处理得有条不紊，换了小弟，一点都不懂。”

林仲达笑道：“我也只知道一些大概，杜永跟随师父多年，细节由他去作主就好，现在，咱们得研究一下镖局的人事了。”楚玉祥道：“小弟从未在镖局耽过，真的完全不懂，一切由二师兄作主就是了。”

“不。”林仲达道：“咱们自己兄弟，还客气什么？但事情总得商量好了，才能办事。”

楚玉祥道：“二师兄如果心有成竹，说出来就好。”

林仲达道：“愚兄复案是有一个，也是刚才才想到的，我想镖局总该有个总镖头，大师兄虽然不在，但他听到镖局复业，一定会赶回来，因此总镖头一职，仍由大师兄担任，愚兄和师弟担任副总镖头，东方兄和赵老哥四位，担任镖头。因为咱们镖局复业，不是为了生意，而是为了引出江南分令的人，因此咱们注重的是复仇，有了镖局，有了人手，就要防备敌人寻衅，咱们就得挑选一批趟子手，加以训练，才能应付，所以咱们就以目前这几个人为骨干，愚兄和杜永负责对外，譬如连络各地镖局，或者有上门来的生意等等，师弟和东方兄弟、赵老哥等人负责对内，对内就是挑选训练趟子手，负责镖局安全，以及应付上门寻衅的敌人等事，师弟觉得如何？”

楚玉祥道：“二师兄谋划调详，咱们就这么办好了。”

这一阵工夫，天色已经渐渐昏暗下来，春兰进来点起了灯，接着就在书房左首一间八仙桌上排好杯筷，过没多久，就有两名汉子提着食盒，送来酒菜。

林仲达起身道：“师弟、东方兄弟、赵兄四位，请入席了，中午草草不恭，这是兄弟要春兰特别交代厨下整治的，算是给诸位接个风。”

楚玉祥道：“二师兄，你这是做什么，大家都是自己人，你还这样客气干么？”

林仲达笑道：“师弟是我同门师兄弟，但东方兄弟和赵兄四位，都是第一次

到寒舍来，这是表示敬意，好了，大家请坐吧！”楚玉祥等人依次入席，春兰手执银壶，给大家斟上了酒，席间，做主人的林仲达自然免不了要向几人敬酒，客人照例自然也要向主人回敬，不必细表。

这一席酒筵，菜肴是陆续上来的，大家边谈边吃，足足吃了半个多时辰，才回到书房落坐，春兰沏上新茶，大家又谈了一会。

林仲达才道：“师弟，你今晚就住我书房里好了，东方兄弟、赵兄四位，我已经吩咐春兰，就在书房后面，收拾了三个房间，现在就请东方兄弟、赵兄四位前去看看，如果还缺什么，只管吩咐春兰好了。”

说完，领着大家走出书房，循着长廊，往后面行走。这里和书房只隔了一个小院子，迎面一排三间，极为清幽，英无双一个人占了一间，赵雷等四人，则是两人住一间，房内一应俱全，收拾得极为整洁。

林仲达道：“东方兄弟，你觉得如何？”

英无双展齿一笑道：“林大哥，这里已经很好了，有时候我们住的旅店，比这里还差得多呢！”

她这一笑，露出了一排雪白的整齐牙齿，极为妩媚动人！林仲达心中暗道：“这位东方兄弟怎么会有一股女孩子的模样？”

赵雷也抱着拳道：“林公子如此费心，这里已经太好了。”林仲达含笑道：“时间不早了，大家就请休息吧！”他和楚玉祥回转书房，刚刚落坐，春兰提着水壶进来冲水。

林仲达道：“时间不早，你也去休息吧，这里不用再伺候了。”

春兰欠身道：“小婢那就告退了。”回身退出。楚玉祥方才因有赵雷等四人在座，不便说出英无双女扮男装的事来，此时就把英无双的来历，并说她练的“九阴神功”，已有三四分火候，普通江湖上一流高手，都挡不住她一掌，而且镖局复业之后，厉山双凶答应赶来相助，和二师兄说了一遍。

林仲达道：“这就是了，难怪愚见总觉得这位东方兄弟好似有一股娘娘腔，哦，她师父厉山双凶答应相助，自然最好不过，只是这两位老前辈凶名久著，生性暴戾，万一……”

楚玉祥笑道：“二师兄这是多虑了，你没和厉山双凶相处，心里就会觉得他们是一对凶人，其实他们两位只是生性坦爽、心直口快，一点也不凶，处久了，你就会觉得和他们相处，比一般言行谲诈的江湖人不知好了多少倍呢！”

林仲达望着楚师弟，含笑道：“楚师弟，我看这位英姑娘对你不错呢！”

楚玉祥俊脸一红，说道：“小弟只是把她当作小妹罢了。”

林仲达微微摇头，笑道：“师弟，你这就错了，一个姑娘家，如果心里没有你，她肯和你一路到镇江来么？”

楚玉祥红着脸道：“那是东门、西门二位前辈听说小弟正在筹划镖局复业，人手不足，才要她来协助小弟的。”

林仲达含笑道：“这是二位前辈为了让她和师弟多接近，才藉口要她随你到镖局帮忙来的，我看英姑娘人品不错，照你所说，武功也极好，倒是师弟得力的帮手呢。”

一宿无话，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餐，林仲达就陪同楚玉祥、英无双和赵雷等四人，一起来至东海镖局。

这里和林大祥绸布庄只隔了两条街，虽然没有绸布庄那条街热闹，但也街道宽敞，附近多为粮栈、米行，是以人车不多。

东海镖局设在街尾，五开间门面，面前有一片空地，竖着一支三丈高的旗杆，

本是悬挂东海镖局镖旗的，如今因镖局歇业，旗杆也孤零零的有寂寞之感！

镖局两扇黑漆大门左首，本来是挂白铜招牌之处，如今那方招牌也摘下来多时了。

今天，镖局两扇关闭了足足四个多月的大门，已经敞开着，正有四五个人正忙着打扫冲洗。

第十一章 东海雄风

杜永看到林仲达、楚玉祥来了，慌忙迎了出来，他脸上充满了兴奋而愉快的神色，躬着身道：“小的见过林少爷、楚少爷，方才小的找到几个住在附近的弟兄，告诉他们镖局复业的情形，大家都十分高兴，已有七八个人自动前来帮忙，其余的人得到信息，也会很快赶来，据估计，已有三十几个弟兄了，镖头也有二位住在镇江城里，一位姓何、一位姓向，都是跟随总镖头多年的老人。”

林仲达点点头道：“很好。”

当下由杜永陪同，越过天井，进入大厅，天井两旁各有五间房屋，是趟子手的休息室，大厅左首两间，是帐房，一是镖头休息室，右首两间，一个总镖头的休息室，外间是镖头的休息室。

第二进中间是膳厅，两边则是镖头们的房间，第三进则是趟子手住处。

林仲达看了一遍，随即告诉杜永，那里应该打通，那里应该如何间隔，边走边说，好像他早就有通盘筹划一般。杜永一一记住，口中直是唯唯应是。

林仲达又道：“杜永，我看你们应该先打扫后进趟子手住的房间，有人来了，就可以住下来，还有厨房里的人手，也要他们先搬进来，从明天起，就该开伙了。”杜永又连声应“是”。

楚玉祥心中暗道：“二师兄真是一个人才，他只在镖局里走了一遍，就有通盘筹划，指示得井井有条。”

午餐之后，杜永陪同姓何的和姓向的两位镖头，来见林仲达。

姓何的单名一个尚字，生得短眉小眼，中等身材，为人干练，江湖上替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金和尚。

姓向的叫做向传忠，个子高大，生得一脸麻子，为人直爽，是个张飞型的人，江湖上也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麻面张飞，也有人叫他向麻子。

这两人年龄都在四旬以上，追随闻天声多年的人。林仲达和他们原是素识，楚玉祥因很少到镖局里去，见了面只觉十分面善而已！

林仲达含笑道：“楚师弟大概不认识了。”

一面朝何、向二人说道：“这位就是三师弟楚玉祥，从前很少到镖局里去，二位总还记得？”

何尚、向传忠二人口中不觉“啊”了一声，连忙抱拳道：“原来是楚少镖头，前些日子，江湖上盛传着咱们东海门的楚少侠三掌惊退名满武林的厉山双凶，把楚少镖头说得是了不起的少年英雄，如今楚少镖头的大名，在江湖上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呢！”

楚玉祥脸上一红，说道：“这是江湖上传闻之误，厉山二位前辈和兄弟虽然交手了三招，那原是一场误会，还是二位前辈手下留情。”

林仲达也因英无双是厉山双凶门下，不便多说，这就岔了开去，说道：“这位是楚师弟的义弟东方英，年纪虽轻，一身武功可不在一般江湖成名人物之下。”

林仲达又指指赵雷等四人道：“这四位是太湖敖湖主推荐的，咱们镖局复业，人手不足，楚师弟向敖湖主借调来的。”

何尚、向传忠连忙拱手为礼说了些久仰的话。

林仲达就把镖局复业的事，和两人详细说了一遍，接着道：“何镖头，向镖头都是跟随先师多年的人，在下自然不能对二位隐瞒。在下和楚师弟此次决定镖局复业，主要还是为了替先师报仇，引出对方的人来，据在下推想，对方听到咱们镖局复业的消息，必然会多方设法，打进咱们镖局里来，探听消息，现在二位

镖头来了，那是最好不过，这几天从前镖局的趟子手，大概有三十多名，都会回来，这些人，二位都是最熟悉了，咱们镖局草创伊始，不得不防，虽是熟人，也难免被对方买通勾结，这方面在下就要拜托二位，随时注意，暗中加以查核。”

向传忠道：“这个就是林少镖头不吩咐，兄弟两人也会留意的，这些趟子手都是跟随总镖头多年的人，真要有人忘恩负义，贪图小利，出卖东海镖局，兄弟就扭断他的脖子。”

何尚跟着道：“这个林少镖头只管放心，这件事，就由何老哥和兄弟两人负责好了。”

林仲达又和两人商讨了镖局复业的一些琐碎事情，两人便自辞去。

这几天，总管杜永简直忙得不可开交，东海镖局里里外外，也业已粉刷焕然一新。

东海镖局两扇大门，也一直敞开着，进进出出的人，也极为忙碌，所有旧日的趟子手们，也纷纷闻讯赶来，差不多已有四十来个。

为了筹备复业，林仲达、楚玉祥、英无双、和赵雷等四人也都搬到镖局里来住。

林仲达把镖局三进房屋，重新加以分配。第一进，天井两边左右走廊，各有五间房，住十个趟子手，由金和尚何尚率领。大厅两边左右两间是镖头休息室，最左首一间是帐房，最右首一间是总镖头和副总镖头的休息室。

第二进天井左右走廊，也各有五间房，住十名趟子手。由麻面张飞向传忠率领，中间大厅为膳厅，左首两间，住赵雷等四人。右首两间，里间作为英无双的卧室，外面一间，作为林仲达和楚玉祥的卧室。

第三进住二十名趟子手，其余房舍，是打杂的和厨房。

另外第二进东首，还有一座小花园，和三间精舍，留作宾舍，准备接待宾客之用。

在职务方面，总镖头是陆长荣。副总镖头二位，由林仲达、楚玉祥担任。

楚玉祥从四十名趟子手中，挑选了二十名身手俐落的，归孙风、李云率领，由孙风传授暗器，李云传授三节棍，加紧训练，担任镖局警卫工作。其余的趟子手，也一律参加三节棍的训练。

英无双也在这些日子里，用心苦练楚大哥传她的十三式剑法。

东海镖局复业还有半个月，所有的人却早已关起门来苦练武功，整个镖局，倒成了一个大学堂，每人脸上都挂着一片兴奋，大有奋发图强的气势！

这是外面的人所不知道的；但东海镖局即将复业的消息，却已在江湖上传扬开来。

这是因为东海镖局在粉刷门面，油漆旗杆，和东海镖局一千旧日的趟子手纷纷回到东海镖局去了，这些都是外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另外几个裁缝铺里，都在替东海镖局赶制蓝布劲装，镇江城里唯一的一家旗帜店，也在赶制东海镖局大小镖旗，几家铁铺也日夜开工，替东海镖局铸造纯钢的兵刃，这些都是瞒不住人的。

东海门下的楚玉祥在裴家堡三掌惊退厉山双凶，已使得江湖上对东海门有了新的估价，如今又传出东海镖局复业的消息，大家自然更加注意。

自从东海门掌门人闻天声遇害，东海门这三个字本来已经随着瓦解，许多人当时听到消息，还嗤之以鼻，认为闻天声不过是一个走江湖保镖的，居然自不量力，称起东海门来，现在不是禁不起打击，就烟消云散了？

可是八个月后，东海镖局传出了复业的消息，东海门又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少

年英雄楚玉祥，先前瞧不起东海门的人，也不敢再小觑东海门了。

正在江湖上盛传东海镖局即将复业的消息，不久之后，大江南北，各处大商埠，诸如金陵、苏州、扬州、徐州、杭州、金华、庐州、安庆、桐城、芜湖、南昌、九江等地的镖局、银号、银楼、粮行、花行、药行、盐行、绸布庄等，凡是大买卖的字号，都接到了东海镖局复业的请柬和通知。

请柬和通知，当然是有区别的；收到请柬有对象，是镖局同行和江南几个武林门派，如鹰爪、六合、淮扬、徽帮、太湖、洪泽、鄱阳、洞庭等，个人则为江南武林盟主裴三省父子、东门奇、西门大娘、扑天鹰阮伯年父子、太湖敖如山、丁盛、符德全、张腾蛟、竺天生等人，那是恭请他们莅临指导的。

至于收到通知的对象，是所有通商大埠、各行各业做大买卖的字号，告诉他们东海镖局复业了，旧雨新知，多多赐教，那是拉生意的广告。

但不论是请柬，或者通知，都有总镖头陆长荣、副总镖头林仲达、楚玉祥三人具的名。

江湖上虽然对陆长荣、林仲达两人，并不熟悉；但两个副总镖头中有一个楚玉祥，则是近日名扬江湖，三掌惊退厉山双凶的少年英雄，看他在请柬，只是排名在第三位，那么由此推类，陆长荣、林仲达也绝不会是泛泛之辈了。

东海镖局复业的日期，定在七月初一日，但在六月三十日，大门前早已张灯结彩，好像办喜事一般。

大门左首粉墙上，也贴出了整张大红纸书写的海报，（当时还没有海报这个名称，应该是启事吧）浓墨正楷，每个字都有海碗大小，写着：

“东海镖局复业启事，敬启者敝局谨定于七月初一日复业，敬请，各界先进，旧雨新知莅临指教，不胜荣幸之至。”

下面也有总镖头、副总镖头三人具的名。

入夜之后，大门前悬挂起八盏纱灯，灯光照耀，把几个月来暗沉沉的东海镖局照得如同白昼，连这条本来冷清清的街道，好像也登时热闹起来。

因为镖局明天就要开张，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已分配了职司，各自在忙着。

只有林仲达、楚玉祥、英无双三人，因为事情大致就绪，反而显得没有事可做，正在大客厅右首一间起居室中围着桌子喝茶。

林仲达舒了口气道：“镖局总算筹备妥当了，但从明天起，咱们就进入了另一个局面，最可虑的是敌暗我明，躲在暗处的人，放冷箭容易，站在明处的人，要躲冷箭比较难……”他话未说完，楚玉祥突然站起身来，仰首喝道：“什么人？”

林仲达不知来了什么人？心头方自一惊，自己什么也没听到，师弟已经听出有人来了！只听屋檐上响起一个苍老尖沙的笑声，说道：“楚公子，是老夫夫妇。”

英无双喜道：“是师娘、师父来了！”

楚玉祥说了声：“二师兄，是厉山二位前辈。”说着急忙迎了出去。”

林仲达、英无双也跟在他身后迎出。

只见石阶下站着两个人，那不是东门奇、西门大娘还有谁来？在他们数丈之外，远远站着四个人，那是赵雷、钱电、孙风、李云四人，各占一位，正好把双凶围在中间，此时看到楚玉祥等人迎出，才倏然隐去。

东门奇咯咯笑道：“这四个小子身手倒是俐落得很。”西门大娘叱道：“老不死，看你出口就是粗话。”东门奇耸耸肩道：“咱们和楚公子是自己人，还用客气？”西门大娘道：“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楚玉祥看他们一来就拌着嘴，心中暗暗好笑，连忙迎了上去，拱手道：“两位前辈光临，晚辈迎迓来迟，请到里面坐。”英无双跟着上去，恭敬的叫了声：

“师娘、师父。”东门奇看着两人，裂嘴笑道：“老弟想不到咱们会今天赶来吧？”

楚玉祥就替林仲达引介道：“这二位前辈就是东方兄弟的师娘、师父，这是晚辈二师兄林仲达。”

林仲达连忙拱手道：“晚辈林仲达见过二位前辈。”三人陪同厉山双凶跨上石阶，东门奇道：“楚老弟，你说的东方兄弟是谁？”

楚玉祥道：“二位前辈且请到里面奉茶，晚辈再行奉告。”东门奇搔着头皮，尖声问道：“老伴，你几时收了一个姓东方的小子做徒弟，老夫怎么一点也不知道？”英无双凑首西门大娘耳朵低低的道：“师娘，是徒儿化名东方英的。”

西门大娘呷呷笑道：“你老不死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东门奇不快的道：“原来你什么事情都瞒着老夫。”说话之时，楚玉祥已把两人接入总镖头休息室，请两人落了坐，才含笑道：“前辈误会了，无双妹子改扮了男装，在镖局里帮忙，就不好再用英无双三字，所以化了个名，改称东方英。”

东门奇听得呵呵笑道：“原来如此，这名字取得不错，老夫还当老伴另外又收了一个徒儿呢！”

“你老说废话。”

西门大娘回头朝楚玉祥道：“楚少侠，镖局都准备好了？裴盟主怕你们人手不够，才要咱们先行赶来，万一有不开眼的东西，想乘你们正在忙着的当口捣乱，愚夫妇就可以代你们处理。”

东门奇道：“你说的这几句话，老夫也会说，却给你抢着说了，还说老夫说的是废话。”

楚玉祥连忙接口道：“二位前辈能来这里坐镇，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晚辈兄弟就可以放心了。”

东门奇道：“老弟只管放心，有咱们两个在这里，谁敢到镖局来寻衅？”

西门大娘道：“不过咱们两人能不露面，还是不露面的好。”

东门奇道：“咱们不露面，还来这里作甚？”英无双咭的笑道：“师父、师娘不会和徒儿一样，改扮改扮，就没人认得出来了。”

东门奇欣然道：“这话老夫在裴家堡就说过，咱们改扮改扮，当上两名镖头干干，也蛮有意思。”

西门大娘口中唔了一声道：“老不死这话倒是不错，咱们本来就要戴了面具来的，怕楚少侠见了面认不出来，才没戴上，老婆子从没穿过男装，换上了男装，就没人认得出我来了。楚少侠，你们这里可有现成的男装？”

林仲达一直认为凶名久着的厉山双凶，一定是戾气逼人的煞星，怎知见了面，却是有说有笑，和蔼可亲，这就接口道：“前辈要改换男装，晚辈去替前辈办好了。”

一面站起身，朝楚玉祥道：“师弟，东方兄弟陪二位前辈聊聊，愚兄去去就来。”说完，匆匆退出。

他家开设绸布庄，也卖现成衣衫，他看了两人身材，匆匆赶回店去，不消一会，就捧着一个包裹走入，说道：“二位前辈的衣服，晚辈取来了，不知合不合身？楚师弟，请二位前辈到宾舍休息，去试试衣服。”

当下就由楚玉祥等三人陪同双凶进入第二进东首花园中的一座精舍，楼上正好有三间房，作为双凶的卧室，英无双也好搬了来，和师娘、师父同住。

西门大娘居然兴致很好，立即换上了男装，她只是个子短小了些，但林仲达拿来的衣衫，却甚是合身，看去很像个小老头。

东门奇看得呵呵笑道：“这回老夫该称你老弟了。”

西门大娘取出两张面具。递了一张给东门奇，说道：“老不死，快戴上了。”

东门奇道：“这劳什子戴了不舒服，老夫才……”

西门大娘已把面具覆到脸上，一面说道：“从现在起，咱们就不是东门奇，西门飞霜了，你自然要戴上了。”

东门奇只得接过面具，覆在脸上，说道：“咱们不叫东门奇，西门飞霜，那叫什么呢？总不能没有姓名。”西门大娘道：“徒儿叫东方英、师父叫东方双奇。”东门奇摇着头道：“东方双奇不如南荒双奇，老夫就叫南方豪，老伴你叫南方杰好了。”

“好吧！”西门大娘看看自己身上穿的一件紫色绸袍，问道：“楚少侠，老婆子还像不像？”

她戴了一张黑里透紫的面具，看去约莫五十出头年纪，只是没有胡须。

楚玉祥道：“前辈像是像，只是没有胡须。”

西门大娘呷呷笑道：“这个容易。”

她伸手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包，里面就是假须，随手把两撇短须贴到嘴上，笑道：“咱们这两张面具，还是二十年前从神偷钱老二身上搜来的，没想到二十年后却派上了用场。”楚玉祥拱手道：“二位前辈为了鼎力赐助，还要歇容改装，真教晚辈感激不尽。”

东门奇拍着他肩膀，尖笑道：“咱们把徒儿都给了你，咱们两个老不死不帮你，还帮谁去？”

楚玉祥被他当着二师兄说出这样话来，不觉俊脸蓦地红了起来。

西门大娘叱道：“老不死，你真是口没遮拦。”东门奇瞪着眼睛大喊道：“老夫这话几时说错了？”刚说到这里，只见一名使女端着茶走入。

林仲达忙道：“春兰，这二位是南老爷子。”

原来他因西门大娘是个女的，英无双也要搬到精舍里来住，伺候的人，自然要女子才行，但镖局里都是男的，才把春兰调到镖局里来伺候双凶和英无双。

春兰端上两盏香茗，躬着身道：“二位南老爷子请用茶。”林仲达在旁道：“二位前辈，她叫春兰，晚辈派她在这里伺候的，二位需要什么，只管吩咐她就好。”春兰退出之后，英无双喜孜孜的道：“大哥，林大哥要我也搬到这里来住呢！”

林仲达道：“二位前辈住在这里，你自然也搬这里来住了。”

东门奇道：“你们外面还有事，不用在这里招呼了。”林仲达道：“二位前辈一路辛苦，早些好休息了，晚辈兄弟那就告退。”就和楚玉祥辞了出来。

第二天，就是七月初一了。东海镖局大门前张灯结彩，宛如办喜事一般，门口挂起了一串丈余长的鞭炮，一清早，大门开启，一名趟子手就点燃起鞭炮，一阵惊天动地的劈劈拍拍之声，历久不绝，烟硝弥漫！

林仲达、楚玉祥、率同英无双、赵雷、钱电、孙风、李云、和金和尚何尚、麻面张飞向传忠、总管事杜永，以及四十名趟子手鱼贯走出大门。

当下就由两名趟子手捧着一方上缀红绸，擦得雪亮的“东海镖局”白铜招牌，送到林仲达、楚玉祥二人面前，由林仲达、楚玉祥两人一左一右捧着招牌，挂上大门左首。总管事杜永双手捧一个上铺红绸的盘子，走近三丈高旗杆面前站定。

林仲达、楚玉祥并肩走上，四十名趟子手身穿新做的天蓝劲装，腰跨单刀，一个个精神抖擞，分两行站到旗杆两边。镖头们则站在林、楚两人身后。

总管事杜永把双手捧着的托盘送到林、楚两人面前。林仲达、楚玉祥同时伸出手去，从托盘红网上取起一面摺叠整齐，足有一丈见方的东海镖局旗，一左一

右缓缓展开。

杜永把托盘交给了身边一名趟子手，然后就走上前去，将穿在镖旗上的绳子缚到旗杆两条长绳之上。

林仲达缓缓拉动，一面白底中间绣一条金线飞龙，上下各有一个黑绒大字“东海”二字的镖旗，临风招展，缓缓往旗杆上升起，站在两旁的趟子手和镖头们立时纷纷鼓起掌来。

这一片广场上，围观的人也越聚越多，在四周围成了一大圈，也随着鼓起掌来，一时掌声如雷，气氛显得十分热闹。

旗杆上升起镖旗之后，镖局大门左右，也同时竖立起了八面镖旗，每一面镖旗前面，站立一个身穿天蓝劲装，腰跨钢刀的汉子。

东海镖局复业开张的仪式，简单而隆重，现在由林仲达、楚玉祥为首率同大家鱼贯回入镖局。

今天镖局中每一个人都有职司，有的担任接待宾客，有的担任警卫事宜，因此回进镖局之后，大家都匆匆忙忙的各自散去。

因为方才参加镖旗升旗仪式的镖头们，也都穿了一身劲装，各自担任接待贵客的人，就得在劲装外面穿上青绸长衫，并在胸前别上“迎宾”的红绸条。

就在大家刚回进镖局，只听大门外传来一阵锣鼓和管弦细乐之声，吹吹打打由远而近，接着但听鞭炮盈耳，已经快要接近大门！

林仲达、楚玉祥方自一怔，只见一名趟子手急步奔入，说道：“启禀二位副总镖头，是江南武林盟主派人送匾来了。”

林仲达道：“师弟，我们快出去。”

两人急步迎出大门，只见广场上乐声悠扬，鞭炮不绝，一队人缓缓进入广场之后，鸣锣奏乐的人，已经往两边分开。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少年男女，男的年约二十四五，身穿青纱长衫，腰悬长剑，生得剑眉朗目，步履稳重。女的身穿青罗衣裙，腰间也挂着一只长剑，看去不过二九年华，娇娆多姿！

这两人身后，则是由八名庄丁模样的汉子横抬着一面朱红金字的横匾，缓缓走来。

横匾上是四个大字：“东海雄风”，上款“东海镖局复业志庆”，下款“江南武林盟主裴三省敬贺”。楚玉祥一眼就看到这对少年男女正是裴三省的一双儿女裴允文、裴晚兰兄妹，连忙朝林仲达低声道：“二师兄，这两人就是裴老爷子的哲嗣和令媛，咱们快迎出去。”两人急步走下石阶，迎了上去。

楚玉祥拱手道：“裴兄、裴家妹子一路辛苦了，怎不事先送个信来？”

一面就替林仲达介绍了裴允文兄妹。

林仲达连连拱手道：“裴盟主宠赐匾额，在下兄弟如何敢当？”

裴允文拱手道：“恭喜二位，家父要在下兄妹先替贵镖局上匾，家父等人随后就会赶来。”

林仲达听说裴盟主还要亲自赶来，对镖局来说，武林盟主亲来道贺，这是何等荣耀之事，心中自然十分高兴，口中却连说“不敢”。

裴晚兰抿抿小嘴，朝楚玉祥道：“楚大哥，爹说的，送这方匾额来，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楚玉祥笑道：“敝局复业，有裴兄和你大妹子来了，已经够荣幸了，怎敢劳动老爷子亲自光临？”

裴晚兰道：“不是为了爹要我们送这块匾额，我和大哥几天前就要赶来的。”

裴允文道：“妹子别尽说话了，先把匾上了再说不迟。”

说完，朝后挥了挥手。

八名抬着匾额的庄丁，就举步往前走出，一行乐队随着八人后面，吹吹打打的进入镖局大门。

林仲达、楚玉祥也陪同裴允文兄妹，一齐进入镖局，由总管事杜永指挥着几名趟子手，把裴盟主这方匾额悬挂到大厅上首。

大门外又燃放起一串鞭炮。八名庄丁和一队乐手，自有趟子手们招待到后进休息去了。

林仲达、楚玉祥、英无双三人刚陪同裴允文兄妹到左首厢房落坐。

只见一名趟子手又急匆匆的奔了进来，躬身道：“二位副总镖头，太湖帮也派人送匾额来了。”

楚玉祥站起身道：“裴先、大妹子二位请坐，东方兄弟，你代我们陪他们聊聊，我们得出去当下就和林仲达一起迎出大门，广场前面果然又金鼓齐鸣，弦管同奏，一行人抬着一方横匾，缓缓而来。

走在前面的两人，一个是太湖帮的总堂主丁盛，一个是总管符德全，横匾也是朱红金字：“我武维扬”四字，下款是“敖如山敬贺”。

太湖帮威震长江上下游，是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帮，湖主敖如山在武林中威名之盛，犹在江南武林盟主裴三省之上。（敖如山称雄太湖数十年，裴三省才只是近日才当上江南武林盟主的，论声望自然是敖如山高过他了）。

东海镖局大门一开，就有江南武林盟主裴三省和太湖帮敖如山送来了匾额，这对东海镖局来说，真是捧足了场，这种盛况，是江湖上所有镖局开业所未有的。

这也等于是说东海镖局后面，有江南武林盟主和太湖帮的支持。

楚玉祥陪同林仲达迎了上去，也介绍了丁盛和符德全。

丁盛含笑道：“楚师弟，湖主本来要亲自赶来道贺的，只是太湖须他老人家坐镇，所以要兄弟和符总管代表湖主，向二位致贺。”

林仲达眼看楚师弟只出去了一趟，就结交了武林盟主和敖湖主等江湖上屈指可数的大人物，心中自然暗暗高兴，将来复兴东海门，看来全在楚师弟一人身上了。

楚玉祥连说“不敢”，当下就陪同丁盛、符德全进入镖局，敖如山的这方匾额，则悬挂在大门进门的梁上。

一时又金鼓齐鸣，细乐同奏，门外燃放起一串鞭炮。

丁盛、符德全进入厢房，楚玉祥又和在座的裴氏兄妹作介，双方说了些久仰的话。

这时从金陵赶来的十二家镖局，和镇江城里五家镖局的总镖头也一起赶来道贺，林仲达、楚玉祥刚把这些同行延入大厅，正在寒暄之际！

只见一名趟子手急步奔入，躬身道：“启禀副总镖头，江南武林盟主裴老爷子、淮阳派高掌门人、鹰爪门阮掌门人、六合门徐掌门人、徽帮卢老爷子架到。”

这话听得在座的金陵、镇江十几家镖局总镖头不期一愣，照说，这林仲达、楚玉祥二人，不过是闻天声的门人，东海镖局复业，他们从前和闻天声相识，大家又是同行，不得不来道贺，而且老实说，有自己等人赶来，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如今居然连武林盟主和江南几个门派的掌门人都亲自赶来了。没想到闻天声的两个门人居然会有这么大的面子！

这时林仲达、楚玉祥已迅速的迎了出去，陪同一行人走了进来，当前一个面如重枣，身材高大的黑须老者正是江南武林盟主裴三省，接着是淮扬派掌门人高连陆、鹰爪门掌门人阮伯年、阮传栋父子，（阮伯年还是楚玉祥义母阮夫人之父）

六合门掌门人徐子常、和师弟董友纶、全遵义、师妹吴燕娘、徽帮龙头卢寿一同进入大厅。

英无双也在此时陪同裴允文、裴晚兰和太湖帮总堂主丁盛、符德全走入大厅。

丁盛和符德全朝裴盟主等人抱拳见礼。在江湖上跑的人都认识太湖帮的总堂主，金陵、镇江十七家镖局的总镖头眼看太湖帮总堂主丁盛是从里面走出来的，可见和东海镖局交情之深了，大家真测不透林仲达、楚玉祥这两个年轻人，不但交游广阔，而且所交都是名动武林的人物。

干镖局这一行，全靠交游广阔，今天到场的人，都是江南武林顶尖人物，这些人平日想结交都结交不上，此刻全在大厅之上，十七位总镖头岂有错过机会？慌忙走上前去，一一抱拳见礼，能和这些知名人物寒暄上几句，岂不也抬高了己的身份？

这一来，本来已经够热闹了，再经逢人拱手，就更增添了闹烘烘的场面，厅上一片道贺寒暄之声！

楚玉祥接着就请裴三省、高连陆、阮伯年、徐子常等人到总镖头休息室待茶。外面的宾客则由林仲达招呼。

镖局里里外外，贺客盈门，络绎不绝，场面比之闻天声在日，还要壮盛。

中午，筵开数十席，除了大厅上五席，坐的是盟主和各大门派掌门人、和金陵、镇江十七家镖局的总镖头，由林仲达、楚玉祥、英无双三人作陪之外，大天井上也摆了二三十席。自有金和尚、麻面张飞向传忠、总管事杜永等人招呼。

厉山双凶是东海镖局隐藏的实力，自然没有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甚至连镖局中人都不知道东首花园中住了两位高人，酒菜是由春兰送上去的。

林仲达、楚玉祥等酒过三巡，就站起身向厅上来宾，一一敬酒。

如今金陵、镇江一十七家镖局的总镖头经过这一阵观察，这些人都是老江湖，武功也许并不高，但鉴貌辨色，见微知著，早已看出来，今天的这些贵宾，从盟主和各大门派的掌门人，以及太湖帮的总堂主丁盛等人，在言谈之间，对两位主人中的楚玉祥似乎熟悉得多，也较为亲切，和林仲达只是宾主之间的酬酢而已！

大家虽然不知楚玉祥的底细，但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的，那就是他虽然只是弱冠年纪，但眉宇之间，隐蕴紫气，双目神光充足，这一走近，就有一股说不出的逼人英气。

这十七位总镖头自然要竭力拉拢，于是林仲达、楚玉祥两人过来敬酒，自然“林兄”、“楚兄”叫得挺热络，你还没和他举杯，他先举起杯来，口中直说以后多多联络，多多照顾。

这些本来该主人说的话，他们都抢先说了出来。有几个还特别跟楚玉祥拉近乎，只听有人说道：“楚兄少年隼才，东海镖局本来就是咱们的龙头，以后咱们都以追随楚兄为荣。”

他这一说，大家都纷纷鼓起掌来，有人立时附和着说：“对，咱们金陵、镇江一十七家镖局，从今天起，就公推东海镖局做咱们的龙头。”

大家又一致鼓掌。林仲达看大家对东海镖局如此推重，内心自然暗暗高兴，但还是和楚玉祥连声说着：“不敢。”

由大厅行到天井，两人所到之处，每一席都掌声雷动。林仲达、楚玉祥都表现了十分谦虚的风度，不论识与不识，都一一举杯敬酒，口中说道：“谢谢。”

就在此时，楚玉祥耳边突听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楚少侠，今晚小心。”

楚玉祥听得一怔，此时大家正在纷纷起立之际，人事嘈杂，一时听不清这个以“传音入密”和自己说话的是什么人？再说此人以“传音入密”示警，当然不愿人知，自己也不好回头去瞧。当下依然若无其事的和二师兄一席席敬了过去。

这一席酒，不但菜肴丰盛，也宾主尽欢。

席散之后，宾客纷纷离去，金陵、镇江十七家镖局的总镖头向二位主人告辞，当然也免不了向盟主和几位掌门人、太湖丁盛等人一一告退。

林仲达、楚玉祥一直送到门口，十七位总镖头又和两人殷殷握手，再三说了些以后多多联络的话，才行别去。

接着盟主裴三省、高连陆、六合四杰、徽帮卢寿等人也起身要走。

只有鹰爪门掌门人阮伯年、阮传栋父亲和东海镖局渊源极深，（阮伯年还是闻天声的岳父）既然来了，自然要盘桓几日再走，裴三省要他一子一女裴允文兄妹留下来在镖局帮忙。

另外留下来的还有丁盛，符德全也要赶回太湖去，和大家一起站起身来。

楚玉祥一怔道：“裴盟主、高掌门人诸位，难得亲临镇江，方才晚辈兄弟又忙着招呼宾客，未能稍尽地主之谊，诸位前辈既然来了，自然要多盘桓几天再走。”

裴三省呵呵笑道：“二位老弟不用客气，老夫已要允文、畹兰两人留下来了，你们镖局新张，人手不足，也可以帮个忙，二来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夹上咱们几个老头作甚？咱们是道贺来的，贺了自然得走，如果道贺的人，大家都留下来，镖局里还住得下？”

阮伯年大笑道：“裴盟主这话是催兄弟走了。”裴三省笑道：“阮老哥和东海门渊源极深，自然又当别论，林老弟，楚老弟年纪还轻，初入江湖，有你阮老哥坐镇，兄弟也可以放心了。”

林仲达、楚玉祥只得一路送出大门。

裴三省道：“二位老弟镖局中还有事，再不用送了。”林仲达、楚玉祥又向大家一一致谢，裴三省等人才上马而去。

这时镖局中贺客差不多全已走了。十几名趟子手正在忙着里里外外打扫。

林仲达、楚玉祥陪同阮伯年父子、丁盛、裴允文兄妹等人进入大厅右首的总镖头休息室落坐，一名趟子手给大家沏上了香茗。

楚玉祥朝英无双道：“东方兄弟，你站到门口去。”英无双答应一声，举步走到门口站定。

林仲达心中奇怪，看了楚玉祥一眼，问道：“三师弟，你好像有什么事？”

楚玉祥点点头道：“是的，方才我们在大天井敬酒之时，有人以‘传音入密’向小弟示警……”

林仲达奇道：“示警，他和你说了什么？”

楚玉祥道：“他只说了‘今晚小心’。”

阮传栋问道：“此人是谁，你看到了没有？”

楚玉祥道：“那时，正好是大家纷纷站起来的时候，小侄不好回头去看，不知这说话的人是谁？后来小侄暗暗留心每一席上的人，也看不出是什么人来。”

“今晚小心？”林仲达道：“这么说，咱们镖局才开门，贼人就找上门来了。”

阮伯年一手捋着花白长须，嘿然道：“你们师父、师娘遇害，老夫要传栋多方查证，除了已死的十二个人是黑煞十二星之外，没有一点迹象可寻，此次传栋从裴家堡祝寿回去，才说出什么江南分令来，老夫今天前来镖局，就是要协助你们对付江南分令来的，除了老夫父子之外，还有八名鹰爪门弟子同来镇江，他们

没有到镖局里来，各自住在外面，有什么消息，他们自会赶来通知，就以眼前咱们这些人手，真要有不开眼的贼人敢来，咱们也足可把来人一网打尽，即使他们要来，也自会估量估量双方实力，因此，老夫觉得这个以‘传音入密’向你示警的人，说不定就是贼党，他向你示警，只是有意扰乱大家的心情而已！”

楚玉祥道：“老爷子说得是。”

林仲达是个谨慎的人，心想：“既然有人示警，无风不起浪，凡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大家总以小心为是。”

但这话他可不敢说出口来，阮老爷比他长了两辈，就不好多说，坐了一会，就推说外面有事，退了出来，找到金和尚何尚、麻面张飞向传忠二人，暗暗嘱咐了一番，要他们入晚之后，多加小心，各处加添暗岗，严加戒备。

两人领了副总镖头之命，各自退去。

楚玉祥因英无双和裴婉兰是姐妹，（英无双认了裴三省做干爹）因此就要裴婉兰也住到东花园的精舍中去。

阮伯年、阮传栋、丁盛、裴允文四人，则住到第二进的楼上，那里原是准备好的客房。

镖局开业，只有上午宾客盈门，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下午宾客散了，趟子手们内外打扫干净之后，就比较空闲了。阮伯年、丁盛等人还在总镖头休息室里喝着茶闲聊。只听外面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楚副总镖头在吗？”楚玉祥赶忙站起身走出，只见大厅门首站着个玉面朱唇的蓝衫公子，这就拱拱手道：“在下楚玉祥，兄台……”蓝衫少年抱抱拳，展齿笑道：“在下蓝九桌，是向贵局投保来的……”

裴允文随同楚玉祥走出，叱道：“妹子，不许胡闹。”楚玉祥方自一怔，那蓝衫少年忽然抿抿嘴，咕的笑出声来，说道：“大哥，你不出声，楚大哥绝对看不出我的。”原来这蓝衫少年竟是裴婉兰改扮的，她和英无双一同去了精舍，觉得英无双改扮男子甚觉好玩，也就穿着英无双的男装出来了。

楚玉祥啊了一声，笑道：“原来是裴家妹子，你还会易容？”裴允文道：“她那会什么易容？只是把眉毛画粗了一点而已！”

裴婉兰披披嘴道：“谁说我不会？你要是听惯了我的口音，一样认不出来呢！”

英无双跟着走入，说道：“姐姐，是不是大哥认出来了？”裴婉兰唔的笑道：“楚大哥才没有认出来呢，方才还叫我兄台，是大哥听了我的声音才听出来的。”

一面接着道：“楚大哥，从现在起，我就是蓝九桌，你不能再叫我裴家妹子了。”

裴允文道：“真是胡闹。”

楚玉祥看了裴婉兰一眼，说道：“裴兄，无双也改穿了男装，令妹换上男装也好，在镖局里进出也方便得多了。”“是啊！”裴婉兰喜孜孜的道：“楚大哥也说我穿男装好，现在大哥就没有话说了吧？”

英无双道：“大哥，姐姐姓蓝，还是我给她想出来的呢！”

裴婉兰右手长袖一甩，口中咄了一声，说道：“东方兄弟，从现在起，你该称我蓝兄才是。”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东海镖局因为今天第一天开业，门前结了彩，八盏纱灯，就点起了红烛。镖局里面，也到处灯光通明。

大厅上摆起了两席酒筵，那是给阮老爷父子、裴允文兄妹、和丁盛等五人的接风宴，由林仲达、楚玉祥、英无双坐了第一席，金和尚何尚、麻面张飞向传忠、

总管事杜永和赵雷等四人坐了第二席。

第二进的膳厅上，也摆了五席酒筵，那是镖局的趟子手们，在镖局尚未开门，一直忙到现在了，这一顿酒菜，也可以说是庆功宴，含有慰劳大家的意思。

这班趟子手，全是东海镖局的老人，自从镖局收歇之后，就天天盼望着镖局复业，今天果然复业了，而且看了白天那种盛况，每个人心里都有着说不出的兴奋。

晚上这顿酒筵，大家自然要开怀畅饮，喝个痛快。

前面大厅上，因有阮老爷子在座，他还是镖局老总镖头的岳丈，就是在江湖上，也是声望久著的老一辈的人，大家自然不敢闹酒。

但阮老爷子今晚却兴致很好，这半年来，他眼看着女婿、女儿遇害之后，东海镖局也从此关门大吉，只怕再也没有复业的一天了。想不到半年之后的今天，东海镖局不但复业，而且盛况空前，他当然老怀弥慰，一直笑口常开，杯到酒干。

大家看到阮老爷子兴致甚好，自然也纷纷向他敬酒。任何酒筵上，只要敬酒一开始，那么敬来敬去就没个完了。何况除了阮老爷子，差不多全是年轻人，酒就像水一般往喉咙里流下去，虽说没有闹酒，但大家还是喝了不少酒。众人之中只有林仲达心里一直记着有人向楚师弟示警之事，心中有事，酒便不敢多喝。

第二席上的金和尚何尚、麻面张飞向传忠因林仲达暗中嘱咐过他们，自然也不敢多喝，席散之后，他们两人就先行退了出去。

这一晚整个镖局之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喝得酩酊大醉，但这一晚却是没有半点风吹草动。

也许阮老爷子说得对，即使有人要来寻衅，也会估量估量双方实力。今晚东海镖局可说高手如云，自然没人敢来寻衅了。

第二天一早，东海镖局大门刚一开启，就来了一个店伙模样的人，双手捧着一只四方的锦盒，刚走到门口。一名趟子手就拦着问道：“你要找谁？”

那店伙模样的人陪着笑道：“小的是南城兴隆客栈的伙计，是一位客官要小的送来的，他说昨天没赶上镖局开门，自己不好意思来，这是他一点小小的礼物，聊表贺意，上面还有一封信。”

他手中捧着锦盒，四面捆着红色缎带，锦盒上面果然还有一封信。

趟子手道：“你等一等。”转身往里就走。

不多一会，趟子手回了出来，说道：“你随我进去。”那伙计捧着锦盒，跟着趟子手身后，进入大门。石阶上站着总管事杜永，趟子手领着他走到阶下，抱拳说道：“总管事，他就是兴隆客栈的伙计，送礼来的。”那伙计连躬身道：“小的见过总管事。”杜永问道：“这是什么人叫你送来的？”

那伙计陪笑道：“回总管事的话，这是一位姓王客官要小的送来的，那客官言道：他昨晚没赶上镖局开业，自己不好意思来，才要小的替他送来，上面还有一封信。”说着双手奉上。

杜永伸手接过，觉得锦盒极重，上面果然有一封密封的信柬，写着：“送呈，林、楚副总镖头亲启。”既是“亲启”，他就不好拆了，伸手从怀中掏出一锭一两重的碎银，随手递去，说道：“伙计，辛苦你了。”那伙计接过银子，连声道谢，欢天喜地的走了。杜永捧着锦盒，回身走入。

正好林仲达从里面走出，问道：“杜总管事，你手里捧的是什么？”

杜永忙道：“回副总镖头，这是刚才兴隆客栈伙计送来的，据说有一位姓王的客官交代他送来的礼，上面还有一封信，写着副总镖头亲启，属下不敢擅拆。”说着就把信取出，递了过来。

林仲达伸手接过，说道：“姓王的会是谁？”

随手拆开信封，只见里面还有一个信封，写着：“敬烦转呈，阮掌门人伯年亲启”。

是阮老爷子的信，自己就不好拆了，这就把信递还给杜永，说道：“这是阮老爷子的信，你把盒子一起送到总镖头休息室去，待会等阮老爷子起来再说。”

杜永唯唯应是，捧着锦盒送到总镖头休息室去，刚回身退出，就遇上阮传栋、楚玉祥、裴允文三人一同走出。杜永慌忙行礼道：“阮大爷，刚才南城兴隆客栈的伙计送来一个锦盒，和一封信，说是一位姓王的客人要他送来的礼，后来林副总镖头拆开信封，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是给阮老爷子的，林副总镖头要小的把它送到总镖头休息室去了。”

楚玉祥奇道：“这话不对，既是送给镖局的礼，信怎么会是给老爷子的呢？”

阮传栋点头道：“玉祥这话不错，咱们进去瞧瞧。”

三人一起走入总镖头休息室，只见茶几上果然放着一个四方的锦盒，四周束以缎带，盒上端端正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果然写着：“敬烦转呈阮掌门人伯年亲启”字样。

阮传栋伸手取起信封，正待撕开信封。

裴允文急忙拦道：“阮叔且慢，咱们且猜上一猜，这是什么人送来的？”他从阮传栋手上把信接了过去，反覆着看。

楚玉祥笑道：“裴兄猜会是谁送来的？”

裴允文笑道：“兄弟有这个习惯，有人给家父来信，都是兄弟拆的，兄弟在未拆信以前，总要先猜上一猜，譬如看这人写的字体，和猜想这人是什么人，这里有些什么内容？这是很有趣的事，有时会给兄弟料到十之七八，有时又会大出意料，这封信是和礼物一起送来的，如是给镖局送的礼，就如楚兄所说，信就不会给老爷子的，这只有一种情况，这人和阮老爷子是老朋友，才会在送礼之时，附带给阮老爷子写一封信。”

阮传栋笑道：“这何用多费脑筋，拆开来不就知道了么？有什么好猜的？”

只听有人轿声道：“你们在猜什么呀？”

这是裴婉兰的声音，但走进来却有两个人，另一个则是英无双，她们当然都穿着男装。

阮传栋笑道：“是你大哥要猜这封信是什么人写来的，不让我拆呢！”裴婉兰道：“大哥就是这样，有时接到一封信，翻来覆去要看上老半天，啊，这封信是谁送来的呢？”楚玉祥一指几上锦盒，说道：“刚才有人送来的，裴兄就因为礼是送给镖局的，这封信上却写着阮老爷子亲启，所以要猜上一猜。”

裴婉兰笑着朝英无双道：“东方兄弟，他们去拆信，咱们把锦盒拆开来瞧瞧。”

英无双道：“蓝兄说得极是，咱们拆的时候，不能给他们看到。”

裴婉兰双手捧起锦盒，走到里首，英无双立即跟了过去，两人背过身去，用身子遮住了大家的视线。

裴允文还是拿着信封，正在仔细研究，一面自言自语的道：“信上这笔字，写得很粗劣，年纪也不会太大，应该不会是阮老爷子的朋友……”

阮传栋笑道：“你们兄妹两人，一个慢吞吞的还要研究字体，一个却是急性子，最好立时就看看个究竟。”裴婉兰已经迅速的解开缎带，一面说道：“东方兄弟，我们看过了，也不能告诉他们要让他们也猜上一猜。”英无双道：“对，看了自然不能告诉他们。”解开缎带，锦盒外面还有一层纸包着，裴婉兰是个急性子的人，自然不会好好的拆，嘶的一声，把纸撕开，忽然攒攒眉道：“这气味好

怪！”

英无双站在她边上，自然也闻到了，口中唔了一声，说道：“这会是什么呢？”

裴婉兰在她说话之时，已经一下把盒盖掀开了，两位姑娘也在此时发出一声惊叫，不约而同惊得往后连退。阮传栋、裴允文、楚玉祥听到她们惊叫之声，不觉抬目望去。

裴允文道：“你们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裴婉兰道：“你们快来，锦盒里是一颗人头，好怕人！”“人头”，这话听得三人也蓦然一惊，急忙走了过去。锦盒盒盖已经掀开，里面果然端端正正放着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下面还垫了一层厚厚的石灰，石灰沾到了死者的脸上，看去更是狰狞可怖！

阮传栋一眼就认出来了，身躯陡颤，目含急怒，凛然道：“会是卞师弟！”

他口中的卞师弟，正是阮老爷子带来的八个鹰爪门弟子之一。

他们没跟随阮老爷子到镖局里来，只是改扮了各式各样的人，散在镖局四周，担任踩盘的。

这是阮老爷子下的一着棋，镇江城中如果有什么动静，他们会迅速把消息传送过来。

裴允文这回不用再猜了，一下撕开信封封口，抽出一张信笺，朝阮传栋手中递去，说着：“阮叔快看看信上怎么说？”阮传栋接过信笺，低头看去，只见上面写着：“贵门中人，散处镇江城中，觑伺本令行动，是乃蓄意为敌，奉上人头一颗，以示薄警。”

两行歪歪倒倒的字体，也没具名，但显是江南分令所为。阮传栋切齿道：“江南分令欺人太甚了！”

楚玉祥剑眉剔动，愤然道：“该死的东西，他们不敢向咱们正面挑战，却出此卑鄙手段。”

裴允文道：“这还不是和咱们挑战么？”

裴婉兰道：“他们信上怎么说呢？”

阮传栋已经拿着信笺，转身道：“玉祥，我去禀报家父。”急匆匆往外就走。

裴允文把信上的内容告诉了妹子和英无双二人。英无双忽然咭的笑道：“蓝兄，咱们正愁贼人不来呢，现在证明贼人也在镇江城中了，待回咱们出去逛逛，遇上了也杀他们一个，把人头送给他们去。”

裴婉兰道：“对，咱们也用锦盒装了送去，啊，咱们送到哪里去呢？”

英无双道：“这锦盒是城南兴隆客栈伙计送来的，咱们，自然也送到兴隆客栈了。”

裴允文喝道：“敌暗我明，你们两个不许出去惹事。”这时，丁盛和林仲达听说送来的锦盒中，贮放的竟是鹰爪门弟子的首级，也匆匆赶了进来。

林仲达目光一瞥，看到锦盒中装着的人头，就攒着眉道：“他们果然找上门来了。”

丁盛豁然大笑道：“咱们就是要他们找上门来。”阮伯年由阮传栋陪同，气呼呼的走入，他看到自己门人惨遭残杀，忍不住脸色一黯，说道：“卞长根追随老夫二十几年，惨遭江南分令残杀，咱们鹰爪门和江南分令势不两立，传栋，你立时去把刘传法等七人都找回来，他们留在外面，人单势孤，只怕也会出事，索性一起到镖局里来，集众人手，只要江南分令敢来，咱们就和他拚了。”

老爷子这次真是气怒已极！

阮传栋答应一声，转身欲走。

楚玉祥道：“阮叔叔，小侄陪你一同去。”

英无双道：“阮叔叔，我也去。”

裴晚兰道：“我也要去。”

阮传栋道：“不用去这么多人。”裴晚兰道：“多去几人有什么要紧，万一遇上江南分令的人，咱们也逮他一两个回来，留在镖局里反正也没事。”裴允文道：“你是没事要惹事的人，阮叔有事去，你跟你去只会添麻烦。”

裴晚兰道：“裴兄只管放心，小弟不惹事就是了。”裴允文道：“爹该把你带回去的，留在这里，就没人管得了你。”

裴晚兰道：“在下蓝九泉，像裴允文，自然管不了在下了。”说完，一手挽着阮传栋的手臂，叫着：“阮叔叔，我们走了。”

阮传栋朝裴允文笑了笑：“好吧，让她们出去走走也好，咱们几个人在一起，绝不会出事的。”

阮伯年也因江南分令已经杀了一个卞长根，可见江南分令的人手，就在镇江城中，有楚玉祥和英无双同去，自己也稍可放心。

于是阮传栋、楚玉祥、英无双、裴晚兰四人，相偕出门而去。

林仲达因鹰爪门下已经有人出了事，心中就有山雨欲来之感，虽然目前镖局之中，来了不少高手，但究竟敌暗我明，因此退出休息室，就要金和尚、麻面张飞两人，通知所有镖局的趟子手，没事不要离镖局太远，就是有事出去，也得有两个人同行，免得中人暗算，一面也要大家加强戒备。这些趟子手们经孙风、李云半个月的训练，学会了三节棍和暗器，自以为别家镖局的镖头也不过如此，巴不得有贼人送上门来，好露露身手。

听说鹰爪门下有人被杀，贼人还送来了首级，大家反而觉得兴奋，杀贼的机会终于来了。如果不是林仲达要大家没事不准出去，大家真想上街去溜溜，也好踩踩盘子，看看能不能把江南分令的贼人诱出来，逮上一两个，岂不可以显显东海镖局的威风？因此反而觉得林副总镖头太胆小了。

阮传栋等四人，出去了一个上午，直到中午时分才回转镖局。

阮伯年问道：“传栋，你找到他们了吗？”

阮传栋摇着头道：“孩儿等四人，走遍了整个镇江城的大街小巷，连刘师弟等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一个。”阮伯年听得一怔，说道：“这怎么会呢？即使你们不出去找他们，卞长根出了事，他们总该知道，也会赶来这里报信……除非他们都被江南分令逮去了！”

阮传栋道：“卞师弟昨晚也许落了单，但如果说陆师弟他们全被对方逮去了，这个似乎不大可能。”

阮伯年道：“你们没找到他们的人，也没看到他们留的记号吗？”

阮传栋道：“没有，孩儿却在几处街道的转角上，留下了咱们的记号，陆师弟他们看到记号，大概都会赶回来的。”阮伯年一手摸着花白长髯，口中唔了一声。

只见一名趟子手走了进来，躬躬身道：“楚副总镖头，可以请阮老爷子几位到膳厅去用饭了。”

楚玉祥点点头，拱手道：“老爷子、阮叔叔、丁大哥，请到膳厅去用饭了。”

膳厅是在第二进的大厅，中间一席是阮伯年父子，丁盛、裴允文兄妹、和林仲达、楚玉祥、英无双等八人，第二席则是金和尚、麻面张飞、总管事杜永和赵雷等四人。下首四桌则是趟子手们。只有上首一席准备了酒，其余镖局的人，中午是不准喝酒的。

就在大家用饭的时候，一名趟子手兴匆匆的奔了进来，说道：“林副总镖头、楚副总镖头、总镖头回来了。”林仲达放下竹筷，问道：“你说什么？是总镖头回来了？”楚玉祥喜道：“是大师哥？”

那趟子手连连点头道：“是的，是总镖头回来了。”林仲达道：“他人在哪里？”

那趟子手还没答话，只见一个身穿青布长衫的汉子已从外面走了进来。

这人不过三十出头，脸型清瘦，虽然一脸俱是风尘之色，却掩不住他英武干练之色。

林仲达、楚玉祥急步迎了上去，口中同声叫道：“大师兄。”他，正是闻天声的大弟子，东海镖局从前的少镖头，现在的总镖头陆长荣。

杜永也迅速的跟了上去，欣喜的道：“总镖头，你终于赶回来了。”

这时下首五桌坐着的趟子手纷纷站了起来，（他们都是东海镖局的老人，自然认识）上首一席阮传栋、丁盛、裴允文等人也一齐站起身来。

林仲达忙道：“大师兄快去见过老爷子。”

陆长荣听得一怔，说道：“阮老爷子也来了？”

随着话声，急步走了上去。

阮伯年呵呵笑道：“长荣，老夫知道你听到消息，一定会赶回来的。”

陆长荣已经走到阮老爷子前面，扑的拜了下去，说着：“老爷子在上，晚辈给你老人家请安。”阮伯年道：“长荣，你这是做什么？快快请起。”阮传栋一把把他扶了起来。

陆长荣又朝阮传栋作了个长揖道：“小侄见过阮叔。”阮传栋道：“陆老弟，快别多礼了，这里有几位你都没见过，我来给大家引见……”

于是给在座的丁盛、裴允文等人一一作介绍。然后又引见了赵雷等四人。

阮伯年道：“长荣，你还没用饭吧，先坐下来再说。”好在每一席都是圆桌面，一名趟子手不待吩咐，给总镖头添了杯筷坐椅，大家重又落坐。

